

国民党残兵对缅政府军大开杀戒
美国直接军援干涉中国内政
云南边境国民党败兵疯狂反扑
联合国唇枪舌剑诉说正义与黑暗

异域孤军 沉浮记

最后逃离大陆的两支
国民党军队

悲酸凄凉的**无国籍人** 疾痛惨淡的**集中营生活**
三万人绝食**震动世界**“海上苏武”**愚心不变**

曹学思 屈庆伟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引子：上帝之鞭/1

第一章 大逃亡/1

1. 最后一战/1
2. 逃亡/12

第二章 天涯孤军/28

1. 奠基金三角/28
2. 天涯游魂/67

第三章 抗争/82

1. 小李将军时代/82
2. “海上苏武” /119

第四章 谁的利益/129

1. 利益的背后/129
2. 老李将军时代/135
3. 单恋时代/181

第五章 撤还是不撤/188

1. 大撤军/188
2. 富台计划/249

第六章 还我国籍/253

1. 段李时代/253
2. 国籍问题/262
3. 最后的没落/274
4. 家国信念/293

引子：上帝之鞭

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一支神秘的部队，突然从天而降，出现在欧洲大陆。这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蛮族军队，凭借他们的弓弦和马蹄，挥鞭掳掠广阔的罗马帝国，一度把罗马帝国和整个欧洲踏在他的铁蹄之下。在短短80年内，这个神秘的帝国的边界就从莱茵河绵延到黑海，又从波罗的海一直深入到巴尔干半岛。

这支军队毁灭了西罗马、东罗马文明，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历史。恐惧和无奈的西方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用来惩罚人类的鞭子，称之为“上帝之鞭”。

这群可怕的人到底是谁？从何而来？他们自称是匈人（Huns），他们的来历在欧洲一直都是个谜，直到18世纪，谜底才被一个法国人揭开：这群匈人就是曾被东汉帝国打败被迫西迁的北匈奴人后裔，这个让欧洲人蒙羞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传奇人物匈人王阿提拉，即是执鞭者。

这个神秘的匈奴帝国，曾经是亚洲大陆上最强大幅员最辽阔的大帝国，一度纵横驰骋，四处劫掠，成为横亘在东西之间的一支恐怖的破坏文明的力量。后来匈奴帝国在与汉帝国连续的征战中筋疲力尽，走向衰落。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东亚的蒙古高原，就是凶猛的游牧部落的故乡，他们是草原文明的缔造者和传承者，他们四处侵略农耕文化的国家，进入农业文明的领地，通过掠夺资源，来延续着自己的存在——他们一批批地从蒙古高原冲出去，征服了许多的亚洲帝国，并且一度成为了半个欧洲的统治者。

他们始终保留着旧有的游牧文化。没有一个匈奴人从事耕耘，没有一个匈奴人会碰一碰犁或者锄头。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室，乘着大车往来，大车就是他们的居所。他们穿的是麻布衣服，或者野鼠皮制成的衣服，无论在家或外出都是一样。他们的鞋子非常笨重，不利于行走。所以，他们不擅长步战，而喜欢和马在一起。他们的马和匈奴人一样，样子很丑，但很结实。他们能昼夜伏在马背上，在上面做买卖，吃饭喝水，并且还能趴在马脖子上睡觉。

他们是真正的“骑在马背上的民族”。这些游牧民族非常擅长射箭，拥有最灵活机动的骑兵战术。他们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耕地边缘，侵袭人畜和抢劫财产，然后在任何还击可能来到之前带着战利品溜走。当他们被追赶时，他们的战术是引诱对方深入大戈壁滩或是草原荒凉之地，以迅雷急雨般的箭矢拦击追兵，直到他们的敌人被拖垮，被饥渴弄得精疲力竭，他们再一举消灭之。他们以凶残闻名于世，所过之处往往留下一片废墟，一地白骨。他们到过欧洲很多地方，在每一个经过的地方，都寸草不生，难以修复。已然安居的蛮族人、阿兰人、哥特人、瑞维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勃艮底人，甚至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都被迫离乡背井，被驱赶着在欧洲大陆上四处流窜。多瑙河、莱茵河、南俄草原、匈牙利平原、高加索山、阿尔卑斯山、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伊比利亚半岛，到处燃起熊熊的战火。欧洲大陆，从希腊时代以来，似乎从来没有如此的热闹，罗马圣城陷落了，阿奎利亚毁灭了，君士坦丁堡一次次陷入危机，所有的欧洲人都朝不保夕，不能再享受罗马治下的和平。“一种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人，不知从地球的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地来临，碰到他们，东西都遭到抢夺破坏。”——马塞林（Marcellinus）当这些矮个的黄种人骑着骏马突然出现时，身材高大的欧洲人方如梦方醒：自己的王国灭亡了。

是匈奴人促成了欧洲历史发展的转折！他们摧枯拉朽般地结束了罗马人的时代。帝国的历史消失了，由各个封建国家组成的西欧多元政治格局开始了，一个几乎延续至今的欧洲国家的主要划分形成了。最后一个匈奴王阿提拉被阴损的罗马人和野蛮的日耳曼人一致地称为“上帝之鞭”，表达了欧洲人的恐惧和无奈。

阿拉提死后，他的经历被演化作不同的传奇。拉丁人、日耳曼人、冰岛人、匈牙利人，都把他放进本民族的传说里，加以赞颂和歌唱。至今尚有许多欧洲人在为能拥有他的血统而争论不休。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性，1500年后的一天，又有两支神秘的军队，突然降临在东南亚境内，悄悄地影响并改变着周边国家的历史……

第一章 大逃亡

1.最后一战

【最后一战】

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

经过四年的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政权已元气大伤，摇摇欲坠，到1949年5—6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夺取了国民党的政治中心都城南京，并且解放了上海、杭州、南昌、武汉、西安等主要城市。中共中央一方面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指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在1949年下半年，继续向西北、西南、东南、华南进军，全部歼灭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

当时在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绝大部分猥集在华南和西南。据守广东的是余汉谋集团，据守湖南、广西的是白崇禧集团，据守西南的是胡宗南集团和川、云、贵等省的地方军阀。这几个集团的军队总数还在100万以上，并且形成犄角之势，妄图组织所谓湘粤联防和西南防线，企图建都广州、重庆，继续顽抗。

这些残余的国民党军队虽然还有100万以上，但是，整个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部队军心涣散，士无斗志，根本抵抗不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在解放军的进攻下，他们准备逃往海南岛或云贵。这样，就会增加以后解放海南岛和云贵地区的困难。必须迅速地歼灭这些残余的敌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进军的指示中指出，必须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对西南的作战，又强调指出：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这个“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从后来的战果来看，确实是一个极为英明的决策。如果仅在后面追赶敌人，敌人很大一部分可能会逃至海外或云贵地区继续负隅顽抗。而采取大迂回的作战方针，先切断敌人的逃路，才能全部彻底地消灭这些敌人，免遗后患。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精心地制订了整个作战计划：首先以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等部，由江西出广东，争取于10月下半月占领广州，歼灭敌余汉谋集团；然后，在11月，第四兵团由广东进入广西南部，迂回白崇禧集团的右侧背，第四野战军主力则进至柳州、桂林地区，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大包围，同时，第二野战军主力进入贵州，占领贵阳，既切断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的联系，防止两敌逃入云贵，又和在陕南的十八兵团形成对胡宗南集团的大包围；最后，在12月，第四野战军的主力在第四兵团的配合下，歼灭白崇禧集团，第二野战军主力由贵州迂回川南，在第十八兵团的配合下，歼灭胡宗南集团，而第四兵团则在歼灭白崇禧集团以后，再由广西进军云南，解放云南。

余汉谋集团在残余的国民党军队中是较小的一个集团，其正规军有十二、十三、二十一等三个兵团，共约12万人。该集团和白崇禧集团组成了所谓湘粤联防，在湘南衡阳、粤北韶关等地重点布防，以保障两广。第四野战军根据毛泽东拟定的作战计划，决定以十二兵团、十三兵团等部在湘南衡阳、宝庆地区发起衡宝战役，寻歼白崇禧集团一部；同时，以四兵团、十五兵团等部攻占韶关等地，然后直下广州，歼灭余汉谋集团，以便下一步全歼白崇禧集团。

10月初，四野主力开始衡宝战役，围歼白崇禧集团的一部，原在湘粤赣边布防的白崇禧的另一部被迫北调增援。因此，粤北余汉谋的部队变得孤立，所谓湘粤联防被粉碎。当四兵团和十五兵团跨过五岭出现在粤北时，韶关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即弃城南逃。四兵团和十五兵团即分路追击，直向广州前进，突破了敌人在清远、源潭一线布置防守广州的最后防线。10月14日早，李宗仁乘飞机逃走，14日晚，四兵团和十五

兵团进抵广州，十五兵团的部队进入广州市区，提前完成了毛泽东争取于10月下半月占领广州的计划。

当时，余汉谋的三个兵团，除十二、十三两兵团已被歼灭一部外，其主力二十一兵团尚未遭受打击。为防止该部敌军沿西江向西，逃入广西，第四兵团一个军的主力果敢地在两岸还有敌人的情况下，顺北江乘船南下，一夜行进一百六十里，直插广州西面的三水、高要等处，卡住了北江、西江的汇合点，控制了由广州到广西的要道。在占领三水、高要的战斗中，歼灭了敌人的两个师后，第四兵团查明敌二十一兵团等部是在向雷州半岛逃跑，然后逃往海南岛。便以惊人的顽强精神，继续以一天一百五十里以上的行军速度，进行了五天的大追击，终于在24日，在广东南海边上的阳江、阳春地区追上了余汉谋的二十一兵团。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逃敌二十一兵团共四万余人全部被歼灭。26日，广东追歼战胜利结束。

四野的主力在衡宝战役中歼灭了白崇禧集团一部，陈兵在湘桂边境；第四兵团和十五兵团在广东作战中，歼灭了余汉谋集团的主力，陈兵在广东西部，形成了能够南北合击白崇禧集团的有利态势。

当时退入广西的白崇禧集团还有一、三、十、十一、十七等五个兵团，余汉谋的十三兵团残部也逃入广西，共约17万人。其逃跑的路线，一是西入云贵，一是南逃海外。四野决定以十三兵团为西路，沿黔桂边境迂回前进，切断敌人逃往云贵的道路；以四兵团和十五兵团的一部分为南路，进入粤桂边境的廉江、茂名、信宜地区，防敌向海南逃窜；以十二兵团等部为中路，首先牵制敌人，便于西路、南路断敌后路；待西路、南路断敌退路后，即由北向南，围歼敌人。这就陷白崇禧集团于天罗地网中了。

11月上旬，西路四野十三兵团迅速前进。四兵团也在10日由阳江地区开进，22日，到达廉江、信宜一线布防。这时，十三兵团已占领金城江，正向百色前进，追歼敌十七兵团；中路十二兵团等部也已开始进攻，解放了桂林。白崇禧看到其退往云贵的道路已被切断，就以其第三、第十一兵团为先头，以第一、第十兵团为后继，在逃向廉江以西的余汉谋的第十三兵团残部配合下，向四野四兵团发动所谓“南线攻势”，以夺路向海南岛逃窜。

从11月25日开始，白崇禧残余部队在轰炸机的配合下，集中兵力，向四兵团的阵地连续发动猛烈而绝望的攻击，拼命夺路。但是，在四野四兵团指战员勇猛顽强的阻击下，白崇禧部的每一次进攻都遭受了重大的伤亡，不得不遗尸而退。27日下午，四兵团开始进行反击，白崇禧部全线溃退。

夺路逃向雷州半岛不成，白崇禧先乘飞机逃往海南岛，命令其部队迅速逃向合浦、钦州，乘船逃命。这时，四野四兵团即沿着粤桂边和广西的海岸，开始猛烈追击，四野主力也分路兼程南下。从11月28日到12月1日，在容县、博白、廉江地区，四兵团配合四野的兄弟部队，追歼了敌第三兵团、第十一兵团和第十三兵团的残部，活捉了敌华中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张淦，控制了合浦；接着又向钦州急进。这时，敌华中长官公署和第一、第十兵团离钦州只有四百里，并且由北向南，有公路和大道；而四野四兵团离钦州还有六百里，并且由东向西，要翻越许多由北而南的山脉和河流，没有大道，小道也崎岖难行。但是四兵团指战员们以惊人的顽强精神，翻山涉水，迅猛急进，从2日到5日，四天前进六百里，在敌长官公署刚到钦州后，其先头部队就赶到了钦州。6日，四兵团以一部围攻钦州，歼灭了敌长官公署；另一部在钦州以北的小董圩、大寺圩地区配合四野主力歼灭了敌第一、第十兵团。接着又以一部分部队分路插入十万大山，寻歼残敌。至此，白崇禧集团被歼灭。

毛泽东在指挥华南和西南的大歼灭战中，曾多次指出不能让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退入云南，指出如两敌或两敌之一退入云南，则不仅易于逃向国外，并且由于云南的地理形势，解放军不可能派几个兵团入滇作战，歼敌就要拖延时日。因此，毛泽东十分强调首先夺取贵州，既切断胡、白两集团的联系，又防敌退入云南。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执行了这些指示，使敌人这两大集团都未能退入云南，这就形成了解放云南的有利条件。同时，在我党的领导下，滇桂黔边区纵队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已开创了滇东南、滇西、滇西北、滇南等广大的根据地，武装力量已发展到3万多人，形成了一支巨大的力量。

而对于国民党政权而言，在丧失了大部领土之后，云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控制云南，以便在大陆

上作最后斗争，蒋介石令第六编练司令部及所属第八军开入云南。9月，第六编练司令兼第八军军长李弥将军率部移驻云南的沾益、曲靖等地，原驻滇东南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拨归第六编练司令部指挥。李弥来时，曾被蒋介石召见过，蒋密嘱道：“云南政局不稳，卢汉（时任云南省主席——编者注）不可靠。西南是反攻的最后根据地。云南地位很重要，要保住通往缅甸的路线。你到云南任职后，把第八军带回昆明，时机成熟就改组卢汉政府，给你当省主席。”为了贯彻蒋介石控制滇缅通道的口谕，李弥作了逃往滇西的准备。他还公然宣称自己同共产党水火不容，“就是打到野人山，也要与共产党周旋到底。”

1949年12月上旬，白崇禧集团被歼，胡宗南集团已陷于解放军二野主力和十八兵团的夹击之中（12月9日胡宗南集团川康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通电起义，20日胡宗南所部迁往西昌；23日胡宗南私自飞往海南三亚，留川所部3个兵团全部战场起义；28日胡宗南在西南军政长官顾祝同劝说下飞回西昌，1950年3月26日解放军逼近西昌机场时，将剩余6万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列，自己悄悄飞逃台湾，其残余部队陆续被围歼，胡宗南集团覆灭；5月被国民党监察院以丧师失地致全军覆没弹劾胡宗南，后经周旋免于议处——此为后话，按下不表），12月9日卢汉将军在昆明宣布起义，扣留了李弥、余程万等国民党军将领。为了争取在滇的国民党军参加起义，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安排李弥等人为委员。蒋介石对云南的和平起义非常气愤，任命原陆军副参谋长汤尧为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纠集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约4万人向昆明反扑。汤尧把指挥部设在曲靖，把第八军和二十六军组建成第八兵团，亲任司令并亲自指挥攻打昆明。国民党把第八兵团看做是其坚守西南大陆的最后一道防线，蒋介石令其据守滇南，目的是策应反攻大陆。陆军部发给进攻昆明的部队大洋十万元，允诺“攻下昆明，准许自由行动三天”，并派飞机支援。为了打击敌第八兵团的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军委即令滇桂黔边区纵队结合当地人民，保卫昆明；又令解放贵阳的二野第五兵团（49师）以其一部迅速入滇驰援。卢汉为解除国民党军队对昆明的围困，拟将李弥、余程万放回。李、余也表示出城后，愿说服进攻昆明的国民党军向中共投诚。但二人离昆后，李弥即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余程万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二人与汤尧商议，将部队撤到滇南的蒙自、开远一带，妄图控制滇南，重整军队，卷土重来。

这时这支国民党军队离国境线只有一百多里，并拥有蒙自飞机场，自以为抵抗不成，还可由空中、陆路逃往海南岛、台湾或越南、老挝、缅甸。为在云南最后完成“关门打狗”的作战部署，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于12月11日致电卢汉，要求他“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军队”。29日，远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又电告刘少奇：“请告刘邓转知卢汉及云南我军，只可在李弥、余程万之先头阻止其向越、缅前进，不可向其尾后威胁或追击，以免该敌过早退入越南。”

经过广东作战和广西作战，第四兵团在南宁附近作了短期的休整。接到毛泽东的命令后，四兵团党委在南宁召开扩大会议，司令员陈赓将军令三十八军和滇桂黔边纵队第一支队组成左路部队，沿中越边界出河口、金平一线，断敌逃往国外的陆路通道；令十三军为中路部队，日夜兼程，直出蒙自、开远一线，袭占蒙自机场，断敌空中逃路，尔后在友邻部队协同下歼灭汤尧兵团于滇南地区；令滇桂黔边纵队和卢汉起义部队各一部作为右路部队，由昆明南下阻击西逃之敌，配合主力作战。战斗中要求各部队快速前进，大胆迂回，“先兜后歼”，务必将敌全歼于国境线内，免除后患。

兵贵神速。千里奔袭，关键是一个“快”字。解放军四兵团左路部队在三十八军副军长兼一一四师师长刘贤权的率领下，于1949年12月27日由广西田东出发，在滇桂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率领的第一支队的配合下，向云南的河口急进。

河口是云南通往越南的咽喉要道，是滇越铁路的边境出口站。关闭南大门，切断国民党军团由陆路逃往越南的道路，必须抢先攻占河口。1950年1月11日凌晨，一一四师341团在浓雾中渡过南溪河，占领边境重镇河口。国民党军队惊恐万状，汤尧急令驻防蒙自的第二十六军派出部队到蔓耗渡口架设浮桥，以便逃跑。341团当即日夜兼程，于1月16日晨攻占蔓耗。蔓耗既克南逃之敌遂窜向红河上游的蛮板渡口。一五一

师452团，奉命攻占蛮板渡口。当时，敌26军已在红河上架设了浮桥，并在河东岸配置1个团，以掩护敌主力逃跑。根据敌众我寡的形势，452团决定充分利用雾障，实施突袭。第二天早上，河面大雾迷漫，十步之外不辨人影。尖刀排化装成国民党军队混入了敌军过桥的队伍里。在其策应下，452团迅速占领桥头堡，将敌溃军拦腰斩断，首尾不能相顾。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26军主力4000余人，俘26军少将高参。1950年1月18日夜，452团又赶到斗姆阁，抢占了红河上的浮桥，歼敌26军193师副师长邓绍华以下2000余人。红河沿岸各渡口遂被解放军封锁，达到了“关门打狗”的目的。

1950年1月1日，解放军四兵团中路部队在十三军政委刘有光和副军长陈康率领下，只带轻武器和粮食，昼夜兼程向蒙自前进。南宁到蒙自约两千里，要翻越许多大山。担任前卫的三十七师曾屡建战功，素以行动神速著称。他们开始时日行100里、120里，以后逐渐增到150里、180里，最后竟达220里。每天休息时间由6小时、4小时减少到2小时，最后除去吃饭时间，就是走路。结果仅用了半个月就到达了蒙自。1月14日，十三军三十七师进至距蒙自城80里的鸣鹭，发现敌军驻有1个警戒团。为不打草惊蛇，师长周学义命令各团队疾进，利用夜晚包围蒙自机场。然而飞机场却静得如一潭死水，居然没有一丝动静。原来，敌人估计解放军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到达，根本没料到远在2000里之外的解放军会如此神速地赶到。更为巧合的是，当夜正值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交接，驻防蒙自的第二十六军接到命令准备第二天坐飞机回台湾，以保存日后反攻大陆的实力，因而放松了警戒。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当晚还在蒙自剧院看京戏。趁敌人还在蒙头大睡，一一〇团突然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初时盲目地抵抗，继而四散奔逃。停在机场上的飞机，有的仓皇起飞，有的起飞后一头撞在了高山上，有的刚飞离地面，就被解放军炮火击中，落地爆炸。正在看戏的汤尧，听到外面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方知大事不妙，在卫兵的护卫下，坐上吉普车驶向城南机场，打算坐飞机溜走。但见机场上空浓烟滚滚，便慌忙调转头，向西逃窜。汤尧急令二十六军向个旧、红河方向撤退，令第八军和兵团部向建水、元江方向退却，妄图从陆上逃往国外。

1月17日拂晓，三十七师进抵个旧。经过6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26军守敌3000余人，切断了敌人从金平南逃的道路。1月19日，国民党第八军二三七师被迫沿红河西窜，企图由阿帮渡河南逃，但渡口已被滇桂黔边纵队封锁。在前有波涛滚滚的红河阻隔，后有十三军团追击的情况下，慌不择路，逃上高耸入云的宜德山。国民党军队将几十驮银元和大烟土沿路撒开，企图引诱解放军停止攻击。解放军踏着白花花的银元，迅速追上逃窜之敌，夜幕降临时，全歼宜德山之敌，俘敌副师长以下1300余人，粉碎了红河一线敌人南逃的幻想。

与此同时，解放军四兵团右路部队由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统一指挥，堵击西逃之敌。1月中旬，东关岭、太平掌地区，国民党“反共自卫义勇军”李润之率部4000余人投降。1月20日，汤尧逃到石屏收拾残部，企图逃过元江。22日夜，左路纵队逃到江边准备渡河，军长曹天戈却发现铁索桥被人炸断了。原来是自己的部下孙进贤为阻止解放军追击炸掉的。曹天戈一边大骂孙进贤“混账！”，一边令工兵赶快抢修铁索桥。然而，为时已晚，解放军中路部队三十七师“夜老虎营”和“边纵”西进部队已控制了桥头和制高点，“洛阳英雄连”在“边纵”元江县警卫大队派来的木船支援下，也已渡过元江，封锁了敌人的去路。汤尧组织敢死队，反扑3次，均被解放军的火力压了下去。经过两昼夜短兵相接的战斗后，汤尧的左路纵队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几天滴水未进，只得杀马充饥，有的士兵为抢夺马肉打得头破血流。最后敌第八军军部1000多人被解放军压缩在红土坡下的一条深沟中，军长曹天戈、参谋长杨也可束手就擒。曹天戈失魂落魄地呆坐在地上，供出了汤尧的去向。解放军十三军立即跟踪而来。一部迅速向二塘山挺进，全歼敌第八军四十二师。最后解放军战士们在一个深草没膝的山洼里捉住了敌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根本没有想到你们来得这样快。”汤尧懊丧地说，“按照行军原则：步兵一天通常走六十里，最快走八十里；炮兵一天走四十里，最快走六十里。这回我们鼓了一把劲，步兵、炮兵都走了八十里。可是……想不到你们违背了行军原则，一天走了二百里。”其实他不知道，在共产党人的军事学说里，是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

行军原则的。

汤尧、曹天戈一心想“就地正法”的八军一七〇师师长孙进贤率部逃过元江后，得意忘形地说：“从无量山中走出去。共军就被我们甩掉了！”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解放军三十七师一部、滇桂黔边纵队九支队和民兵在师长周学义率领下，经过8昼夜追击，将他的部队3200余人围困在鸚鵡山上。插翅难飞的孙进贤，于2月8日上午，带着他的3000余名残兵败将无条件投降。

从与一七〇师俘虏的谈话中，周学义获悉敌二十六军一部和第八军一七〇师及教导师一部，约1000人，正向中缅边界的南峽县逃跑。三十七师副师长吴效闵奉命率部向南峽追击。在2月16日农历大年三十，三十七师和“边纵”部队兵临南峽，在龟山山顶俘虏了正准备吃年夜饭的1000多名敌人。2月19日解放军三十七师和“边纵”部队把一面五星红旗插到了中缅边境云南重镇——打洛。至此，国内战史称为“解放大陆的最后之战”的滇南战役胜利结束。在党中央、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计划中，陈赓将军率领的第四兵团担任了广东作战、广西作战、滇南作战的重大任务。在追歼敌人的过程中，部队总是昼夜不停地前进，很少睡觉，许多指战员的脚上都起了一层一层的大泡，不少人腿也肿得发亮；并且，由于连续追歼敌人，行动迅速，指战员都没有领到棉衣，许多战士的单衣都破烂了。在十二月的天气里，翻山越岭地追歼敌人，寒冷异常。但是，指战员们在毛泽东伟大思想的指导下，在苦大仇深即将翻身做主人的精神鼓舞下，胜利的信念燃烧着一腔热血，士气如虹，不畏艰苦，毫不停息地追击敌人。在追击，抓到俘虏只留少数人看管，大部队继续前进；遇到大股的敌人，就以一部分部队组织战斗，歼灭敌人，其余的部队绕到敌人前面，断敌退路。

国民党军队虽有100万，但是岌岌可危的国民党政权大厦已经坍塌，士气极为低落，军无战心，一心只为亡命。在他们心中，早已植下一种深深的失败情结，因而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一触即溃，兵败如山倒。

有人曾作过粗略的统计，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初到一九五〇年二月初，在四个月中，解放军在由江西到广东，到广西，再到云南的大迂回中，行程约八千里，歼敌总数约十五万人，俘虏敌人的将校级军官即达一千人以上。仅滇南一役，历时月余，行程就近1500公里，解放军野战军、滇桂黔边纵队和卢汉起义部队，以伤亡700余人的代价，歼灭蒋介石嫡系第8兵团2.56万余人，生俘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8兵团司令汤尧等高级将领多人，完成了西南边疆的追歼作战任务，粉碎了蒋介石“重整西南河山”的迷梦。这是解放军在解放战争后期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但在这次追歼战中，有两支国民党残军却如人间蒸发一般神秘地逃脱了。不久，它们又突然从天而降，就像神秘的匈奴帝国军队，突然出现在东南亚的某国境内。“上帝之鞭”在悄悄地影响并改变着周边国家的历史……

【生死界线】

1950年初，蒙自一战，国民党第八兵团势如山崩，元江追击，兵团主力数万人被歼于元江河谷东岸。剩下残部四分五裂，纷纷南逃。在此后长达一个多月的超级马拉松追击，没有汽车、飞机，没有公路铁路，双方全凭一双脚板，跑得快就是胜者。国民党军队大多数没能跑赢解放军，要么成了散兵，要么做了俘虏。少将团长李国辉率领的第八兵团第8军第237师第709团则是少数免遭覆灭的队伍之一。2月，李国辉率领该团2000多人向西南方向溃退。他们渡过红河上游的元江，逃往中缅边境。他们的全部希望只有一个，那就是赶在追兵封锁国境前抢先越过界河，成为这场生死攸关的长途赛跑中的侥幸胜利者。

当时的形势是：沿途都是穷山恶水，人烟稀少，无法就地隐蔽，而背后又有解放军穷追不舍，能不能逃脱，完全决定于行军的速度。可是李国辉的部队中还有不少拖儿带女的家属，要求这些妇女儿童与解放军的铁脚板、飞毛腿比速度，是很不现实的。因此唯一可以脱逃的路线，就是越过中缅边界，暂时进入缅

北地区。当时缅甸独立刚两年，政府军还没有到达缅北，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绝不会追出国界之外。因此缅北地区，就成了他们的绝对安全地区了。

1950年2月20日云南解放这一天，李国辉率2000多名残军从云南西盟佹山到达滇南的中缅边境，随行的还有第8军军部的侦察科长钱运周。据遗留在路边的伤兵说，第8兵团第26军第93师278团及93师他部无完整建制的散兵在副团长谭忠的率领下，已经越过国界往缅北的小勐捧进发了。谭忠的计划是到缅北后，绕道泰国，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岛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守将薛岳）去与国民党军大部队会合。李国辉决定走谭忠的老路，于是连夜行动，举着火把越过界河。

李国辉是河南兰考人，1910年生，行伍出身，中等个头，在部队威望甚高，能与士兵同甘共苦，作战中身先士卒勇猛顽强。钱运周是云南通海人，祖籍湖南，二十七八岁年纪，毕业于黄埔军校成都分校。他自小就跟随父亲闯荡，对云南及其周围金三角的风土人情都很熟悉，经常奉命出境侦察。钱运周本来是第八军军部的少校情报科长，军部在元江被打散后，钱运周侦察回来偶遇七〇九团，就跟随了李国辉残部。李国辉与钱运周商量，进入缅甸前，须严明军纪，于是与士兵们约法三章：蒋“总统”“准许自由行动三天”的许诺，有效期是在昆明，进入缅甸后，绝对不能抢夺财物，伤害老百姓，强奸妇女，违者格杀勿论。

指挥队伍涉过界河后，李国辉回头望了一眼对面那片熟悉的热土，眼角湿润了。他蹲下身去，把中国的泥土取了一捧，用手绢仔细包好，揣进胸前的口袋里。他知道这个时刻对他们这群中国人的重大意义：跨过国界，从此他们就是离乡背井，到异国土地上流浪的人了；不知到何年何月，才能再回到那片生养自己的土地！

当李国辉的部队出现在中缅边境时，两个月前另一支国民党残军也正向中越边境开进。他们的目标是借道越南，再返回台湾。这支部队正是在广西被解放军击溃的白崇禧集团军的第一兵团余部。

1949年8月，决定解放战争胜利的三大战役均已结束，白崇禧辖下华中战区部队第一、第三、第十、第十一、第十七五个兵团总计30万人开始南撤。高级将领中分为两派意见，黄杰和李品仙主张进入云南、广西，凭借西南天然地形继续作战；夏威、张淦、徐启明等人则主张直接进入海南岛。最终，后者的意见占了上风。尽管如此，逃往海南岛的计划最终还是落空，因为此刻的解放军主力四野与二野士气如虹，行军迅速，无坚不摧，先头部队早已赶到国民党军队前方，国民党军第三、第十、第十一兵团不但转往海南岛未果，绝大部分尚未到达钦州之前即遭解放军合击包围，全军覆没。最后剩下黄杰统帅的第一兵团17000人在东、北、南三个方向的遭包围情况下，孤军西进。

第一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兵团司令黄杰率领下由昆仑关西撤。黄杰想依照原定计划进入云南，12月4日决定沿桂越边境开进云南，突闻百色已为解放军攻取，12月9日又得知驻守云南的卢汉倒戈，入滇之路又告中断。此时，他连续接到白崇禧与陈诚的两封电报。白崇禧指示：“为适应当前情况，各部队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各自选择适当地区，以安全为第一。”让他争取转进海南岛。陈诚则指示：“贵部行动目标，未知白长官有无计划与指示？弟意贵部如出北海防城，照目前匪情，恐于事实上难以达到。不如并力西进，先行入安南，保有根据地，然后相机行事，留越转台，皆可自卫。未知兄意如何？”

接到这两项指示，黄杰立刻召集属下军官举行会议，为了保存华中部队中这仅存的力量，会中一致决定“假道入越，转运回台”。黄杰遂致电陈、白，并派员与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比荣和驻越法军总司令班加吉中将洽商假道事宜。12月12日，黄杰兵团参谋长何竹本少将与法国凉山边防军参谋长康士登上校在峙马屯签订《假道协定》：

- 一、同意国军假道由海防转运台湾。
- 二、武器交法方封存，由国民政府交涉发还。
- 三、沿途警戒由法方派出，给养由法方补给。
- 四、卅八年（1949）十二月十三日开始行动，分五百人为一组，妇孺先行入境。

当时，法军为了对付胡志明领导的北越军队的游击战正分兵四处扫荡，陷入焦头烂额的境地。法方经研究后同意黄杰部借道海防转回台湾，在指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并提供粮食补给；中国军队则由军官带队，保证军纪严明，不扰法越民商。

协议既成，黄杰遂下令各军向中越边境爱店集结，并要求各部造具人员编组名册及各种械弹器材统计表，准备入境越南；并亲自草拟电文，向蒋“总统”报告部队已进抵桂越边境，并与法方达成协议，将假道海防转回台湾，请求速派船舰接运。

不料命令刚刚下达，解放军第四兵团已经尾随而至，全力截击。第十四军第六十三师当即被歼，第九十七军副军长郭文灿、参谋长伍国光被俘。时间紧迫，已无法协调各部行动。13日早上，黄杰只好下令紧急入境越南，由第十四军第十师担任掩护，挡住解放军快速纵队的强攻，最后随余部由爱店进入越南。从上午9时起，黄杰第一兵团余部按照先眷属、平民，次伤病（法方派有卡车载运病弱人员），后官兵的顺序，从爱店陆续过界。

爱店与峙马屯为中越边境南北对峙的两个高地，相距约500米。爱店村位于桂南边境，有一小市集，数十家商店。峙马屯位于越北边境，筑有法军碉堡数座。两点之间，有一条隘谷，成为中越的天然国界线。

望着前面飘扬的蓝、白、红三色法兰西国旗，回首再望望白云之下的故乡，真不知何年何月再回中国，此时的黄杰真是百味杂陈。尽管在仓皇逃亡中只是被法军解除了武装，保住了没有投降的一点尊严，但内心毕竟是痛苦的。后来他写道：“我于12月13日上午9时，率兵团指挥所第三组官兵步下爱店市街，只要向前走五分钟，便离开了大陆最后一寸土。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感到分外亲切，一种依依不舍之情，泛起在我的心头。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寸土必争，如今在艰苦的斗争场合中败下阵来，有什么理由把责任卸掉？因此我的心境，既惭愧，又悲愤，更有无尽的迷惘与痛苦。我糅杂这些复杂的感伤，一步步地向峙马屯的关卡走去。”

2.逃 亡

【死亡之旅】

为了追赶谭忠，李国辉的部队进入了“野人山”，开始了一次“死亡之旅”。

从地图上看，国境线距离这队人马的目的地小勐捧，直线距离只有一百多公里，中间隔着一架被土著居民称为“野人山”的大山。野人山地区位于缅甸最北方，是密支那以北一片未被开发的原始森林，再往北是冰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东西皆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所夹峙。历史上为中国领土，新中国成立后，划界后成缅甸国土。据说原来曾有野人出没，因此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统称为“野人山”。据记载，“野人山”，缅甸语意为“魔鬼居住的地方”。相传诸葛亮曾在此地七擒七纵孟获。野人山绵延千里，纵深200多公里，山峦重叠，林莽如海，树林里沼泽绵延不断，河谷山大林密，终年不见天日，豺狼猛兽横行，瘴疠疟疾蔓延。这里没有人迹，没有房屋，更没有道路、车辆和城市喧哗，繁衍和死亡一直是这个世界的永恒主题。

国民党军队溃逃时把国境线当成生命线，过了国界就没有解放军追击了。在边境线休息一会儿后，李国辉的部队就进入了这片热带丛林。

野人山山高林密，车辆根本无法通行，所以在进山前，李国辉下令就地烧毁一切重型装备和车辆，要求每位士兵除带必要武器外，尽量多携带粮食和食盐。

这天晚上，一轮满月挂在树梢，大地铺满银辉。在明月照射下，千枝万叶映出点点幽光，森林好像披

上了一件镶满珍珠宝石的睡袍。来自印度洋的晚风轻轻吹拂着，夜雾在林中缥缥缈缈，丝丝缕缕。满山遍野，响起生物的大合唱：唧唧的虫鸣，嗡嗡的蚊蚋，高亢的蛙声，虎狼的怒嚎，悠远酣畅的松涛，来回飞蹿的萤火虫，再加上黑暗中一些不知名的野花散发的阵阵清香，豪放婉约，抑扬顿挫，这一切就像一支悦耳的小夜曲。

无人区森林的夜晚就像一丛盛开的罌粟花，美得让人发憷，甜润得叫人胆寒。

黑暗中这座山林埋藏了一支满是汗臭、馊味的军队。他们小心翼翼地在密林中前进。

林中有一条小路，那是往返于云南与缅甸之间的马帮踩出来的。马帮大多是走私贩毒，他们走的路都很隐蔽，连当地人也难于发现。路很难走，弯弯曲曲，磕磕绊绊。士兵们轮流在前面开路。碰到没路的地方，他们就挥动砍刀，在厚墙一般的藤蔓、灌木、荒草和植物中劈出一条小径来。

对于这些精疲力竭、士气低迷的国民党残兵来说，遁入深山老林能够摆脱解放军的追击，无疑是难得的休整，无疑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因此刚一入山的一段路途还是充满了乐趣。

大树上爬满了猴子，一些顽皮的士兵便不时向森林深处投掷石块，惹得猴子哇哇大叫，士兵们便哈哈大笑起来。

白天在山里走经常能看到“野人”。原来传说中的“野人”其实就是靠打猎为生的当地土人！这些奇怪的人身上裹着兽皮，远远地盯着他们这些奇怪的陌生人看。

人在山上行走，头顶一时出现晴空，一时又浓云滚滚，一时又来一阵细雨，好不容易爬到了山顶，沐浴在阳光里，低头看去，山谷里云雾迷漫，还正下着雨呢，这景色倒是罕见。艰难困苦之中，欣赏着这难得的仙境奇观，对他们而言，倒也是一种安慰。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是多么幼稚，野人山分明是一个可怕的“绿色魔窟”！在这条险象环生的死亡之路上，死神紧紧地尾随着他们，随时都在伺机吞噬掉他们的生命。

进入3月份，缅甸季节为夏季，平均温度在摄氏30度以上，酷热难耐。在骄阳蒸烤下，森林升起白烟，池塘冒着热气，牲口吐着白沫。路上，常常可以看见被晒死的动物或者行人的尸体。

十天后，部队开始断粮了。由于无人区没有村寨，饥饿就像狰狞的魔鬼一样开始威胁人们。由于吃不饱，队伍有时一天只能前进几公里。一些虚弱的人常常往路边一坐，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李国辉下令杀掉马匹充饥，但每个连队只准杀一匹马。杀马的命令一传下去，丛林立刻疯狂了起来。早已饿昏了头的士兵蹭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端着枪刺，举着刀，全围到拴马的大树下。马通人事，见大事不好，惊恐万状。拿枪的士兵不由分说，“砰”的一枪，马应声倒地。人们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噍里咔嚓，你剜一块，我割一刀，转眼工夫，一匹战马只剩下骨架、蹄子和皮毛。士兵们三五伙，生起火堆，用竹棍串着马肉，边烤边吃。下手晚的士兵，还吃不上马肉，只能抱着马骨头和马蹄啃。

丛林里弥漫着烤肉诱人的油香。

一个连队总共五六匹马，饿红了眼的士兵有时一下放倒两匹，因此马很快被吃光了。围着战马遗下的皮毛尸骨，一些人号啕大哭起来。连战马都吃了，以后还有什么指望？吃完马，再吃什么呢？

饥肠辘辘的人们就像沙漠里饥饿的蝗虫一样漫山遍野去觅食。白天，他们在山沟和森林里寻找一切可以被称作食物的东西：野果、菌类、植物块茎、野芭蕉。他们捕杀飞鸟、青蛙、老鼠、蛇，掏蜂窝、蚂蚁窝，还有饿极的人甚至吞食动物粪便。总之，但凡能够下肚的东西都成为人们寻觅和争夺的对象。入夜，在动物出没的树林里、溪水旁，他们端着上膛的步枪，饥饿的眼睛里闪动着野兽的绿光，焦急地期待着猎物撞上枪口。当骤起的枪声打破山林的寂静时，运气好的猎手或许能够碰上一头野猪或者鹿子，于是人们就兴高采烈地簇拥着猎物回去向长官交差。随着猎物越来越少，一些人就不愿意同别人分享胜利果实了。他们就地燃起篝火，将血淋淋的猎物分成数份，然后连皮带肉吞得精光。李国辉派出许多军官，监督并严惩那些敢于擅自私分猎物的士兵。有时枪声一响，士兵还没来得及把猎物藏起来，军官就赶到了。士兵两

手空空，眼睁睁看着猎物被抢走，自然不肯罢休。于是天天都有冲突发生，甚至互相火并，一些军官或士兵神秘失踪。宰杀牲口，派人打猎，这些措施还是不能从根本上缓解断粮威胁。大家就开始吃皮鞋，吃皮带，就连手枪套也成了他们的食物。当这些东西全都吃光以后，大家就只能靠树皮和草根来维持生命了。有的人因误食了有毒的植物，痛得满地打滚，哀号不止，但是因为缺乏药品，大家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毒死。

连续多日以树皮和草根为食，很多人的身体开始水肿起来，步履蹒跚。有的人走着走着，突然“扑通”一声跌倒在地上，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人口天天减少，每天失踪和掉队的官兵多达数十人，生病者与日俱增。

明朝末年，皇太极派军包围大凌河城，明军主帅祖大寿誓死不降。在被围困的数月内，当时仅带了三天干粮的一万多明军士兵先把几千匹马吃完了。马吃完了，再吃什么呢？吃人！否则自己就得死。士兵们先把修城的两万多民工，分批杀掉，然后分吃。杀掉的人除了肉被吃光外，骨头也被收起来当柴火烧，用来烤人肉。包括军官士兵所有的人都战战兢兢，生怕哪一天自己要么饿死，要么被人吃掉。求生的本能支撑着这些死亡魔窟中的蒋军士兵，不是死就是活，任何伟大的思想、抽象的艺术在死亡面前都失去了意义，简单的道理往往才是最深刻的。大家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身边的人，那种恐怖的神情让人一辈子刻骨铭心！不断地有人倒下，要么饿死，要么被毒死，要么被蚊虫、毒蛇、野兽和致命的瘴气击倒，但是后来人仍然踏着死者尸体继续前进。这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动力，而是因为他们有巨大的生存压力，因为一旦停留，便意味着死亡。

到了晚上，豺狼虎豹全都跑出来了，野兽凄厉的吼叫声回荡在山谷里，听得人毛骨悚然。他们用芭蕉叶和树枝搭成棚子，一个棚子大约有三四平方米，能睡10个人，大家就挤在棚子里过夜。

路边的棚子里总是躺满了死尸，有的甚至已被野兽撕碎。夜里找不到棚子住的人，就把那些死尸往旁边挪一挪，睡在死尸旁边。很多死尸上面都爬满了一寸多长的蛆，再加上蚂蚁咬啮，蚂蟥吸血，雨水冲洗，几小时之内死尸就会变成恐怖的白骨。死人手指的骨头和脚趾的骨头都看得清清楚楚。头骨是圆的，风一吹就和身体分了家，在地上“骨碌碌”地滚动。一路上白骨累累，竟成了为后来者指引方向的路标。

有时人们走到低洼处，就会有一片黑云飞过来，原来那是埋伏在那儿的成千上万只蚊子，大家赶快抱头逃跑。野人山的蚊子大得出奇，翅膀一张开简直就像蜻蜓似的，人们被咬得满身都是包，又红又肿，奇痒无比。细皮嫩肉的女眷是蚊子的重点攻击目标。有的女人早上醒过来，白净漂亮的脸上满是大红包，数一数，竟然有20多个；痛痒难忍，只好用手拼命地抓挠，结果把脸抓得鲜血淋漓。

某班的士兵散宿于林中，次日晨起，都不见归队。连长急忙派人寻找，却只找到几具白骨。原来一班人都成了过路巨蚁的口中美食。巨蚁是热带丛林的灾星，食肉，性格凶猛，猛兽蛇蝎都避之而唯恐不及。机枪手张兴在草丛中大便，半日不出，呼之不应。人们近前一看，赫然发现张兴已枯缩于地，原来早被蚂蟥吸干多时。缅甸的蚂蟥个头特别大，据说一只大蚂蟥一次能吸一斤血。小蚂蟥会通过衣服的缝隙钻进人的皮肤里，不知不觉间，它们已经把人体内的血吸了出来。等到人们发现的时候，蚂蟥已经变得又粗又大了。

进山几天以后，一个名叫李华的女青年在寻找食物的时候失踪了。大家找到她的时候，发现她的喉管已被咬断，内脏被掏空了，地上流了一摊血。她的姐妹们心如刀割，抱着她丢下的包裹，放声大哭起来。

“狼！有狼！”叫王娜的女人突然大叫起来。大家循声望去，只见不远处的土坡上，一只土狼正蹲在地上，贪婪地吮着舌头，注视着他们，爪子下面还有一截人的肠子。随行的一位连长立即拿起枪瞄准那只狼开了一枪，打中了狼的后腿。那只狼呜呜地叫着一瘸一拐地逃开了。

成天雨淋汗浸却又无法洗澡，人们的头发上都生满了虱子。一只灰黑色的虱子有米粒那么大，白色的虱卵一串串地粘在头发上，头发上就好像撒满了白芝麻。人们被虱子咬得苦不堪言，边走边抓。

一天，一条湍急的河流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大家只得踩在河水里，一步步趟到对岸。虽然河水只是齐腰深，但这对于女眷们来说却是非常困难的。有两位名叫刘珊珊和王娜的女青年正处于生理期，身体根本就不能浸泡在冷水里，但是她们别无选择，只能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在冷水里走。每走一步，她们身后的河水里就会泛起一片鲜红色……大家在河水里整整走了两天才爬到对岸一条狭窄的山路上。两天下来，大家的身子都泡得肿起来了，全身都是鸡皮疙瘩。

越往山林深处走，山林就越显得阴森恐怖。这时，更加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瘴气开始在军队里肆虐横行，越来越多的人倒下了。路边和草棚里堆满了尸体，尸体散发出恶臭的味道，闻之使人晕眩。

王娜开始腹泻和发烧，泻出来的全都是黑水，臭味熏人。一直烧了3天，到第4天她才稍微好一点儿。几天以后，她再次发起了高烧，而且呕吐不止。在此期间，她的男友一直守在她的身边。大家知道，王娜也染上了可怕的瘴气。王娜劝姐妹们丢下她快走，免得被她传染上。可是姐妹们怎么忍心这样做呢？王娜生气地说：“你们等我一起走，就是等死啊！你们赶快走吧，再不走我就死在你们面前！”她发狂似地赶大家走，大家仍然不肯丢下她不管。

几天以后，在悬崖边上，有人看见她和男友紧紧拥抱着，纵身跳下了悬崖。

走了几天后，因为大多数人没有鞋子，或被吃掉了，他们的脚上都冒出了血泡。旧的血泡破了，脚板上又冒出新的血泡。每个人的脚上都是血泡连着血泡，血泡叠着血泡。有时沙子掉进鞋子里，嵌进血泡里，真是痛得钻心啊！

人们的脸上写满了绝望和死亡的气息。走着走着，一个士兵突然拿起枪来，对着自己的脑袋就要扣动扳机，旁边的人急忙把枪夺了下来，把他带到团长李国辉面前。李国辉注视他良久，问道：“你怕死吗？”“不怕！怕死我就不自杀了。”“你连死都不害怕，还怕活着吗？”“长官，我不愿意这样窝窝囊囊的死在这魔鬼一样的地方！你就让我像个军人一样死去吧！”“呸！没出息！”李国辉朝地上啐了一口，“你要是个真正的军人，就更应该好好地活着！真正的勇敢不是为某件事壮烈地死去，而是为某件事卑贱地活着。”说着，李国辉拍拍他的肩膀，长叹了一口气。此时夜幕低垂，穹隆寂寥，月暗星稀，唯有那颗北斗星还依稀可辨。

为了填饱肚子，士兵们纷纷离开队伍去寻找食物。在一处山谷里，他们竟然发现了一座土著部落的石寨！立时群情振奋。当时队伍里一半人都在害病，人们头上长满虱子，身上生着毒疮，许多人打摆子、拉痢疾，伤员伤口化脓感染，妇女孩子急需补充营养。这座石寨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座天堂，那里有他们最想要的东西。

饥饿的残军士兵主动向土人表示友好，却遭到了土人部落的拒绝。这些土人是到原始森林里躲避战火的土著人后代。他们的前辈为了躲避种族仇杀，不远万里到达这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由于地理条件、语言障碍等因素的制约，文明进化的程度几乎为零，至今还有生吃鸡、蛇、鼠等活物，喝生血的习惯。他们当然不欢迎同类入侵，对他们而言，之所以在原始森林中生存并繁衍，就是想远离文明社会的压迫，远离人类的仇杀，在森林中他们就是百兽之王，大自然是他们的朋友，而人类则是他们的天敌。

这些土人穿着用树叶、兽皮做成的衣服，皮肤晒得黝黑，身体近乎赤裸，头上插着羽毛，脸上抹着黄粉。他们吹响呜呜的号角，敲响节奏急促的木鼓，向入侵者宣战。然而宣战和恫吓并不能阻止军队前进，因为这是一支濒临死亡的军队，他们要获取自己生存的权利、阳光下的位置，就必须以别人的死亡为代价。李国辉下令对天开枪，以吓跑土人了事，他需要的是山寨的粮食而不是屠杀。但是土人十分顽强，他们决心保卫家园死战不退。他们灵活地藏身于石壁、山洞、崖畔与草丛树林之中，像猴子一样跳跃攀援，从树上和崖畔“嗖、嗖”地射出许多细小的弩箭，掷出锋利的长矛。

一个小时后，这场小鸟啄猎人的战斗就宣告结束了。土著部落被消灭，土人死伤无数，侥幸活着的逃

进树林。山寨被占领，饥饿的军队踏着敌人散碎的肉体和鲜血一拥而入。他们把部落里凡是能够下肚的东西都吃得精光，包括让人一见就恶心的土人特产烟熏大猫。一些人为了争夺一口食物还大打出手。

军队终于得以补充和休息，人们的脸上又焕发出光彩。

著名哲学家周国平曾经说过：“一个男人真正需要的只是自然和女人。其余一切，诸如功名之类，都是奢侈品。”伟大的思想家孟子也说过：“食色，性也。”现在残军正拥有着无比广阔的大自然，也已吃饱喝足，所谓温饱思淫欲，现在只剩下“色”的问题未解决了。一位三十出头被国民党军抓丁抓来的“纯爷们儿”，见到一位未来得及逃跑的土著妇女正在给孩子喂奶，受到了启发，下面立时长成一只刚吸满血的大蚂蟥。“总统”大人“准许自由活动三天”有保质期的许诺，在他的理解里是深刻而宽广的，事实上，这几个月他也是靠这个信念活过来的。搂着自己的格拉败子（膝盖）睡了三十多年，眼前这个许诺终于不用别人自己就可以实现了。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上前求欢，在对方咿哩哇啦的强烈反抗中，强势上演了一场龙凤配。事后李国辉将军也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果断地枪毙了他，以严明军纪。

因为没有地图，李国辉的残兵经常是走了好几天又回到原点。在这片原始丛林里面，他们多次迷失了方向，逃亡之路出乎意料地艰险而漫长。3月中旬，当又一个傍晚即将来临，一缕金色夕阳穿过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照耀在这支历尽艰辛的队伍身上时，在远远的森林和大地边缘，一座湖泊样的平地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

“哦，小劲捧！”人们欢呼起来。

【假道入越】

当李国辉的部队在丛林中垂死挣扎的时候，黄杰的部队在法军的监视下进入越境后，即被法军监管软禁。

1949年12月13日，手无寸铁的国民党士兵在法军刺刀的“护卫”下越过了中越边界爱店。然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无数只冷森森的眼睛自始至终在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洞洞的枪口。其时，解放军已攻占爱店西北两个高地，可以以火力封锁行进在隘谷中的国民党残部，不过因对面就是越南，炮火势必波及法军设防据点，因此必须向上级请示。就在这些许的间隙中，这支由大约30万国民党华中序列部队溃败后的最后2万多人的队伍就侥幸进入了当时的法国殖民地越南境内。

出了爱店，由峙马屯向南行，有公路直达凉山。残军五百人一组分组进入越境之后，沿公路前进，两旁全是茂密的森林，每行三四里，就可见到法军设防的部队和装甲车。

当晚，黄杰先行到达距爱店六十华里的禄平，随后部队也陆续而来，这支国民党残军就在此地露宿，给养由法方负责补给。黄杰分别电告蒋总裁、陈诚，报告已经进入越境，部队正集结于禄平宿营，预定本月廿日以前可达海防，请求及时派船舰接运。

残军在法军指定的场地里埋锅造饭，星星的火堆，幢幢的人影，为这座越北小城增添了一些热闹和凄凉。残军官兵们可以在此安睡一宵，数月以来的长途奔波，实在是太疲惫了！

黄杰暂时在一所小学的教室里休息，等待去河内交涉假道具体问题的何竹本参谋长归来。他心中暗自盘算，至多一星期，就可回到台湾了。为此他绽出一丝喜悦的情绪，忽又悟到今天是十二月十三日，西方人最忌讳十三这个数字，不由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晚间七时左右，法方一尉级军官驱车请见，说是奉凉山边防军司令部的指示，请黄杰到凉山一行，并说明天早晨就可回到部队的宿营地。黄杰认为法方在禄平没有高级负责军官，以后部队行动需待商谈的问题颇多，何参谋长等去河内尚未归来，自己亲往凉山与法方边防军司令官当面商谈，更可直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于是携带简单的行李，率一名随从，乘法方军车启程。黄杰此去，到凉山后，即脱离了部队，开始了被软禁的生活。

次日早晨，部队开拔。官兵徒步行进，眷属和平民由法方派车运送，14日至17日先后到达那丁、先安和鸿基。部队每行六十里或天黑时，即就地露营。沿途受到法方数次的苛细搜查，所需给养未能逐日配发，人们多忍饥挨饿而行。

12月18日这支失去指挥官的国民党残军部队抵达蒙阳，法方指定所有部队集中在此待命行动。除黄杰兵团官兵外，当时随行的还有湘桂地方团队游杂、警察、流亡学生和平民。

蒙阳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属低洼盆地，即使大晴天也只有中午才能见一丝阳光，故名。

蒙阳原来是煤区，建有房屋。二次世界大战时，被盟军的飞机全部炸毁，采煤的重心移至附近的鸿基与锦普，现在成为一座废弃的煤矿，既没有房舍也没有水电。人们初到时，只见荒烟蔓草，荆棘丛生，残砖破瓦，蚊蝇肆虐，蛇鼠结队而行。第一兵团所属各部队即被法方指定集中在此。

残军到达蒙阳之后，即逢越北的雨季，霖雨连绵，半月不开，阴湿奇臭。几万人不分男女老幼，被指定挤迫在一块不过二千公尺周围的广场上，接受残酷的煎熬。大家比肩接踵，利用仅存的被单、麻袋和一些竹枝野草，支架小棚，聊以遮蔽风雨。

主食由法方提供，每人每天米4两（实际上就是每天两小碗稀饭）和少许腐臭的干鱼，每十人发牛肉罐头一件。因为缺乏淡水，他们便汲取海汊里的水来烧饭，苦涩难以下咽。这样的生活，仿佛把他们带到了“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

入越之际正值残冬，残军逃亡途中所有团体与个人的被服装具，几损失殆尽。越北的气候，此时就如长江流域的深秋，早晚寒意甚浓，没有御寒的衣服，人们于是摘取树皮茆草作围裙，或者烧火取暖，坐以达旦。因此病患人数激增，又不能作有效的救治，人员死亡不断。隔河小山上不断增添新冢。

然而，他们的遭遇毕竟比后来进入野人山的李国辉部要幸运多了。李国辉的部队是真正的死亡之师，也是虎狼之师。他们置身于阴影之中，但是睁着眼看死亡与光明。他们的思想逻辑在历经各种死亡的考验后变得简单而又坚定，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人只有经历过极度的痛苦与绝望，才能焕发起对生命真挚热烈的爱，从中体验到充盈与幸福。黄杰的部队由广西战场直接逃入越南，向法军缴械，得到了他们的保护，暂居荒芜的蒙阳。他们就像一群卸去负担的小绵羊，眼前突然出现了些许的干草，内心重又涌动起生命的激情。他们的生存压力要稍小一些，当然生命也脆弱了许多。

李宗仁、白崇禧赖以纵横神州30年的桂系部队素号精锐，于1949年下半年遭解放军全歼灰飞烟灭，桂系残军大部都逃往了越南。张淦第三兵团126军张泽湘和徐启明第十兵团46军谭何易各一部，由龙州逃入越南，两广地方团队跟进，共万余人，由法军遣去来姆法郎居住。来姆法郎也是越北已废的煤矿区，自然环境好于蒙阳，他们依山设营，生活遭遇与黄杰部相同。

国民党中央军嫡系第八兵团26军一部3879人，由第八兵团副司令官兼26军军长彭佐熙统率，由云南奔窜越北莱州，被法军送金兰湾羁居。（后续桂系部队及26军入越，也有湘桂地方团队游杂、警察、流亡学生和平民人员同行。）

另外，越南国民党首领武鸿卿收编了广西鲁道源十一兵团一部，组编为越南建国军保大警卫旅，以桂省府卫士大队长黄循富为警卫旅长，由水口关进越。法国殖民当局不同意保大皇家编制，将警卫旅全部缴械，所有高级人员用飞机送到河内软禁，队伍送往蒙阳、来姆法郎两处集中营。

根据黄杰后来的统计，自1949年12月13日起至1950年元月底止，入境越南的人员总计是三万三千四百余人，各部都是残缺不全，而且混杂着眷属、百姓、地方警察、游杂人员等。

此后，又有蒋嫡系余程万留滇东南游击的272师残部2000余人，遭解放军追剿，逃到中越边境。1951年7月12日偷渡红河时，被胡志明、武元甲越盟武装伏击，师长余启佑坠河而死。过河入越后，只剩1023人，由师参谋长张亚龙率队，于1951年7月底抵富国岛（注：1950年8月黄杰部已迁入）。

在蒙阳期间，法军借口检查武器常来搜抄。他们对营区官兵甚至妇女，进行严格的个别搜查，所有武

器、收发报机、照相机以及菜刀等铁器均被法军没收，随身携带的钢笔、手表、银元、手电筒等亦被夺取；一些法军官兵还趁机对年轻女眷们揩油，这引起官兵们极大的愤恨与反感。法军在营区四周敷设了铁丝网，在交通道路的进出口配置岗哨；法国雇佣兵不断在营区内逡巡，人们只要越出广场，即有被射杀的危险。即使粪便的排泄，也不准远离广场，以致遍地污秽不堪。法方让黄杰的队伍待在营区内，绝对不准擅自出来，一切行动都要听从法军的指挥。

人身自由，上至兵团司令黄杰，下至马夫走卒，都遭到了限制。这对于这只昔日曾在二战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可是又有谁来体谅他们这支天涯孤军呢？远在天边的“总统”先生尚且自顾不暇，即使知道他们的遭遇，又能怎样呢？有道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他们被人缴了械，就如同老虎被人拔下了牙齿和利爪，只好处处被动，受人节制。这些昔日血流汗的汉子们，这次流下的是委屈的泪水。

法国人对这支手无寸铁的队伍为何如此谨慎呢？这里很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以“小三”而闻名世界的浪漫国度近代的殖民情况。

19世纪中后期，一场工业革命率先从英国发起，然后迅速席卷了欧美大陆。在工业革命膨胀起来的野心的驱使下，身穿紧腿裤、燕尾服的法兰西跟着西装、戴礼帽的绅士大不列颠的屁股后面，来到中国的圆明园，打、砸、抢、烧，犯下了滔天罪行。

公元1858年，法国以保护传教士和天主教徒为名，出兵越南，占领了湄公河三角洲的主要城市柴棍（西贡）。越南末代朝廷阮朝不敌法军，于1862年割让南部嘉定、边和、定祥三省给法国以求和。法国得到越南南部后，并不以此为满足，稍后并陆续侵占其他各省，终于于1885年完全征服越南。越南当时是中国的附属国，遭受法国袭击之时，曾向中国清政府求援。1883年至1885年，清政府与法国爆发了清法战争。由于当时的中国已病入膏肓，派遣前来应战的军队无法遏止法军的侵略。1884年阮氏王朝被迫与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次年，中国清政府和法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正式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并承认越南改由法国保护。法国占领越南后，全面推行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将越南分割为交趾支那、安南、东京三个部分，将它们和柬埔寨、老挝拼凑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集大权于法国总督一身。从此越南受法国的直接统治，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殖民主义者对越民及华侨进行残酷地剥削，仅“身税”征收一项，按人头计税，税率高昂，约达每个人（一般工）年收入的3%~5%，失业挨饿亦同样缴纳。“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其他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04年，越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家潘佩珠流亡海外成立越南维新会，后来见到中国的辛亥革命成功，于1912年在中国广州又改组为越南光复会。此团体成员曾先后潜回越南发动武装起义，试图推翻法国殖民政权，却因行动仓促装备落后而遭遇失败。此后潘佩珠于1925年遭到法国殖民政权特务的绑架，并押解回越南终生软禁。到了1930年，越南共产主义革命家胡志明得到苏联莫斯科的协助，于2月3日在中国香港九龙成立越南共产党（同年10月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1951年更名为越南劳动党，1976年改用现名。作者注），开始在北越领导对抗殖民运动。

二战爆发后，在欧洲战场，法国香粉被德国战车无情碾碎，法国几近亡国。1940年9月日本趁机侵入越南。9月4日，法国与日军签订军事协定，从9月15日起法殖民主义者同意将越南的河内、海防、金兰湾以及在中国广东境内的租借地广州湾（现湛江市）等基地让给日本使用。9月22日又进一步签订第二个军事协定，允许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半岛。日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接收了法属越南、柬埔寨、老挝三邦。从9月23日开始，日军踏入了越南以及整个印度支那半岛的领土。

在法日勾结下，越南人民的对敌目标从法国殖民主义者方面转移到了日本侵略军身上。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南人民掀起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革命高潮。1941年1月9日，越南东洋共产党（劳动党前身）、社会党、国民党、工农商等各救国会，士兵、妇女、儿童等救国会，佛教、天主教教会等共十多个爱国党

派和团体，各派出代表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选出胡志明为主席，统一领导抗日。该会的宗旨是带领越南脱离法国的殖民统治，以及抵抗入侵日军。在越南北部，越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1941年12月9日，法国驻越南总督德古进一步与侵越日军司令芳泽签订共同防守印度支那的军事协定，并由法方殖民当局支付日军占领费。从此以后，日本侵略军在印度支那就得到了实际的统治权，表面上尚让法国殖民当局管理一些行政的事务，但在决策和法令方面等都必须要在日占领军点头同意后才能行使。1944年9月，越盟曾向法方警告说：日占领军已作好公开占领印度支那的准备，要求法方注意。越盟自身亦于同年12月间成立了解放军，以应付当时局势的激烈变化。果然不出所料，1945年3月9日下午，日占领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包围了所有法国兵营及各市政机关，仅几个钟头，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解除了全部法军武装，俘虏了全部法军及公职官员，并将他们拘禁到集中营内，市政机构全由日军接管。11日，日占领军扶植末代皇帝保大重新上台，即位为安南国傀儡皇帝。

1945年初，抗日救国运动渐趋高潮，越南共产党和越盟控制的解放区逐步扩大。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6日至17日，越南独立同盟选出以胡志明为主席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和以武元甲为主席的起义委员会，决定发动八月革命，在盟军开进越南之前从日军手里夺取全国政权。美国为对抗日本的侵略，对胡志明革命势力提供军事支持，并承诺战后支持越南寻求独立。8月24日，日占领军扶持的越南傀儡皇帝保大被迫宣告退位。9月2日，胡志明代表临时政府宣布推翻长达80年的殖民统治和上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取消法国在越南的一切特权，并宣告越南独立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但法国及各国政府并未马上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性，法国甚至还起兵镇压独立运动者，妄图恢复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当时美国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的扩张，便停止援助越盟，并和法国政府达成秘密协议，继续让法国殖民政权统治越南。于是在美国政治和经济的支持下，法兰西又闻腥而来，像蝮蛇一样盘过去，紧紧缠住了越南。

胡志明转而求助苏联和中国，在其支持下又兴起10年的抗法独立战争，史称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54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挥和援助下，胡志明领导的北越军队取得奠边府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法军撤出越南民主共和国。根据1954年瑞士日内瓦会议决议，在欧、美、苏联及中国的介入下，越南暂时以北纬17度线分为北越和南越；北越即越南民主共和国由越南共产党执政，委任胡志明为总理，将成为一社会主义国家；南越方面则由保大出任该国皇帝，并委任吴庭艳为首相（1955年吴庭艳在西贡市发动政变，建立了越南共和国）。

此后，在美国的参与下，越南又进入了20年的南北战争时期。直到1975年，美军从越南撤退，南越首都西贡沦陷于越共手中，才由越南共产党一统南北。这样，越南在经历了抗法、抗日及南北统一等战争后，终于形成统一的越南。1976年7月2日，越南正式定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此统一局面一直维持到现今仍不变。（此为后话，按下不表）

古代的中国人和近代的法国人都在越南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越南文化的组成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越南随处走走，都可见到这两国文化的影子。但当时，就越南而言，法国人对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没有任何好感，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而且有着充分的理由。

一是讨厌黄皮肤、黑眼睛的国民党政权。其一是因为1946年发生的海防炮击事件。

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盟军最高统帅部宣布北纬16°以南的日军由英国接受投降，北纬16°以北的日军（包括北圻、中圻即安南顺化一带，及老挝90%地区）由中国接受投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效率极高的法国在短短的两个半月内便败给效率极高的德国，是最先一批“战败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时波茨坦宣言中所称盟国四强的中美英苏，就没有法国在内，但法国当时仍厚着脸皮以“胜利者”自居。它勾结美英，要求国民党政府把在越南受降地段移交给法国殖民军接管，力图维持它殖民帝国的地位，重新统治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但国民党入越受降将领如万保邦、曾泽生、卢浚泉、周福成等及所属部队均拒绝交防，反对法国重新占领越南。

英国军队在北纬16°以南接受日军投降不久，即将接收过去的防地和行政权全部转移给法国人接管。法殖民军在越南西贡一带强行登陆，越南华侨奋起反抗，不断爆发示威游行、革命暴动。英军在越南西贡登陆后，还立刻释放了法国俘虏，给他们重新装备武器，使他们配合新登陆的法军共同进攻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机关，占领西贡市。越南解放军奋起抵抗，战火蔓延到整个英军受降地区。10月5日法英公开协定，明文规定只有法方才能行使行政权力。法方遂以西贡为据点，展开全面占领越南南部及16°以南的印度支那地区的军事行动，10月中旬法方重新占领高棉（即柬埔寨）。

在北纬16°以北，按盟军议定，国民党军在越南受降完后将防地移交法军接管，交防日期由1946年3月1日开始到月底完毕。但在交防的具体命令未下达之前，法方就迫不及待地几次要求在海防港口登陆，提前接防，而且态度骄横自大，咄咄逼人。当时受降的国民党卢汉将军率领的陆军第一方面军将领出于对法殖民主义者的憎恶，出于对越南人民的同情，以“未奉到正式交防命令”为理由，严词拒绝。当时驻防的53军130师师长兼海防警备司令部司令王理寰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决定给来犯者以迎头痛击，遂集中所有轻重武器（当时还调用了部分日俘的炮兵）沿着五公里长的港口码头设防，构筑工事，严阵以待。王师长甚至还砍倒很多大树横卧马路中间，以堵截法军坦克，进行巷战。

法殖民军不听海防受降部队的警告，竟于3月6日凌晨集结法舰大小共八九艘向海防港口进犯，驶入狭浅的港口内河，强行登陆。法军自恃火力强大，首先向国民党军开炮，击中海关码头弹药仓库，起火燃烧，库中炮弹相继爆炸。国民党军立即予以还击，双方展开激战。法舰上多是远射程大炮，对近战实属不利，而国民党军轻重武器在浅狭河面上却发挥了极大威力。先行的法舰大量中弹，其中一艘起火爆炸，迅即沉没；尾随的两艘也受重创，驶而不动。其余舰只见势不佳，立即回头，且战且退，最后扯起白旗逃出港口外海。法军乘艇登陆部队则全部投降被俘。这场战斗法军伤亡数百人，被俘二千余人，俘虏中还有舰队司令阿巴罗中将以及多名高级军官。国民党军仅以四五个小时便全部结束战斗，使法国遭受了继马其诺防线大败后的又一次大惨败。

法国舰队逃出外海，不得不低下头来请求谈判。被俘的阿巴罗司令官求见我方警备司令王理寰，代表法方承认错误，签字承担这场战斗的责任。谈判时还邀请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参加，经商定交防日期由3月18日开始逐步移交，到4月底结束。我方声明：任何企图以挑衅形式接防，或者惹起纠纷的，必予痛击，严惩不贷。法殖民军乖乖地按照我方的规定去履行交接防手续。王师长向河内方面军司令部请示后，将法军俘虏监护出海防港口，全部放回舰上。

这场痛击法国殖民军的胜利，不仅让中国人吐气扬眉，华侨拍手称快，更大大鼓舞了越南人民维护独立，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的坚强斗志。这次炮击事件，也进一步暴露了法兰西的缺陷，戳到了他的痛处。这让法国人心有余悸，无地自容，恨之入骨！

其二，国民党受降时收缴了日军的武器装备，将其中一部分交给了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暗中协助越南共产党搞独立运动，以阻挠法军重登海防。这也使法国人极为恼火。

二是讨厌黑眼睛、黄皮肤的共产党政权。

中越两国于1950年1月18日建交，当时的中国还没从内战中恢复，经济严重困难，却开始向越南无偿提供了累计达几千亿人民币的资金和几百万吨的物资；越南爆发战争后，更有大量物资无偿赠送给越南，并派出大量科技人员帮助越南发展工业，支持越南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这也使法国人无比厌恶。

总之，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就像抗日战争时期一样，都一致对外，与法国作对。在法国人眼里，这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可恶之极！

而这些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对法国人也同样没有任何好感，而且也有着充分的理由。其实从内心来说，中国军队原本就没有太把法军放在眼里。

其一，在中国近代史中，法国虽然是侵略中国的列强之一，1860年还曾跟随英军火烧北京圆明园，不

过在中国人眼里，法国的总体国力毕竟难与美、英、俄、日等国相比。在衰弱不振的清朝末年，清将刘永福与刘铭传分别在凉山与淡水两地击败过法军，老将冯子材的镇南关大捷更是鼓舞人心！法国侵略者给人较深的印象或许是上海法租界里那些精致的小洋楼和咖啡座，迷人的香水，浪漫的情人，而不是威猛的坚船利炮，至少在远东地区是如此。

其二，二战爆发，德国战车迅速碾过巴黎，日军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接收了法属越南、柬埔寨、老挝三邦。法国实际上已亡国了，在中国自无任何特殊地位可享。其流亡的武装力量成为美、英、苏、中四国同盟扶植的对象，因此几项有关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工作的国际会议，如波茨坦会议、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等，都没有法国的角色。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借着有利的国际情势，摆脱了百年桎梏，在1943年分别与英国和美国签署新约，废除1901年加诸中国人民身上令中国人羞辱的《辛丑条约》，取消所有的租界区与过去列强在华的治外法权，只剩下香港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由于战时法国已经亡国，中国政府甚至找不到法国人来签字，这项工作一直到战后才解决。

法国当时站在胜利的盟国一方，妄图重新殖民印度支那。这让备受法殖民主义者欺凌压迫的华侨对之恨之入骨；国民党军队也对之鄙视不堪；连日俘也瞧不起他们，路上相遇，日俘仅对盟国军官敬礼，对法军却不予理睬。

其三，美国为了扩大国际同盟的力量，战后将法国与四国并列为五大战胜国，并让法国顺理成章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这是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远超过法国本身对于二战的贡献。

总之，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就是看不起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法国人，觉得他们是那样的可恨，可怜，又可笑！

然而，四年后，就是这些可恨、可怜又可笑的黄头发、蓝眼睛的法国人，拘禁了这些昔日曾在二战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

这几天，黄杰明显感觉到法方代表闪烁其词，对他们这支从中国大陆败逃的残军态度极其微妙。是啊，现在政治风向变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刚刚成立，而国民党政权大厦已倾，喜欢香水的法国人早就嗅出了霉馊的气味。今非昔比啊，看来自己带领的部队注定要成为天涯孤军！想到此，黄杰的眼睛里流下了泪水，心中有无限悲慨……

第二章 天涯孤军

1. 奠基金三角

【中华民国反共“复兴部队”】

在噩梦般的野人山大森林里整整挣扎了近一个月，1950年3月中旬，少将团长李国辉率领的第八兵团第8军第237师第709团残军终于来到了缅甸北部的小勐捧！人们欢呼雀跃，许多人哭了，眼泪像瀑布一样淌下来。

弯弯的河流，平坦的道路，绿油油的庄稼和充满温情的房屋。在他们眼里，远处的坝子是那样美好，村庄是那样温馨。

团长李国辉回过头来，眼里饱含泪水，他慢慢举起手，向那些永远留在死亡魔窟里的部下敬了一个军礼。队伍去远了，大自然还是那样宁静，波澜不兴，好像这个世界亘古如初，什么故事也没有发生一样。金黄色的夕阳依旧从山巅上斜斜地映照下来，把那片魔窟涂抹得金光闪闪无比灿烂美丽。

此时，709团兵力损失已近半，只剩下不足1000人，另1000余人则永远地留在了野人山。四十年代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后兵败野人山，杜聿明将军率第五军5万人越过野人山抵达印度时，只剩下三四千人；随军撤退的40多名妇女，生还的只有4人；而整个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的10万总兵力当中，当时为战斗而牺牲的约1万多人，却有5万人死在了约为北纬26度东经97度附近的野人山。数以万计的中华儿女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葬身于沼泽、野兽、蚂蟥、蛇虫、瘴疠、疾病、毒蚊、小咬以及饥饿、伤痛和形形色色的敌人之手。日本人没能消灭他们，但是野人山却把这支中国军队变成骷髅白骨。然而，杜聿明将军是抗日英雄，中国远征军翻越野人山是为了打败日本人。而他呢？五十年代翻越野人山，却是为了制造一个庞大的汉人难民部落。结局不尽相同，过程却惊人相似，他们都把将近一半官兵埋葬在了异国的深山老林里。想到此，李国辉一声叹息，百感交集。

月亮悄悄地爬上了树梢，月光像水银一样透过树缝洒在地上。人们疲惫至极，此时不便去打搅当地百姓，李国辉便下令大家原地休息。一些人吃着从野人山土著石寨掠来的干粮，一些人则把身子靠在石头或树上，沉沉地睡去。

李国辉坐在一块石头上，披一件军衣，胡子好多天没有刮，看上去非常憔悴苍老，太太唐兴凤领着三个孩子，肚子里还怀着七个月身孕。此刻，三个孩子相偎着睡去了，她依偎在丈夫怀里，苍白的脸上浮起浓浓的睡意，思想进入了一个朦胧的境界……

一片平坦的雪原，寂静无边，几棵枯死的树，一条若有若无的黄色小路。小路上缓缓地走来一对灰色的长靴，踢——踏，踢——踏，天哪，那竟是一双空靴子！天气彻骨的寒冷，靴子踩在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李太太突然感觉自己好像一下坠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五脏六腑好像一下被掏空了，不由得失声大叫起来，紧紧抓住了丈夫的胳膊。“做噩梦了？”丈夫紧紧揽住妻子，关切地问道。“国辉，我好怕……”醒来后李太太还在瑟瑟发抖。

死亡的虚空令人恐怖，是人一生都无法摆脱的噩梦。望着一脸迷茫的太太，李国辉也陷入对未来的迷茫之中。

关于队伍的去向显然是件生死攸关的大事。有时一念之差，一失足成千古恨，历史上不乏其例。比如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面对滔滔大渡河水一犹豫，一松懈意志，就酿成全军覆没的历史悲剧。此时这支小队伍好比一叶孤舟，漂泊在茫茫大海上，怎样才能不在惊涛骇浪中被吞没呢？退回国境，向大兵压境的解放军缴械投降？那么李国辉就不是李国辉了。作为深受三民主义思想影响的国民党正统军人，李国辉注定要往前走。但是往前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有哪些计划和打算？此时却是一团模糊，或者说一团黑暗。

钱运周闻声而来，“团座，发生了什么事？”“哦，没什么，一个噩梦而已。”李团长示意钱运周坐在对面的石头上。李太太已无睡意，起身照顾孩子们去了。

李国辉掏出两支烟，递给钱运周一支，二人推心置腹地交谈起来。

“钱科长，你看咱们千辛万苦逃到缅甸，可我看这里也决非久留之地。现在，我们和长官部也都断绝了联系，成了一支孤军。你对这一带风土人情都很熟悉，又是个遇事爱思考的人。你认为我们下一步怎样做才好？”李国辉吐出一口烟，望着这位年轻的军官。

钱运周惯于察言观色，他谨慎地试探着说：“走着看吧。这支队伍今后该怎么走，就看长官您的意思了，我们大家全听您的。”

李国辉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钱运周又接着说：“我听说，93师二七八团团罗某扔下队伍，自己带着钱跟随马帮逃到泰国去了。”

李国辉显出一脸悲怆，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使劲碾碎，好久没说一句话。是啊，兵败如山倒，岂止一个罗团长啊！树倒猢狲散，飞鸟各投林，那些在士兵面前气势汹汹的长官，打了败仗有几个不仓皇敛财四处逃奔？军长师长扔下部队，钱饷一裹就开溜的事还少吗？还有的长官把部队的枪械都卖了，变换成现金和金条，偷偷扔下部队逃到国外去做富人。这样的坏榜样实在太多了！弄得官兵人人自危，唯恐一觉醒来自己已经被长官给卖了。可话又说回来，国民党军中的丑事也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几年不是也有好多军官倒卖军火吗？

周围一片宁静，虽然危险暂时被抛在了身后，可是前面的道路更加使人迷茫。逃出国境只是权宜之计，现在非法闯入别人的国家，谁会欢迎武装入侵者呢？国民党军的兵团主力已经覆灭，军长、师长都早已不知去向，他们这些人该和谁联系呢？从缅甸绕道泰国到海南岛，再到台湾去？那要横穿整个东南亚，走完长达数千公里的漫长路程，那些主权国家允许带着武器的军队穿越过去吗？如果不允许怎么办？靠武力行得通吗？区区一千来人，打不赢怎么办？比如眼前，如果缅甸政府不允许过境，对他们这支残军部队实行强制缴械，又该怎么办呢？要真被缴械，等待他们的就只有在缅甸当劳工或者做苦役，还不如当时就向解放军缴械投降好呢！

李国辉悟出了钱运周话外的一层意思。很明显，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这次逃亡行动不理解，或者说不相信他李国辉，现在开始迷茫了。其实，这又怎能怨部下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士兵把命运交给长官，可作为长官，他本人也不知道出路何在，对未来一样充满困惑。但既然走到了这一步，就没有退路，必须坚定信心，才能走出困境！于是李国辉语气坚定地说：“放心吧，钱老弟！我李国辉不是罗某人，我要是想开溜，也不会越过野人山来到这里！这一千多官兵，都是跟我出生入死的弟兄，一日为长官，便如一日为父母，我李某人决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

听了李国辉的表态，钱运周喃喃解释说：“团座，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担心有人会这样想。既然长官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们愿意追随你到天涯海角！”

李国辉叹息道：“钱老弟，你对金三角这一带熟悉，正好替我出主意。现在我们大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生死与共啊！”

钱运周长叹一声：“唉！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小勐捧属于缅甸掸邦，这地方华人居多。我们不妨暂且留在这里，和谭团长会合，等待长官部指示，待时机成熟后再反攻大陆，团座觉得怎么样？”

李国辉点了点头。两人都在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此时天地寂静，大山无言，一轮圆月高挂当空，漠漠地俯临人间。

天亮了，部队战战兢兢地往小勐捧进发。一路上没有遇上老百姓，也没有遇到缅甸政府军。李国辉清楚，越是平静的时候越危险，何况这是在异国他乡。他不敢放松警惕，要侦察连开路，搜查前进。突然尖兵班发出战斗警报，一支武装队伍正在飞快向他们接近。李国辉命令准备战斗，迫击炮卸下来，子弹上了膛。但是不一会儿前面发出了欢呼声，原来是前卫营王营长终于在小勐捧追上了谭忠的278团！

278团副团长谭忠正为没有领头人，部队该开往何处而发愁。当他一见到李国辉后，热泪盈眶，两人紧紧地拥抱着。谭忠说：“你们如果再晚到半天，278团或许已离开此地进入泰国境内。现在我们愿听从将军的指挥，何去何从由您定夺。”李国辉想了想，觉得小勐捧附近有2000多人的村寨，粮食足以自给，加上解放军不会追上来了，遂决定将两支部队组成一个正规团，就地待命休整，待与台湾取得联系后，再决定去向。谭忠、钱运周均表示同意。

先到的谭忠的278团翻越野人山后人数更少，只有600百多人，和709团残兵1000人合并，合并后部队有1600人，仍由二位团长指挥。

小勐棒位于缅北大其力以东，湄公河以西，紧靠泰缅边境，去泰国抬腿就到，处于金三角的中心，是个“三不靠”的山区。由于这一地区重峦叠嶂，民居寥落，大部分处于原始森林覆盖之下，缅甸军队在此几乎没有设防，这千余败兵便在此扎下脚跟，得以喘息。

距第八兵团元江覆没之后大约两个月，较确切的时间是公元1950年旱季中的某一天，在金三角东北部一处叫做小勐棒的荒凉地方，一群国民党指挥官聚在一起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虽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但是对于未来的毒品王国金三角来说，这次会议的意义却极其深远，因为它表明国民党残军作为一支重要力量主宰和统治金三角的开始。公元1950年旱季中的某一天，国民党第八兵团第8军第237师第709团少将团长李国辉，决定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会议结束时，李国辉走出房间，他以总指挥身份宣布：第709团与278团实行合并，一支崭新的部队——“中华民国反共‘复兴部队’”从此诞生。

残军合并后共有战斗员一千六百余人，步枪、卡宾枪千余支，轻重机枪数十挺，迫击炮两门，骡马数十匹。李国辉出任总指挥兼第709团团长，谭忠任副总指挥兼第278团团长，钱运周任总指挥部少将参谋长，下辖三个支队和两个特别大队。总部暂时设在小勐棒，孟果镇、孟研各驻守一个团。

现在，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毒品王国金三角的这三位元老。

李国辉（1910—1980）：在金三角人称“小李将军”，河南兰考人，国民党陆军第八军709团团长，军衔少将。据说小时候家乡闹灾荒，家人都被风沙掩埋了，他十多岁就出来逃荒，吃粮当兵。这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外界对他的庐山真面目知之甚少，在中国大陆他无足轻重，基本上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但在金三角，这个人物却赫赫有名，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在金三角可能有人不知道三七是二十一，弄不清自己的爸爸是谁，但一定知道李国辉。李国辉，一个默默无闻的国民党小人物，把威胁人类命运的巨大恶魔——毒品从瓶子里释放出来，一夜成名，成为臭名昭著的金三角开山鼻祖。可以说，没有李国辉，就没有后来世界闻名的毒品王国金三角。

李将军为人处世的风格就像屁股一样：不搽胭脂不抹粉，无需保养，依旧光滑如绸，简朴得几乎没有成本；看问题既能深刻透彻一分为二，又能顾全大局合二为一；处世低调，上下和谐，既能为脸添彩，又能代脸受过；造型简单，而又不乏风情万种，具有无穷魅力。

对于敌人，李将军颇有刚烈之风；对于同僚，则奉行“恕道”，宽容大度，深得僚属爱戴，堪比武则天时代的“唾面自干”宰相娄师德。

谭忠：生于1901年，广东兴宁人，军阶少将，广东西江讲武堂和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如果仅从资历看，算得上国民党一朝元老。他追随孙中山，据《黄埔将帅录》（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中记载，早在北伐战争时期他就是连长，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任十九路军团长。后来十九路军公开反蒋，所以谭忠一直得不到升迁，到了50岁，还是个副团长。本来他在第278团也不是说话算数的人，因为师长团长都在危难之际，裹了钱财开溜，把一个烂摊子扔给了他，他是个正直军人，不肯苟且偷生，所以最后时刻带领队伍进了金三角。李国辉曾多次对人感叹：谭忠是个好人，忠厚老实之人，没有谭忠合作，就没有金三角的后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谭忠成全了李国辉。

钱运周：这个年轻人活力四射，像雄性睾丸一样时刻充满着激情。他雄心勃勃，却又面目神秘，行踪诡秘，翻云覆雨，穿行于金三角历史风云之间。可以说李国辉时代没有哪一件大事少了他的身影，他也是金三角王国的四朝元老，但在八十年代却突然失踪，不知去向，成为金三角无数尚未揭开的谜团中的一个。如果没有他，李国辉也将不成其为李国辉，金三角也不成其为金三角。

“复兴部队”拥有两部损坏的无线电台，而谭忠队伍里刚好有个懂修理的电台兵，李国辉责令他把它们凑成一部与台湾联系。

三天后在小勐棒举行“复兴部队”成立暨升旗仪式，官兵们排出整齐方阵，高唱军歌，枪炮架在四周，一轮红彤彤的太阳在头顶照耀。总指挥李国辉百感交集，眼睛湿润，他说了一句话便哽咽不能语。他说：

弟兄们，青山再好非我家，我相信，政府不会抛弃我们的……

如果和台湾联系上，一旦接到命令返台，将有数千公里的艰苦路程等待着他们，前路漫漫，又将如何呢？官兵们脸上是一种既期待又疑惑的复杂表情；家属们则围坐在地上，个个愁眉不展忧心忡忡，她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她们只是战争的附属品。

晚些时候，电台终于响起来，电波嘀嘀地发射出去，从人们的神经末梢，带着无限的希望和焦虑飞向遥远的天际。次日凌晨，电台终于与台湾联络上了，李国辉报告现在的处境，希望得到具体指示，并请求台北空投救援物质。呼叫后台湾有了信号，他们终于收到了一份盼望已久的回电。李国辉迫不及待地展开电报，窄窄的纸带上只有短短一行译电：“出路问题由你部自行解决。”看过电报，李国辉仿佛从头到脚被泼了盆冷水，心一下凉了。“自行解决”意味着台湾不管这支死里逃生的部队了。跟随蒋介石打了一辈子仗，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没想到最后竟落到如此被抛弃的境地！李国辉真是悲观到了极点！但他不能流露出来，他只将电报给谭忠、钱运周看了，与二人秘密商量怎么办。

“他奶奶的！我就知道台湾那边不靠谱！老头子自己都自身难保，哪有时间顾得上我们？”谭忠不由得破口大骂。

“看样子，我们这千把人对政府已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钱运周叹了一口气，哭丧着脸说，“也不知李弥军长到哪里去了？不知道他能不能在‘总统’面前给我们说句好话？”

“别提那狗屁军长了！从蒙自战役的时候就连个鬼影都没见着，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温柔乡里睡觉呢。”谭忠气愤难消。

“李军长绝不是那种人，他不会把我们抛弃的！他是我们8军的长官，请你放尊重些！”钱运周瞪着眼睛看着谭忠。

“怎么？你要为这个缩头乌龟说好话吗？他给了你什么好处，还这样为他卖命？真不识好歹！被人卖了，还要替人家数钱。”谭忠也怒气冲冲地看着钱运周。

“你……，不要倚老卖老！我告诉你，这里可是缅甸，不是大陆——”

“好了，不要吵了！”李国辉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二人便安静下来，都拿眼看着李国辉。

“总指挥，台湾不要我们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做？”钱运周问道。

“首先我们必须团结起来，绝对不能搞内部分裂！分裂只能让我们走向死亡。”李国辉道，“我们现在是在缅甸，在异国他乡，没有外援，万事只能靠自己。我们这一千多口人，如果得不到粮食，枪支弹药也得不到补充，一旦发生战事，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那我们具体该怎样做？”谭忠问道。

“作为部队的领导人，我们必须强打起精神，绝不可在士兵面前显出丧气的样子，以免动摇军心！‘反共复兴部队’的旗号也必须坚持打下去。另外，我们要和当地百姓搞好关系，获得他们的支持，绝不能惊扰他们！记住，为了继续活下去，我们必须这样做，别无选择，这就是我们的生存法则！”

“好的，总指挥，我们一定牢记在心！”谭忠、钱运周道。

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台湾不要残军了，进攻云南也只不过是痴心妄想，那么李国辉为何还要组织“中华民国反共‘复兴部队’”呢？原来，在他的眼里这只不过是符号而已，是做给缅甸人看的，是生存的需要。缅甸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被英国占领了半个世纪，为了生存我为何就不能占领缅甸一块土地？所以组织“反共‘复兴部队’”只不过是借口，借地盘、为了生存住下来才是真。

同样是1950年3月，进入越南遭到法军软禁的黄杰派员返回台湾向蒋介石报告情况，4月13日，蒋致电台湾“驻河内总领事馆”转黄杰诸人慰勉，孤军远寄艰苦备尝，特发犒赏金两万美元。同样是败往境外的国民党残军，待遇为何如此不同呢？这颇耐人寻味。当然，李国辉的官兵们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现在的

他们不过是长在荒僻角落里的蘑菇，又被兜头浇了一勺大粪，只好自生自灭了。

由于脱离了国民党大部队，这支流浪天涯的国民党残军被外界称为“孤军”。失去了台湾的援助，这支残军决定自力更生，发展生产，自己争取活着的尊严。

一是开荒种地，修建营房，解决部队吃饭和居住的问题。

二是招兵买马，扩军备战。

三是开辟多元化的生活之路，包括黄、赌、毒。他们收税经商，又与云南马帮混为一体，为马帮当保镖，向老挝、泰国边境运送鸦片，收取巨额保护费，以解决军费来源。他们在缅北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当然最后他们都成为了富足财富的拥有者（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失去现实性是所有存在的痛苦的根源，一个不属于任何人、任何事业、任何地方的人，是现实生活中真正不幸的人。残军在现实中突然失重了，漂泊之路从此开始。

【小国宿命】

小国的历史往往遭到大国浓墨重彩地涂抹，被武力征服，商品输出，思想文化渗透，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化领域、民族心理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受到大国的影响。越南是如此，缅甸也同样摆脱不了被大国染指的命运。在历史上，缅甸受英国、印度和中国影响较深。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缅甸的近代情况。

缅甸，全称缅甸联邦共和国（The Union of Myanmar），中国史书汉称掸国，唐称骠国，宋称蒲甘，元称緬国，明代始称缅甸。缅甸一名，源于梵文，有“坚强、勇敢”的意思。

缅甸位于亚洲中南半岛西部。北部、东北部与中国毗邻，东部与东南部与老挝、泰国交界，南濒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西部及西北部与孟加拉国、印度接壤。海岸线长3200公里。缅甸地跨亚热带和热带，大部地区属热带季风气候，全年气温炎热，年平均气温27度。一年分为雨季、旱季和干季三个季节：每年3—5月是缅甸气温最热的季节，即干季；每年10月至次年2月为凉季；每年6月—9月为雨季。面积为67.6581万平方公里。

缅甸为传统农业国，盛产水稻、小麦、甘蔗等粮食和经济作物；矿藏丰富；森林覆盖率约为57%。红宝石和翡翠以品质纯正而享誉世界，因此有“珠宝之国”之称。

缅甸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共有135个民族，主要民族共8个，即缅族、克伦族、掸族、若开族、孟族、克钦族、钦族和克耶族。缅族是缅甸的主体民族，约占总人口的65%，其他为缅甸的少数民族。按照大多数学者的意见，缅甸境内的土著人种是散居在缅甸南端的人数不多的属于澳大利亚人种的尼格利多人。其余缅甸境内的种族均是从中国大陆迁徙到缅甸境内的，属于黄皮肤的蒙古人种。

缅甸国语为缅族语，也有为数不少的人懂英语和汉语。各民族均有自己的语言，其中缅族、克族钦、克伦族、掸族和孟族等有文字。古文化在宗教、文学和政治制度等方面，深受印度文化影响。全国80%以上人口信奉佛教。

缅甸是中南半岛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近5000年的人类历史。缅甸也是中南半岛上最大的国家，位于中印两国之间，是连接南亚与东南亚的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70年代，缅甸就成为欧洲殖民者争夺的目标。

缅甸在两千年前就出现了早期国家，1044年形成了统一的封建国家—蒲甘王朝（1287年，蒙古在西双版纳设立了宣慰司，忽必烈的两个大臣由此南攻缅甸，灭了蒲甘王朝），后又经历了东吁和贡榜两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它的封建社会延续了800多年。贡榜王朝和中国元朝一样，也是个崇尚武力的王朝。到了波道帕耶王时期（1782—1819），西起印度的阿萨姆、曼尼坡，东到今缅泰边境的广大地区，都属缅甸的版图，缅甸成为当时东南亚幅员最为辽阔的封建帝国，并对东南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其多次企

图入侵泰国的野心，使得当时占有印度的英国不免忧心缅甸可能造成的威胁。19世纪时，英国在1824年、1852年、1885年先后发动三次英缅战争，将之并入大英帝国属下的印度，成为印度一省。当时缅甸是中国的保护国，清朝向英国抗议无效。1886年，中英签订《缅甸条约》，中国承认缅甸为英所有，英允许缅甸照例进贡中国，最终把缅甸变为它的海外殖民地。英国占领缅甸后，推行“以印治缅”的殖民政策，对缅甸进行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政治上，先把缅甸并入印度，成为印度的一个省。在殖民机构和军队中，招用大量印度人，利用他们欺压缅甸人，有意制造民族矛盾，转移缅甸人民的斗争目标。经济上，把王田、官田和荒田都归英国所有，并招来大批印度高利贷者，使缅甸农民遭受英国殖民者和印度高利贷者的双重剥削。缅甸的所有资源都被英国5家最大的垄断公司所掠夺，这些公司大多雇用印度工人，妨碍了缅甸本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之间的团结。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缅甸的交通和教育获得大幅改善。此时，大量的印度移民涌入导致劳工廉价，造成地方经济受到威胁。因此缅人开始产生对印度人的仇视，以致在1930年爆发了反印度人的暴动。但是缅甸和印度人民同受英国的奴役，在斗争中最终认识到团结一致的重要性，许多缅甸爱国领袖就曾参加过印度国民大会党，共同进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这是缅甸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个特点。1937年缅甸脱离英属印度，成为大英帝国缅甸本部——直辖殖民地，由英国总督直接统治。

1942年，缅甸国父昂山将军（Gen.AungSan）在日本的支持下率领缅甸独立义勇军，与日军一起参加了反对英国殖民政府的战斗，宣布缅甸从英国独立。日军趁机占领缅甸，成立以巴莫为首的缅甸执行政府。1943年，巴莫与昂山等人受邀访问日本，回国后重组缅甸政府，昂山担任国防部长。日本通过巴莫政府，对缅甸人民实施的却是更加残酷的奴役和掠夺。1943年8月，当日本在二战中战事逐渐失利时，日本占领当局才给予缅甸“独立”，以缓和缅甸人民反日情绪，但事实上却仍旧在背后操控新成立的傀儡政府。在日军以掠夺性为重点的三年半统治时期，缅甸的经济倒退了至少50年。1944年，昂山开始支持美英的同盟国一方，领导缅甸国防军和缅甸共产党、人民革命军（社会党前身），于是年8月秘密组织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简称自由同盟），以对抗日军。1945年3月27日自由同盟在各地领导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配合盟军的反攻，于5月1日收复仰光，不久光复全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英国又卷土重来，组织了一个不包括自由同盟在内的殖民政府（亦称行政委员会），遭到缅甸人民的反对。1946年9月爆发了空前规模的总罢工，史称“九月高潮”，导致这个政府的垮台，迫使总督不得不邀请自由同盟参加政府。昂山和社会党人接受了这一邀请，而缅共表示反对，导致自由同盟的分裂。1947年1月昂山和英国首相C.R.艾德礼在伦敦签订了昂山-艾德礼协定。根据协定，通过普选成立以昂山为首的临时政府。1947年7月19日，昂山和6名部长被英国指使的歹徒开枪谋杀。昂山遇难后，由继承人吴努主持新的临时政府，10月吴努同艾德礼签订了英缅协定。英国被迫公布缅甸独立法案，承认“缅甸联邦为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1948年1月4日，缅甸人民经过100多年（1824-1948）的长期斗争，终于脱离英联邦宣告独立，成立缅甸联邦，定都仰光。

独立以来，缅甸政治体制几经变迁。从1948年到1988年（国民党残军滞缅期间），缅甸先后由吴努和吴奈温将军领导。

1948年到1962年，缅甸基本上实行资本主义的多党议会制度。1948年，吴努为首的自由同盟成为缅甸联邦的执政党，吴努出任总理。自由同盟政府执掌政权后，宣布缅甸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从此缅甸共产党被迫转入农村开展斗争。这时，自由同盟内部发生分歧，主张同缅共和谈的一派在遭到镇压后，加入了反政府的武装行列。此外，由于缅甸特殊的民族问题，一些主要的少数民族也都建立起反政府武装，一时间反政府浪潮几乎遍及全国。执政的自由同盟内部斗争日趋尖锐，终于分裂为以吴努和德钦丁为首的“努丁派”，和以吴巴瑞与吴觉迎为首的“瑞迎派”。在1958年6月召开的人民议会上，努丁派以微弱优势取得了暂时胜利。事隔三个月，奈温（NeWin）将军强迫吴努辞职，吴努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宣布将政权移

交给以奈温为首的军人看守政府。1958年—1960年为“看守政府”执政时期。1960年—1962年，吴努的联邦党（由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廉洁派改名）竞选获胜组织政府，吴努又一度任总理。然而在贯彻其施政纲领时，处处遇到困难和阻力，人民生活不见好转，社会混乱加剧。

1962年—1988年为奈温将军执政时期。1962年，奈温将军趁吴努政府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通过政变夺取政权，废除联邦宪法，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接管政府。继后，组建了“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自任主席，实行缅甸式社会主义。1974年1月正式改国名为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颁布了新宪法，成立人民议会，奈温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即国家总统）。奈温将军排除了民选制度，确立纲领党一党专政，开始了军政府的独裁统治。1963年初缅甸军政府对众多新老缅族政党，如反法西斯自由同盟、联邦党、联合工人党等，进行黄鼠狼给鸡拜年的“诚邀和谈”，半年后就追杀围剿，大规模屠杀各政党领袖。在奈温执政的二十多年里，缅甸经济并没有多少起色，反而出现不少新的困难和问题。

1988年7月，因经济形势恶化，缅甸全国剧烈动荡，爆发游行示威，奈温在各方压力之下辞职。9月18日，以国防部长苏貌为首的军政府成立了“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接管了联邦政府，将国名复称“缅甸联邦”。取消了旧的人民议会和国务委员会，成立了新的国务委员会。宣布解散原来的社会主义纲领党，废除一党制，实行多党议会制。1990年5月缅甸举行首次多党制民主大选，大选结果，却大大出乎缅甸军政府的预料，以昂山素季（国父昂山之女，同时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为首的“全国民主联盟”以压倒多数票取胜。但军政府以必须先制宪才能交权为由，拒绝交权。1997年11月15日，“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2005年11月7日由仰光迁都至内比都。

治大国如烹小鲜，高醋矮酱油各有定制，最忌大翻大炒。缅甸独立以后，在恢复和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国内政局长期不稳定，经济发展缓慢，现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缅甸与中国山水相连，边境线长达2186公里。两国很早以前就有了交往，“胞波”情谊源远流长。缅甸史书《琉璃宫史》记载了这样一个神话：在帝释时代，太阳神的后裔与龙公主相爱。龙公主生下三个龙蛋，一个漂到中国，变成一个美丽的少女，后来成为中国的皇后；另一个漂到缅甸的抹谷，变成了红宝石；还有一个沿伊洛瓦底江漂到缅甸的良宇，变成一个男孩，长大后不仅无比英俊，而且智慧超群，勇冠三军，后来成为驸马并继承了王位，他就是蒲甘王朝的始祖骠直低国王。缅甸人民据此称呼中国人民为“瑞苗胞波”，意思是“同胞兄妹”。

自古以来中缅两国民间各种往来频繁。山间铃响马帮来，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商人就循着伊洛瓦底江和怒江水道进入缅甸，运去中国的丝绸，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和印度的犀角、象牙等珍品。两国边民通婚频繁，在中缅边境的乡村里，一家人有中国人也有缅甸人的情形极为常见。公元9世纪，有3000名骠国人来到拓东城（今昆明）居住，促进了两国的交流。根据蒲甘王朝时期的碑文记载，13世纪后就有中国人到缅甸定居了。中缅两国的正式交往，史书记载始于中国的汉代。汉永元六年（公元94年）缅甸部落正式遣使到中国。此后各个朝代，两国互派使节频繁。唐德宗贞元年间（802年）骠国国王派遣一个文化使团来到唐朝京城长安，表演缅甸古乐和精彩的舞蹈，备有各种各样的乐器22种。郑和下西洋后，明朝设四夷馆，即有缅甸一科。19世纪英国殖民者入侵缅甸时，中国人民曾协助缅甸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第三次英缅战争中，云南地方官曾派腾越都司李文秀到缅甸了解战况。后来李文秀率部500余人去缅甸参加抗英斗争，最后战死疆场。

二战时期，中缅人民共同修筑了闻名世界的滇缅公路。1942—1943年，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克钦邦密支那一带，会同美英联军与日军激战。不到半年时间，远征军的10万将士只有4万余人生还，其中约1万人阵亡，约5万人在撤退时被克钦邦的深山密林（野人山）所吞噬。

新中国成立后，两国于1950年6月8日建立外交关系。缅甸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首次访问缅甸，与吴努总理共同倡导了闻名世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恩来总

理先后9次访缅，吴奈温将军也曾12次访华，都是外交史上的佳话。1988年两国签署开放边境协议后，经贸往来更是不断增长。如1993年7月31日竣工通车的缅甸仰光——丁茵大桥是中国援缅的最大项目。该桥被誉为“东南亚最大的公路铁路两用桥”，中国为此提供了2亿多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

由于古时中、缅两国分界并不明确，云南与八莫间的陆上贸易，导致了“山地中国人”季节性地移居缅甸。首批定居缅甸的华人，据说是在几个世纪前移入缅北克钦邦（Kachin State）附近山区的玉石商人。他们是从云南省移入的。大规模移民潮发生在1885年英国侵占整个缅甸并把它并入印度的一个省之后，华人通过海峡殖民地，由海路移民缅甸。在20世纪30年代缅甸华人移民人数激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华人人数已达19万4千至30万人，约占缅甸总人口的1%。

缅甸境内还有其他不同的华人族群，有所谓果敢华人（Kokang Chinese）、回教华人（Panthays）以及现在我们提到的国共内战期间被击败的国民党部队。果敢华人并不是移民，他们清一色是云南人，世代居住在中缅边界的果敢地区，由于1897年2月4日签订的《中英条约》，清廷把果敢割让给英国，这些原属中国人的果敢华人都自动变成了缅甸的本土少数民族。回教华人据说是忽必烈部队中阿拉伯人及鞑靼人的后裔，原来定居于云南西部的大理，与当地妇女通婚。1855年，这批回教华人背叛清廷，惨遭清廷大军屠杀，许多劫后余生者，翻山越岭，逃到缅甸东北部的掸邦定居。

缅甸华人是复杂的群体。居住在缅甸境内的云南人与果敢华人、回教华人，由于身处中缅边境，不受中央政权的控制，因此被缅人同化程度很低，基本上族群认同仍很强。至于居住在城市里的华人，尤其是那些与异族通婚的华人，与其他缅甸人已很难区分。缅华大部分在语言、习俗上已缅化，只会说缅语而不会说华语的缅甸华人相当普遍。不过，缅华大都仍喜欢在住家贴上红对联或在家里设置神龛；而且在生意的联系上，仍然表现出族群的认同。

聚居在城市里的从广府和福建移民的华人，多数经营小生意；有些则与来自新加坡、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的投资者联营较大的企业。1988年以来，缅甸致力于推行开放的市场经济，华人充分利用这一契机，纷纷增加投资或扩大商业活动。例如，仰光最大的超级市场就是华人经营的。1990年代果敢华人常与涌入缅北城市的云南人合作经商。他们历代在缅北克钦邦（Kachin State）附近的山区居住，从事玉石的开采，种植鸦片与茶叶。果敢华人现在也到缅北曼德勒经商，包括做珠宝、玉石与贩毒的生意。这些庞大的贩毒利润经过清洗后，用来投资地产，使当地地产价格暴涨，引起缅甸人不满，种族关系因而紧张。回教徒华人亦多从事商业活动，而且是一流的赶驴好手，也专于走私鸦片。

缅华创办华文报章、华校，并设立社团。1950年，仰光就有4家华文日报、3家周刊，而全缅甸也有超过200所华人学校。

独立前，华人曾经出掌国家要职，例如李遐养爵士在巴特勒（Harcourt Butler）爵士与英尼斯（Charles Innes）爵士当政时荣任农林部长。还有木匠阿灼，原名曹鸾翔，初抵缅甸时一贫如洗，但后来却成了著名的承包商，被委为立法委员。1948年缅甸独立后，政府推行国有化与本土化政策，华人不再享有政治地位。

1962年奈温将军上台，许多华裔商人被迫离开缅甸，华人创办的学校与报社都被迫关闭。仅1963至1967年间，有超过10万华人与30万印度人离境，所有华人与印度人创办的学校及报纸都被迫关闭。华人大多移居泰国、新加坡、澳洲与南加利福尼亚州。1967年6月，缅甸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排华暴乱，愤怒的暴民在仰光唐人街杀人放火，华人商店与住家被掠夺一空，许多华人丢了性命。暴乱蹂躏了好几个城市。1982年，缅甸政府通过新公民权法，歧视外籍人，使华人难以立足，于是又掀起另一股离境浪潮，许多人移居台湾、香港、澳洲与美洲。

由于缅甸推行归化政策，职业限制政策，又取缔华校与华文报刊，华人谋生非常困难，纷纷加入缅甸籍。但缅甸的法律很严，只有那些在第一次英缅战争（1824）爆发前在缅甸居住的家庭成员才能取得公民权，其他人只能申请特别外人登记卡。登记卡持有人可以居住在缅甸，但不能享有与土著同等的权利。许多华

人于是花钱买公民权证书。至今没有加入缅甸的华人不到10%。

缅甸华人作为一个种族集团，并不像在东南亚一些国家那样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在缅王时代，他们是纯粹的商人，在英国殖民时代亦如此。但由于在战前殖民政府推行种族代议制，所以在仰光市议会里有一两个华人代表。在二战期间，一些华裔特别是混血儿，积极同缅甸各族一起共同抗日，因此战后当上公务员、技术员、医生、军官，但参政的华人仍凤毛麟角。1962年奈温军人政权上台后，华人从政受到限制。但奈温本人就是混血华裔，其他还有革命委员会第二号人物兼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昂季（陈天旺）、原缅甸总统山友（San Yu）、奈温政权的功臣矿业部长尼尼博士、教育部长陈友才等。

今天的华人社会已与往日不同。缅甸华人本身变了，外国环境也在变。在一些人眼里，华人和缅甸人根本没有什么区别，肤色和长相大同小异，风俗习惯也已毫无差别。

华人对缅甸经济的贡献是很大的，华人利用自己的海外通商网络，帮助政府促销农产品。上世纪50年代中，华人响应政府的号召，把进出口的大部分让出来给缅甸人经营，自己从商业转向工业，开辟了新型工业发展的新纪元，维护了民族团结。吴敏素在《工商业中的缅甸人》一文中曾指出：“战后缅甸工业发展是由华侨完成的。”1962年，缅甸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兼陆军总司令昂季准将在新年贺词中说道：“我们对居住在缅甸的中国人，对他们一百几十年来对缅甸经济建设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估。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工作建设于斯。因此，我们从来不把居住在缅甸的中国人当做普通的外国人看待。”70年代中，缅甸放宽公民出国打工的限制，华人为缅甸创收了不少外汇，并进口了不少汽车和生产设备。

【民俗风情】

缅甸是一个极具风情的国家，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国民党残军刚进入小勐捧时，这里的一切，都让他们都感到非常新鲜。

在他们眼里，这里的女人个个长得水灵灵的，也能干。每人挑着一对大竹箩，一扭一扭地往前走。她们穿得比较单薄，下身是薄薄的筒裙，上身是紧身的小汗衫。筒裙式样新颖，薄如蝉翼，而且颜色艳丽，就像漫山遍野的鲜花。那筒裙，长得不能再长，一直拖到地上；而汗衫又短到不能再短，简直就是件小背心。汗衫与裙子之间，袒露着一抹小葱样白嫩嫩的腰围。女人穿短衫是有道理的：没有衣袖是为了炫耀手腕上的玉镯；领口开得低，才能显露那珠光宝气的项链。要知道缅甸是个盛产玉石金银的地方啊！缅甸的山水宝石把女人们装扮得仙女一般。看来，女人天生就是爱美的动物，她们总是被衣服改变着，她们的身体被设计师们几乎雕刻到了极致。姑娘们横波微盼，光彩四射，像吸盘一样不断分泌出黏液，牢牢黏住了这些初入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士兵的眼球。残军士兵们从这些缅甸女人身上得到了来自于人类最自然、最原始的审美感情，换句话说，多是动物性的感官愉快。但是，缅甸的男人也是爱穿裙子的！这又让残军士兵们很是看不顺眼。

在服饰文化上，缅甸人喜欢穿传统的民族服装。因为气候炎热潮湿，缅甸人为了适应这种气候，不论男女老幼，下身都喜欢穿筒裙，也称“纱笼”。这和我国云南的傣族颇为相似。男裙称“笼基”，女裙称“特敏”。男的筒裙多用方格布，女的多用花布，富裕人家则用绸缎。男子在正式社交场合穿着讲究配套，上衣为无领对襟长袖短外衣，内穿衬衫；下穿筒裙，裙头在腰际结成一个花球；用一条素色的薄纱或丝巾包在头上，作为出席盛会的礼帽，称为“岗包”。现在青年人也有穿西服的。女子的上衣为斜襟长袖或短袖衫，颜色多为乳白色或粉红色，为了适应热带气候，多用薄纱制成；下穿筒裙，左右裙端扭成带状，互相结住。在正式场合，最隆重的盛装是穿着白色蝉翼纱的上衣和红色的纱笼。妇女一般都留长发，卷发髻，戴鲜花，爱用金首饰。

外国人初到缅甸，往往对缅甸的一种现象感到困惑：缅甸的妇女、小孩，甚至还有个别年轻男子，都在脸两边涂上一片黄粉。这种黄粉实际上是缅甸人就地取材自制的一种物美价廉的天然防晒美容霜，有清

凉、防晒、护肤作用。缅甸人称之为“特纳卡”，其学名叫做“黄香楝粉”。在缅甸，无论贫富，几乎家家都有一个像碗那么大小的石磨，这就是用来制作“特纳卡”的。早上起来，洗漱完后，人们先朝小石磨上倒几滴清水，接着把晾干的黄香楝树干置于石磨上面不停地研磨。磨出来的黄色浆汁，就会流入小磨盘边上小槽内。然后，用小刷子把“特纳卡”刷在脸上，或是用手直接在两边脸颊上均匀地抹上一片。在一般的情况下，未婚的少女喜欢将“特纳卡”涂满前额和鼻梁，结过婚的妇女则只涂脸的上半部，寡妇只涂脸的一半，老年妇女则随心所欲，可涂可不涂。缅甸的缅族人以文身为美。男子文身较为普遍，一般从十几岁就在背、腹、腿外纹以花草鸟兽；有些女子也喜欢在身上刺花作装饰。缅甸中部勃东族妇女以颈长为美，为了让脖子变长，他们从五岁开始便在颈部套上一圈圈类似脖套的宽为1厘米的黄铜环。铜环越多脖子越长，表示越富有越美丽。其脖子上的大铜环最高可达30厘米以上。这些沉甸甸的铜环从锁骨一直顶到下巴，使脖子看上去非常修长，就像小巧的头部长在一根金色的柱子上一样。铜环已成为她们身体的一部分；即使睡觉的时候也不能取下。男子择偶也以对方是否颈长为重要标准。

在缅甸，赤脚是一种美的标志，不仅男子，妇女也很讲究赤脚的美观。不少女性在脚上涂上指甲油，有的系着脚链，银白金黄，引人注目。其实缅甸人（军人除外）平日很少穿袜子，他们一般打赤脚或只穿拖鞋。政府官员也只是在接待外宾时才穿鞋袜。过去到缅甸人家里做客，客人都要在门口脱鞋，光着脚进屋。后来这种风俗已逐渐改变，但是要进入佛塔或寺庙，则不论男女，高级官员或外国使节，任何人不能例外，都必须一律脱鞋。

脱鞋在缅甸是一种特殊的佛教思想。缅甸人认为鞋是最肮脏的龌龊的物品，所以，凡神圣的地方都不能穿鞋进入，否则就会玷污圣地，受到报应。上塔脱鞋、进庙脱鞋、进家脱鞋……生长在缅甸的人从小就接受这种思想，脱鞋是很自然的事。在缅甸，穿皮鞋和其他运动鞋类的人极少。

缅甸人将维护“脱鞋”等同维护国家主权一样重要。在古代，人民见缅王时要脱鞋；外国使臣见缅王时，也要脱鞋。英国占领缅甸前，对使臣见缅王要脱鞋非常不满。1824年，英缅战争之后，英国占领部分缅甸国土，就开始采取不脱鞋的做法。与缅王谈判时，也不脱鞋。当时英国想将克伦（吉仁）邦从缅甸独立出来，成立另一个国家，于1852年，派使臣与缅王谈判。缅王在压力之下，对克伦人的问题做了不少让步，但对英国人以后不脱鞋一事，绝不让步，并停止与英国使团谈判。1885年，英国占领了缅甸，仍想改变“脱鞋”的习惯，他们穿鞋上神圣的瑞达贡大金塔，但遭到缅甸公众的坚决反对。“脱鞋”是缅甸自古以来的规矩，也是不可改变的礼节，不是殖民者说改就改的。因此在英国统治缅甸63年中，一直无法改变这一习惯。

缅甸人的饮食也很有特色，有六大特点：辣味浓，油腻大，炸食多，拌菜多，酸菜多，椰子和棕糖食品多。他们一般早晨爱吃西餐，午、晚喜食中餐；餐台备有辣椒油和鱼虾酱等调味品。喜欢吃中国的川菜。

缅甸人早餐常吃“馍亨卡”、椰子面、椰子粥、凉拌面、凉拌米粉及用糯米、椰子、白糖做的各种各样的糕点小吃。他们也有喝早茶的习惯，在茶馆里喝咖啡、奶茶，吃点心。午餐和晚餐为正餐，主食是米饭，爱吃鸡、鸭、鱼、虾、猪肉以及洋葱、空心菜等。缅甸人不吃牛肉，不买活鸡、活鱼吃，吃鱼只喜欢吃淡水鱼。除吃一般蔬菜之外，常用各种幼果、鲜菜嫩叶作小菜，蘸佐料吃。如把芒果切成片，拌入黄豆粉、虾米松、虾酱油、洋葱头以及炒过的辣椒籽，吃起来又酸、又咸、又辣、又鲜。缅甸人爱喝啤酒、汽水、橘子水等；饭后有喝咖啡或热茶的习惯，不过他们爱喝的是怪味茶（即有茶叶拌黄豆粉、虾米松、虾酱油、洋葱头末、炒熟的辣椒籽等，搅拌后冲成怪味茶饮用）。

缅甸人进餐时不用筷子，大家围坐在一张矮桌前，每人面前放一碗清水，进餐者让手指在清水中洗净，用方巾擦干，然后用手指抓取食物。在重要场合，城里人均用刀、叉、勺进食；随着社会发展，用刀、叉、勺进食者逐渐增多。现在有些家庭也使用中式调羹。

缅甸男人还喜欢嚼槟榔。在我国的南方，嚼槟榔只是一种很简单的零食行为，但在缅甸，槟榔的吃法

却显得非常讲究：首先是展开一片树叶子，用加水稀释过的石灰在表面刷上一层，接着撒上几颗槟榔粒，再放上各种香料；各种原材料都齐备以后，再拿新鲜的绿叶子包起来，一个“缅甸槟榔”就成型了。

缅甸人买槟榔一次至少买一包，有4到6个不等，装在一个小塑料袋里，用牙签把袋口封住装在兜里，吃的时候随时拿出。一般来讲，一个成年男人，一天吃个一两包是标准的量。槟榔里含有生物碱，可消肿止痛；但初食时，也可能会出现面红、发热、出汗的现象，少数人还可能会胸闷。和抽大烟一样，嚼槟榔也会上瘾的。据说上瘾后一旦不吃，口中就会发酸，这也是为什么当地人不停嚼啊嚼的缘故。于是，满大街嚼槟榔的男人，构成了此地一个独特而令人难忘的风景区。经常看到一个男人嘴一张，红色的汁液从嘴里喷薄而出，星星点点的飞溅在地上到处都是。不知道的，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流血事件。长年累月的这么嚼着，那牙齿肯定好不了，缅甸的男人大多都是“牙缝男”，一张嘴便是一口红黑红黑的牙齿。

缅甸人的房屋有竹质结构、木质结构的和水泥结构的。一般城市里常见的是水泥结构和木质结构的，农村则常见竹质结构的。在缅甸掸邦族村寨里多是一种竹木结构的“诸葛帽式楼”，顶铺草排的两层楼房，上层住人，下层养牲畜。这种建筑形式据说是诸葛亮发明的。相传当年诸葛亮南征孟获之后，留下一批士兵在中缅边界地区屯垦，但士兵们害怕瘴气不肯留下。诸葛亮估计是住房问题造成的。于是就照自己的瓦板式帽子设计了新式楼房，命令士兵仿造，结果真的避免了瘴气的危害。因为是依照诸葛亮帽子造成的，所以有人称这种楼为“诸葛帽式楼”。

缅甸克钦族的村落多建在高山峻岭上。他们的住房屋内，一侧是许多火塘，一侧是客房和安放鬼神及祖先牌位的“鬼房”。鬼房的柱子上挂着红绿巾和牛头，陌生人不得入内。屋子设有前后两门，前门走活人，后门走鬼神。如果客人误入鬼门，就要被罚杀牲畜祭祀，以安鬼神，并为主人雪耻。

缅甸人名字的传统特点是只有名字，没有姓，但要在名字前面加一冠称，以示性别、年龄、身份和地位。男子一般自称“貌”（Maung意为弟弟），表示谦虚，对幼辈或少年也称“貌”；对平辈或兄长则称“郭”（Ko，意为哥哥）；对长辈或有地位的人则称“吴”（U，意为叔伯）。一个人随其年岁的增加和地位的提高，名字前的冠称也发生变化，如某男子叫“昂基”（Aung Gyi），随着他的年龄和地位的变化，会被称作“貌昂基”（Maung Aung Gyi）（也可自称）、“郭昂基”（Ko Aung Gyi）或“吴昂基”（U Aung Gyi）。缅甸妇女不论已婚与否，一般在名字前加“玛”（Ma）意为姑娘、姐妹，表示谦虚，对幼辈或平辈也称“玛”；对长辈或有地位的则称“杜”（Daw，意为姑、姨、婶）；单称或昵称则冠以“米”。如名叫“钦温”的姑娘，小时有人叫她“米钦温”或“玛钦温”，长大成人结婚后称“杜钦温”。她本人则自称“玛钦温”。凡是军人，名字都冠以“波”或军衔，军官转业后则冠以“吴”相称（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吴努、吴奈温将军）。

有人统计，缅甸人取名所用的字总共不到100个，用这些字互相拼凑，取其声韵顺口悦耳即可。因而缅甸人重名的很多，为表示区别，往往在名字前或名字后加上籍贯或工作单位、职业名称等，如在自己名字前冠以“德钦”（Thakin，意为主人）、“波”（Bo，意为军官）、“耶波”（yabo，意为同志）、“塞耶”（sayer，意为教师和医生）的。

在19世纪初被英国统治的缅甸，曾被英国人称为“蝴蝶民族”，主要是因为缅甸人散漫的民族性，来到缅甸的观光客很容易就被缅甸人感染到这样的气氛，好像每个人都悠闲地在街上晃荡，或在庙里拜佛，或在路边喝下午茶，消磨时光。

缅甸女人比较勤快，在路上，经常能见到头顶着一大堆锅碗瓢盆或者贩卖的商品的女人，手都不用扶，穿街而行。比较而言，缅甸男人则比较懒散，也显得干瘪。他们穿的筒裙，宽宽松松的，腰间很不经心地挽一个结，走路大摇大摆。但发起急来，干活做事，一个顶仨。在逃难的路上，也经常可以见到有的男人左手提个包，右手提个包，两个胳膊窝底下还夹着包，像耍杂技的大力士。有的左手拉个孩子，右手也拉个孩子，脖子上还骑着孩子，耍猴似的。同时你也能看到，瘦小的缅甸男人光着脚丫，在石子路上如履平

地，真是相当的勇猛，让人咋舌。

【禅踪佛影】

人与世界接触，因关系的不同，可有五种境界：为满足生理的物质的需要，而有功利境界；因人群共存互爱的关系，而有伦理境界；因人群组合互制的关系，而有政治境界；因穷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学术境界；因欲返璞归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宗白华《美学散步》）缅甸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人们的生活无不染上宗教的色彩。李国辉的残军部队沐浴着释迦牟尼神的光辉，踏进了小勐捧。

禅踪佛影下的小勐捧是美丽的。这里密林葱郁，群山雾气缭绕，小河静静地流淌在山间。清风徐徐，波平风软，一群白鸭，泅游漂浮在这青山绿水之中，轻轻划起水纹，颠碎了山影。白云悠悠然、澹澹然，飘荡在碧空，就像开放在梦幻中的玉兰花。

清风从遥远的天国吹来，山色如黛，流水玲珑。夕阳的余晖从云缝里漏出来，给山川披上了温情的袈裟。金碧辉煌的庙宇里传来阵阵钟声，纯净，深沉，空灵……

清月当空，夜色如水，万籁俱静，银汉清宁。花儿悄悄开放，清香弥漫。乌鸦栖居在榕树上，在溶溶月色中留下一个美丽的剪影。风移影动，万象万物都沐浴在素月清辉之中。

素月分辉，明河共影，一草一木，皆栖神明。表里澄澈，悠悠心会，千山千水，在我心中。不在三界，跳出五行，天香袅袅，禅踪佛影。

缅甸是著名的“佛教之国”，属上座部佛教（俗称小乘教），与中国的佛教（大众部，俗称大乘教）是同一宗教，不同教派。佛教传入缅甸已有上千年历史，宗教思想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形成缅甸人民根深蒂固的思想体系。1000多年前，缅甸人就开始把佛经刻写在一种叫贝多罗树的叶子上，制成贝叶经，正如李商隐诗中提到的“忆奉莲花座，兼闻贝叶经”。佛教不仅是缅甸人的宗教信仰，而且是他们道德教育的源泉。佛教的经文，尤其是《吉祥经》，是缅甸人民的生活哲学，深深地印入人们的心灵中。到缅甸去访问或旅游，置身于虔诚的佛教国度里，所见所闻无不印有佛教影响的影子，你会身不由己地受到佛教思想的感染。

在缅甸，有80%以上的人信奉佛教，也有少部分人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泛灵论。在缅甸的街头巷尾，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身披袈裟、手持黑伞的僧侣。全国僧侣有10几万，仅仰光、曼德勒和尚就有2万多人，平均每300人中便有一个是和尚。

缅甸人信奉佛教十分虔诚，以至于民风淳朴、和善。到缅甸人家里去做客，你会看到几乎每家每户都供有佛龕。有钱人家供金佛、银佛、玉佛，收入一般的人家供木雕佛像，家境贫寒的人家供纸佛像。拜佛是缅甸人每天必做的一件大事。人们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市场上去买各种鲜花插在佛龕上（缅甸信佛教的善男信女们朝拜佛像时不是烧香，而是奉献鲜花），然后早拜祈祷，晚上睡前还要进行晚拜。每逢节假日，缅甸人常到寺庙去拜佛听经，或到远近有名的佛塔去拜塔。在佛教思想的长期影响下，缅甸人都乐善好施。在缅甸，几乎天天有人募捐，有人施舍，施舍已成为缅甸人的一种习惯。缅甸人施舍不讲究物品的贵重而注重是否心甘情愿。缅甸有句俗语：“心诚的人施舍一个像榕树籽一样小的东西可以得到像榕树那样大的报答；心不诚的人即使施舍榕树一样大的东西，也只能积下榕树籽那样小的功德。”缅甸人的施舍和捐献到处可见：数以万计的佛塔和数不清的寺庙是人们捐款修建的；全国32万僧尼的斋饭、袈裟和日用品是教徒布施的；就连公园里供游人小憩的亭子和石凳也都是教徒捐钱修起来的，上面都刻有施主的名字。

缅甸人视太阳升起的东方为吉祥的方向，认为东方是释迦牟尼成佛的方向，所以缅甸人家里的佛龕都供在室内东墙上。因此睡觉时，头必须朝东忌讳朝西，否则是对佛的玷辱，会招致不幸。缅甸人还认为西方是死神居住的地方，古代缅甸国王斩杀犯人时，都是出宫殿西门，所以睡觉绝对不能头朝西睡。缅甸人

把东面和南面称为头顶部，把西面和北面称为脚尾部。家中长者的座位在头顶部，晚辈的座位在脚尾部。

在缅甸，信仰佛教的家庭中，男孩都须有人入寺庙当沙弥、过静修生活的经历，否则不能结婚。这样佛教事业才会后继有人，被认为是一件积德的事情；对孩子来说，社会上才承认其“成人”，受到尊重，是一件荣耀的事。出家的年龄一般在10岁上下，一生必须出家一次，出家次数不限，时间可长可短，有的终身当和尚，更多的则是几年、几个月甚至一两个星期；还俗之后才能够享有结婚的权利。

除信仰因素外，缅甸人出家的理由也千奇百怪：穷人为了有个地方吃住，富人为了长命百岁，体弱者为了消灾祛病，强壮者为福上加寿，运气好要当和尚高兴些日子，运气不好也要当和尚去去晦气，婚前为婚后幸福要出家，婚后为重温婚前独身生活也要去做和尚。出家人中，什么身份的人都有。其中有农民、教师、学生，也有经理、职员，还有军营里来的现役军官和士兵甚至外国人。可谓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无所不包。小的连路也没学会走，要由人抱着；老的则六七十岁了，连走路都困难。当然还是以青少年占的比例大，年幼和年老的是比较罕见的。

在缅甸出家手续十分简便，因此有“出家容易，还俗也容易”的说法。寺院对那些出家者极为优待，并不收他们一分钱。但他们自己愿意给的话给多少就是多少，以示供养三宝之意，因为寺院毕竟是靠人供养的。富人若请亲戚朋友来寺院共进午餐，以表庆贺，这倒要花不少钱。穷人给不起钱，或者有些人不愿意给钱，这也无所谓，只要自己买两套袈裟，然后请师父给剃一下头，说一下法，其他什么都不用给。甚至连给剃头、说法师父的供养钱都可以免，把袈裟穿上就行了。连吃饭住宿，寺院都给承担，明知他们是短期出家的，寺院也欢欢喜喜地接受，决不嫌贫爱富。

男孩出家后，在寺院得接受教育。寺院让他们跟常住的师父们一起早早起床、坐禅；给他们上课，传授佛教知识、修行的行持威仪、日常功课及祈祷祝愿等佛事。一般都不让他们偷懒。早上三点半起床去坐禅，他们也都起来了；晚上十点钟睡觉，也坚持从晚上七点坐到十点；中午又坐一整中午；吃完午饭只有半小时的时间休息，又从中午十二点坐到下午两点；两点到四点是日常课诵；五点又要听长老说法。时间安排得相当紧，几乎没有有什么时间休息，所以很累。而且他们刚从家里出来，家里每天吃三顿，到寺院后只能吃两餐，因为上座部佛教是提倡过午不食的，过了这个时辰就只能喝水了。缅甸有这样的说法：“一人出家，全家沾恩”。因此很多人出家后都很努力用功，虽然出家才两三天，但看他们走路、坐禅，还真像那么回事，并不易看出他们出家时间的长短。他们走路时轻轻缓行、凝然庄重，坐禅时坐得挺直自然；吃饭时寂静默然，连咀嚼的声音都不易听到，更别说咂嘴咋舌了。更为可贵可敬的是连那些只有七八岁的顽皮淘气的小沙弥都变得十分乖巧，各吃各的饭，没有一个人讲话。他们都像大师父一样，严肃认真，威仪齐整。只见那一桌子团团围坐的都是小沙弥（因为他们不能和比丘同桌吃饭），既是那么的可爱，又是那么的可敬，无论大人小孩、男女尊卑，在无言中令人生起一种崇高圣洁的感觉。

缅甸人历来十分尊敬僧侣。在古代，佛教大法师就是国王的国师。国王见国师必须赤脚膜拜。召见法师时要主动让开宝座以示尊敬。人们见到僧侣要停步，双手合十，躬身施礼。

每天天一亮，出家人就出去化缘。人们都很乐意给予布施，有的还唯恐布施不及时、不周到；也有人早早就把饭菜做好，到家门口恭候和尚来化缘；也有的人家甚至常年负责数名和尚的饭食。在农村，当人们见到和尚（特别是法师）时，都要就地跪拜。和尚出门乘坐车船，旁边的人都会自动起身让座。买票时，不是把钱直接交给售票员，而是把钱包打开，由售票员自己来取。若因佛事出门，国家要负责给僧侣买票。和尚们摒弃一切杂念，苦行修道，认为这是达到幸福境界的唯一途径。但他仍有许多禁忌，如对妇女不能直视，即使是稍微触及一下女人的衣裳，也会认为苦心孤诣的修行已化为乌有（对出家时的他们而言，女人是真正的老虎）。缅甸佛家人绝对不准杀生，但可以食肉（牛肉除外）滋养身体，这是与其他佛国所不同的，也体现了缅甸人民信仰的弹性。

缅甸素以“万塔之国”著称，在这里，到处可见大小金光灿灿风格各异的佛塔；即使在一片棚户

甚至是草屋周围，都会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庙宇。千姿百态、金碧辉煌的佛塔使缅甸成为旅游胜地。据缅甸学者考证，古代在蒲甘地区实际有佛塔5000多座。这些佛塔，全是缅甸人捐款修建的。虔诚的佛教徒把修建佛塔看作一生最大的心愿，他们平日舍不得吃穿，临终前把一生辛苦的积蓄捐献出来修建一座佛塔，才算了却心愿。我们说再穷不能穷教育，缅甸人是再穷不能穷佛宇，宁可自己饿死，也要让佛祖的香火鼎盛。正如缅甸人自己说的：“我们缅甸人在施舍时手决不会发抖”。不过，缅甸人修建佛塔的目的同样是为了积德，以便摆脱苦海，来世升入天堂。

信奉佛教的缅甸人，自古以来就十分崇拜榕树。在他们心目中，榕树是非常神圣的，榕树就是佛塔。他们还有崇拜乌鸦之俗，并视其为“神鸟”，对其倍加爱护。在街头，乌鸦昂首阔步，车辆、行人从不触犯它，都自觉地为它让路。他们对牛也敬若神明，对“神牛”不准鞭打、役使，更不可宰杀。“神牛”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拿出最好的食物奉献给它。在路上或闹市中如遇上“神牛”，行人和车辆都要暂时回避，任其游逛，不得伤害。逢年过节，缅甸人要举行敬牛仪式。

缅甸人无论是进佛寺，见法师，或是进入塔院，都有一条严格的禁忌，那就是必须脱鞋，连袜子也不能穿。因为缅甸人认为鞋是最肮脏最龌龊的物品。他们经常把那些最卑鄙最下贱之人比作是“挨鞋打之物”。在缅甸，如果有人被鞋打了，则认为是最不能令人忍受的耻辱。在缅甸人的心目中，佛塔和佛寺是最神圣的地方，僧侣则是佛祖的代表，绝不能穿最肮脏的鞋去拜佛、拜塔和见僧。否则，会极大地伤害缅甸人的感情。神圣的地方不但干净，甚至是一尘不染，不穿鞋也可以保证脚掌没有任何伤害。平时，即使天气炎热山路崎岖，赤脚拜佛的人仍络绎不绝。其他地方以及所有公众场合，则无需脱鞋。

缅甸人认为头部是一个人最高贵的地方，一般不喜欢别人摸自己的头。所以，无论你与缅甸朋友多么亲密，不要去随意摸他的头。不然，缅甸人会认为你伤害了他的尊严。

缅甸没有特别出名的名胜，看得最多的就是寺庙，最有名的就是大金塔。传说大金塔是亚洲最大的佛塔群，全是用金纸一张张贴上去，而且每年都会贴新的上去，长年累月，真正成了金塔。虔诚的佛教徒对佛像顶礼膜拜，为家人祈福。

人们把希望、美好、理想都集中地寄托在它（佛像）身上。它是包含各种潜在的精神可能性的神，内容宽泛而不定。它并不显示出仁爱、慈祥、关怀等神情，它所表现的恰好是对世间一切的完全超脱。尽管身体前倾，目光下视，但对人世似乎并不关怀或动心。相反，它以对现实世界的轻视和淡漠，以洞察一切的睿智的微笑为特征，并且就在那惊恐、阴冷、血肉淋漓的四周壁画的悲惨世界中，显示出他的宁静、高超和飘逸。似乎肉体愈摧残，心灵愈丰满；身体愈瘦削，精神愈高妙（所以缅甸有谚曰：“和尚是瘦的时候好。”）；现实愈悲惨，神像愈美丽；人世愈愚蠢、低劣，神的微笑便愈睿智、高超……（李泽厚《美的历程》）

【生存问题】

对缅甸山民而言，李国辉的部队是一支真正的军队。为了生存，他们有严格的军纪，上下团结一致，从不惊扰百姓，因而很受当地民众的欢迎。不久，许多残军军官还与当地姑娘结了婚。“吃他娘，喝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一些人把这支部队当成了佛祖派来的“救世主”，以至在后来与缅甸政府军的战斗中，当地人民支持残军对付政府军。对残军而言，先前为了生存而粘满的土著民众的鲜血也已揩净，屠刀暂时收起，鞭子也好，救世主也好，现在是该高尚的时候了。

既然党国不要他们了，又不能去投奔解放军，那就只好在缅甸留下来。可是，缅甸早已独立，其政府不可能让一支带枪的外国军队进驻他们的国土。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李团长决定就在金三角一带建立起根据地，联合各种反政府势力，以武力对付缅甸政府。

因为与台湾断绝了联系，这支国民党残军部队在缅甸北部，没有军饷，没有粮食，没有弹药，没有药

品，一开始就陷入绝境。李国辉号召大家自己盖房子，种粮食。一些旅居缅北的华侨知道后送来一些钱和药品，帮助残军渡过了最初的难关。

公元1950年旱季的一天，一位马帮头领来到残军部队找到李国辉，问有一笔报酬丰厚的大烟生意要不要做，具体说就是替他押运一批走私鸦片到寮国（老挝）某地，这就是后来金三角人常说的“护商”。时逢金三角一年一度的鸦片收获季节，各国走私商人竞相进山来收购鸦片，然后沿着秘密商路运出山，走私到东南亚各国乃至香港、欧洲黑市上卖高价。这些被称作“秘密商路”的金三角森林小道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存在，它们是金三角与外部世界联系的脆弱生命线。这些森林小道不仅漫长崎岖，人畜难行，马帮往往要走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而且充满各种难以想象的危险。金三角地势复杂山高林密，素以匪患深重著称，土匪强盗多如牛毛，专干杀人越货勾当，商人弄不好不仅丢了钱财，还要搭上性命，所以商人们常常要花大价钱请人护商。出入金三角的商人雇人护商，少则十几个几十个保镖，多则上百个枪手。这些人扛着火药枪或者快枪，随同马帮一道辗转于凶险莫测的山道上和热带丛林中，土匪来了则打，实在打不赢则跑，或留下买路钱，或魂断深山密林。在金三角，人人都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的牺牲品。

有些缅甸马帮商人在从缅北山区（即以后的金三角）运送鸦片途中，饱受匪患之苦，曾向缅甸政府求助，得不到理睬。马帮头领中有不少人是华人，有人就托关系找到了国民党残军。

既然台湾命令李国辉“自行解决出路”，残军遭到抛弃，这支原国民党中央军部队在政治上已失去意义，失去责任，或者说开始失去军队的性质，仅仅作为一支“武装”而存在。他们只好为自身而战，为生存而战。像土匪那样在外国土地上到处抢劫，对一支国民党正规部队来说是不现实的，通过护商获取巨额保护费倒真是个绝好的生存之道。李国辉等正处于弹尽粮绝、山穷水尽之际，便一口答应下来。于是，在缅北的大山中，首次出现了现代化军队护送马帮货队。

李国辉集合全军讲话，他说：“国家现在有困难，‘总统’让我们自己解决出路，护商，押镖，就是我们的第一条出路。现在我们已经谈妥了的第一笔大生意，马上就要行动。为了部队的生存，我们必须以军人的荣誉宣誓，一定要确保每一个客商的人货安全，万无一失！违令者就地正法！”全体官兵举手跟他念着誓言。

参谋长钱运周受命于危难之间，他精心挑选了六十名有战斗经验的官兵，组成金三角第一支由正规军组成的护商队，一色美式卡宾枪，附轻机关枪多挺，迫击炮两门，火力配置强大。

六十年前一个漆黑的亚热带之夜，一支庞大的马队悄无声息地开出小勐捧。商队将途经掸邦腹地山岳丛林，穿过掸、佤、苗、傈僳、克钦等土司头人领地；一路上山大林密，股匪出没，前途凶险莫测。三四百号人马，拉开在仅能一人通行的林间小道上。没有灯光晃动，没有人声喧哗，地面像铺了一层厚实而松软的地毯，牲口蹄子踏上去几乎没有声音，只有那些沉甸甸的脚步偶尔踩断树枝发出的脆响。钱运周亲自走在队伍前面，身着便装，头戴斗笠，手提冲锋枪，扮演起“复兴部队”第一号商人的历史角色。在他身后，百余匹驮马背上驮着沉重的鸦片，士兵像黑色的影子保持沉默，脚夫粗野叱骂不听话的牲口。这条长蛇般的马帮队伍，很快被夜幕遮盖，隐没在大森林深处不见了。

钱运周派出一个尖刀班提前出发，一路搜索前进，发现情况即按约定发射信号弹示警。又派出一支收容小分队携两挺机关枪断后，谨防土匪从后面偷袭。其余的护商队员与商队一起行进，随时处于战备状态。

两天过去了，商队竟然平安无事。只是一天夜里遭狼群袭击，咬死两匹马，让钱运周懊恼不已。第三天，他们远远看见一座高山，山势奇险。尖刀班有人来向他报告，说有土匪拦道。

钱运周急忙赶到队伍前面。隘口上出现了一群土人，他们占据有利地势，一溜排开百十条步枪、火药枪。这些土人个个衣衫不整，头发老长，就像野人一样，有的还抱着竹烟筒，有的站起身来看热闹，全然没有打仗的准备。也就是说，土匪并不清楚护商队底细。钱运周心中有了底，让向导先探一探他们的胃口有多大。山上土匪答道：“老规矩，过三驮，抽一驮。随过随抽，过完抽完，互不为难。”

钱运周当然不肯认这个账，但是打起来地势对己不利，恐怕会有伤亡。于是让向导对山上声明：“我们是李国辉将军的中国‘复兴部队’，借贵方宝地过路，请高抬贵手赏个面子。我们长官希望能与你们的大爷交个朋友。”过了一阵有人回话说：司令说了，看你们什么将军面子，就留下十匹骡子十驮货吧。

通常遇劫匪拦道，三抽一或者五抽二都有，只给十驮买路钱已经给足天大的面子。行话称“放血”，有放鸡血、猪血和牛血之分；放鸡血总比放牛血或者血本无收强得多。马帮头领连忙去拉钱运周衣角，示意他答应下来好走路，见好就收，尽量不要得罪他们。但钱运周是军人，不是普通老百姓，军人的准则就是靠枪炮来说话。对这些偷鸡摸狗的强盗，就是留下一驮货，也是对他的极大侮辱，更别说十驮。

于是迫击炮悄悄脱掉外衣，机枪从大树后面伸出脑袋，卡宾枪子弹上膛，一双双饿狼般的眼睛紧紧盯住那些暴露的人形。钱运周让向导继续喊话，叫他们让开道，前面的10匹骡子10驮鸦片全给他们留下，就当是孝敬他们司令了。

土匪不知是计，一个小头目带着十几个人大摇大摆走下来。他们倒背着枪，有些人还嘻嘻哈哈的，熟盆熟碗地来收货。山上的其他土匪纷纷站起来，对着马帮指指点点，看起了热闹。一切都像例行公事似的，土匪们全然没有防备。

护商队员跟着骡马上了山道隘口，土匪们一拥而上牵马验货。没想到，他们的手还没来得及牵牢马缰，卡宾枪便抵上了他们的胸脯，在沉闷的枪声中，他们一声不吭地全倒了下去。

枪声像爆豆一般响起来。山上那些神气活现的土匪顿时变成大风中的鸡毛，在子弹刮起的风暴中，站立不稳人仰马翻。侥幸活着的撒腿便跑，但卡宾枪就像他们的亲戚一样，喊着他们的名字，追上他们。机关枪也扯开豪放的歌喉，唱起热情的恋歌，争先恐后地把他们送入地狱。迫击炮也不甘落后，炮弹在土匪身边跳起欢快的舞蹈；火热的激情使他们受到了感染，纷纷像跳水运动员一样，展开四肢，翻腾、旋转，从空中直扑下来，落在坚硬的岩石上。

马帮头领不再害怕，他一边观战，一边拍着手哈哈大笑，他一辈子走南闯北，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今天真是开眼界！

钱运周掏出一支烟，点上，悠然地吐了一个烟圈。欣赏着这场杀人表演，此时这位职业军人心里竟生出一丝小小的悲哀。他不是叹息对手太弱而是遗憾自己太强大，一支参加过二战的正规军，在金三角竟如此打仗，也许这根本不能算打仗，只能算镇压山民。土匪一触即溃，垮得是那样彻底，连一点小小的反抗都没有。他们唯一的长处就是逃得快，眨眼工夫就钻进树林里不见了，当你的望远镜还在草丛里搜索，他们的身影却已经在对面山头上闪现。讲义气的钱运周命令炮手再发几炮，再送送那些土匪们，直至他们从眼前消失。

这一仗，土匪们被打蒙了。在他们有限的经验中，或者说自从他们在这个世界闯荡以来，生活头一次变得不真实，这天的事情好像突然变了味道，好像谁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因为这种场面不大像他们通常所说的“做活儿”（行话，即抢劫），倒像进了屠宰场，被屠宰的却是他们自己。他们闹不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在金三角有一种动物叫豺狗，是典型的山地动物，好群居，善于围猎，有一种残忍的猎食技术。在围猎时，它们首先把猎物的眼睛抓瞎，然后设法予以消灭。一般的狗类爪子并不如刀，但豺亮出它们的指爪时，我们就可发现这不是一把利刃，而且还带了倒刺。一旦发现猎物，其中一头豺狗就会连吓带哄尽量拖住猎物，不让猎物顺利逃亡，而其他的豺狗就从两侧快速包抄，堵住逃路。这时候，猎物进退两难，靠近其尾部的豺狗就会乘机跳上猎物的背部，然后用利爪掏出猎物的肠子，当猎物负痛亡命狂奔时，被掏出来的肠子会夹挂在树枝上，肚空血尽而毙命，豺狗便一拥而上，抢拖撕咬，将猎物吃得干干净净。最能体现“豺智”的场面是搏杀体格威猛的牛。一只豺狗会跑到牛的面前嬉戏，另一只豺狗则跳到牛背上用前爪在牛屁股上抓痒。当牛感到无比舒服而翘起尾巴时，豺狗就会对准牛的肛门痛下杀手。这种“黑虎摘桃”

的独门武功是它们智慧的显形，在最薄弱的隐私地带打击敌手，这固然十分奏效，但未免过于阴险。豺总是如鬼魅般突然出现于文明的视野，这种阴风一般的造访使人们猝不及防。按照民间说法，豺是猎神的狗（一说为二郎神的狗，二郎神即是猎神），所以在食肉猛兽中，豺最威猛。豺狼虎豹，豺名列第一！有豺出没的地方，虎豹甚至都要回避。

在金三角，土匪们就像这豺狗一样，现成地享用别人提供的食物；他们的凶残、狠毒也像豺狗一样。但是，可惜这次豺狗们面对的不是牛，也不是虎、豹，而是人，一个从另一个世界走来，拥有文明时代杀人武器的国民党正规部队。老鼠腰里掖了把枪，竟起了打猫的心思，岂不可笑！当他们确实省悟失败时，地上已经躺下近一百具尸体。侥幸活着的人喊爹叫娘奔狼突，只恨爹妈少生两条腿。气急败坏的土匪司令抱着被弹片削去半只耳朵的脑袋，跟兔子一样没命地窜出山沟，窜进树林，不见了踪影。

在以后的途中，马帮又遭到土匪几次攻击，国民党残军的美制冲锋枪、卡宾枪哪里是乌七八糟的土匪队伍所能抵敌？几战下来，土匪队伍被打得落花流水。

一个月后，钱运周率领护商队胜利返回小勐捧，他们满载而归，带回部队急需的银圆、弹药、药品、电池、百货用品和盐巴布匹。营地顿时沸腾起来，人们像欢迎英雄一样迎接护商队凯旋。第一次护商成功意味着这支国民党军队开始转变了职能，自力更生养活自己；而对于整个金三角的历史进程来说，这更是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开端。威胁人类命运的巨大恶魔被从瓶子里释放出来，对这世界哈哈大笑。

一天，李国辉突然收到一张邀请其赴宴的请柬，署名是“东掸邦自卫军司令”。其实，所谓的“东掸邦自卫军”就是一股武装土匪，约有六七百人。匪首就是那位被弹片削去半只耳朵的土匪司令，他是个掸邦头人，因在缅甸军队当过兵，受过几天军训，就效仿军队将他的部下都封了营长、团长，自称总司令。这股土匪占山为王，仗着人多势众熟悉地形，常常敢对大队马帮下手。他们个个都跟猴子一样灵活，攀悬崖过绝壁，抓树藤荡秋千，翻山越岭如履平地。打不赢就钻山林，得了手就大砍大杀，骡马货物洗劫一空，来无踪去无影。通常情况，马帮势单力薄，稍作抵抗，或者放弃抵抗，弃货逃命，土匪得手也不追赶，只将货物掠走。如果遇上货主不知好歹，硬要坚决抵抗，土匪就要大开杀戒，所有俘虏都将无一幸免。这就是金三角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几百年来马帮土匪共同遵守，成为这个地区没有条文的至高无上的法律。几年来，“东掸邦自卫军”在金三角土匪黑吃黑的火并中确立了霸主地位，傲然不可一世。然而，令土匪司令做梦也梦不到的是，上次劫镖，他们遇上的是另一个时代，一个让他们无法逾越的时代。这支拥有文明时代杀人武器的职业杀手队伍并不遵守从前的游戏规则。于是土匪司令忍受着被削去耳朵的巨大屈辱，接受了自己老婆的建议，决定与李国辉的残军部队谈一谈，商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在金三角和平共处。

李国辉把请柬内容给谭忠、钱运周看了，三人商议此事。钱运周道：“这肯定是一场鸿门宴，总指挥千万不要去。不如让我带上百十人，端了土匪的老巢，以绝后患。”“这帮土匪狡猾得很，杀人越货，极其残忍。上次虽然被我们打败了，主要是因为对我们的实力不了解。毕竟强龙难压地头蛇，如果他们从暗处对我们下手，会让我们很麻烦。”谭忠道。“是啊，老谭说得对。这帮土匪不是正规军，打仗没有章法，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连政府军都拿他们没办法，我们更是难以剿除。况且，这里的土匪就像这鸦片一样多，能剿除得了吗？”李国辉道。“那么，总指挥，我们该怎么办？”钱运周问道。“现在缅甸政府还无暇顾及我们，但我估计也不会有多少时间了。现在我们要未雨绸缪，继续壮大自己的实力，以便将来和政府对抗。”李国辉顿了顿，继续说道，“眼下这支土匪队伍也算是当地最大的武装力量了，比较有代表性。既然他们想和我们谈判，我觉得我们倒可以和他们联合起来。毕竟他们也是一支能够牵制政府军的武装力量。”谭忠、钱运周二人都点头称是。谭忠又道：“但是土匪毕竟太阴险了，总指挥此去，恐怕凶多吉少。我担心他们会借机消灭我们。我看，还是不去的好。”李国辉道：“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毕竟他们已经领教过我们的厉害，他们害怕我们的军队会报复他们。”“但您是‘复兴部队’的总指挥，军

队不能离开您。就让我代您去吧！”钱运周道。李国辉拍拍钱运周的肩膀，道：“钱老弟，现在很多土匪对你都恨之入骨，你就不要去了。再说，如果我不去的话，土匪就会嘲笑我，不把我们‘复兴部队’放在眼里，这对我们以后的生存不利。所以，哪怕真是鸿门宴，我也必须得参加。”“那我带一个营的兵力在山下接应您。副总指挥可以坐守营寨。”钱运周道。“好吧，我只带麻三一人去。钱老弟在土匪寨外制造声势，负责接应。老谭一定要看好营寨，防止土匪搞调虎离山，突然来袭。”李国辉道。谭、钱二人遵命，各去安排。

土匪营寨在一个叫老扁山的地方，两边都是悬崖，地势极其险要，山顶一座大寨，能看见露出竹楼尖顶，是土匪的大本营。李国辉带着贴身卫士麻三骑马先行，钱运周随后带一个营的兵力接应。麻三人如其名，脸上的麻坑多得足可标点一部五万字的小说，远看更像一把漏勺；但身材高大魁梧，喜欢用拳头与人交流感情，骑马打枪均称一流。

当下二人来到老扁山下，但见山隘上垒起许多圆木和石头，后面有人影若隐若现。负责迎接他们的是二当家。在他那张“脸”上，噢，对了，其实那是不能算做脸的，因为实在是太窄了。在那只“脚丫子”上，他的五官分布得满满当当，彼此挤得直闹矛盾。生理上的残疾往往会引起心理上的残疾。虽然丑算不上什么生理缺陷，但如果你要说他的脸长得像脚丫子，他非跟你拼命不可。二当家有着异乎常人的自尊心，哪怕你说他长得英俊潇洒，他都会认为你是在讽刺他；他靠着一股狠劲，荣膺二当家的宝座。

李国辉微微一笑，随二当家走上山隘，通往山寨的路上戒备森严，每隔十米左右，就有一个土匪手持步枪或火药枪站岗。

在土匪营房内，土匪司令偕夫人接见了李国辉二人。土匪司令身材魁梧，强壮得像一头水牛；脸色半青半红，一双眯缝眼直拉到鬓角，眉毛倒拧着；耳朵像小蒲扇，只是少了一只，头上还缠着纱布。司令夫人则眉如春山，目如秋水，色如芙蓉，体如梨花，态如细柳，好一副花雪容貌！寒暄毕，李国辉就数日前冲突一事，表示遗憾，希望司令予以谅解。二当家懂汉语，就做了翻译。土匪司令忍着疼痛，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希望以后能和“复兴部队”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只是弟兄们混口饭吃不容易，想和“复兴部队”谈谈条件。李国辉说大家生存都不容易，条件只要合理就可以接受；“复兴部队”也想和兄弟部队联合，共同把事业做大。土匪司令说以后只要是“复兴部队”护商，他们决不为难，只要十抽一就可以，就算给他们一个面子。李国辉说这恐怕他手下的弟兄们不会答应，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护商队伍，而是正规部队的军人，在抗日战场上都喝过日本人的血；少一驮货物就会使他们在马帮头领面前失去信誉。不过，如果司令不劫他们的镖，他们也决不为难司令。土匪司令顿时勃然变色，欲要发作，司令夫人给他使了个颜色，便强作镇静下来。

这时一个女匪前来给李国辉敬茶。女匪长得很漂亮，一头黑丝长发，大大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尤其是一双手像葱白一样纤细、白皙。李国辉见了，不由夸赞道：“好美啊！”“噢，是吗？”这时，司令夫人插话道，“既然李将军喜欢，那就送给你好了。二当家，你去安排一下。”二当家应声而去。李国辉忙道：“不不不，请夫人不要误会，我只是说说而已，我有妻子的。”“哦，这个不要紧，男人吗？就算我们送给您的见面礼吧。”

不一会儿，一个土匪手拿一个蒙着红布的托盘走了进来。司令夫人示意送给李国辉。土匪走到李国辉面前，撤去红布，托盘上赫然出现一双血迹斑斑的人手！李国辉猛地站起来，拔出了手枪，麻三也拔出了手枪，对准了土匪司令。司令夫人一招手，二当家带着五六十个土匪冲了进来。土匪司令挡在门口，恶狠狠地对李国辉说道：“姓李的，今天你要答应了我们的条件，咱们好话好说，决不动你一根汗毛；否则，你觉得还能活着走出这个房间吗？”

李国辉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用一双犀利的眼睛盯着土匪司令，这样过了大约20秒钟，他发现土匪司令的目光闪烁不定，额边出现了一些细密的汗珠，缠住耳朵的纱布隐隐似要滴出血来。“滚开！”李国辉

突然大吼一声，声如巨雷。“当啷”，司令的枪竟一下掉在了地上，腿猛一软，人也瘫在了地上。司令身后的土匪自觉让出了一条道，李国辉、麻三转身便走。二当家悄悄举起了手枪，只听得“砰砰”两声枪响，一只斗笠飞了起来，旋即被打在了二当家身后的柱子上。麻三朝手上的两支手枪吹了吹，又迅速地把枪插进腰里，复转身随李国辉离去。这前后不过两秒钟光景，二当家摸了摸光秃秃的脑袋，愣在了那里；司令则躺在地上，开始吐起了白沫。

司令夫人脸若冰霜，望着呆若木鸡的土匪们，厉声骂道：“你们这些攘货，你们手里拿的是烧火棍吗？平日里神气活现的，原来是一群孬种！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两个人，以后还怎么立足？！”“我去追他们！”二当家在这一阵臭骂声中，率先醒来，提着枪便要出去。这时只听得山下“轰隆隆”传来几声炮响，原来是钱运周在制造声势，鸣炮示警。“不要追了！”司令夫人说，又恨恨地道，“李国辉，你不让我们有活路，咱们就走着瞧，看谁斗过谁！”

两个土匪把司令从地上架了起来，司令腿脚虚软，在地上已立脚不稳，便坐在了椅子上。有些人平时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可一旦被戳穿，他便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了，甚至产生一种人生的毁灭感。唉，如果不是这支汉人队伍来到金三角，如果司令的对手不是李国辉，也许他和别人都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原来是这样熊包。

司令夫人转过身，望着手脚还在哆嗦、嘴上还有白沫的土匪司令，举起了枪，“砰”，冷森森的枪口射出了一串火舌，司令应声连同椅子一起倒在了地上。众土匪一时都惊呆了，手足无措地望着司令夫人。

“这个攘货，银样镗枪头！以后谁再这么熊包，他就是下场！”司令夫人恨恨地骂道，“我宣布，从今以后，由二当家做我们的司令。你们觉得怎样？”众人不由得摸了摸自己的脖子，感觉后颈上凉飕飕的，都下意识地点点了头。二当家望着司令夫人，也点了点头，脚丫子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其实，司令夫人才是真正的“东掸邦自卫军司令”。土匪司令当初抢她上山的时候，估计是欠考虑的。她一旦成了压寨夫人，就像竹笋一样遇雨便长，长得他直喘不过气来。短短几年间，这一弱女子竟成为掸邦一带闻名的女匪首，绰号“罂粟夫人”。现在出现这种结局，估计也是土匪司令的命中孽缘。

李国辉、麻三会同钱运周顺利返回军营。经历了此次事件，李国辉决定彻底铲除这伙金三角最大的土匪。他有他的考虑，认为唯其如此才能确立残军在金三角护商的霸主地位，扩大影响，这样才会有更多、更大的生意来养军；同时杀猴骇鸡，警戒其他武装势力不准小觑他们，从而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李国辉和谭忠、钱运周部署打击土匪的计划。

恰好一天，士兵在营寨门口发现了一个小盒子，送与李国辉。李国辉打开一看，大吃一惊，里面竟是一只人的耳朵！旁边有一张纸条，上面用蹩脚的汉字写道：“要救王强、赵青，老扁山前小树林。”王强和赵青是钱运周属下一个特别大队的支队长和士兵，昨天夜间巡哨未归，应该是被土匪抓去了。钱运周勃然大怒，拔枪便要率人去攻打土匪山寨。李国辉急忙制止了他，谭忠道：“钱老弟，你要保持冷静！我想土匪是要故意激怒我们。小树林里肯定会有埋伏。他们会趁我们救人质的时候，从背后发动偷袭。”“不错，”李国辉道，“而且他们还会趁我们发兵去救人质的时候，偷袭我们的营寨，端掉我们的老巢。”谭忠、钱运周点头称是，三人便部署了作战计划：麻三带二百人去救人质，李国辉带三百人在麻三之后，专门对付埋伏的土匪；打败土匪后，便合兵一处攻打敌人的山寨。钱运周率三百人埋伏在军营外面，敌人来偷袭时断其退路；谭忠率五百人坚守营寨，敌人来时，与钱运周里应外合一举歼灭之。其余人负责保护家眷，要寸步不离。安排已毕，众人各按计划行事。

且说麻三带着二百人先行，当他们来到老扁山前小树林时，天色已经昏暗，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在闪着寒光。

小树林里传来一阵阵紧促的木鼓声，熊熊燃烧的火堆旁，能看见许多人影在晃动。麻三突然记起，原来听当地华侨说过这是野作在击鼓过节。野作过节就意味着猎人头剥人皮，彻夜击鼓，将砍下的人头祭祀

山神或谷神，称“猎生头”。

就在他眼前，全身赤裸的野佻在篝火旁跳舞狂欢，火堆上烤着整头的牛和猪。野佻手中挥舞着长矛、毒弩和砍刀，鼓手将木鼓击得惊心动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在静谧的夜空中，神秘鼓点传播着古老的死亡气息，令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在一张木桌子上，放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估计砍下来还没有多久，还在往地上滴血。“强哥！”麻三差点叫出声来，原来那人头就是他的好友王强的。在一棵树上，士兵赵青被绑着，一个野佻正在活剥人皮。人皮从头部剥起，已剥到了脖子，细密的血珠不断地渗出，顺着皮肤往下流。赵青的脸皮已经耷拉下来，五官模糊不清，嘴巴还一张一翕的，似乎在呻吟。

“啊！我日你姥姥的！给我打！狠狠地打！”麻三双眼血红，冲锋枪喷出串串火舌，随后身边的卡宾枪、步枪一起大作，汇聚成愤怒的火海。那些野佻一下被打蒙了，好像不知道麻三他们到来似的，慌忙四散逃命。子弹刺穿他们的身体，鲜血喷涌而出，连同四分五裂的肉体四处飞溅。整头的牛、猪倒在火堆里，“轰”，火堆串起巨大的火焰，映红了半边天空。

麻三身后，步枪、火药枪几乎同时响起来。约二百土匪向他们发起了攻击，一些残军士兵当场毙命。“奶奶的，你们终于出现了！”麻三回转身，向土匪们开火。双方瞬间绞作一团。

土匪身后，冲锋枪、卡宾枪、机枪、迫击炮也几乎同时响起来。三百名残军士兵在李国辉的指挥下，瞬间把偷袭的土匪变成尸体的碎块，血浆从五脏六腑里被挤压而出，顺着所有的孔洞喷射出来，染红了熊熊火光。

这些土匪一下被打蒙了，根本没想到李国辉会出现在他们的后面。当他们在尽情体验杀人快感的时候，转眼间又变成了死亡的主角。

李国辉和麻三前后夹攻，战斗很快结束。二当家和几十名土匪被俘虏，其余全被打死。残军伤亡10人。其实，关于这场战斗，一切都是个阴谋。

砍人头、剥人皮，在这场战斗中最先稀里糊涂死去的那些野佻，充当的是最倒霉的角色。佻佻族有野佻、熟佻之分：开化和文明的佻佻称熟佻；野佻则指未经进化，仍然吃生肉、喝牛血、砍人头的原始部落。中国云南西盟的好多地方，还有金三角缅甸佻佻邦的野佻族，都盛行砍人头祭谷魂。共产党解放云南后，移风易俗，西盟佻佻族的这种风俗被取消；在缅甸，一直到1968年才完全废除。野佻的这种风俗，起源于缅甸佻佻邦一个叫大田寨的地方。当时云南佻佻族人才开始学种旱谷，有人把蒸熟的旱谷种换给大田寨人。他们种了，谷秧不出。那人就对他们说，要砍人头祭谷魂，谷秧苗才会出。他们就砍来了人头祭谷魂，那人又把生谷种换给他们。这次，撒下去的谷种长出秧苗了。其他佻佻族寨子的人跟大田寨人学种旱谷，大田寨人又告诉了他们祭谷魂的方法。从此，砍人头祭谷魂的风俗习惯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在野佻寨子里面，一般都有两户人家是世代专门从事砍人头的。他们的生活都由全寨子人负责，所以平时不用参加生产劳动。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每年春天来临，要撒旱谷种之前，去一趟远处，想尽一切办法，至少砍一颗成年男人的头回来。什么民族的人头都可以砍，但就是不能砍拉佻族人的头。因为有一年，一个野佻砍了一个拉佻人的头背回寨子，背到半路，那拉佻人头竟张开嘴来，咬了那野佻后背一口。野佻中了毒，回到寨子就死了。从此，野佻认为拉佻人是神的民族，不能砍他们的人头。

在出去砍人头的人回来之前，野佻全寨子的其他人都不劳动，他们只是待在寨子里。砍人头的回到寨子边，寨子里的人就要出来迎接人头。妇女们端来水和食物，她们为人头洗去脸上的污迹，梳好人头的头发，往人头的嘴里喂进煮熟的鸡蛋、糯米饭和蜜水。然后她们唱：“人头啊，不要恨我们。我们把你砍来是因为爱你，不是恨你。我们用鸡蛋和糯米饭慰劳你，我们用蜜水慰劳你。我们把你请来，请你为我们请来谷魂，让我们的旱谷长得好，结籽多。”

迎接人头的仪式结束后，野佻的魔巴（祭司）把人头送入神庙祭祀谷魂。祭祀完毕，魔巴用芭蕉叶包好人头，把它放在神庙的茅草屋顶上。等人头上的肉腐烂脱尽，只剩下骨头的时候，魔巴就把骷髅取下来，

放进寨子中央大路两边的人头桩里。人头桩一人多高，有一般成年人的腰身那么粗，靠近顶部处凿一个洞，人头骨就放进那里面。每一根人头桩里都必须有人头，野作以寨子里人头桩多为荣，并成为向其他寨子夸耀的资本。

有时候，出去砍人头的野作空手回来，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在全寨子成年男人中抽签，抽到谁就砍谁的头。那没有完成砍人头任务的野作，即使不抽中被砍头的签，但他今后在寨子里的日子也是非常不好过了。

其实，二当家就是个“野作”，他家已经有五代专门从事砍人头职业。他虽然转行当了土匪，但有时还偶尔做此行当。这次他瞄准了李国辉的残军士兵，趁他们夜间外出巡哨时，抓住了王强和赵青，把他们送给了当地野作，只是没有跟他们说是歼灭李国辉部队的诱饵；然后他就带领二百名土匪埋伏在外面。但可惜，螳螂扑蝉，黄雀在后，他怎么也没想到李国辉谋高一筹，会出现在他的后面。

见到自己的手下被砍了人头、剥了人皮，李国辉勃然大怒。从野人山得出的生存法则（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为了生存，可以高尚，也可以残忍，李国辉决定以残忍对抗残忍，以恐怖对抗恐怖。于是将二当家剜心剖腹，割下人头，祭奠这两名属下。土匪中有一人愿带路到土匪老巢，李国辉赏了他一些钱，让他先走了。

然后李国辉与麻三合兵一处，直奔老扁山土匪巢穴。战斗很快打响，同样也很快结束。在战争中拥有现代化的强大的杀人武器就是最大的生产力。对残军士兵而言，这场战斗只能算是他们的杀人游戏；只会偷袭的土匪无法摆脱死亡的宿命，纷纷被邀请参加死亡之神特意为他们举办的华丽盛宴。

迫击炮怒吼着，炮弹落在山隘上炸开来，火光和浓烟腾起，岩石崩裂，树木被连根拔起，竹楼像不结实的玩具一样散开来，一堆堆血淋淋的泥土和人体被抛向空中。土匪就像受惊的耗子，乱成一团，哇哇怪叫，四散奔逃。但是子弹炮弹仍不肯放过他们，就像饿狼一样赶上他们，把他们撕成碎片。

残军士兵们毫不费力地就占领了土匪山寨。李国辉命令士兵们到处搜寻土匪婆罍粟夫人的下落，却踪迹全无。被俘的土匪也不知其去向，只说和参谋长在一起。李国辉把这近一百名降匪全部钉死在山寨，然后把土匪老窝里的骡马鸡片掳掠一空，放一把火，押着骡马队伍浩浩荡荡离开了，把那片冒着黑烟和尸体狼藉的战场丢在身后。

李国辉回到营寨，谭忠马上汇报，果然不出所料，土匪婆罍粟夫人和一个什么参谋长率三百余人来偷袭了营寨，多亏他们早有准备，前后夹攻，打败了他们；土匪几乎被全歼，只剩下土匪婆、参谋长和十几个土匪逃掉了，钱运周已带人去追。李国辉道：“干得好，老谭！这次我们一定要除恶务尽，斩草除根，永绝后患。我早就看出这个土匪婆不是善类，他和那个二当家眉来眼去的，关系暧昧。我们就静等钱运周的好消息吧。”下令晚间要增加巡哨，虽然刚打了胜仗，但比平时更要谨慎，以防土匪再次偷袭。

第二天上午，钱运周回来了，绑着十余名土匪和他们的参谋长。所谓的参谋长，一张脸就像一根经霜的西葫芦，窄窄的，上面坑坑疤疤；尖尖的鼻子往上挑着，一张薄片大嘴像牛反刍一样常嚼东西。其实，他是“东掸邦自卫军”的第四号人物，也是土匪的“智囊”或称“狗头军师”。这次偷袭残军营寨，实际上就是他的主意。主意本身应该不错，只不过没想到对手太强大了，一切都在对手的掌握之中。他对李国辉说，他对“复兴部队”来说应该是有功之臣，不但不能杀他，还应该予以提拔重用。其实他早就想投靠“复兴部队”了，一辈子当个土匪有啥出息？人就应该识时务，关键时刻反他娘的！如果不是他诱骗罍粟夫人去偷袭残军营寨，“复兴部队”怎么能够全歼他们；如果不是他杀死罍粟夫人，李长官怎么能够彻底清剿他们。“你杀死了罍粟夫人？”李国辉大吃一惊。“是的，我砍了罍粟夫人的人头，交给了钱长官。”四当家脸上露出了自豪的表情，“我要替‘复兴部队’死去的两位兄弟报仇。他俩是被二当家捉去的。二当家和罍粟夫人有奸情，他早就想除掉大当家自己当司令了。我已忍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终于找到了机会。”李国辉问钱运周：“人头在哪儿？”“他是交给我一颗女人的人头，但不知是不是罍粟夫人的。”钱运周

从士兵手里接过一颗人头，传给李国辉。李国辉接过来一看，果真是罂粟夫人的，只是面容尽失，一双惊骇的眼睛死不瞑目。“可惜了一个心如蛇蝎的美貌女人，竟落得如此下场！”李国辉感叹道。“请长官一定要收下我，我愿为‘复兴部队’效犬马之劳，永不背叛。”四当家突然双膝跪地，发誓效忠。“长官，我也是有功之臣啊。要不是你派我跟踪他们，一路留下路标，钱长官也不会这么快就赶上我们的。”被俘的土匪中一人开口道。李国辉一看，原来是那位在老扁山小树林里被他放走执行特殊任务的土匪。“嗯，你做得不错。”李国辉道。“我还要向长官报告一个事，参谋长在杀死罂粟夫人之前，还把她强奸了。”土匪受到鼓舞，又道。“哦……”李国辉惊讶地看着四当家。“你胡说，不光是我，你们所有人都有份儿！”四当家分辩说，“你们害怕罂粟夫人，蒙上脸把她强奸的，对不对？敢不敢承认？”“她对我们那么残忍，就该遭这样的报应！”土匪抗议道。“好了！你们说，都是有谁参与了轮奸？”“参谋长挑的头，在场的这些人都参与了。”土匪抢着说道。“好了，钱老弟，把所有参与此事的土匪统统枪毙！执行吧。”李国辉吩咐道，然后转身离去。他生平最恨的就是破瓢嘴，睁眼说瞎话，满嘴跑火车。“长官，饶命啊！我可是有功之臣啊！长官……”背后土匪叫道。

这场和土匪的争斗，以“复兴部队”的全胜而告终，金三角这支最大的土匪武装被消灭，而残军仅付出伤亡二十余人的代价。至此，李国辉率领的“复兴部队”威震金三角，正式走上了武装贩毒之路；时代也随之进入了金三角时代。

有了良好的开头后，一发不可收拾，附近的商人都接踵而至。正规军押运所向无敌，看到国民党残军的旗号土匪都躲得远远的。有了经济来源后，李国辉开始自己生产贩卖毒品筹集军费，残兵部队逐渐在缅甸边境站住了脚。他们收容散兵游勇、土匪恶霸（云南边境恶霸张伟成、蒙宝业、罗成、吴运暖等部500多人，先后逃往缅北地区），竟在短短两个月内，将部队扩充到3500人。他们修建了军事基地，开始训练丛林战法以求生存。

【奠基金三角】

60多年前，一支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从大陆失败后来到缅北，在遭到蒋介石抛弃后，军人的忠诚指引他们义无反顾地走进金三角，走向生命的终结之地。历史的巨大悲剧性在这一刻间铸成了，他们注定要制造一个与自己更与人类为敌的魔鬼。

当人类命运被伟人决定的时候，那是英雄创造历史。但是更多时候，当一切外部条件已经成熟，就像果子在树上快要掉下来，许多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就顺应历史，充当了“英雄”角色，我们称之为时势造英雄。充当英雄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看谁离果子最近。幽冥之神选中了李国辉，他将金三角变成了一座魔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成为了罪恶的金三角毒品王国的开山鼻祖。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鸦片大规模地种植和走私，这个毒品王国的雏形就开始形成了。

据联合国禁毒署资料，二十世纪下半叶，在亚洲南部以种植罂粟为生的各国人数超过一千万人，地域主要分布在萨尔温江流域直至湄公河流域的大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三角形地带。区域面积之广大，相当于缅甸国土的三分之一，或者七个台湾岛加在一起的总和。这个区域就被形象地称为“魔鬼金三角”。

金三角（Golden Triangle）是缅甸、老挝、泰国交界地区，范围包括缅甸北部的掸邦、克钦邦，泰国的清莱府、清迈府北部及老挝的南塔省、丰沙里、乌多姆塞省，及琅勃拉邦省西部，共有大小村镇3000多，总面积为19.4万平方公里。泰国政府在这三国交界点竖立一座刻有“金三角”字样的牌坊，故这一带被称为金三角。

由于金三角地区大部分是海拔在千米以上的崇山峻岭，气候炎热，雨量充沛，土壤肥沃，极适宜罂粟的生长，再加上这里丛林密布，道路崎岖，交通闭塞，三国政府鞭长莫及，为种植罂粟提供了政治、经济以及地理、气候等方面得天独厚的条件。罂粟，当地话叫“必壳”（音），意思是会唱歌的花。至于为什

么罌粟花会唱歌，有这么一个美丽动人的民间传说：九十九个仙女从天上下凡，九十八个阿姐都找到如意郎君，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唯独最小的阿妹在深山里迷了路，只见狼虫虎豹，不见村寨和人烟。阿妹走不出大山，只好不停地唱歌，最后忧郁而死，化成一片美丽的罌粟花海。当地人还说，要是在开花季节，你躲在石头后面，一定会听见仙女唱歌。但是你千万莫要出声，不然要遭大祸呢。在金三角，种罌粟非常正常，佉族、掸邦、傈僳族的山民都种罌粟。种罌粟甚至比种粮食还简单，因为罌粟是懒庄稼，收入高，一亩罌粟可抵十亩粮食，种粮食不但辛苦，还不值钱。

金三角地区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海洛因类毒品产地，种植面积在100万亩以上，年产鸦片2650吨至2800吨，年产海洛因约200吨左右，约占世界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九。

自远古以来，金三角一直像头安静的小兽，柔弱而善良，默默无闻地蜷伏在亚洲南部緬、泰、老三国的崇山峻岭中，丝毫不引人注目。但是自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个名叫李国辉的国民党团长带领一支现代化军队进入金三角，这头善良小兽就像被注入了魔鬼基因，迅速扩张身体，横空出世，长出獠牙和利爪，变成了一头面目狰狞威胁人类的食人恶魔。

金三角，这是一场注定要吞噬人类的世纪噩梦吗？

2. 天涯游魂

【遗老孤忠】

当李国辉在金三角拿着刀枪挥洒人生的时候，被缴械的黄杰正用笔书写自己的命运，笔底一片凄风苦雨。

黄杰，字达云，抗日名将。1903年11月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郎梨乡一个耕读之家。早年就读于长沙岳云中学、湖南省立第一中学。1924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后在庐山军官训练团、陆军大学将官班、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及国防大学联战系接受过训练。自1925年至1932年七年内，他的仕途就像象棋棋盘上的“车”一样，从被人视而不见的行列一路直行，历任国民党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参加了东征、北伐、中原大战等战争。

1928年4月，黄杰参加蒋介石举行的第二期北伐，任第二师第七团团长。在“济南事变”中，黄杰以侍卫长身份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受日军攻击的济南城，这是黄杰第一次近身护卫蒋介石。

1930年7月，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任第二师第二旅少将旅长。7月11日深夜，敌军突破防线，情势紧急，黄杰率部3个团，收复李坝集，成功地保护了坚持在柳河车站指挥的蒋介石，有救驾之功。

1932年接替战败的汤恩伯出任陆军第2师中将师长，驻防河南。1933年率第2师北上抗日，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抗战。黄杰奉命接替南天门防务，守备黄土梁、南天门、八道楼子等险要阵地，与侵犯日军激战5昼夜，伤亡官兵300多人。此役为日寇侵华之第一场血战。战役结束后，1935年7月因战功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后率部驻防徐州、青岛等地，修筑要塞工程，加强防务工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黄杰被任命为陆军第八军军长兼税警总团长，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

1938年，第八军参与兰封会战包围土肥原师团，此役因蒋嫡系桂永清第二十七军、黄杰第八军不战而逃致兰封、商丘失守，导致包围网全盘崩溃。兰封会战以国民军大败告终，豫东鲁西全部沦陷。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淹死了数千追击日军，并形成了面积三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使日军长达六年不能逾越；但因为没有任何预警和组织民众撤退，同时淹死了八十九万中国老百姓，受灾人口达一千万，背井离

乡达五百万。此役后黄杰被撤职查办。1939年9月调任成都中央军校教育处处长，1940年5月又调任桂林中央军校第6分校主任，负责军事教育工作。

1943年4月，黄杰复职出任第1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6军军长，率部进驻滇西。1944年4月，所部编入中国远征军战斗序列，参加滇西缅北反攻战役。同年9月，代替宋希濂升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并兼任前敌总指挥，具体指挥对龙陵的三次围攻。这期间，他根据龙陵日军外围阵地丧失、城区守备力量不足的情况，充分发挥远征军在人员、武器方面的优势，三面夹攻，合力重击，仅用5天时间就击溃守敌，夺回了龙陵这个曾几次易手的战略要地，奠定了远征军反攻胜利的基础。攻克龙陵后，继而克复芒市、遮放、畹町据点。1945年1月越过中缅边境，与中国驻印军队及盟邦美军胜利会师，取得了滇西反攻的重大胜利，完成了打通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的任务。黄杰指挥的11集团军这次反攻滇西缅北战役，经8个月浴血奋战，以伤亡4.8万多人的代价，击败日本侵略军56师团，打通了中国到缅甸、印度的国际交通线，对争取同盟国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援助起了重要作用。因指挥对日作战有功，美国政府授予其“自由勋章”，国民政府授予其“云麾勋章”。

1945年3月，中美盟军准备向日军发起总反攻，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黄杰出任第1方面军副司令官兼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副司令，参与指挥了对日反攻作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兼军官训练团教育长。从1948年7月起身兼长沙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第3训练处处长、国防部中将次长、陆军第5编练司令官等职务。

1949年8月湖南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在长沙起义，蒋介石立即任命黄杰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一兵团司令官和湖南绥靖总司令。黄杰策动陈明仁所辖若干师、军反水，弃陈奔黄拥蒋。湖南、广西全境解放后，他率领3万余残兵败将退入越南。

在国民党阵营中，黄杰并非真正具备分量的人物，而是一位勤于做笔记写公文、忠心耿耿的军人。这种人格特质，注定了他在国民党存亡之秋的表现。在大批精锐部队被歼，蒋介石最重要的亲信将领被俘或主动献城投降之际，黄杰这样的人成了蒋介石没有选择中的唯一选择。抗战胜利后，黄杰被派任中央训练团教育长，负责军队复员转业训练，1948年内战趋紧之后，又被安排回去带兵。1949年7月，程潜和陈明仁在湖南倒戈，震惊了国民党中央。行政院彻夜开会，商讨变乱局势的应付方法。会议的结果，决定派黄杰为湖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并兼任湖南绥靖总司令和第一兵团司令官两项军职。当时，林彪所辖的两个军，已经打到衡阳附近，到八月下旬，整个华中战场，解放军已集结了十九个军，五十五万人，分三路向西南进攻。当黄杰获悉行政院这项决定时，多年后曾自承：“我的感觉，万分惶恐。就目前军事政治各方面的态势来说，可以形容为‘百孔齐穿，千疮并溃’。在这样危疑震撼的状况下，去接受如此艰巨的任务，内心感到万分惭愧。”国民党内原有一些孤臣遗老，怀抱“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孤忠愁绪，诚惶诚恐而又忠实地执行上级的命令，黄杰就是其中一位，他接受了回湖南工作的任命。

事实上，任何人面对这样的局面很难不感到惶恐，国民党自知败局已定，战略重心已转至台湾，留在大陆各部已无太大作用，只期待能尽量撤出兵员和武器，将力量集中在台湾一地。因此，黄杰真正能做的与其说是与解放军作战，不如说是把仍然忠于国民党的军队带出大陆。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因为真正的国民党大官早就带着家眷搭乘飞机，一批批地飞往台湾安置，像黄杰这种直接带兵的将领只能坐吉普车，甚至徒步带着大堆人马东逃西窜，稍一不慎就会沦为战俘。这时已是1949年12月了——换句话说，国民党军南窜途中，新中国已经成立了，这一消息，对于这批前朝败军来说，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新的强大的统治力量已经产生，国民党人曾有的辉煌现已消失殆尽，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流窜于西南山林之间的黄杰想必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与辽沈战场、淮海战场撤下来的老兵接触当中，黄杰总是满怀信心地告诉他们，撤退只是暂时的，他们很快就可以打回中国。然而黄杰直到1995年在台北去世，再也没能回到中国大陆。打回老家的豪语变成了现实的迷惘、儿孙枕边的故事和遥远的、

逝去的伤感。

【集中软禁】

1949年12月13日，西方人最忌讳的一天，晚间八时左右，应凉山边防军司令部之约，黄杰携带简单的行李，率一名随从，乘法方军车到达凉山。到凉山后才发现何竹本参谋长等仍滞留凉山未动。因天色已晚，法方派军官阿麦勒上尉（Captain Ameil）接待他们，安置他们住在一家民房内。

凉山在越南北部，是一座比较重要的都市，北通广西南宁，南至河内，有公路与铁路。当时已被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同盟毁坏，不能通车。此地也处在一片风声鹤唳中，状似安定的背后，隐现出一片恐怖与肃杀的战时气氛。

次日上午九时，阿麦勒上尉陪同黄杰与何竹本等去访晤法驻凉山边防军司令韦加尔上校（Colonel Vicar）。黄杰直接地提出残军接运上船的一些问题，请其答复；但韦加尔上校却只是闪烁其词，答非所问。黄杰想到也许是因为他的职务原因，不能答复职权以外的问题，于是决心去河内一行，探其究竟。黄杰嘱咐何竹本参谋长立即返还禄平，因法方派不出交通工具，二人都在凉山耽搁了两天。

十五日，阿麦勒上尉来告，在禄平宿营的残军部队，已由法方派出汽车一百五十辆，运送到那丁。（后来黄杰得知法方车队仅是收容沿途落伍的伤病官兵及眷属妇孺，部队仍是徒步行进。）

十六日，法方转来兵团副参谋长范湖少将电报一件，报告部队已抵达先安，等候黄杰司令官的命令开拔。

黄杰以何参谋长名义，向法方边防军参谋长康士登上校提出了一件备忘录，洽询的内容是：

一、我军何时可撤离越境？此问题在凉山能否解决？抑须至河内解决？

二、需用船只，贵方可否派出？

三、根据双方在峙马屯的协定，军用无线电机，希望能即刻发还。

四、黄将军希望交付贵方的武器，能在离埠时发还。

五、我军上船后的给养，贵方是否可以补给？

六、我们不便在此久留，请派车送至先安。

不久，黄杰即得到了康士登上校的答复：

一、运输船只、武器、通信器材等问题，须至河内才可解决。

二、明日可能派飞机送黄将军赴河内。

十六日十二时，黄杰偕同何竹本参谋长等乘法方专机由凉山飞河内，十二时五十分到达。

河内是一座有着千年悠久历史的古城，有着自然、质朴的美。这里四季树木葱郁，鲜花常开，大小湖泊遍布，文物荟萃，古迹、寺庙众多。这座城市总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与许多中国城市的惊人相似之处，如区域分为内城（市区）和外城（郊区），内城历史上为紫禁城、皇城和京城所在地；河内最大的湖泊西湖堪称是中国杭州西湖的姊妹篇；建于1070年的文庙是供祭儒家先师孔子的地方。

河内也是越南北部最大的城市，也是北圻的政治中心。位于红河下游，为一广阔的平原地带，盛产谷米。交通也极便利，北到凉山，南达海防，均有公路铁路；其中滇越铁路，可通中国云南的昆明。市区有许多19世纪法国式建筑，带有浓厚的西洋色彩。法国驻越北专员公署，就设在这里；中国也设有总领事馆，总领事为刘家驹。

专机抵达河内时，法方派有军官在机场照料，稍事休息后，黄杰即驱车往访专员公署参谋长韦尔登上校（Colonel Redon）。在其寓邸，黄杰首先对法军当局协助其部队进入越境，表示谢意；继而提出部队转运台湾的许多问题，要求逐一作答。不料，韦尔登上校竟也和凉山边防军司令韦加尔上校一样避作正面答复，处处闪烁其词，只不断表示欢迎黄司令来河内，一派空洞的外交口气，使人摸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

药。最后韦尔登上校以略带恐吓的口气对黄杰说，河内潜伏的越盟分子很多，必须顾虑其人身安全，法方在道义上应该尽到保护的责任，要求他在行动上务须保守秘密。这一毫无意义的会谈结束之后，专员公署的华务处长欧芝耶上尉（Captain Adgves）送黄杰到黄阿里文路二十五号去歇息。

黄阿里文路二十五号是一座两层的西式洋楼，室内久已无人居住，四壁结满蛛丝尘网，显得异常冷落。不久法方搬来了被褥用具，同时进驻了一班非洲黑人士兵，说是担任黄杰的警卫。黄杰忽然想到，从凉山到河内，和法方军官几度接触，他们都对问题的重心避而不谈，难道局势有变？蓦地心头抹上一层阴影，那班面目漆黑的非洲士兵，仿佛就是黑暗来临的象征。事实上，黄阿里文路二十五号就是软禁他的地方，也是他生平开始尝到没有自由空气的地方。

十七日清晨，据从刘家驹总领事那里传来的消息说，先安方面的部队与眷属，已开拔到鸿基。刘总领事还说，自国民党军进入越境后，解放军约有三万余人的部队在芒街附近集结，似有跟踪追击的可能。法方在越南的负责人，唯恐解放军进入越境，对这支国民党残军的行动不能作决定，正向巴黎请示，目前要按国际公法，把国民党军暂时软禁。

下午五时半，刘家驹来访，黄杰对他说：“我军进入越境，事先在峙马屯与法方签有协定，已获得法方在公文书上的同意，准许我们借道海防，转运台湾，这是需要双方都要遵守的！如果我不重视协定的要求，完全也可以不向法方交出武器，武装入越，以越南为基地，在滇桂边境搞游击战争。法方为什么迟疑不定呢？难道还会反复吗？”刘家驹说：“国军入越后，中共周恩来就向法方广播，责备越南法军不应准许我军入境，并且恐吓法方要负起战争的后果。巴黎方面异常恐惧，所以才有软禁我军的举措。”

事实上，解放军追击残军至爱店停住脚步不久，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即透过广播，谴责在越南的法军不应同意国民党军入境，并且要求法方负起所有的责任。尽管新中国政府对法方表示严重抗议，不过这支国民党残部毕竟已解除武装，离开国境，实质上对中国不构成任何威胁。尽管如此，法国方面仍谨慎从事，国民党政府已彻底垮台，美国态度暧昧不明，这意味着台湾被解放军攻下已指日可待，因此，此刻明目张胆地冒犯新中国政府并不适当。所以，黄杰进入越境不久即感到法方代表闪烁其词的态度，接着被软禁。根据法方的情报，解放军正在芒街一带集结，展现军事力量。法方颇有压力，他们软禁黄杰以及限制国民党徒手官兵的行动，应是一项向新中国示好的动作。

这个不幸的消息让黄杰忧愤交并。法方竟如此不讲信义，违背双方的协定，把软禁入越国民党军，作为缓和中共对越南颠覆行动的筹码！然而事态演变到这个地步，个人的荣辱事小，如何争取这几万人的出处前途，才是最重要的责任。一定要忍耐，要冷静，勇敢地面对现实，来应付险恶的处境，黄杰一再提醒自己。

十二月十八日黄杰派外事处长毛起鵬赴西贡，洽询真实情形，而毛处长却一去便消息全无。

重门掩幽寂，清影孤灯伴。宿鸟闻惊梦，流水乱山远。悲风苦雨长，天涯残梦短。

黄杰只好用笔书写自己的命运，笔底一片凄风苦雨。

此时，最让黄杰关心的是部队的行动，一个指挥官脱离了他的部队，正如一个母亲脱离她的孩子，真可说是神牵梦萦。此外，他的妻儿一直未随部队行动，现在也不知逃至何处？儿女私情，不禁恍然入怀。抚今忆昔，满怀惆怅，只能以填词聊解胸中悲苦：

初来异域，顿觉离奇。寄宿人空庭院，似侯门，深锁重闱。蛛丝挂壁，堆尘满几，阴雨霏霏。了不知，南北与东西。逐客今何似？底事教人迷。镇日里，重衾独拥，驹光过隙，抽针自补衣。回想当年匹马，纵横河洛，时势岂全非？……为道干戈犹未已，只恐误归期。关山迢递夜何其。思量泪暗滋。

十二月二十一日，欧芝耶上尉偕同刘家驹总领事前来黄阿里文路二十五号，陪黄杰往访法国驻越南北圻专员亚力山里将军（General Alissandris）。亚力山里将军颇诚恳地告诉黄杰，说集中软禁中国人越军队，是巴黎方面依照国际公法所作的决定，请他暂时忍耐，并对他表示歉意。

既然集中软禁的决定来自巴黎，驻越法方自然无权作其他改变。因此，黄杰未再向亚力山里将军申述转回台湾的要求，只是就部队急待解决的一些事项提出商讨。商讨的结果如下：

- 一、人数太多，分区驻扎。
- 二、补给由法方负责。
- 三、警卫事宜，营区内由我方自行负责，营区外由法方担任。
- 四、法方决定派沙如上校负责处理法方对营区的事务。

最后，黄杰希望能即刻转赴鸿基，视察部队。因为残军部队只知假道回台，并不了解入越后要遭受集中软禁，失去行动上的自由；假若失去了指挥官，这一批久经战阵的官兵无人节制，必将产生恶劣后果，增加法方许多麻烦。亚力山里答应了他的要求，说日内即可成行。

十二月二十一日适逢黄杰四十八岁生日。一早起来，何竹本参谋长等向他祝贺，然后恭立在一旁默然无语，脸上一副凄苦的表情。黄杰心境也为之沉郁，一番感触，悲从中来，竟呜咽不能自己！二十二日上午八时，欧芝耶上尉来访，陪同黄杰与何竹本等至专员公署，会同沙如上校（Colonel Sayiawh）乘车赴海防。

在河内盘桓近一周，期间，黄杰感觉真是度日如年，漫长而且凄苦！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黄杰一行抵达海防，法方预先租定了奔埠街商务酒店为他下榻之所。次日上午八时，沙如上校陪黄杰乘专用汽轮赶赴宫门。

汽轮沿着海岸驶去，驶到亚龙湾。亚龙湾绵亘数十里，岩石壁立插天，惊涛拍岸，怒卷霜雪。出亚龙湾，一路则沙鸟翔集，风帆点点，烟波浩渺，渔歌互唱。然而临风回首，百结柔肠，黄杰却无心欣赏这大好景致。

下午四时，到达宫门。宫门位于南海之滨，是煤矿区的一个小市镇。越南北部以其产煤量名闻远东，这小市镇便是煤炭外运的基点。此地有一些华侨，大都经营商业。宫门码头设备完善，万吨以上的巨轮可以进出自如。

法军指定宫门北面的蒙阳与西面来姆法郎为残军两个集中区域，原来自十二月十七日以后，入越的部队已分别集中到这两个地方。黄杰被指定留驻宫门。

到达宫门后，黄杰即偕同何竹本参谋长及沙如上校，前往蒙阳营区视察。自得到部队将集中软禁的消息后，黄杰只想到必将遭遇不少的困难与阻碍，法方如此苛酷的虐待，生活环境如此之差，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车子停在营区的外面，黄杰一步一步踏进那片污秽脏乱的广场。官兵们见到了久违的长官，顿时爆发出一片哭声，震撼了营区每个角落。那种又悲又喜的情景，就如失散的孤儿，骤然碰上了亲人。此时，黄杰也热泪盈眶，嘴噙着，竟说不出一句对他们安慰与劳问的话来。为了避免彼此间感情的过度哀伤，绕场一匝之后，即折返宫门。

在来姆法郎集中营的国民党残军境遇比蒙阳的要好一些，他们多是被武鸿卿收编的越南建国军。当时国民党败残军是分两路先后入越的：一路是黄杰率领其第一兵团于十二月十三日经思乐县的爱店先入；另一路是武鸿卿统率由各部败散官兵临时仓猝编成一师一旅的越南建国军，于十二月廿一日经龙州的水口关后入。

武鸿卿为越南国民党领袖，当时流寓广西，被白崇禧收纳、援助。由于残军各部渡海赴海南岛不成功，只好往越南，白崇禧决定将这些残余部队组织越南志愿军，以武为总司令，徐启明副之，政治上拥护保大，军事上与法军合作，共同对付胡志明领导的越共。但黄杰所部被解放军追迫甚急，未接到改编命令，已入越向法军缴械。徐启明在上思战斗中被冲散，未能到龙州就职。所以武鸿卿只将第三、第十、第十一、第十七各兵团以及华中长官公署直属部队、国防部突击总队、桂西师管区等逃到龙州的零星部队收容整编，未经参战尚属完整的广西省政府警卫大队也被编入，且成为这一路的主力，由武鸿卿个人统率入越。

武鸿卿将约一万五千败残官兵编为一个师和一警卫旅，以邓善宏为师长，黄循富为警卫旅旅长，黄南雄（越南国民党领袖）为军参谋长，十九日晨，离开龙州向越南开进。军行十余里到下冻遭遇解放军袭击，激战两小时，来到中越边界水口关。武鸿卿派代表到东溪和法军接洽，请其同意入越，并接济粮弹，承诺愿助其攻击越共。交涉非常顺利，法方对所提各项一概应允。十二月廿一日武鸿卿按照双方约定，将部队开入越边的东溪，预定到达七溪宿营。由东溪至七溪，沿途马路两旁都有越共埋伏，前卫部队将其击退，大队才继续行进，到七溪时已是深夜。法军在此给予武部三天的粮食，约定待到那岑再继续发给。廿四日武部到达那岑，法军由谅山开来百辆大卡车，迎接武部赴谅山，却未按约发给粮食。武部疑虑法军企图在谅山将其胁迫缴械，当地华侨也传说蒙阳方面的国民党军队已被法军解除武装，于是秘密决定部队不去谅山而往陆南，以免陷入法军的圈套。廿五日晨双方协商，为安全计，百辆汽车专运患病官兵、老弱、军眷先到谅山，武装官兵由部队长官率领徒步前往，得到了法方的同意。当日下午三时汽车队出发直往谅山，武装部队接着动身。

十二月廿六日晨，武部转向陆南，路上被越共袭击死伤数人，击败之得其鸡鸭和少数猪牛，意外解决了军食困难。法军发觉了武部自由行动，立即派出飞机跟踪侦察，投弹轰炸。但武部不顾一切，仍旧冒险前行，沿途屡次和越共、法军遭遇，武鸿卿等人一致决定对越共则还击，对法军则忍耐避战，如此者数日。

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遭遇法军大举进攻。法军以九架飞机轮流轰炸近一整天，并投燃烧弹烧山，连珠炮不断射击，武部始终不予还击。最后，专员伍宗骏、旅长黄循富等被困在一独立的房屋内。法军用机关枪扫射，伍宗骏由后门冲出，被击毙。黄循富司号长在侧门用卡宾枪将法军机关枪射手击毙，黄循富急率随员奔出，躲入一小沟中幸免于难。

二日拂晓，武部进入东摩马路左边的森林中休息，以避法军飞机侦察。不料在此遭遇数百越共，越共请求武部共打法军，一切补给，都可供应。武部佯表同意，陈兵马路上，故意作出脱离法军的姿态以免纠缠，然后将其一网打尽。武部安然前进，穿过一崇山峻岭，来到已无人烟的摩根山麓村庄，吃草根树皮度日，三日后向陆南再进。

武部在越南境内活动了十多天，法军对它一切都已了然，一月五日武部刚前进了十余里，便遭法军大部队截住去路。法军提出，残军如能依照国际公法放下武器，将绝对保证将其送回台湾，彼此互订合约，可请越皇保大担保。武鸿卿召集各部队高级军官征求意见，大家以为处此窘境已无别路可行，法方既保证送返台湾，自可表示同意。武鸿卿、黄南雄虽为越籍领袖，亦无置疑的余地。于是双方共同商订约章十条，各执一纸；并请法方派机共同乘往河内请求保大担保。六日，武部按约实行，除官长每人保留手枪一支外，其余所有武器悉数集放一处，交给法方。全体官兵徒步到兴安乘船，被法方安置在来姆法郎和蒙阳。几位高级将领由法军招待乘飞机于七日飞抵河内，驱车经过保大皇宫门前稍停后，却被送入监狱中。经过十天的讯问，才于十六日放出，由河内送到宫门交给黄杰管理。

武鸿卿所部残军在来姆法郎软禁期间，黄南雄曾向保大建议：将曾改编为越南建国军的广西部队现在集中营者放出编为越军。保大已采纳，但遭到法人反对。法人在广西省府和绥靖公署均有间谍，凡武鸿卿、黄南雄与广西当局当时会议内容皆知悉，已了解广西军队针对胡志明而不反法，故其后入集中营官兵尚不致受法人过分虐待。但是法人挑拨士兵仇恨官长，不使其团结。

白崇禧原以徐启明为武鸿卿的副总司令，因在上思战斗中被冲散，未能到龙州就职入越，所以集中营的桂军无高级军官督训。桂军官兵因无长官慰问，颇感失望。

二十四日上午，黄杰率何竹本参谋长及范湖副参谋长访晤法方负责人沙如上校，当面致送第一号备忘录。其内容如下：

十二月廿三日下午五时，本人与阁下同赴蒙阳，视察本军集中营，兹将亲自所见及根据下级报告，提出下列几项问题，请贵方即予改善。

1. 贵方对集中营官兵的态度

本军此次进入越南，曾与贵方在峙马屯签有假道协定，根据协定的要求，将武器交付贵方，分批入境，遵守秩序。但自入境之后，贵方官兵或因不明协定内容，处处表现不礼貌之态度，使我军官兵反感极深，应请即予改善，免酿事端。

2. 营区警卫问题

贵方负有保护集中营官兵安全之责，四周设置警戒，自无异议。唯在河内时，亚力山里将军同意中国营区外围警戒由贵方负责，内部管理则由我方自行负责，并同意发还少数武器交我方使用。本人提出此项要求时，阁下亦曾在座，即请履行亚力山里将军之承诺。

3. 营房改善问题

现在我军官兵，全部露宿荒野，又逢连日天雨，地面潮湿泥泞，病患死亡，日见增多，如此待遇，形同暴虐，实有违贵国立国精神，即请迅将蒙阳官兵另迁集中之地。如无法迁移，亦应将蒙阳集中区域扩大，准许我方自建营舍。目前集中在此之官兵有两万余人，其杂沓拥挤之状，为阁下所亲见，立予改善，实为迫切紧要之事。

4. 营养改良问题

目前贵方每日仅发给每人大米四百五十格兰姆，每十人发牛肉罐头一件，分量实嫌过少。如此以往，营区官兵必将因营养不良而罹患疾病，甚至死亡。要求阁下立即增加给养，至少应发给每人每日大米一公斤，青菜一磅，及必需之油盐肉类等。

5. 饮水问题

蒙阳附近缺乏淡水，我军官兵汲取海水饮用，实有碍卫生，请按日车送淡水至少四万公升至营区。

6. 部队与眷属难民分驻问题

为便于管理，营区内之眷属与难民，必须另外集中，不能与部队混杂同住，请阁下即予照办。

7. 医疗卫生问题

营区伤病官兵，任其置身于潮湿地下，迄未作有效治疗，言之至为痛心。营区之环境卫生，亦因贵方对官兵之行动限制过苛，粪便四积，请即予改善。

这份备忘录所提的七项问题，是当时最迫切而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由于黄杰的态度非常严正，沙如也亲眼目睹当时情景，反映到其上级，法方同意黄杰住在宫门，就近照料部队。当天黄杰就收到了沙如上校的书面答复：

1. 法方官兵的态度，已下令改善。将中国士兵与法国士兵分开，中国军驻内围，法军驻外围。但法方医护人员，为履行勤务，应请准许其入内围。此外即本人欲至营区巡视，亦须先通知将军或贵方高级军官。法方其他人员因事入营者，须由本人签发许可证；但营内官兵，须严守纪律秩序。

2. 关于发还少数武器一节，必须请示上级决定。但本人认为营区外围之警戒，如贵方能负起守备责任，同意发还步枪二百五十枝、冲锋枪二十五枝，在遭受袭击时，法方仍予协助。

3. 迁移驻地，事实上不可能。只能由贵方自建营舍，将拨发刀斧等工具，砍代山中竹木。营房地点与图样，请贵方指派军官与法方研究决定。将来留出空地，在营房中央，建筑运动场所。

4. 依照国际公法，被软禁人员与本国士兵之给养取平等待遇。每人每日食米半公斤，咸鱼二公两（或肉一公两），油二公两半，盐两公钱，蔬菜则须视购买情形供应，贵方所需薪柴，请自行就近采办。

5. 请利用深山谷隘中流下之淡水，以备洗濯之用；法方按日车送之淡水，则专供饮用。

6. 医疗卫生方面，正与医官研究中。贵方所需洗澡盆具，偶可用汽油空桶截半为之。

7. 眷属、难民与部队分住，表示同意。

沙如上校对黄杰所提七项问题，逐一作答，这让黄杰感到满意。

既然遭受了这个集中软禁的厄运，只能静以待变，首先要想办法逐渐改善官兵们的生活，使他们不安的情绪趋于稳定，然后再逐步解决许许多多属于内部和外面的复杂问题。黄杰内心深处有一种隐痛，尽管外表表现出宁静冷峻，但内心骚动不安。那种冷静与严肃，正是严重压抑自我的表现。一个外表冷静的人，内心可能分外激动。既已负起这副沉重的担子，黄杰便一再地提醒自己千万要冷静、克制，在精神上绝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松弛，以免影响军心。

残军部队分驻在蒙阳与来姆法郎两地，从此开始了忍辱含恨的集中营生活。

十二月二十三日，黄杰由海防到达宫门以后，法方指定非得许可不能离开此地，于是黄杰就借住在宫门的中华小学，其参谋和卫士住在楼下，黄杰独占楼房的一角，继续被软禁的生活。

惜往事，悲回风。午夜几番梦回，往事不尽如烟。自回湘主政、率军转战已近半年，黄杰全在纷乱紧张中打发，他的心灵和身体一样，太疲惫了！宫门这个恬静的小城也算是一个比较适宜静养的环境，可是，前路漫漫，妻儿离散，这些羁恨别愁，反而使静中的岁月更加凄苦。想自己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如今却功名梦断，流年虚度；尤其是那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残酷而无情地啃蚀着他的灵魂。人生最值得珍视的是自由，而今天他们竟平白地失去了自由，简直就像生活在火山的边缘，更像是走失在无垠的荒漠，迫切地期待着发现一丛葱郁的绿洲。“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陆机）在宫门这幽静的小楼上，自朝至暮，黄杰寄出了无数的希望，也咽下了无数的忧伤：

南歌子

云掩天边月，风开岭上梅。
悄无人处独低徊。冷落清光和露湿阶苔。
忽又伤离别，频闻腊鼓催。
泪先樽酒入孤杯。欲剪羁情无计又愁来。

宫门除夕

山程水驿近如何？佳节谁教客里过。
两鬓真如春后少，今年翻比去年多。

在漫漫长夜之中，黄杰只能徒然地感叹忧伤。黄杰酷爱作诗填词，滞越期间有很多较为可观的作品。

宫门的华侨知道了有一支中国部队被软禁在集中营，有人前来黄杰这里嘘寒问暖，还不时到部队去慰劳。这让这支羁留海外的残军感受到了来自同胞的温暖。

黄杰到宫门以后，更加重视蒙阳与来姆法郎两个营区的环境和秩序，一方面不断向法方提出交涉，要求改善；一方面则着手于内部的整顿。他组织了补给委员会，负责向法方领发给养；设立联合诊所，医疗伤员；开办合作社，供应日用品；编组纠察队，维持秩序；渐渐地一切都步入了正轨。同时，黄杰又规定凡属对法方的外交事务，均由其亲自处理；蒙阳与来姆法郎两个营区的一般行政业务，初期派副参谋长范湖少将与桂西师管区司令李绳武少将分别负责。

这时，营区的范围扩大了，自建营房的工作也开始进行。黄杰命令官兵男女上山采草伐木，编竹作壁，茅草覆顶，来建筑简陋茅舍。半个月后，数以千计的竹篱茅舍一栋栋地建成，而且井然有序，使荒芜的废墟一时之间变为鳞次栉比的连营。数万人的居住问题算是得到了解决。

法方对营区的负责人沙如上校，原本是北圻专员公署的副司令，现在奉调为宫门警备司令。这位法国上校断了一支右臂，曾经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也作过纳粹的阶下囚，但做事倒也率直而富热情；或许是他曾经也失去过自由的缘故，其作风比往后几位继任者要通情达理。由于沙如上校的协助，两个营区的房

屋，得已初步完成。（后来官兵们胼手胝足建造的房屋，因间隔距离太近，不幸于1950年元月二十八日、二月三日连续遭遇两次火光之灾，蒙阳营区几乎全部付之一炬。接着大家又重建起来，新的营舍比以前更为精致合用。中国军人的这种克难精神，让法方人士惊异不已。）

在生活上，法方未能完全如约。冬衣屡请不得，食品配给不足，医药只敷半数，人员病故不少。在蒙阳对面的山坡上，不到半年时间，就出现了大片乱葬岗。因为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人们一病就死，每天都要抬出去十几具尸体，天气又很快开始热起来，尸体的臭味一阵一阵传来，令人晕眩。

分驻蒙阳与来姆法郎两个营区的入越国民党残军，人数共三万余，其中有少数文职人员及千余眷属；官兵桂籍最多，占七千余，湘籍五千余，滇籍千余。当时单位多达数十，成分十分复杂。除黄杰第一兵团外，仅来姆法郎就有华中长官公署零星部队、国防部突击总队、桂西师管区、广西保安队、第十一兵团、第一百军的十九师、第四六军、第一二六军、第四八军的一七六师、第五六军的三三〇师九九八团等（此等部队曾被武鸿卿编入越南建国军）。此外还有一些零星官兵和随军入越平民没有纳入组织。生活环境恶劣，管理困难，狼狈、拥挤、杂乱，集中营的面貌，令人不忍卒睹。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初时黄杰欲将各部混合整编，被众人反对而止。

直到1950年二月六日，黄杰召集蒙阳、来姆法郎两营区的高级将领，举行会议，再次决定将两个营区的部队，实施统一整编。经过点验、选拔，将战斗员兵编成了七个总队，分别隶属于第一、二两个管训处。将蒙阳的第十四军主力，九七、七一、一百各军一部分，兵团直属部队等编为第一管训处；将来姆法郎的第三、十一两兵团，广西保安团队等编为第二管训处。管训处下辖总队，总队辖大队，大队辖中队，相当于陆军的师团营连，编制亦同；避免分割各部队原建制，按人数多寡酌编，各级干部亦从各原属军官中选任。编余军官三千余人，经甄别考试后，编成六个大队，隶属于预备干部训练班，施以政军训练。未参加考试与未录取人员，编成一个大队，平民编成一个大队，直属兵团部。整编工作完成后，全部军民都纳入了组织，管理比较容易。战斗员兵与非战斗员兵分别编组，无论是任务赋予或工作执行，指挥运用，都非常灵活。

决议以第一兵团部作为入越国民党军的最高指挥机构，全面负责入越军民，重新整编后的第一兵团下设机构为：

司令官黄杰，副司令官王天鸣、蒋伏生、成刚，参谋长何竹本，副参谋长范湖

第一管训处：处长张用斌

第一总队：总队长高树华

第二总队：总队长张绍昌

第三总队：总队长李毓芳

第四总队：总队长张励

直属大队：大队长李庆长

第二管训处：处长王佐文

第五总队：总队长龙义昌

第六总队：总队长何毅生

第七总队：总队长查文华

直属大队：大队长黄祝华

预备干部练习班：主任黄杰（兼），副主任何竹本（兼），教育长谢惕乾

入越的国民党军经统计为32457人，含第二十六军3879人，第二七二师1161人，粤桂滇游击队1080人，及第四十六军千余人。

集中营内三万余人，湘人出身的司令官黄杰训练湘兵很努力，而广西部队却无人督率，颇为散漫。

在集中营软禁已两月有余，残军返台的消息依旧渺茫。法方欲利用残军士兵劳力，开发煤矿、胶园资源。由于入越国民党军拥有并保持了完整的军事组织和指挥系统，坚持“建制内的战斗员兵决不参加做工，做工人员只限于没有考取的队员及平民”的原则，法方不敢过分苛逼。为生存计，黄杰也做了让步，准许少数人志愿应征，经法方送往鸿基、锦普各煤矿区和高棉（柬埔寨）橡胶厂的共约四千余人。在宫门附近煤矿做工的二千余人，大部分属桂籍。得到了李玛若神父的帮忙，较高级的官长则任职员，广西全边对汛副督办黄懋儒及督办署职员数人均在煤矿办事处任翻译。当时无论台湾或香港，对残军入越时和入越后的情形都不明了。黄杰说是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春初才能派员回台报告，但未明指月日。大家只记得那年春天，黄杰曾在蒙阳营区，对他们说过：“我把大家带进越南，我还要把大家带回台湾。”

第三章 抗 争

1. 小李将军时代

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是拼命硬干的一群人。他们遁入绝境，无路可走，于是铤而走险，用枪炮和血肉之躯，闯出了一个让世人震惊的神话。

【大其力战没】

羽翼日益丰满的“中华民国反共‘复兴部队’”很快便感受到了翅膀的沉重。

公元1950年五月末，金三角一年之中最干旱也最高温难熬的日子，这时雨季尚未来临，大地被太阳炙烤了整整一个旱季，空气干燥的好像一点就着。狗吐着红舌头嘶嘶喘气；水牛把庞大身躯浸泡在肮脏的水坑里；蚊虫成群飞舞；人们纷纷躲在阴凉处午睡或者纳凉。午后的小勐捧懒洋洋的，没精打采。

这时，一阵得得的马蹄声突然踏碎了村寨的寂静，不多时，一个惊人的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遍全寨——打仗了！

血光之灾的阴影笼罩了小勐捧（Mong Pong）。

“复兴部队”成立仅两个月，立足未稳，现在对李国辉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在消灭了金三角最大的土匪武装后，他的军队已剧增至3500人。派兵护商，修建房屋、防御工事，收容从大陆逃出来的败兵、土匪，可谓千头万绪。

小勐捧是孟萨大土司刀栋西的领地。曾几何时，刀栋西一度是金三角声势最为显赫的土司，无人能与比肩。他的领地，从孟萨到小勐捧，再到孟赛河谷，方圆约数百平方公里。这支汉人军队的入侵，在小勐捧大兴土木、招兵买马甚至设卡抽税的行为，引起了他的极大不安。他曾派人试探对方几时回国，李国辉的回答却模棱两可：借一方贵土养命，等待命令反攻大陆。

刀土司感觉这些汉人军队是要赖在他的领地上不走了。他明白，金三角的土匪见了这支部队都望风而逃，唯恐避之不及。如果派他那些抽大烟的一百来号土司兵，去征讨这支国民党正规部队，就相当于给李

国辉送去下酒菜，估计李国辉还会嫌菜太少、档次太低。所以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报告仰光政府，请出政府军来驱逐汉人，保护土司领地不受侵犯。

国民党残军人数虽少，然而名气日大，早已引起了缅甸政府的不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会允许一支带枪的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长期存在的。特别是那时缅甸刚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独立建国仅两年，是个年轻的共和国，以吴努为首的自由同盟政府对于殖民历史的屈辱记忆犹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所以对汉人军队入侵事件反应强烈。只是因为刚刚独立，百废待举；同时自由同盟内部发生分歧，缅甸共产党和一些主要的少数民族都建立起反政府武装，国内纷争不断，一场大规模的内战似乎正在酝酿之中，所以也无暇顾及这支部队的存在。起初缅甸军方以为残军只是稍作停留就会离开，没想到这些国民党溃兵竟然打算在缅甸国家境内长期驻下来，而且还越做越大了，似乎要让他们重温殖民历史的噩梦。缅甸政府这才急了眼，于是大张旗鼓调动军队，对这支国民党军队形成大兵压境的威势，并下达最后通牒，限李国辉他们在10日内撤出缅甸，否则政府军将全面围剿。

对于喘息未定的李国辉“复兴部队”来说，这又是一个严峻的生死抉择。何去何从，他们处在命运的十字路口。5月1日数千公里外的海南岛已被解放军全部攻占，薛岳兵团全军覆没，这就意味着他们即使有心要回台湾也断了归途，何况台湾已有命令“自行解决出路”。离开金三角，他们将到何处容身呢？回大陆显然不可能，刚刚逃出来，再回去显然是送死。如果不走，势必要遭到缅甸政府军大举进攻，以三千残兵败将与一架强大的国家机器对抗，岂不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在这生死关头，他们该怎么办？谁来拯救他们？

李国辉坠入他一生中最为暗淡和绝望的时刻，缅军送来的最后通牒，将他们逼上了绝路。人们头上笼罩着巨大的悲观气氛。李国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出路问题。多数人主张离开，避开政府军锋芒，到寮国（老挝）去，那里山更大，林更密，人烟更稀少。也有人主张解散队伍，交出武器，各奔前程。更有少数官兵听到风声不妙，悄悄离开部队不辞而别……

李国辉怒不可遏，这个很少发火的人竟拍案而起。他头发直竖，眼睛发红，狮子样咆哮起来：“你们听着！要是再来一场千里大逃亡，我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你们回头看看，多少军人倒在那条逃亡路上，我们走到今天容易吗？到寮国去，就能保证不会被围剿吗？交出武器，解散队伍，各奔前程，更是他妈扯淡！没有了武器，几股土匪就可以轻松地把我们消灭！我告诉你们，如今没有退路，只有背水一战！主动出击，才有生存的希望，被动挨打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是军人，军人要为荣誉而战，为生存而战，为我们的妇女和孩子而战！胜则生，败则亡！只有打败老缅才有出路！这是最后的选择，任何犹豫动摇都等于自杀！”

这天李太太唐兴凤恰好顺利分娩，产下一子，体重却不足三斤，瘦得就像只老鼠。几个月前那场历尽艰辛的千里大溃败，母子所受之苦可想而知。李国辉深有感触，儿子的出生也更加坚定了父亲的责任感和战斗意志。在这个风雨飘摇人心动荡的关键时刻，指挥官的决心就是军队的决心。一支军队，可怕的不是迎着死亡前进，而是失去前进方向。作为最高指挥官，全军的灵魂人物，在这风口浪尖上，他必须比任何人都要坚决，都要果断。

夜里，闷雷急闪，黑云翻墨，一场大雨如翻海一样倒泼下来。狂风夹带着暴雨无情地吹打着残军刚刚建起来的木屋，仿佛在考验他们的意志和忍耐力。残军总部一夜灯火通明，所有人没有入睡。人人都在为残军的将来做着各种考虑。考虑的最终结果是做好两手准备：其一，派代表去谈判，希望缅甸政府能够通融一下，允许他们留下来，他们可以替政府维持地方治安，有机会再反攻大陆或返回台湾；其二，示弱骄敌，麻痹敌人，赢取战机，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第二天一早，有情报送来，缅甸国防军某军团共12000人，在飞机大炮的助威下已经向残军包围过来，其中一个团的兵力已经开进孟板。孟板是坐落在缅北与泰北边境线界河东西两岸上的一个大村寨，界河南

面属于泰国一方也叫大其力（Tachileik）。这里是两国交通的主要道口，也是“复兴部队”返回云南，退往泰国、老挝的唯一通道，在金三角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样一来，这支中国部队的退路已被截断，全面合围后残军很快就会变成瓮中之鳖，只能等着全军覆没了。一时，残军内部人心惶惶，一些人悄悄收拾行囊，准备开溜。李国辉枪毙了两名逃兵示众，并下达命令：凡动摇军心者，就地正法！同时命令收拢部队，停止一切外出活动，静观事态发展。

从前大其力没有驻军，驻大其力的部队是驻景栋的缅甸边防军团部派出的。景栋是缅甸东北部山区最大的城市，也是缅甸东北部的行政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公路往西可通向缅甸中部中心城市曼德勒，往南可通泰国。残军虽然在小勐捧尽量放低姿态，做得不声不响，但他们抵达后的一举一动，却都在景栋缅甸军方指挥人员的密切关注中，只是没有立即动武而已。

清晨，风停了，雨住了，红土地上到处都是浅浅的水凹，空气还是湿润润的，树上的雨水顺着树叶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在不远处的山沟里，怒吼的山洪奔腾咆哮，直冲向下流的山谷里去。在小勐捧通往大其力的路上，残军总部参谋长钱运周和支队长蒙宝业各骑一匹马，匆匆赶往大其力去与缅军会商。两人怀揣着“复兴部队”全军的最后希望，心事重重地朝前走着。那是李国辉给缅甸国防军某军团司令波昂基将军写的书信。内容大致是：反共“复兴部队”与缅甸是朋友，决不会交战；而且如果开战，以“复兴部队”乌合之众怎敢与国防军对抗，只能是自寻死路。所以，“复兴部队”在缅甸只是借道，不久就会反攻回云南，诚望能在缅甸多待一些日子。今特送薄礼一份，万望将军致意仰光政府，极力通融。作为谈判代表，钱运周和蒙宝业都没有带枪，也没带卫兵，为的是给缅军一个坦诚、和平、从容的表示。一路上两人话语极少，因为根本就不知道缅甸军方会怎么对待他们。

当钱运周、蒙宝业走进景栋边防军团驻大其力团部办公室时，上校团长波吞温正搂着一位妖艳少妇，坐在一把椅子上互吃口水。波吞温团长年富力强，因机智灵活、才干卓越深受波昂基司令员赏识，并成为其最信任的心腹，在不到一年内便由一个少尉排长提升为上校团长。这次征剿李国辉残军，他胜券在握，主动请缨，担任前锋。年轻有为的上校团长见他们进来，微笑着起身——身上竟响起一串莫名其妙的铃铛的响声——用左手与钱、蒙二人握手。“敏格拉巴。”（缅甸语，“你好”之意）他说。蒙宝业一时诚惶诚恐，战战兢兢。钱运周则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自幼随父闯荡，对金三角的一些风土人情都很熟悉，知道在缅甸用左手与别人握手是对对方极大的污蔑。因为在缅甸，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个“男右女左”的习俗。据说这表示“右为大，左为小”、“右为贵，左为贱”的意思。因为他们一般便后都不愿意使用手纸，他们的习惯是用水罐装水，用左手来冲洗（缅甸的厕所里，不论档次高低，都有洗手设施，或是面盆，或是水龙头，抑或只有一个简易水池，加上一把水勺）。所以平时送茶、上菜、接物、递东西都不允许用左手，见面时更是禁忌用左手握手（这样显得对对方不礼貌）。钱运周心中感到无比窝火，但又不能发作。

波吞温上校接过钱运周递给的谈判信，轻轻瞟了一眼，然后又轻轻地撕碎，丢在了废纸篓里。不过他对钱运周带来的两颗红宝石颇感兴趣，“刚的。”（缅甸语“很好”）他说，细细地玩赏一番后，笑嘻嘻地招呼少妇过来，放进了她贴肉的小背心里，笑得少妇花枝乱颤。波吞温上校要钱运周转告李国辉：看在红宝石的面子上，“复兴部队”可以有十天的时间考虑是撤离还是缴械投降；在此期间国防军决不为难他们，他们可以非常自由。十天过后，如果投降，他会转告波昂基司令为他们极力通融，否则只有被歼灭。说完后，又与那少妇眉目调情，笑在了一处。少妇则挤眉弄眼，冲着钱、蒙二人直笑。

钱运周恨不得立时宰了这对狗男女，但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何况自己身负全军重任，只好低声下气地乞求道：“‘复兴部队’是被解放军赶到这里来的，只想在小勐捧暂时避避风雨，绝对没有骚扰缅甸国家的意思。如果让我们留下来，我们一定会遵守缅甸国家法律，维护当地秩序，与当地人民搞好关系的。还希望上校在司令面前多美言几句。”

缅甸国防军上校团长把妖艳少妇从怀里推开，声音郑重、不容置疑地说道：“现在我代表缅甸政府和

缅甸国防军，限你们十天之内撤离缅甸，立刻回到你们自己的国土上去！”“扑哧”，妖艳少妇听了此话，竟一下笑出声来，把头复拱入波吞温怀里。波吞温一手抚摸着少妇的秀发，一边冲他们不耐烦地挥手道：“走吧，赶快回去准备撤离吧，国防军将在十天后进入小勐捧。”

谈判以这种毫无商量的状况结束了。在“复兴部队”总部的天主教堂里，李国辉与谭忠听完了钱运周沮丧的报告，黯然失色，久久无语。他们都意识到，如果去不了台湾，战争就不可避免了。“你说，他们的团长随军带着女人？”李国辉突然抬起头，向钱运周问道。“是啊，很骚很浪的一个女人！”蒙宝业抢着回答道，“真是一只小骚猫！”“这我也不理解。据我观察，在这支进攻部队中竟然有不少军官家属，甚至还有小孩子到处乱跑。看起来不像去打仗的样子，倒像是去旅游。”当过侦察科长的钱运周道。“嗯。作战部队里有了女人，战斗力是绝对不高的。我想，我们战胜缅甸还是有一定把握的。说不定这个又骚又浪的女人还是我们的大救星呢！”

时已初夏，小勐捧温热多雨，时而骄阳似火，时而又大雨滂沱。残军官兵内心更加烦躁不安，他们近乎绝望地等待死亡之神的宣判。

十天期限的最后日子是1950年6月1日，缅甸却并没有进攻，这一天竟平静地过去了。但接连几天坏消息却一个接一个的传来：数十辆满载全副武装军队的卡车从景栋驶向大其力；数门重型火炮从景栋调往大其力；缅甸司令已经到达指挥部孟萨；而且另一个兵团的兵力正从曼德勒调往大其力途中。后继部队正源源不断地调往大其力，小勐捧上空已经出现缅甸的飞机。显而易见，缅甸国防军正在策划对残军的全面军事进攻。

“复兴部队”上上下下心全凉了，又要挨打了！一想到打仗，在国内与解放军连战连败的情景再次出现在脑海里，打败仗成了他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噩梦。可那时不管怎样还是在国内，仗打败了还可以逃，可现在是在人家的国土上，再打了败仗连逃跑的地方都没有了。

战争迫在眉睫，迎战才有生路！最软弱的果子总是最先落到地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黄杰的人越部队不同，进入金三角的这支汉人队伍，深信只有子弹才会换来粮食；没有枪，就没有生存的机会。

李国辉当即作出部署：在小勐捧设伏，放缅甸进来，然后将他们聚歼。缅甸打仗怕死，只要全歼他们一个营，也许就有了谈判的筹码，就会获得居留权。同时作好退入原始森林里打游击的准备。

6月16日清晨，一支缅甸军队沿大路直奔小勐捧而来。残军哨兵发现了来袭的缅甸，立即鸣枪告警。缅甸马上还击，一时间枪声大作。前哨战打响，“复兴部队”后撤，缅甸迅速跟进，进入了小勐捧。残军全体官兵进入工事坚守，缅甸则借助田野沟渠向残军猛烈进攻。这时缅甸后续部队越来越多，漫山遍野都是缅甸士兵。刚刚从曼德勒调来的一个英式装备团约两千人也已经攻进谭忠驻守的孟果镇。孟果是残军撤往泰国的最后的唯一通道，孟果丢失，残军就彻底没了退路。

李国辉的指挥部设在半山腰，他从望远镜里看见缅甸像蚂蚁一样拥挤在多拉山口蠕动，那些灰色的敌人匆匆越过山口后，旋即没入乳白色的山岚雾霭之中。不多久敌人前锋的影子又在山脊上出现，随后散开在高高低低的树丛中。

激烈的枪声突然停了下来，缅甸先锋部队停止了进攻。李国辉放下望远镜，猜想敌人是在等待主力到达，所以战斗一时还不会真正打响。聚歼敌人的计划已成泡影，只能静观其变，坐以待命。李国辉叫卫士麻三拿副扑克牌来，高声叫部下下来赌钱。

此时，太阳刚刚升起，山谷半明半暗，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清香，小鸟在枝头快乐地啾啾。李国辉和部下抽着烟，打着牌，等待着缅甸国防军集结，等待着与之决战。

这时一股看不见的寒流突然袭来，树叶簌簌作响，小鸟停止了歌唱，惊慌失措地东张西望。李国辉嘴角抽搐了一下，一截烟灰飘落在地。这位中华民国“复兴部队”的最高指挥官突然扔掉纸牌，向空中开枪示警，大叫道：“快隐蔽！敌人飞机来了！”

果然，不久响起一阵震耳的飞机马达声，四架涂有缅甸空军机徽的英制“水牛”式战斗机气势汹汹地临小勐捧上空，残军的不幸和灾难轰轰烈烈地开始了！飞机把大大小小的炸弹接二连三倾泻下来，一团团爆炸的蘑菇云盛开在山头上。接着飞机就像表演飞行技术似的，一架跟着一架俯冲扫射，在残军阵地上刮起灼热的死亡风暴。人们手足无措，他们没想到缅甸军的进攻会这么讲究排场。残军根本就没有或者说还未来得及修筑防空工事，根本就没有防空武器。许多人也没有防空经验，不知道怎样躲避空袭；因为在大陆和解放军打内战，飞机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被轰炸的从来都是解放军。他们把身体紧紧贴在地上，默默祈祷，希望飞机能够对自己忽略不计，无视自己的存在。总之，越渺小、越卑微越好。

好不容易挨过第一拨空袭，第二批战机又飞到，依旧是低空盘旋，投弹轰炸，机枪扫射的表演；依旧是默默祈祷，树林起火，工事炸塌，残肢碎体被抛上天空的血淋淋的情景。一些惊慌失措的士兵跳出仅是防御符号的战壕逃命，飞机在后面紧紧追赶，就像老鹰捉小鸡一样，狞笑着射出密集的子弹，把他们打成筛子，红色的液体从遍身的弹孔中喷射而出，人体像纸片一样被撕成各种形状，残肢断体又随着飞机掀起的狂风浪旋即飘散。缅甸飞行员把老式螺旋桨飞机开到只有树梢高度，机翼下掠过的强大气流把寨子里的草房屋顶也掀翻了。

李国辉经过八年抗战，在战场上见识过日本飞机、美国飞机，而眼下缅甸军飞机过于猖狂，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实际上缺少防御意识，是技术不成熟的表现。他悄悄把机枪组织起来，组成交叉火力网，专等敌机低空俯冲时再开火。

缅甸空军其实非常年轻，从未真正打过仗。自1948年缅甸独立，组建空军也不过一两年历史，所有战机也就十多架，都是英国人留下的二战时期的老式飞机。由于没有作战机会，战术水平自然难以提高，在飞行员的思维中也没有后来遭遇的意外。当他们故伎重演再度俯冲时，山头上那些可恶的汉人入侵者突然向飞机射出密集的机枪子弹，互相交叉的对空火力网，一下子就打下了两架飞机。

一架飞机当即冒烟起火，撞在一棵很古老的大树上，大树、飞机、飞行员瞬间在一片火海中断裂、肢解，化为灰烬。另一架飞机中弹后拉高逃命，但最终还是没能飞上天便斜斜地掉下来，坠入山谷，就像一只受了重伤的鸟儿一头扎在地上，悲壮地死去。爆炸的巨响似乎要把整座山头给掀翻了。勇敢的飞行员却死里逃生，被地面友军救了回去。后来人们才得知这个大难不死的飞行员竟然不是一般人物，而是这支年轻空军的指挥官；不久他平步青云，当上空军总司令，再后来入阁，一度担任政府首脑。当未来的总司令跳伞之后，小勐捧的空战便悲壮地宣布结束了，金三角的天空从此安静下来。

“置之死地而后生”，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中起到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飞机爆炸的浓烟、残骸、巨响，对残军官兵们来说，是世间最美的图画和音乐。趴在战壕里的官兵个个欢呼雀跃，相互拥抱。从不轻易失态的李国辉也一把把一个机枪手搂在怀里，和他热烈地拥抱起来。总指挥满脸的胡楂子和激动的热泪，让这位功臣受宠若惊，感觉到比打下飞机还荣耀。

但是最美的风景往往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胜利的喜悦并没有保持多久，激动的泪水瞬间凝固。山下又传来剧烈的震动，好像山岳崩塌，百谷齐鸣，凝固的空气在一瞬间被击碎，整个山寨似乎都要被掀翻了！随着刺人耳膜的尖啸，人们看见无数黑乎乎的钢铁弹丸擦过树梢，向他们飞来。这些死亡之神发出地动山摇的巨大轰响，将大树连根拔起，泥土抛上天。木屋、茅棚蹿出巨大的火苗，刮刮杂杂地燃烧起来，然后轰然倒塌。血肉之躯瞬间化为灰烬，渺小的生物之群永远从世间消失。刚才还庆功的笑脸、激动的神情，马上被血污和泥土掩埋，变得面目狰狞。

人们从惊愕中突然清醒：这是真正的重型大炮，不是当初他们打土匪时候的那种迫击炮，缅甸正式的进攻开始了！

缅甸军采用拉网战术，逐步推进，多路进攻，步炮协同，地面占领。他们使用的重型大炮是苏制驮载式120毫米重迫击炮，这种前苏联人二战时期制造的大炮曾经在欧洲战场上大显身手，令德国法西斯闻风丧

胆。这种威力强大的重炮，把汉人阵地变成了死亡的地狱，到处烟雾弥漫，房屋炸倒，战壕垮塌，树木起火，岩石漫天飞舞像天女散花。缅军机枪也很快加入了战斗的行列，哒哒地响起来，给汉人部队带来死亡之音。缅军配备的机枪是美制127毫米勃朗宁式大口径机枪，这种重机枪不同于普通轻机枪，原本是用来对付飞机和战车的，弹径大，枪管长，射程远，穿透力强，足可把两千公尺以外的碗口粗的大树齐齐折断。缅军把机枪阵地设在对面山上，刚好躲在残军步枪射程以外。这种情形就像两人打架，高个胳膊长腿长，占据距离优势。他把拳脚一下一下打在矮个身上，矮个却近身不得，无可奈何。李国辉刚刚抬起头来，身边的一名卫士被一发大口径子弹击中，上身立刻被撕开一个碗口大小的透明窟窿，鲜血和碎肉喷了李国辉一脸一身。李国辉只觉得满脸油腻腻，咸腥腥的。大家都大吃一惊，以为总指挥也中弹阵亡了。

6月16日这一天，缅军动用了飞机、重型大炮、大口径机关枪，对残军阵地连续投弹，炮轰，机枪扫射，给残军造成重创。缅军地面部队还未进攻，残军设伏的一个营就被飞机炸死165人；驻守孟果的278团，也遭到了缅军8门八一重炮和十挺机枪的疯狂炮击和扫射，死伤50多人。各团纷纷向李国辉告急。这是李国辉所没有料到的。他当即调整作战部署，所有的部队立即放弃阵地，退往小孟捧、孟果原始森林，搞丛林战。缅甸建国时，共有国防军二十个团，三万人。这次清剿李国辉残军，他们出动了将近一半主力，兵力达一万二千人，是国民党残军的四倍。配以若干飞机、坦克和大炮，缅军大兵压境，国防部下令：一周内必须占领小孟捧，一月内完全驱逐入侵者。

这是一场生死血战。在这场战斗中，年轻的缅甸军队占据绝对优势。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缅甸人民，为捍卫领土的完整和民族尊严而战，所以他们士气高涨，勇敢冲锋，以鲜血和生命驱逐入侵的敌人。战场另一方是走投无路、无奈入侵的国民党残军，处以绝对劣势地位。他们无退路，也没有生路，所以负隅顽抗，置之死地而后生，为了生命的延续和人生的希望，不惜血战到底。这一切或许就是历史制造的。不可更改的悲剧。

缅甸政府军初战告捷，大获全胜，仅一天时间就占领了小孟捧，控制了战略高地，然后继续将敌人往北驱逐。“复兴部队”伤亡惨重，他们主动放弃了阵地，向深山转移。

可是，已经晚了。缅甸国防军已派出10000人的搜山部队把守各路口搜山，防止残军退入原始森林。李国辉所部边打边退，到了黄昏还是没能进入原始森林。因为小孟捧是李国辉的大本营，缅军封锁更严，部署的兵力更多，而驻守孟果的谭忠所部到了下午已经安全退入原始森林。

士兵们变得越来越焦躁，一些人陷入绝望之中，一些人甚至开始动摇，部队陷入一种危险、紧张的氛围之中。李国辉说：“我小时候家乡闹灾荒，家人都被风沙掩埋了，十多岁我就出来逃荒，吃粮当兵。我参加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国共战争，像现在的境遇我经历过无数次，结果每次都成功突围，无不化险为夷。所以，今天，我以我的性命担保，我们一定会突围出去的！如果失败了，缅军攻进来，你们就枪毙我！”总指挥既然这样说了，而且言辞凿凿，誓言铮铮，人们一时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这位长官更加信赖。

其实，仔细推敲一下，李国辉的经验不过是一种诡辩，站不住脚的。能够突围出去，固然更能证明总指挥的英明；一旦失败，缅军攻入，大家自顾不暇，生死难料，谁又能够枪毙他呢？能否突围成功，李国辉心里其实也没底，不过他深知士气的重要性，一旦失去士气，即使有可能成功也会功败垂成的。他深谙士兵心理，所以做了一个大胆实则是空头的许诺。当时人心惶惶，谁又能细心分辨？即使细心，又有几人能分辨出来？大家只是对他们的长官信任无疑，甚至顶礼膜拜之了。

天黑下来后，李国辉命令不准开枪，全体官兵上刺刀，手持大刀杀开一条血路，退入原始森林。缅军尽管对李国辉残军所在的那座山包把守很严，可是一到天黑就放松了警惕，一个个蹲在地上休息、嚼槟榔。他们原来准备只要残军开枪突围，他们就能后发先制，以百倍的火力予以压制。如果夜里残军不突围，明天就调过来大炮向小山包轰击。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残军将士竟然趁着夜色无声无息地杀了过来。

李国辉手持大刀率先冲了上去，砍下了一个缅军战士的头。总指挥一带头，残军将士无不奋勇向前。麻三奋起神威，先斩了三人，其余人挥舞着大刀，一路冲杀过去。缅军官兵黑夜中想开枪却分不清目标，拼刺刀也没有实战经验，一个个被残军官兵赶得到处乱跑，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好多缅军士兵还没等拿起武器就变成了刀下之鬼。残军官兵砍瓜切菜般消灭了缅军一个连一百多人，终于杀开了一条进山的血路。深夜12时，李国辉带领的残军将士全部进入了原始森林。

收复小勐捧的胜利，使缅军司令官波昂基将军大为高兴，战地记者当天就把胜利消息用电讯稿发回仰光，缅甸各家报纸均在头版大幅刊登号外，欢呼前线重大胜利。

第二天，波昂基下令：迅速派重兵占领小勐捧、孟果、孟研等原先被残军占据的村镇，同时对逃入丛林深处的残军部队继续紧追不放，彻底清理！

波昂基派出10000多兵力，分成三个大队负责搜山，同时把守住森林的各个出口。他要求负责搜山的部队不要和残军部队打大规模的丛林战，要想办法把敌人赶出来，在森林外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彻底消灭残军部队。

退入丛林后，李国辉所部兵将和谭忠所部在原定地点——石盘峡会合了。“石盘峡”是残军部队在丛林作战训练中找到的，并给这片地方起了这个名字。石盘峡位于小勐捧西北方向大约八十多公里的地方，是群山环抱中的一片放射状峡谷，由五条大峡谷和十四条小峡谷组成。周围地形复杂，山势险要，重峦叠嶂，林木遮天，自然形成的洞穴很多，很适合屯兵和山地游击战。同时，即便搜山的缅军进入了石盘峡，残军部队也能凭借山林地势自然形成的迷阵，把缅军拖入死亡谷，困死在这片深山峡谷当中。

这次“石盘峡”“会师”，令李国辉和谭忠两位“复兴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感慨不已。数月前，他们从大陆败至缅甸，越过这片叫做“野人山”的原始森林，来到小勐捧会合，历尽艰辛，开创了基业，如今却毁于一旦！今日的会师，是否意味着一切还要重来？抑或是否还有机会重来？以前森林是他们的梦魇，在从大陆逃出来的近一个月时间里，森林不知道吞噬了多少没有死在战场上的残军士兵的生命，可现在森林又成了他们的保护神。如果没有森林的保护，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他们恐怕立刻就会被缅军消灭掉。

残军部队在石盘峡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有侦察哨兵来报：缅军部队正兵分三路包围搜山，他们士气高昂，依仗兵多器利，一路上披荆斩棘开道前进，大有彻底清剿之意。

李国辉早已经料到缅军不会善罢甘休，而且他也清楚，目前他所指挥的这支残军部队不但缺少重武器与敌人抗衡，而且前天激战了一天，不少兄弟伤亡，所剩的子弹也不多了。现在绝不能正面与缅甸政府军硬打硬拼，只能采用麻雀战、游击战术，利用丛林中的天然条件采取偷袭、设伏等手段，巧妙周旋，拖垮缅军。同时，他还要求士兵要精准射击，尽量节约子弹，能不开枪干掉敌人就不要开枪。

李国辉把部队分成六个小组，每天轮流在原始森林里与缅军周旋。残军以逸待劳，遇见敌军能打则打，不能打就躲，拖着缅军满山转，挫其锐气和士气，消耗其有生力量。等把他们拖累以后，再实施绝地反击。残军日夜不停地骚扰、伏击缅军，搞得缅军夜里刚刚入睡，子弹、手榴弹就飞进帐篷，整夜不能睡觉；白天集合好队伍刚要开饭，树林里又飞出子弹和手榴弹，饭也吃不安生。

这时，金三角雨季陆续来临，大雨使得缅军重装备行动困难，对进山清剿不利。而残军在丛林中与政府军周旋时，故意扔下一些枪支、装备，虽然破些、旧些，但在缅军写给政府的报告里却都是辉煌的战果，甚至成为以后军事展览的主力。节节“胜利”，使得波昂基司令官开始相信侵略者是不堪一击的，他们不过是一群东躲西藏的流寇而已，因此决定等待雨季结束再行清剿。这期间他大张旗鼓地准备收获鲜花和掌声，举办各种战果展览，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自己成功的经验。他被人们称为“民族英雄”、“一代名将”。在前线指挥部发表的讲话中，他庄重指出，入侵者均是残兵败将，他们除了投降或者被消灭，没有别的出路。

残军在森林里与缅军周旋的十来天里，成天吃野菜喝泉水，仿佛又回到了“野人山”时代。但残酷的

经历、野蛮的丛林训练，使他们知道了如何在凶险的热带雨林中应付各种复杂情况，保护好自己。但不能长久这样下去啊，远在泰国的妻子儿女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他们也会为残军的生命安全担惊受怕。缅军10000多人的搜山部队也已被拖得疲惫不堪，脚步明显放慢了。李国辉于是召集残军几名首领，开会讨论今后的出路问题。

李国辉双眼深陷，颧骨高耸，又粗又黑的胡须几乎遮住了整个脸颊。他随意地坐在一株大树的下面，与谭忠、钱运周等营级以上军官分析当前的形势。

“即使我们能够逃出去，到了泰国或寮国（老挝），也不会有立足之地，没有任何国家会欢迎一支带枪的别国部队，驻扎在自己土地上的。这个三不管的金三角就是我们最好的立脚点！老是在森林里藏猫猫也不是办法，拖不死缅军，我们也会被他们拖死。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主动进攻，奋勇击退缅军。”李国辉说道。

“我仔细观察过缅军的战术动作，看出他们与解放军大不一样。他们进攻虽然凶猛，但士兵的作战队形以及互相之间的配合非常外行；射击时准确性也差，尤其是对我们杀伤力最大的机枪手几乎就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只知道把子弹打出去。”钱运周说。

“是啊，我也发现缅军机枪手浪费子弹，开枪好像是在为自己壮胆，就像小孩子走夜路吹口哨一样。”谭忠补充道。

李国辉继续说：“缅甸原先是我们国家的保护国，近代史上就很少打仗，独立建国也主要是通过和平方式取得的。没有经过大战的锻炼，所以战术水平肯定不会很高。这一点，他们的空军已经证实了。但最让我不可理解的是，他们的进攻部队中竟然随带了大量军官家属。一到夜晚，缅军营地里就传出女人的声音。作战部队里有了女人，战斗力是绝对不高的。仅凭这两条，我就认为战胜缅军还是很有把握的。”

李国辉的分析确实十分准确。由吴努接任的自由同盟政府，的确和在漫长的抗日、抗法战争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越南共产党不可同日而语。越共很有作战经验，连连挫败法国殖民者。而建国后缅甸国防军虽有20个团3万余人，但没有大型作战的机会，武器装备（征剿残军时基本都亮相了）、战略战术都比较落后，而且缅军的中高级军官都是凭关系爬上来的，没有实战的指挥能力。因此缅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和经验，远远逊于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国共内战锻炼的国民党残军。缅甸军队的战斗力实在有限，经李国辉的鼓励，残军开始有了与缅军决一死战的勇气。

就在缅军军官搂着娇妻美妾，放荡欣赏战争荣誉的时候，1950年6月28日一个浓云密布的漆黑夜晚，他们的对手正悄悄地为他们掘下坟墓。残军官兵共计六个战斗营集结完毕，分路开拔。指挥官李国辉心情非常沉重，他对军人说了下面一段话：“这是我们的生死关头，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大家想想，八年抗战我们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八百万国军又是怎样被共军打败的，我相信你们知道今晚的仗该怎么打！今晚一打就败、只会逃命的国军永远不存在了！我们要向共军学习！国军每天只能走三十里路，而元江战役，共军一天一夜就赶了二百里山路，他们理应成为胜利者！现在，我们面前有一百二十里山路，明天早上我们要同时向敌人发起攻击，我想只要我们学会像共军那样走路，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

队伍出发了，没有壮行的烈酒，没有豪言壮语，在浓得化不开的夜晚，持械军人像铁流一样从总指挥面前哗哗淌过，随之又默默地潜入地下。总指挥把手举在帽檐上，表情严峻、冷酷，身体僵硬，就像一座坚硬的石像。他看不清士兵的面孔，但是他能嗅出每个士兵身上熟悉的汗味，看到他们背上刺刀的寒光。

士兵们向总指挥致以最庄重的敬礼。谁都明白此行的重大意义，生死存亡，在此一战！为了生存，必须死亡！他们的命运注定是步步悲歌，但结局是豪壮的！

钱运周带领突击队走过来，他们彼此握手，谁都明白这也许是两个活人最后的告别。很快谭忠也过来了，他将带领另一支突击队转向另一个方向。两位总指挥互敬军礼，一切心情尽在不言中。队伍走完，李国辉对紧随其后的卫士下令：出发，四点进入阵地，准备反攻！

刚刚聚集的队伍又匆匆散开来，转眼间营地上空无一人。这些噩梦的使者，就像来自地狱的阴兵，悄悄融入黑暗的潮水中。已成灰烬的火堆里，几粒尚未熄灭的火星眨着眼睛；几点流萤上下飞舞，使茫茫暗夜若隐若现。“咕咕咕”，远处传来猫头鹰阴森森的冷笑，打破了死寂。

钱运周率领五百人的突击队在丛林中衔枚疾行。他们的任务是重新插回小勐捧，杀缅甸一个回马枪，出其不意夺取那些对他们构成重大威胁的敌人重炮和重机枪。

午夜时分，电闪雷鸣，一场大雨从厚厚的云层中倒泼下来，平地顿起波澜。山路湿滑，突击队员们浑身湿透，跌跌撞撞往前走着。闪电的光亮从他们脸上扫过，映出苍白的面孔，恶狠狠的幽灵之光。

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巧合！在一个地名叫做扎瓦的险要隘口，这些索命的幽灵突然与一群黑魃魃的鬼影迎面相撞。对方刚要喝问，突击队员便扣动了扳机，震耳的枪声响起来，原来他们遭遇了敌人。事后才弄清楚，那是一队缅甸军，正好也是一个营，号称“铁脚营”，在当地掸邦向导带领下去偷袭残军营地。两支抱着同样目的，行进在同一条路线上但是互不相知的军队竟猝然遭遇，爆发战斗，正应了“冤家路窄”这句中国老话。

关于这座著名的扎瓦山隘，比起自古华山一条路或者剑门古道的著名兵家要隘来，只能算座小土坡。但隘口狭窄陡峭，一条羊肠小道被迎面一座天然巨石阻挡，巨石高约数丈。对面还有一座峭壁对峙，这就形成一分为二的格局。

冲锋枪在滚滚雷鸣中哒哒地响起来，串串火舌在闪电夜雨中飞舞。双方几乎同时到达隘口，所以各自占据一半有利地形，彼此以火力封锁对方，相持不下。

巨石如天然堡垒一样扼住要隘的咽喉，缅甸军用机枪封锁，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钱运周眉头紧锁，对残军而言，且不论他此战成败如何，对峙就意味着残军全军的覆灭，整个作战计划都会因为这一场意外而全盘皆输。因为，另外两支队伍如果得不到他的炮火支援，失败命运几乎是注定的，扎瓦隘口就将成为这支汉人军队的滑铁卢。

“蒙宝业！”钱运周大吼道。“到！”蒙宝业奉命而来。“去，带二百人找一条悬崖小路摸上去，袭击敌人背后。就是全死光，也要给我成功！”钱运周眼睛血红，声调近乎咆哮。“是！张宁，李友，王强……走，你们随我去死！”蒙宝业奉命而去。

“回来！”钱运周又叫住他，“记住，你们任何人都不能给我死！胜利才是军人的灵魂，如果人死了，胜利送给敌人，你死得再英勇又有什么意义？我要看着你们活着夺取胜利！”“是，参谋长！”蒙宝业高声叫道，对参谋长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带队离开了。

钱运周回转阵地，抓起冲锋枪，向敌人射出串串火舌。“打！给我狠狠地打！把敌人火力全吸引过来！”他怒吼道。

狭路相逢勇者胜，狭路相逢哀兵胜，残军官兵既是勇者，又是哀兵，所以无不以一当十。一拨人倒下去，一拨人又站起来。他们瞪着血红的眼睛，恶狠狠地向敌人射出子弹，把枪管打得像火炉中的铁块。这天夜里，山上杀声震天，尸横遍野，因为双方都没有退路，只好拼死一战。子弹和夜雨噼里啪啦打在人们身上，枪声、爆炸声和滚滚恶雷震耳欲聋，火光、闪电照亮了漆黑的夜空。一具具鲜活的肉体被子弹、手榴弹瞬间撕裂、吞噬，红色的血浆混合着雨水染红了脚下的岩石。弹片打在草木上，立刻腾起一股股青烟，在雨中嘶嘶作响。

残军士兵一个个倒下去，尸体越堆越多。钱运周近乎绝望了！他们的失败，就意味着残军全军的死亡；他们的死亡，就意味着残军全军的覆灭！再这样对峙下去，拖延到天亮，偷袭计划将全盘落空。钱运周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滴血。突然隘口对面传来熟悉的卡宾枪射击和手榴弹爆炸声，钱运周抬起头来，他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卡宾枪更动听的音乐了，这是他盼望已久的胜利之声！残军前后夹击，终于击溃敌人，隘口没能阻挡他们通往胜利的脚步。

天空继续下着大雨，电闪雷鸣。幸存者没有时间悲伤和喘息，他们向死者脱帽三鞠躬，又马不停蹄地往前赶去。身后一百多名残军部队的军人永久地长眠在了这片土地之下。

残军官兵终于抢在天亮前到达了小勐捧。缅军还在睡觉，嘴角上挂着胜利的微笑。这几天好消息频频传来，敌人节节败退不堪一击，在原始森林东躲西藏不敢露面，很快就要被国防军消灭了。尤其是听了波昂基司令员在前线指挥部的讲话后，他们更是增强了必胜的信念，感觉胜利在望，再过几天就可以领赏了！上校团长波吞温正搂着美妇做着将军梦。因胜利在即，他向波昂基司令员申请驻扎在小勐捧，亲自指挥重型武器对敌人轰击。在战场的后方，既能捞取胜利成果，又没有生命危险，真是一举两得！他真是太聪明了！！

清晨的这场大雨制造了一种风平浪静的和平氛围，所以枪声响起的时候，许多毫无警惕的缅军在睡梦中突然醒来，光着身子就做了俘虏。上校团长波吞温睡得正香，直到被蒙宝业把脸扇得像屁股一般，才醒来。睁眼看时，发现钱运周、蒙宝业正站在面前，还以为是以前谈判的情景。但当冰冷的枪口指在脑袋上时，他算彻底明白了。残军士兵把他从床上揪起来时，他便瘫在了地上，抽抽成一根腌黄瓜了，还拉了一裤子稀屎。床上的美妇用筒裙把自己紧紧裹住，缩在床角瑟瑟发抖。蒙宝业定睛看时，已不是原先那位妖艳少妇了，便用枪指着波吞温道：“想不到吧，你小子也有今天？当初对大爷那样——那个小骚猫呢？”“那……那……那是给……给……司令员送……送的……”波吞温语无伦次，心情沮丧透了。这群可恶的汉人，怎么就不按套路出牌呢！他们竟跑了那么远的路，费了那么大的劲，从天而降，把他给捉住了！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是役，突击队杀死了几十个缅军，俘虏了205人，缴获十尊八一大炮，重机枪多挺，大获全胜。他们控制了制高点，然后掉转炮口对准缅军大本营。早上六点，按照约定时间，他们向敌人阵地试射第一发炮弹。

谭忠的任务是突袭缅军在孟萨的指挥部。

孟萨是金三角战略要地，控制着东、西掸邦的交通要道，四周都是高山。谭忠的运气似乎比钱运周好得多，一路上没有遇到阻碍，他率领的突击队很顺利地摸进了孟萨镇。在对缅军指挥部发起攻击前，谭忠非常亢奋，用泥手抹掉脸上的雨水骂道：“妈的，谁要提前暴露目标我就拧掉他的卵子！……活捉那个什么鸡巴司令，奖十两黄金，打死奖五两！”

黑夜和大雨同样掩护了残军的阴谋。缅军指挥部遭到偷袭，被一举摧毁，一团缅军被俘虏，但没有抓到司令，只击毙了一名团长。这是整场战斗中击毙的缅方级别最高的军官。缅军后方已被打乱，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

孟萨与小勐捧得手，就相当于关上了后门，前方两团缅军已经落入包围圈中。形势逆转，前方缅军却没有得到警报，侥幸漏网的缅甸司令官波昂基将军正在逃往景栋城的途中，来不及通知他的部下了。陷入包围圈中的缅军官兵，还沉浸在他们的司令给他们制造的胜利氛围中，这时残军的大反攻开始了！

天空渐渐亮起来，风已停，雨已住，大山和树林经过夜雨的洗礼，更加郁郁葱葱，绿人眼目。鸟儿刚刚苏醒，站在枝头兴奋地歌唱，小动物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它们永远是和平的元素，对它们而言，昨夜的噩梦早归于沉寂，一切都好像没发生一样。然而，死亡的讯息又接踵而来，人类在自掘坟墓的同时，也给它们带来了灾难。

天边轰隆隆好像传来一阵雷声，紧接着连成一片。“咔嚓”，好像一道闪电撕破了碧蓝的天空，紧接着又是无数道闪电。小动物们惊慌失措，它们瞪着惊恐的眼睛，注视着这多变的世界。它们发现，无数黑乎乎的金属弹丸，划破清晨湿漉漉的空气，滴溜溜打着转向它们飞来！

这些黑乎乎、圆圆的东西就在它们身边爆炸了，迸发出一片火光，无数的弹片向外飞溅。大树被拦腰斩断，房屋坍塌，整个村庄都处于滚滚浓烟和一片火海中。小动物们拼命地逃命，然而刚刚飞起，就落入

火中，肉体被大火烤得兹兹作响；有的被弹片削得七零八落，五脏六腑流了一地。而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在这场突来的变故中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局限，应变能力远远不如小动物们。人类东闯西撞，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很快就在他们制造的文明武器中走向毁灭。

炮弹是从缅军后方飞来的，朝向李国辉残军的方向。李国辉却似乎并不想躲避，他的卫士们也同长官一起仰起脸来，欢迎这些天外来客，悠闲地倾听它们主办的战场音乐会。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大炮已投靠了新的主人；炮弹将换一个位置，不是落在自己头上而是要让敌人尝尝苦果。

十尊八一重炮在参谋长钱运周的突击队手里，好像突然焕发了青春，潜能发挥到了极致，打得是惊天动地泣鬼神。炮弹落得精准，在李国辉的望远镜里，只见山下红光闪闪，大地猛烈抖动，好像火山喷发，好像地壳运动。在一阵阵暴风骤雨般的巨响中，缅军阵地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房屋和村庄都变成了一片焦土。惊慌失措的缅军官兵好像遭遇火烧的马蜂，一个个焦头烂额，到处乱撞。有的当场成了炮灰，有的跑了几步便一头栽倒在地上。一具具或一块块焦糊的肉体伴随着声声巨响，飞向天空，落在屋顶，挂在树梢。他们被这些从后方袭来的炮弹炸昏了头，弄不清楚究竟是做梦还是现实。以前只是看到八一重炮的威力，没想到现在要亲自体验一下了。到底是哪个王八羔子丢了这些大炮，成了敌人杀人的利器？大炮易主，又为什么没有人通知他们？司令大人又在哪儿呢？

天亮之后，缅军工事基本上被摧毁，残军开始进攻，这时重型机枪也隆重登场了。八一重炮、轻型迫击炮、大口径机关枪、美式冲锋枪、卡宾枪、步枪、手榴弹，各种武器在残军手里竟显身手，为缅军官兵织成一张死亡的大网。缅兵在这张死亡之网中撞来撞去。失去了指挥，通讯中断，炮火打击，退路截断，总之一切都完了！除了死亡，想投降都没有机会。

另外两团缅军听到主力覆没的噩耗，当天放弃阵地撤退，一口气跑到一百公里外的景栋城。景栋一片混乱，缅军继续退过萨尔温江。残军乘胜追击，有了大炮开路，李国辉重新组织力量，下令进攻大其力，经过一天的激战，攻入了这座当时就有30000余人的重要城市。

随后残军又几乎没有什么阻碍，顺利占领了孟果、孟萨等十多处重要县城和地区。缅兵望风而逃，不到半月时间，残军就占领了大半个金三角，并且摆出随时准备渡江的进攻姿态。

这场历时40天的战争，缅甸国防军共出动兵力12000人，牺牲1500人，受伤3000余人，被俘302人。残军兵力3000余人，阵亡了408人，伤602人，残军大获全胜。

本来，缅军可以重新组织力量继续围剿攻击残军，但从战争的角度分析，缅军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国人不尚武，且信仰佛教，军队许多年都难得遇到一次战争，他们怕被俘的战士遭到杀害。许多老百姓本身对李国辉的残军没有恶感，甚至好感还要胜过政府军，他们纷纷向政府和国防军提出停止战争，马上与残军谈判，释放俘虏；同时希望“复兴部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7月28日，缅甸国防军派来一个少将揣着照会来到李国辉的指挥部谈判（其实说是丧失谈判资格的某种交易更确切些）。照会的内容是：恳请残军释放俘虏，离开大其力和公路沿线。作为交换条件，缅方允许非法入境的汉人武装暂时居住在金三角；欢迎他们尽快反攻大陆，返回自己国境一侧。

几经讨价还价，一个含含糊糊、无可奈何、很不情愿又不得不签字的临时协议诞生了。协议显然是一种权宜之计，双方暂时妥协，但也为以后连续不断的战争埋下了伏笔。

残军有了立足之地，目的已经达到，当即按照会上所说，李国辉释放了全部俘虏，撤回新占领的城市，回到小勐捧、孟撒、孟果一带，重新安营扎寨坚守了下来。

缅军俘虏中的最高长官是上校团长波吞温。钱运周、蒙宝业想将其秘密处死，被李国辉劝止。钱运周不解：“为什么不宰了这条狗？”李国辉道：“正因为他是一条狗，才把他放了。这条狗对我们很有用处。等着吧，他回去后不久，我们就会有意外的收获。”接着，叹了一口气道，“国有佞臣，谋臣不用，实敌

国之福也。”

军人将波吞温押了过来，李国辉忙亲解其缚，请其上座。波吞温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好似大病一场，见此情景，不免受宠若惊。“这几天，上校受委屈了。其实，我李某人很敬重上校的人格。上校英明神武，您指挥的部队给我军造成重创，让我们闻风丧胆，李某实在是佩服之至。希望您回去后，多为我部美言几句，我们有很多事情还需要您大力协助。”，被李国辉拱到了云端里，不仅没有了生命危险，而且还会被释放，波吞温竟然又恢复了神气：“败军之将，怎敢言勇？不过承蒙将军放我回去，我一定竭尽全力，为贵部效命！”“好，既然如此，李某先行谢过。来人，把武器还给上校；牵一匹马来，为上校送行。”

波吞温神气活现地骑马离开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李国辉对众人道：“这样的贱人、废物，在对手中越多，对我们越有利。我想，我们的未来可能就落在这样的狗身上。”

上校团长波吞温“风光、体面”地回到了自己的部队，这让人们很惊讶。据他说，他被俘后，虽遭严刑拷打，但宁死不屈，义不变节，就连敌人头领李国辉都对自己敬佩之至，甚至还向自己请教过一些军事方面的问题；后来他夺取武器，杀死了十几个敌人，趁机逃脱了。在隐去、篡改了部分情节后，波吞温上校不但未辱没国防军尊严，赫然还是个英雄。听了他的汇报，波昂基司令员微微一笑。

政府军战败的消息在缅甸舆论界引发了一场大地震。

拥有飞机大炮重型装备的一万多名国家正规军，居然被区区两三千人的汉人残军打败了！这不啻一个晴天霹雳。军事上的惨败深深刺伤了这个刚刚独立的年轻共和国的民族自尊心。报纸将国防军战败之日称为“国耻日”；仰光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政府罢免国防部长；市民爱国热情高涨，新闻媒体推波助澜，反对派乘机跳出来对政府施压，要求吴努内阁集体辞职，一时间全国上下沸沸扬扬。这是缅甸独立后出现的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

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吴努政府决定化压力为动力，于是和群众联合起来，在全国发动了一场问责作战失职人员的运动。“民族英雄”、“一代名将”军团司令波昂基将军难辞其咎，荣誉的桂冠被愤怒的民众狠狠地踏进了垃圾堆里，他的无能和愚蠢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人们从将军现在的光环层层剥皮，逆推至历史的源头，才发现将军的经历真是不同寻常：“民族英雄”、“一代名将”，“国家栋梁”，“清廉的父母官”原来是阴险家，官痞，种猪，贪污犯，吝啬鬼，马屁精，小偷。蛤蟆要回首，曾经是蝌蚪，人们对不断曝光的层层真相嗟呀不已，很难想象政府对这种人竟如此重用。

上校团长波吞温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揭露波昂基将军的运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给敌人李国辉送去了“意外的收获”。因为密切，所以熟悉；因为熟悉，所以知情；因为知情，所以举报；因为举报，所以立功。波吞温的仕途并没像他先前设想的那样，在胜利后一帆风顺，而是意外地在战败后平步青云。不久，他就因功升为少将师长，以前被残军俘虏的日子也被羡慕的人们涂上了神秘的光环。

在“私生子”兼学生波吞温的积极努力下，“亲爹”兼老师的“老屁眼子”（波吞温对波昂基的昵称）波昂基将军被抄家，计有财产如下：豪华住宅46套，金银、珠宝12箱，缅币3000万，香料800斤，情妇（在编）78人……一时举国哗然，人神共愤。

与此同时，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因剧烈动荡，境内大量地主、富农、旧军政人员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新生政权不满意的、怀疑的老百姓，通过云南、广西的国境线逃离中国大陆，涌入东南亚各国。形成了一次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潮”。据台湾学者保守估计，人数高达几百万之多。这些汉人难民滞留金三角，成为残军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他们走投无路，听说李国辉打了这样一个胜仗，纷纷来投。于是李国辉的部队，在是年底迅速扩大到了九千人。对此，缅甸政府与李国辉心照不宣，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中国人在金三角站住了脚，残军的神话震动了全世界。三千名汉人士兵上演了二十世纪战争史上的“辉煌”一幕，创造了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以前不知为谁打仗的国民党军队，在没有退路也没有生路的窘境中，殊死顽抗，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们为自己而战，为生存而战，英勇无畏，而且将战争打

出了艺术境界，有声有色，气壮山河。他们的战术隐蔽和机动性几乎无懈可击，堪与古希腊特洛伊之战、马拉松会战以及历史上许多著名战例媲美。

粉碎政府军围剿的李国辉庄严宣告：我们（孤军）是借土养命，将来还是要返回大陆的，可是缅甸政府连这点宽容都不给，我们只好背水一战……李国辉讲的话句句都是实情，残军当时的处境也可以理解，但在道理上却是无论如何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为正义而战，而是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凶悍入侵弱小邻国，这就使得他们的军事胜利因为缺少道义内含而黯然失色。

历史已经沉淀，硝烟已经散尽。令人最为惊叹的不是三千国民党残军如何抱着必死之心，向数倍于己的缅军主力发起孤注一掷的最后反攻，也不是胜利的结局，而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支与国内战场天壤之别的军队。

就是这样一支几千人的国民党部队，数月之前在大陆，还被解放军打得抱头鼠窜，溃不成军。他们逃的逃，垮的垮，好像根本不会打仗一样。不会走山路，不会打夜战，不能灵活机动，不能吃苦，没有斗志。坐在汽车轮子上的第八兵团六万大军，蒙自一战，竟被解放军两个师击败，元江追击，再遭没顶之灾，可谓狼狈之至。李国辉所在的第8军237师在滇南元江河谷被解放军追击时，前面有一支解放军小部队阻击，237师调集全部重炮狂轰，发动多次连、营、团规模的集团冲锋，数小时竟不能冲破防线，直至阻击的解放军绝大部分战死（仅余一人，重伤），但追击的解放军大部队也赶到了。这支负责阻击任务的部队是解放军十三军38师113团5连3排，只有31个人。而现在，在一境之隔的金三角，面对优势的缅甸政府军，这支屡战屡败的国民党军队，好像突然会打仗了，变得异常勇敢，也不怕苦怕死了；而且不仅会打阵地仗，还会打游击仗了。仿佛一夜之间这些人得了灵感，个个面貌一新，把战争打得有声有色，打出一种令人刮目相看的艺术境界来。据说当时曾在八军军部任参谋的钱运周，拿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向李国辉、谭忠介绍，研究共军战法，并在战斗中进行运用。

【小李将军时代】

国民党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仅震动了缅甸、泰国、老挝，也引起西方媒体的关注。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爆发，共产党政权对西方人还是个谜，中共军队在大陆横扫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如秋风卷落叶，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几无还手之力，数年间土崩瓦解，这已让许多外国人看不明白。现在这股国民党残兵败将，怎么跨过国境线，就像变了一个人？两三千人的散兵游勇，竟然把一个主权国家打败了，打得缅甸政府出面签约，这真是更大的天下奇闻！

一批黄头发、黑头发的外国记者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地奔向金三角采访。但是他们全都被汹涌怒吼的萨尔温江迎面挡住了。他们看见这支汉人部队控制着所有渡口，江对岸的士兵头戴钢盔，身穿美式野战服，手持卡宾枪，将记者一律拒于江岸以西。记者万般无奈，于是前往泰国的夜柿，要求进入大其力采访残军；有的干脆扮成边民乔装打扮后找到残军了解战事；有的以华侨寻找中国亲人的身份挖空心思打听消息。顷刻间《国民党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李国辉将军是个战神》、《残军的敢死队全歼缅甸炮团》等等报道，在《曼谷日报》、《新加坡早报》等各大媒体刊登出来。于是关于汉人残军的神话就如风一样刮遍全世界，将人们的眼球都吸引到了金三角。

荣誉、鲜花、掌声、惊叹、猜疑一起向李国辉涌来。李国辉高兴人们胡乱猜测。当你被猜测得比你的实际身份要高许多，比你的实际水平要高许多的时候，一笑置之似乎确实是明智之举。

在这场举世闻名的汉人入侵事件中，掸邦孟萨的土司刀栋西是一位直接受害者。他是第十代世袭土司，他的家族几百年来都是孟萨这片土地至高无上的主人和统治者。上溯至东吁王朝，他的祖先就是皇帝御封的大土司，世代相传，成为皇权在这片原始土地上的象征和延续。19世纪50年代，毗邻金三角的中国云南边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司制度被废除，部落民族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公有制社会，再后来走向市

场经济。但在掸邦，虽然皇权已经崩溃，但是土司制度并没有动摇，古老的土地依然维系着古老的权威。

金三角所在地掸邦具有悠久的历史。据中国史籍记载，早在公元一世纪，就出现了以今日掸邦一带为中心的古掸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以今日东枝为中心的行政区域。掸邦是缅甸联邦内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邦区。掸族是主体民族，人口有近250万人，仅次于缅族和克伦族，是缅甸的第三大民族，62%居住在掸邦。除主体民族掸族外，在掸邦尚有缅、克钦（即景颇）、佤、拉祜、哈尼（在缅甸称高或依高）、傈僳、苗、果敢等20多种民族，他们的人数分别为上千人至数万人。此外，在掸邦各地还有不少华侨、印侨和巴侨。

掸族属蒙古人种南亚类型，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国古代称其为“掸”、“金齿”、“银齿”、“黑齿”、“白衣”、“白夷”、“摆夷”等。缅甸掸族和我国的傣族历史渊源关系极为密切。由于掸族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其数目字和许多生活用语与云南方言及闽粤方言接近。掸族有自己的文字，掸文是从梵文和缅文的字母转化来的一种简单拼音文字，但多用于佛教经典，很少用于文化教育方面。掸语通用于整个掸邦和缅北地区，与我国的傣族语言相通。掸族多信奉小乘佛教，95%是佛教徒。掸邦境内佛寺庙宇遍及各村寨。寺庙、佛塔的建筑形式和佛教节日及佛事活动都和缅族及我国傣族相似。

由于掸邦在地理上同我国云南省相毗连，掸族与我国的傣族又是同源异流的民族，因而历来同我国有很密切的关系。英国殖民者并吞缅甸前，掸邦土司一方面向缅甸国王纳贡称臣，同时也向中国皇帝进贡并接受其册封。元、明、清三代在现今缅北的木邦、摩密、蛮莫、孟养等缅甸地方土司，均归云南布政司管辖。明末桂王永历帝逃入缅甸时，曾以掸邦为基地与清政府作战。随永历帝逃入掸邦的部分汉人后来与掸人通婚，并定居掸邦。现今的掸族还分为普通掸族与中国掸族（即汉摆夷）两大类。后者不仅人数居多，文化较高，而且有中国汉族的血缘关系。由于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掸族很多生活习惯乃至服饰都与汉族相似。掸傣关系极为密切，双方结亲者甚多，他们跨国界而居，隔界河相望，通婚互市，走亲串戚，亲如一家。

掸邦在经济上也同中国有密切的关系。我国古代有一条从四川成都，经云南的大理、保山、德宏进入缅甸，再通往印度的重要交通线即“蜀身毒道”，被称之为西南陆地的“丝绸之路”。在这条古商道上，中国商人与掸国（今缅甸）或身毒（即印度）的商人进行货物交换，用丝绸或邛竹杖，换回金、贝、玉石、琥珀、琉璃制品等。古老的蜀身毒道的路线，与今天的川滇公路、川缅公路、缅印公路的走向大体一致，并且有不少路段完全重合在一起。从古到今两国边民的商业往来，边民互市，源远流长，始终没有间断过。

二战前云南商人每年运大批布匹、食盐、铁器等日用品，交换掸邦的白银、药材等土产。中国的矿工和建筑工人在开发掸邦资源上也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南渡矿场（老银厂）即为旅缅的中国人参加创建的，二次大战前该矿场工人就有半数以上是中国人。云南每年往掸邦谋生的季节工人约有七八万人之多。1938年8月滇缅公路全线正式通车，中国同缅甸掸邦之间往返更密切。1942年日本侵占缅甸后，“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转战于缅北掸邦一带，抗击日本侵略军。战后“中国远征军”返国，其中一部分人留在掸邦一带专事买卖。目前，在掸邦境内有华侨七八万人，他们大多数是云南人，在当地多从事商业和建筑事业，这些华侨华人对沟通掸邦城乡物资交流和繁荣城乡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英国占领缅甸前，掸邦实行土司制度，由土司进行统治。土司每年都向缅甸国王进贡。国王虽对掸邦进行统治，实际并不过问其施政情况。公元1885年英国占领缅甸后宣布掸邦为落后地区，把掸邦与缅甸本部分开，单独加以统治。英国仍保持了掸邦的土司制度，又依其辖区的大小，把土司分为三等，一等称苏布瓦，二等称谬沙，三等称外昆木。当时全掸邦共有35个土邦，分别由35个大小不同的土司统治，他们各自称霸一方，封建割据。

1948年缅甸独立后，掸邦仍保持了土司制度。《缅甸联邦宪法》规定，掸邦包括英国统治缅甸时所称之“掸联邦”及佤邦的全部疆土。宪法甚至明文规定缅甸联邦国会的掸邦上议员由土司选出。实际上，各

土司仍然封建割据，各行其是。但同时，缅甸政府也开始酝酿废除掸邦土司制度。1948年上半年，缅甸政府组织了掸邦调查委员会，赴掸邦地区调查，草拟了改革方案。1950年间，掸邦又发生了农民反对土司的示威事件，缅甸政府就乘机再度提出“废除土司制度，实行民主改革”的主张。1952年秋，缅甸政府强使掸邦政府主席、孟密大土司规劝各土司放弃权力，掸邦土司被迫宣布放弃其权力。缅甸政府同时宣布对未交出政权的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在这期间均有些土司激烈反对。六十年代初，缅甸政府再次宣布“彻底废除土司制”，并在掸邦设立了邦议会及邦政府。

汉人军队在土司制度的末尾突然闯入，直接践踏了这种古老和脆弱的制度，使刀土司成为国际强权政治在金三角的第一个牺牲品。汉人军队在他的领地“借土养命”，实际上是一种客气的外交辞令，因为他们根本无需征得主人同意，连自己邀请的政府军都败在他们手下，他这小小的掸邦土司又能怎么样？

大其力战后，这支可恶的汉人军队似乎更没有离开的意思，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要去同国境对面的共产党打仗。他们在大土司的私人领地，继续招兵买马，修筑工事，扩建营盘，收税护商，摆出一副安居乐业的架势，似乎要安家落户，长期驻扎下去，而且越做越大了。政府似乎默许了他们的这种行为，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几次反映都没有任何结果，对此大土司愁得寝食不安，人眼看瘦了一圈。龙王爷碰上了有本事的孙悟空当邻居，动不动要这要那，连玉帝都拿他没办法，你又能怎样？此刻，他就像螟蛉一样，被螺赢产卵在身体里，卵孵化后自己就成了食物。汉人军队高兴了要撵他走，要吃掉他，他也只能默默地接受。

但后来，这支汉人部队的一次造访，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他的疑虑，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天，残军的总指挥、副总指挥和参谋长三名高官竟一齐登门。他们给他带来了非常昂贵的礼物：二十支快枪，一千发黄澄澄的子弹。在金三角，土司割据盗匪横行，武器就意味着征服、权力和一切，无论什么价值连城的礼物都不及武器宝贵。那些占山为王的土匪强盗有几支快枪也都威风凛凛，牛皮大得撑破天。而刀土司的家丁多半还在使用老式火药枪，那是英国殖民者两百年前征服亚洲土著的战争武器。

土司的嘴巴一下子张开，合不拢来，眼睛也像这些枪支一样闪闪发亮。汉人将军态度非常谦和，他通过掸语翻译说了一番客气话。意思是：“复兴部队”愿意跟大土司交朋友，在土司领地上只是暂时栖身，借土养命，等待反攻大陆的命令，绝没有鸠占鹊巢的意思；对给大土司带来的叨扰深表歉意和感谢；对大土司的宽厚仁慈的美德给予赞美。其实李国辉心明如镜，正是眼前这个长着几根鼠须的小老头，十万火急地向仰光告密，才从山外引进来一场战争。

刀土司被汉人的慷慨举动惊呆了，他从这些礼物身上看到了同汉人做朋友的价值。惊喜之余土司大摆宴席，让掸族青年敲响象脚鼓，少女跳起婀娜多姿的孔雀舞，他要以最盛大的场面款待尊贵客人，来表示对朋友的敬意。席间他还把小儿子叫出来，当场认李国辉做了义父。

酒宴散后，李国辉等人醉醺醺地离开了刀土司的府邸。大土司还沉浸在欣赏武器的喜悦之中。这时管家刀约瑟走上前来，送上一杯茶，道：“大人，您认为这支汉人部队对我们怎样？”这位管家说话是个地道的小公鸭嗓儿，呷儿呷地如同招呼同伙“快去找小鱼儿吃！”“嗯，看今天的情形，倒还不错。但不知以后会怎么发展，恐怕还是个问题。”刀土司道。“是啊，他们说等待机会反攻大陆，我看只是个借口，好像并没有和共产党对抗的能力。倒像是打算在我们这里长期住下来，赖着不想走了。”管家道。“是啊，养虎为患啊！虽然他们纪律严明，并不惊扰百姓，但我还是战战兢兢的，担心早晚会被他们吃掉。那个将军挺阴险的。”土司长叹了一口气。“不过，我倒有一个办法，汉人部队不仅不会吃掉我们，甚至还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管家的一双秀眉轻轻地抖动了两下，蜂目里射出智慧的光芒。“哦？”大土司把目光转向这位智囊式的人物，欣赏地盯着他。刀约瑟做事几乎没有一件事不合他的心意，可谓他的左膀右臂。大土司对其是言听计从，事事让其参与，可谓是最机密的心腹。请政府军清剿国民党残军，便是他出的主意。

“从前蒲甘王朝为了消除来自北方汉人的威胁，采取‘和亲’政策，把公主远嫁中国，或者把汉人公主娶到缅甸来。在掸邦，为了结成牢固的土司联盟，土司之间也互相通婚。既然打仗行不通，索性做亲戚，一则，可以借汉人军队的势力去压制其他掸邦土司；二则，上次政府军清剿汉人部队的时候，实际上也想趁机接管我们的政权，只是战败了。我们可以借助汉人势力和政府对抗，借以维持我们的统治，反正政府也奈何不了他们。大人觉得怎样？”“智囊”道。

“嗯，这个主意不错，简直是太好了！”土司大人非常高兴，连连赞赏。“和亲”实则就是“美人计”，以美人作炮弹，用她们香暖的被窝来收服那些冷血军人的心，把他们的英雄壮志埋葬在温柔乡里，从而达到战争达不到的目的。这对于焦头烂额的刀土司来说，很合他的胃口，因为在金三角，女人不大值钱，哪怕再窝囊的一个男人，一驮鸦片或者几匹牲口也能讨上两三个老婆。刀土司的老婆就有一打多，他的女儿，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当然不能指望个个都嫁王公贵族，所以能发挥“和亲”作用，也算物尽所值。

“具体该怎样做呢？”土司问道。

“具体办法就是招亲，把土司小姐嫁给汉人的‘召龙’（大官）；再下令各村寨头人、百姓依次效仿，凡是招汉人军官做女婿的掸族人，土司一律重重有赏。”管家道。

“好！我看这件事就由你亲自去办吧。置办什么东西，花多少钱，自己看着办吧，不用汇报。”土司道。

“是，大人。”管家欣然领命而去。

这天晚上，月色溶溶，和风煦煦，虫鸣唧唧，流水潺潺，乐曲悠悠。窗外，小猫像一位抒情诗人，正热烈地歌唱自己的爱情。月色、波光荡漾在残军兄弟们的脸上、心头。“呵呵……”残军士兵们睡得正香，翻了个身，脸上露出幸福的神情。第二天清晨，大家醒来，竟一脸的兴奋，说是做了一个美梦，便交流起来。有的说梦见鱼儿在莲叶间游来游去，有的梦见骑在树杈上摘苹果，有的梦见骑着马在荒原上尽情奔驰，有的梦见自己的女人，有的梦见缅甸妇女紧翘的筒裙，有的梦见一丝不挂的女眷，有的梦见长官老婆和自己在……（这个需要保密，千万不可声张），有的梦见了白天见到的寨子里那个又老又丑的女人。大家一边洗着衣服，一边互相评价、攀比，心情或困惑，或兴奋，或遗憾，或懊恼。唉！蝴蝶白来蝴蝶黄，南山飞到北山岗。昆虫虽小都成对，怎愿男儿恋女娘？看来，关雎之心人皆有之啊。

第二天，残军士兵们惊奇地看见，一队马帮驮着身穿掸族礼服的和亲使者，来到残军，他们带来了一个美好而迫切的愿望。当天，“复兴部队”军营里引起了一阵前所未有的骚动。

其实身为总指挥的李国辉哪能不明白土司招亲的用意，醉翁之意不在酒。残军打败政府军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同本地的统治者土司搞好关系。他们提出“借土养命”，而土司明白这是引狼入室；但惹不起汉人军队，只得借“和亲”缓和关系。和亲这件事很难说是谁利用谁，也许双方都受益。残军既遭台湾抛弃，还要生存发展，繁衍人口；而且当地的头人和百姓都听大土司的命令，收服大土司，就等于把东掸邦所有的头人和百姓都网罗到自己麾下来了。和谭忠、钱运周商量后，李国辉决定与土司联姻，具体事宜由谭忠负责。

“和亲”政策一出，参谋长钱运周首先被招为土司女婿。因为在当时国民党残军支队长以上军官中，只有钱运周末婚。钱运周声明已有未婚妻在昆明，不愿意接受这门跨国婚姻。已经在大陆讨过两房老婆的支队长蒙宝业，听说土司有一个小女儿刀瑞娜是天生尤物，愿意取而代之，甘愿为民族团结做出牺牲。李国辉觉得蒙宝业争当摆夷土司的上门女婿有失尊严，就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不敢吭声。

但没过几天，招亲使者刀约瑟来到汉人军营，带来刀土司原话，指名要招参谋长钱运周做女婿（精明的刀管家早已对残军将领的个人问题做了调查）。土司将陪送丰厚的嫁妆和财产，一切依照汉人习惯。他有十六个未出嫁的女儿，由参谋长任选，选几个都同意。至于支队长蒙宝业嘛，土司答应嫁一个头人的女儿给他。估计刀土司认为蒙支队长的规格还不够高。

据说在掸邦，只有地位高过大土司的皇亲国戚和地方行政长官才被如此巴结。如果土司的美意不被接受，就将被视作敌人。连皇亲国戚的最高待遇都遭拒绝，大土司在金三角不就颜面扫地了吗？

李国辉无奈，只好亲自说服钱运周接受这门婚姻。他向钱运周分析了这次民族婚姻对未来安定团结的重要历史意义，堪与王昭君媲美；同时指出，远在昆明的姑娘生死未卜，婚姻基数基本为零；现在残军前路茫茫，得过且过，为长远计，真不如落地生根。没有了退路，钱运周注定被绑在了婚姻的战车上。

土司官邸所在地孟萨是缅甸境内的一座长条形坝子，控制着东、西掸邦的交通要道，四周都是高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刀栋西土司府就像一个中世纪武士一样，古朴、神秘、高贵、威风凛凛而又有一些没落的气息，在当时堪称整个金三角最显赫的土司府邸。这是一座占地很大的石头寨子，有古朴的寨门，豪华的竹楼，以及满山坡高低错落的铁皮顶房子。地上铺着石板，清石板缝里稀疏地长着一些细嫩的小草。

许多扛枪的家丁（即土司私人武装，称“土司兵”）在寨门口站岗，穿着白色掸族衣服的奴婢佣人来回忙碌，络绎不绝。这些人没有人身自由，属于土司的私有财产。

钱运周相亲那天去了许多汉人军官，孟萨土司官寨如同过年一般，张灯结彩，杀猪宰羊，隆重款待贵宾。刀土司坐在竹席上，穿着无领对襟长袖短外衣，下面打一条“笼基”，一条素色的丝巾包在头上。身后跪着两个男仆，轮流摇动一把巨大的蒲扇。贵宾入座后，身后也一律跪着仆人摇扇子，挥汗如雨，为他们送去习习凉风。

准新郎官钱运周成为喜宴的中心，被大家哄闹着灌了一些酒，吃得有些头重脚轻醉眼蒙眬。这时别开生面的掸族相亲仪式开始了，土司的十六个女儿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如同天仙下凡，跳起了婀娜多姿的孔雀舞。那体态之风流，正若秀蝶沾花；形象之温柔，有如轻云绕月。一时房内飘香落玉，雅艳奇香。众人都看呆了。蒙宝业的嘴张得老大，一时竟合不拢来。

钱运周瞪着醉眼，看得眼花缭乱，觉得不是现实，倒像置身于仙界。在他身边，美丽的仙女在眼前晃来晃去，个个又美妙而又朦胧。他使劲揉揉眼睛，突然眼前一亮，他发现一朵白莲在似梦如烟的仙境中无声地战栗地缓缓展开，徐徐清香沁入心脾。

将钱运周牢牢吸住的正是刀土司的小女儿刀瑞娜。这位美丽的孔雀公主仿佛是从声音世界里提炼、抽取的音乐，从动作世界提炼、抽取的舞蹈，从线条艺术中净化了的书法，甜润，诱惑，优雅，婀娜多姿。其眉眼口角，如得山水之灵秀，让人悠然窥见了宇宙的神奇；顾盼神飞，轻颦浅笑，又恰似春风吹起涟漪，让人一睹自然界最深妙的秘密。钱运周顿时喜笑花生，蜂狂蝶乱。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放肆地抱住这位穿水绿裙子的仙女，一头拱进裙子里，口齿不清地说：“你来，来，就，就是你……”然后“咚的”一头醉倒在地上。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婚礼在残军的军营如期举行，军营里的喜庆气氛一点不亚于土司府邸，官兵们都像自己结婚一样兴高采烈，极其热情。对他们而言，参谋长的婚礼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或许还是整个残军命运的一个转折。新郎钱运周被要求穿着筒裙（当地人打扮）出来应酬客人，忙忙碌碌地给男女双方的亲友敬酒。这时，李国辉突然大吼一声：“来人！”众人吓了一跳，目光都转向李国辉，战战兢兢地看着他，钱运周也不解地看着他。两个士兵手持卡宾枪冲了进来，站在李国辉面前。李国辉用手一指钱运周的筒裙，命令道：“给小钱运周系上铃铛。”众人闻言，哈哈大笑起来，连两名士兵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原来在缅甸的性文化中，男子经常会将铃铛挂在男根上，或曰缅甸铃，据说可助性力。胯下有铃铛，走路听脆响。如此一来，当缅甸男子在大街上溜达时，随时都能听到叮叮当当的脆响。长官有令，怎敢不从？但士兵作为属下，感到非常难为情。刀约瑟管家笑嘻嘻地亲自动手，非常利索地给钱运周系上了铃铛。钱运周便一路叮当地走过去给客人敬酒，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当天晚上大家都喝得非常高兴。

是夜，帷帘透出夜月银辉，笼罩了幽梦欢情；柔情融融，仿佛沐浴着十里春风。新人房内，绿鬓朱颜，春酥满胸，唾圆流玉，风波流水。钱运周偎红倚翠，好不快哉！在外听房的李国辉、谭忠、蒙宝业也好不

欢娱。

缅甸人婚俗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婚后新娘独立自主，不更改名字，对自己的财产拥有所有权，万一离婚可以带走，经济上平等。因此，在这个号称“亚洲第一女权国”的国家，有这样几句俗语：“和尚是瘦的时候好，水牛是胖的时候好，男人是聪明的时候好，女人是出嫁的时候好。”那个叫瑞娜的土司小女儿就这样成了钱运周的妻子，金三角汉掸和亲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刀栋西土司家族命运的兴衰荣辱，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也和钱运周，和国民党残军，紧密地牵系在一起，大起大落，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刀瑞娜小姐的婚礼全是刀约瑟管家一手操办的，刀土司家人及钱运周都极其满意。残军军官包括谭忠等都盛赞其才能。李国辉却警告钱运周道：“假如有人事事都合你的心意，你不觉得很可怕吗？因为从人性上来分析，人不可能事事都让人满意，天下没有完美的人。唐代宰相李林甫事事都让唐玄宗满意，因为他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而且提前买通了皇帝身边的人，对皇帝的一举一念都能先行掌握，堪称天下巨奸。我觉得此人可能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你要让你的岳父当心啊！”钱运周转述给刀栋西，刀栋西笑着连连摆手，说总指挥太多虑了。

不久蒙宝业也如愿以偿地娶回一个掸族太太。一个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后瘸腿的尉级军官，以前爱情世界一片荒芜，现在也想拥有一棵大树了。他爱上了一位好姑娘，综合衡量双方的长相、家庭、社会地位，觉得二人正好般配。但这位姑娘却自视颇高，婉言拒绝了。其实就长相而言，一般人都认为她长得很一般；整天涂脂抹粉，打扮得像朵花棒槌。掸汉联姻总负责人谭忠只好找了个媒婆（当地华侨）去牵线。

这位媒婆五十上下年纪，大脑转得特别快，估计是用追歼国民党败军的解放军战士的脚后跟做成的，口才极其便捷，说话快得如同泻痢，估计是用鸭子屁股做成的。针对姑娘最关心的男方的腿的问题，她说：“腿脚是有点儿不大利索，但急了跑起来也挺快的。再说，人家在部队里混，早晚得当大官，出入坐车，腿脚要这么利索有什么用？咱们寨子里的阿三腿脚怪利索，不还是个跑腿的货？”“是啊是啊，人家在部队里，社会地位高，也有钱。待人家好一点，别那么骄傲。整个世界上长眼睛的人，都不会像他那样把你当做天仙的。”姑娘的妈妈也这样对女儿说。“女人的姿色并不是储蓄，存期越长利息越高；相反，它是越来越贬值的東西。你看看我，还不到五十岁，就日囊成这样了。”媒婆又现身说法。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整天光注重打扮的姑娘估计也没有多少心眼儿，竟被说动了。媒婆飞跑着去回复谭忠。在回去的路上，她抹抹油嘴儿，一边数着钱，一边高兴地自言自语：“唉，这寨子又因为老娘多了一个小丑孩儿。我这作的什么孽哟。”她回到寨子里，人们问她：“当兵的没留你在那儿过夜啊？”“滚！牲口。”她骂道。

就这样，这位瘸腿的兄弟也讨上了老婆。“人家有的，咱也不缺！”事后他拍着胸脯逢人便讲。只是太可惜了那位在野人山被枪毙的急脾气的仁兄。你说他当时要是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

万物受过滋润灌溉，就会半盛饱满，种子播了下去，一到开花的季节，荒芜的土地上就会变成万卉争荣。残军兄弟的辛苦耕耘，也很快在这些缅甸妇女身上结起果实来了。

此后陆续有残军军官同当地掸族通婚，一时军心涣散。李国辉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产生深深的忧虑。土司头人蜂拥而至，将残军军官招上门做女婿，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变成一群拖儿带女的老百姓，军队还反攻什么大陆，打什么仗，服从谁的命令呢？于是下令，军官未经批准一律不得与当地通婚，违令者降为士兵。

昔日长在荒僻角落里遭大粪浇顶的蘑菇，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挣扎后，终于变成了人人向往、渴望采摘的灵芝。残军大其力一战成名，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军需物品，又与当地土司联姻，队伍迅速壮大，引发了全世界人们的关注。这一时期，在金三角被称为“小李将军时代”。

李国辉坐镇孟萨，土匪武装纷纷归附或纷纷外逃，护商也就是武装走私鸦片几乎成了李国辉一统天下的独家行业。此后，缅甸政府军又多次“进犯”，都被残军击退。缅甸政府拿残军没办法，只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残军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生活越来越繁荣稳定，并开始种植鸦片，开展鸦片贸易来养军。世界著名的“金三角”就这样出名了。可以这样说，金三角武装贩毒的行当，是李国辉和钱运周一手创办并发展起来的。李国辉的国民党部队成为真正的大毒泉。后来的李弥时代、罗星汉时代和坤沙时代等等，都是“摘桃派”，都是李国辉的事业继承人。

其实在金三角，不仅仅是毒泉的世界。除了历代毒泉之外，还有许多土匪、民族解放武装、共产党的游击队在这里频繁活动。令人惊讶的是，居民们对于毒泉的崇拜，竟超过了对领袖的崇拜。

泰国北部和缅甸东北还有老挝北部交界的所谓“金三角地区”，其实并不是从五十年代残军侵入以后才有的。早在几百年前，因为这一带出产金子和玉石，所以一直有“金三角”这样的美名。19世纪英法侵略到此，才开始教当地人种鸦片及大麻，还专门开设了鸦片种植“学校”，此处一直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动鸦片战争的后盾——毒品生产地。外界都传说“黑色金三角”是国民党残军来到这里以后，贩卖鸦片，武装护商，以毒养军，才逐渐发展、逐渐形成的。事物的发生、发展、消亡，都有其主客观条件和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突然而来，又突然而去的。只是在五十年代以后，金三角被毒泉们占据着，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地，变成了“黑色金三角”。

1950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国民党残军在异国他乡迎来了第一个中秋节。是夜，青色的烟云遮住了月影，从碧海般的晴空里飞出一轮金灿灿的明镜。不知名的小虫儿在幽寂的角落里低吟浅唱，美人的淡淡脂粉浸润了夜月的清冷。家乡路远，论路近唯有这月宫仙境。北斗星像一把酒勺，盛满这碧蓝的心情，悠悠的思念。在这玉做的人间，细斟北斗，谁来与我把盏？唯有这素月明辉，万象清影。

万古清光此夜圆，而亲人却不能团圆，天涯残军官兵的泪水，浸湿了他们头顶上这一方异国的天空。“将心寄明月，流影入君怀”（齐澣），不知远方的亲人，是否此时也站在这皓皓明月之下，被这夜冷的凉气打湿了鬓发？或者，生死未卜？

一夜，温柔乡里，已经联姻的军官还沉浸在新婚的兴奋中；士兵们则辗转反侧，孤枕难眠。窗外，清光万里，大地依然在沉睡。

一年一度的雨季走进了尾声，滂沱大雨开始稀疏，进入了清爽怡人的凉季。这个季节不仅给他们带来习习凉风，也给他们送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和扑朔迷离的命运。沉寂许久的无线电台忽然响起久违的呼叫信号，一则密电送达李国辉手中。电报是台湾“国防部”发出的，只有短短一行字：不日将有重要客人到达。

李国辉的“光辉业绩”，震惊了东南亚，震惊了全世界，更震惊了台湾。据说白宫的美国总统就此事亲自打电话询问台湾，蒋介石对此却一无所知，搞得非常丢面子。他派人查了查，大败一万两千有飞机大炮和坦克配合的缅甸政府军的部队，原来是第8兵团李弥的部下。

时值亚洲局势风云突变，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出兵朝鲜半岛，紧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抗美援朝，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美国看到了缅甸在亚洲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而蒋介石看到的则是从那块三角形地带反攻大陆的曙光。他当即火速召见李弥，对李弥破口大骂：“娘希匹！为什么把这样一支会打仗的部队扔在缅甸？”

被骂得狗血淋头的李弥，其实是满腹委屈，心中有难言之隐。

李弥是云南腾冲人，在1948年秋的淮海战役中，他的第13兵团被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全部消灭，李弥沦为光杆司令。1949年底，李弥在云南又重组第8兵团，李国辉和谭忠等人就隶属于此时的第8兵团。汤尧被临时委派为陆军副总司令指挥第8兵团围攻昆明，结果当了俘虏。蒙自战事吃紧时，李弥正在西昌出席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半夜接到蒙自战事的电报，不由大吃一惊，他的第八兵团六万人摆在滇南，这是他的最后本钱，所以1950年1月1日一大早就匆匆登上飞机赶回蒙自，

打算亲自指挥作战。当他飞临蒙自上空时，县城激战正酣，浓烟滚滚，枪炮轰鸣，共军在冲锋，他的

部队在溃散；机场已经落入解放军手中，他只好绝望地下令飞往台湾。这个全军覆没的场面永远地留在李弥的噩梦中，他再度失去了军队，沦为光杆司令。

从云南逃回来后，李弥在台湾坐了大半年冷板凳。他的老婆也被扔在大陆，妻离子散，几乎穷途末路无人理睬。1949年12月，卢汉在云南发动起义，借开军事会议之名将他诱骗至昆明扣留，后来他假称同意起义，将太太龙慧娉和副军长柳元麟留下当人质才得以脱身。这件事一度在台湾官场被人传为笑柄，并且传到老头子耳朵里，说李弥“赔了夫人又折兵”，弄得他很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

1944年松山大血战，李弥作为第8军副军长，亲自带队冲锋，与日寇大小数十战，终于克复松山，全歼守敌。从此李弥一举扬名，官场得意，跻身于国民党兵团司令高官，炙手可热，成为蒋介石最器重的爱将。然而松山大战之后的李弥从此却与胜利无缘，他再未打过一次像模像样的胜仗，当然也不再带领突击队冲锋，只会把一支支装备精良的兵团葬送在战场上。难怪老头子对他失望已极，让他到台湾坐冷板凳。

其实李弥也有委屈难言之隐。大厦将倾，岂一木可支？作为个人，在历史的大趋势面前又能有多少作为呢？难道他不想打胜仗？难道他不会打仗了？很多年后李弥隐居台北大坪林，对来访老友慨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大势所趋啊。在台湾弹丸之地，达官贵人多如牛毛，他一个云南人，平民出身，一没有皇亲国戚裙带关系，二不是天生的浙江人（“总统”同乡），只有依靠自己的功劳、忠诚、狡诈以及察言观色、忍辱负重、铤而走险等。现在两度沦为光杆司令，他还靠什么本钱立身呢？

其实，当第8兵团败退滇南时，已撤退到台北的李弥司令官曾主动向台湾当局请缨：“拟即赶赴滇南地区，收容部队，负弩前驱，为国效命。”1950年2月6日，李弥在未获台湾当局批准时，便迫不及待地由基隆乘轮船偷渡到香港，再辗转于4月11日到达曼谷。经国民党驻泰武官陈振熙协助，李弥获得了驻泰使馆职员身份留居泰国，并与逃到缅甸的国民党军残部取得过联系，将其私人积蓄的10万美金提供给他们充作给养。但当时自己人微言轻，名不正言不顺，而且自己抛弃部队只身逃亡的不光彩经历，恐怕部下尤其是非嫡系的26军颇有微词，只好对天长叹，顾影自怜。当初到台湾自顾不暇的国民党当局对于这支1000余人的国民党军残部，既不很了解也不很重视。当李国辉等设法通过电台与台湾当局取得联系时，后者只是指示他们：设法自行解决出路。相反，老头子对羁居越南富国岛的黄杰三万余人的残部颇感兴趣，1950年4月13日，曾致电转黄杰，发犒赏金两万美元。7月17日，又派西贡总领事尹凤藻代表自己到富国岛慰问。这让李弥对自己的前途更是忧虑，失望。

现在金三角他的败残军队竟然有出乎人们想象的战斗力，在全世界都引起了震动，得到了本想抛弃他们的台湾政权的高度关注；“总统”先生也对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十分欣赏，这些突然给李弥带来了重生的希望。

果然，一阵臭骂后，李弥如愿以偿。蒋介石亲自委任他两个头衔，一个是“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另一个是“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也就是集党军政大权于一身。他的任务是立即前往金三角，去把他的队伍召集拢来，建立反攻大陆的前沿阵地。

因为他曾是李国辉的上司，自然成为最好的人选。

半个月后的一个雨天，一位戴黑礼帽穿西服的中年男人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客轮，他轻车简从，尽量不引起别人注意。他将经香港、曼谷到金三角，最后目的地是勐萨。这个人就是国民党陆军中将李弥。此时李弥重任在身，终于告别了台湾的冷板凳，到一个遥远的战区重新统帅兵马。

1950年秋天，一队化装成马帮的卫兵将李弥悄悄护送到缅甸大其力，在一家简陋的华侨布店里，李弥见到了等候已久的“复兴部队”总指挥李国辉、副总指挥谭忠等人。他不敢立刻就到孟萨去。他这个“新任总指挥”，依旧是一个兵也没有的光杆儿司令，此来是要借鸡生蛋的。他怕现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不肯交出军权，如果他们真那么做，他可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的，唯一可依赖的也是需要考验的只有部下的军人信念和忠诚。环顾面前一张张黝黑陌生的面孔，他们中除李国辉外，其余的李弥全不认识。就是对李国

辉也知之甚少，李国辉从前充其量是个不起眼的团长，兵团司令官怎么可能对这个微不足道的下级军官留意呢？自从半年前李长官乘坐机在天空丢失了部队，李弥便以为自己的军事生涯从此结束了，没想到这些连姓名都不知道的下级竟将老长官从台湾坐冷板凳的尴尬境遇中拯救出来，使他有了归属感。想到此，物是人非之感油然而生。

“啊呀呀！……我的李团长，你们真是我第八军的骄傲啊！”李弥心情异常复杂，眼前这位下级军官就是他的救星啊，他紧紧握住李国辉的手，眼圈红了，声音哽咽：“外面到处传说我们第八军的一支队伍打败了缅甸政府军，我听说后，恨不得马上飞到金三角来指挥你们战斗。……你们才是我第8军最优秀的军人，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军座，我们还要感谢你的教导。如果没有您的指导和资助，我们不会到这个地步的！”握着老长官的手，李国辉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在下级看来，老长官任何一点动情的表示都足以令他们感动得无以复加。他们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要长官理解他们的甘苦荣辱，一句口头嘉奖就足以让他们感恩戴德，死而无憾了。在场的人争着与李长官握手，许多人流下辛酸和感激的眼泪。

李弥对自己昔日的手下感叹道：“我真是没有办法呀，如果不来缅甸，我同样要在台湾被人唾弃。想当初我就应该战死杀场啊，总比现在被人骂成胆小鬼强呀……”

昔日的手下一脸虔诚，他们对老长官不远千里，亲自从台湾赶来指挥他们充满感激之情。也就是说，“自谋出路”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阳光驱散了心头的阴霾，种子找到了土壤，游荡的灵魂回到了家乡，从今以后，他们就有了主心骨了。谁会想到“主心骨”心里想的是万一他们不肯交权呢？只有谭忠脸色不大好看，他显得心事重重愁眉苦脸。司令官一口一个八军，他预感李弥的驾到对他和第二十六军的人决不意味着一件好事。其实李弥大讲第八军如何如何，却只字不提谭忠，因为谭忠以及将近半数官兵都不是第八军而是第二十六军的人，第二十六军的长官不是李弥而是余程万，所以对他们忽略不计有利于今后的权力接管。李弥是个将军，胸有城府，这个细节决非粗心忽略。

李弥在大其力住了五天，接见了残军连以上军官，同他们亲切谈话，送给他们一个个诱人的许诺。当他与部下相互确认了这种上下级关系之后，这支部队的指挥权就再也不会落入别人手中。

李弥离开布匹店返回曼谷时，赠送给李国辉两本书，一本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另一本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私下里对李国辉说：替我看好部队，不许谭忠和第二十六军的人拉走一卒一枪，我很快将返回指挥你们。好好读一读《论持久战》，共军就是靠这本书打败国军的。然后拍拍李国辉的肩膀，踌躇满志地离开了。他要准备篮筐，准备收获部下栽种的桃子了。

李弥的到来，给残军注入了活力，也带来了躁动。军官们有的兴奋，有的对未来的命运充满了困惑，甚至有一种恐慌和危机感。尤其是谭忠及其手下原26军的军官们更是躁动不安。可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小人物的命运往往就是被大人物摆布的。在这个命运的十字路口，老长官一到，金三角短暂的“小李将军时代”就宣告结束了。从历史的角度看，李国辉是现代金三角的开拓者，奠基人，是“金三角之父”。如果没有李国辉带领千余残军打下半壁江山，怎么会有后来国民党残军称霸金三角的李弥时代呢？然而李国辉是一个有信仰的职业军人（在残军的指挥部里一直张贴着孙中山和蒋介石的画像），得到了蒋介石的命令，就坚决服从。他表情淡漠地告诫部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得议论长官，否则以谋反罪论处。

公元1951年春节，一队浩浩荡荡的人马开进了简陋的孟萨小镇，那是李弥带来的摘桃子大军。李弥从台湾、香港召集了一百多名军官、旧部和幕僚，他们中间扛着少将以上金星肩章的军、师长就达数十人之多，足够武装两个作战兵团。这些落难将军都是李弥从前的老关系、老部下、老朋友，他们兵败大陆逃到香港、台湾，因为无兵可带才屈尊来到这个山沟里瓜分残军的胜利成果的。他们跟在李弥后面，兴高采烈，有说有笑。这群大人物的到来预示金三角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

这一天对于古老的金三角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在它的历史上，首次迎来一位真正的汉人统治者，

由土司掌控的历史将要结束。整个孟萨小镇沸腾起来了！远近寨子的掸族人都倾巢出动，在至高无上的大土司的神圣召唤下，他们身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赶到孟萨。山民们咚咚地敲响芒罗和象脚鼓，跳起吉祥如意的孔雀舞，来迎接远方的贵客。掸族大土司刀栋西喜气洋洋，亲自迎出官寨，等候尊贵的汉人召龙（大官）驾到，也在等候一个跌宕起伏的命运。

在镇外空地上用竹子和木头搭起了一座戏台（检阅台），残军排出整齐队形接受检阅。这是一支金三角土地上从未有过的威武雄壮之师，士兵们穿着整齐的美式军服，扛着形形色色的武器，挺起直直的胸膛，喊着惊天动地的口号从检阅台前经过。因天气炎热，尘土飞扬，很多人都变成了大花脸。对从未走出金三角的孟萨大土司刀栋西和他的族民来说，这是掸族历史上一个崭新的节日，令他们大开眼界兴奋异常。男人把象脚鼓越敲越响，少女舞蹈也越来越快。最高统帅李弥站在高高的检阅台上，身穿威风凛凛的将军制服，两颗象征权力和地位的将星在正午的阳光下闪闪发亮，他始终立正，向受阅部队还礼。在他身边，众星拱月一般簇拥着从前的老部下和新加盟的幕僚。

军队检阅完毕，李弥宣布成立“云南反共救国军”总部，同时成立“中华民国云南省政府”和“云南绥靖公署”，临时办公驻地孟萨。

接下来，是对胜利成果施行全面接管和重新分配。李弥像一个真正的接收大员，对原残军营团以上军官进行大换血。原部队番号被撤销，改名为“云南反共救国军”，被台湾政府正式接纳，供应给养。随后李弥对这几千名残军（含新招募的新兵）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整编后的残军，下设一个总部，辖司政后三部，一个北方作战指挥部，四大军区，三大主力师，18支挺进纵队，4个边区独立支队，俨然一个小国防部。李弥亲任“云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前第八军副军长柳元麟任第一副总指挥。事有凑巧，柳元麟携同李弥太太被共产党从昆明释放逃归，在金三角已流浪多日，到处打听李国辉的部队，今日李弥夫妻竟破镜重圆。李弥一时百感交集，高兴得狸猫捡鼠一般。

原残军总指挥李国辉荣升第93师师长，他是整个前“复兴部队”唯一一个名义上升了官的人，但是他那个师却只有不到一千人，而且头上多了各种随李弥而来的正副长官若干。（补记：二战时，中国组织远征军出兵缅甸，在缅北与日军血战，93师作为参战部队，参加了大部分战斗，后又留在中缅边境长期守卫史迪威公路，金三角的开山鼻祖李国辉又任过93师师长。缅甸人、老挝人、泰国人分不清中国军队的部队番号，所以将国民党军队都叫93师，久而久之，东南亚人就将国民党残军统称为“93师”。这就是93师称谓的由来。）

李国辉以沉默来接受这种不公平待遇，他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即使被不公正地剥夺军权还是不敢有丝毫怨言。

富贵荣华莫强求，强求不出反成羞。有脚伸处须伸脚，得缩头时且缩头。

地宅方圆人不在，儿孙长大我难留。黄天老早安排定，不用忧煎不用愁。（唐寅《叹世诗》）

最倒霉的是原副总指挥、二十六军团长谭忠，委任了一个游击支队司令，手下只有100多人，还不如正规军的一个连长，后来更是一蹶不振每况愈下。谭忠就像象棋棋盘上的卒子，仕途之路只能一步步地往前走，当失去价值的时候，又被忽略不计了。“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回家卖豆腐。”谭忠道。1952年，不被重用的他提前退伍回到台湾，但并没有卖成豆腐，而是开了一家小面馆。谭忠在金三角时代就此谢幕。

钱运周任93师少将参谋长（总指挥部参谋长改由钱伯英担任）。他私下曾愤愤地对李国辉说：“妈的！挨打的是牛，被挤奶的也是牛。”在他眼里，大人物一到，他们这些小人物又重新变成了牛。

残军其余军官则依次降级使用。

部队整编后，金三角初创时期的“小李将军时代”就此结束。李国辉的辉光寂灭了，从此渐渐淡出历史舞台，金三角进入了“老李将军时代”。李弥开始大权独揽，开始他野心勃勃和苦心经营的金三角霸主

时代。如果说松山战役是为他的仕途奠基的话，金三角时代则为他迎来了人生的高潮。

为了生存而辗转在金三角落地生根的国民党残军，先被抛弃、在重重压力下生不如死，而又绝处逢生，默默无闻在粪土上长出来的这朵灵芝，随着李弥这位神秘人物的到来，性质、命运都发生了转变，成为被各方利用的棋子。

反共救国军成立当月，“云南反共救国军”指挥部收到台湾“国防部”发出的密电指示：“大‘总统’示谕，着你部全力反攻云南，先攻取一地或者数地，使共军首尾不能相顾。然后相机占领昆明，光复云南乃至西南诸省。反攻计划尽快电告‘国防部’……”云云。

3月，一场代号为“火炬”的大反攻拉开了序幕。

2. “海上苏武”

苏武是中国版的西西弗。在十几年无效无望放牧公羊的生涯中，深受物质、精神的双重屈辱，卧啮雪，食旃毛，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坚守住了自己的节操。他是幸福的，是快乐的。他的幸福在于他的精神升格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羁居越南富国岛的黄杰，被亲台人士称为“海上苏武”。

【迁居富国岛】

1950年春天，黄杰在蒙阳营区，郑重地对士兵们说：“我把大家带进越南，我还要把大家带回台湾。”然而，返台的消息却一直茫茫无期，人们陷入绝望之中，他们就像一颗失去土壤的种子，等待着枯萎的命运。

然而，是年三月初，他们的命运发生了改变，被从左手交给了右手。从法方传来的消息称，他们将要被转送到一个距离中国最遥远的荒岛上。人们议论纷纷，神情或激愤，或茫然，或绝望，或作天真的幻想。此刻，他们好像大人怀中的婴儿，不能安排自己的命运，只能任人摆布。一些人则对他们的最高指挥官黄杰的能力产生了怀疑，甚至憎恨。一时人心惶惶，集中营弥漫着不安、躁动的气息。

1950年初，驻印度支那法国殖民军在与越盟的战事中失利，在越北已失去主动作战的地位，蒙阳和来姆法郎处在战火边沿，又毗邻中国广西，法军感受到中共军队和越共武装的威胁，经过对各方利益的权衡，决定将这支部队的国民党军队安排在越南距离中国最遥远的富国岛上。黄杰也担心共产党的渗透，给管训带来困难，且战火中两地补给运输不便，于是也同意变换地点。

从1950年3月6日开始，法方将这批国民党官兵和眷属分23批运送至富国岛。

“好大的船，我们所有人一艘船就装上了，只知道要去一个叫富国岛的地方，但是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多年后，滞留越南的最后的一位老兵余集年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他们登上的这条大船，就像他们蹉跎的岁月一样，在茫茫大海上摇摇晃晃，驶向一个未知的命运。一些人则永远地留在了营区对面山坡的乱葬岗上。

截至8月底才运完，其中两批运载干部训练班两个大队到金兰湾；一些将级人员被送至西贡附近头顿市；部队则分驻富国岛的介多、阳东两个营区。

富国岛是越南最南端的一个海岛，也是全国第一大岛。位于西贡西南，东邻暹罗湾，距西海岸69公里，西邻泰国湾，北距柬埔寨南岸11公里，面积六百余平方公里，相当于岛国新加坡，是越南迪石省的一个县。东半部从北部的海拔600米降至南部的366米，西半部及南端地势较低。岛内有居民八千，其中华侨近千人，多以捕鱼为生。该岛位于南海与印度洋交界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日俄战争时，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从欧洲起航驰援远东，曾泊此岛整补，北航至对马海峡，与日本联合舰队海战全部覆灭。二战时，日军席卷

东南亚，曾将富国岛作为战略物资储存补给基地，筑有机场。二战结束，法国殖民政府返越后，因百废待举，必须优先处理新的动荡因素，只能任其荒芜。

富国岛碧海蓝天，椰树婆娑，尚有日军遗留若干营房。这里属热带季风气候，炎热潮湿，除了大片原始森林外，杂草丛生，荒芜一片，没有经济作物。岛上蚊子又多又凶，一巴掌打去少是三五只，多则十几只，瘟疫流行。

国民党官兵、眷属，带着由蒙阳、来姆法郎转来的生活用品来到富国岛上。这支缴了枪的军队，经过数月的行军转移后，士兵多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经过艰苦努力，他们才在这个不毛之地上生存下来。尽管是处于被隔离、被监视的状况，但对于这支终于脱离被追击命运的部队而言，能在这座岛上歇脚、安居，也不失为一种幸运。

他们来到此异域蛮荒，头一件大事是和大自然斗争。介多、阳东两个营区所开辟的土地，全都是林木交错的荒野地带。黄杰命令部队全体出动，老不辞心，少不辞力，首先砍伐草木，火烧烟熏，填沟平洼，锄平地基，树立营舍雏形，再按规定的图式去建筑。因为遍地都是草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建筑所需的材料，可取之于山林，所以每一批到达富国岛的部队，两个星期便能将成片茅棚房营舍建落成。到1950年十月底，阳东、介多的营建工作，便大部告竣。接着是建造医院、仓库、码头桥梁和眷属住宅等公共设施，并修整了阳东机场，可起降中型客机。

经过他们的大力开发，富国岛已渐离不毛。营区范围宽广，营舍整齐壮观，青山绿水，花木扶疏。凡是参观过富国岛营区的中外人士，对留越国民党残军在这荒岛上筚路蓝缕开辟的新天地，对他们克服困难的精神，无不感叹敬佩。

在建造民房营舍的同时，第一管训处还建造了一座可容纳二千四百人的木棚中山堂，堪称世界第一大茅屋。各种戏曲的表演，在里头“盛大公演”。

生活依旧在法军的铁丝网内有序地进行。黄杰坚持对军官士兵轮训，以木制坦克、枪炮练兵；开办了国文及英法日越语进修班；开办了中华学校、豫衡联中（师资有的是），培育随军小孩、学生，岛上华侨也送子弟入学；办起了油印《护国报》。

这支国民党残军还拥有完整的军乐队。当初三万残军过关卡时，法国军官指挥着，把他们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枪一堆，轻机关枪一堆，手榴弹另外一堆。这时，一个军乐队要过关卡了，他们身上背的、抱的、拿的，是大鼓小鼓、大小喇叭、大号小号……这军乐队也在战场上跑了一千公里，翻过了“十万大山”。一个乐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国号，只是不知他的法国号应该属于步枪、机关枪，还是手榴弹的那一堆。正在犹豫，那个一直在旁监督缴械的法国军官一步踏上前来，指着乐器，说，“这不是武器，可以带走。”于是乐队带着所有的鼓、号、喇叭，就穿过了关卡，进了越南，在富国岛被羁押的三年半里，维持着礼乐。

关于豫衡联中，当时跟随残军入越的约有三百个师生，来到没水没电的富国岛，他们和以前一样，坐下来就读书。一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须背下三十篇。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只穿着睡衣，赤着脚从草屋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这些河南的孩子们，在异国异乡的寂寞蛮荒里，坐在地上跟着老师朗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另外，黄杰还组建了中州豫剧团。从河南出来的豫剧演员跟着残军部队流离到越南，在富国岛暂时安

顿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设“中洲豫剧团”。在每天靠法军配粮、四面站卫兵的收容营里，还认真地成立剧团，也算是一个精神奇迹！

黄杰诗《富国行》：“编茅以为屋，削木以为兵，晨兴闻号令，夜半有书声。征衣慰游子，温于父母情，长幼皆有序，众志成城。”对当时国民党军生活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述。

但，生活依旧艰苦。

靠法方提供的粮食配给仅能维持生命的底线。为了填饱肚子，他们“四处寻找野菜，有人也开始逃出去做苦力。”老兵余集年后来对采访他的记者说。

在饥饿的压力下，有些人引进了当地岛民的一道美味——老鼠肉。在人们的印象中老鼠是很脏的一种动物，尤其是鼠疫更是让人胆战心惊，可是越南的老鼠相对而言很干净，它们多吃稻谷，不带病毒。那种个头很大、脂肪肥厚、大腹便便、毛色浅棕色的老鼠尤其受欢迎。他们把老鼠捉来，剥去皮，撒上盐，然后在铁钎上烤着吃，居然有一种像鸡肉的味道。其实，在越南鼠肉被称为“神秘的肉”。说来奇怪，老鼠给农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可是大部分的越南人都喜欢老鼠，这不仅由于除了鼠肉外越南乡下人没有更多的蛋白质来源，更主要的是鼠肉是一种很好的肉类。越南人吃鼠肉很讲究，他们也很会吃，有鼠肉酸辣汤、炸鼠肉、咖喱鼠肉以及烤鼠肉等，各有各的味道，都是越南人最青睐的美味。越南人说鼠肉还有药用价值，用鼠肉与蔬菜和草药一起熬汤喝可治疗背疼。鼠肉还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具有保健养颜的功效，越南少女就很喜欢吃鼠肉，她们把鼠肉当成美容保健品了。以前越南的农民捕田鼠只是自己吃，现在一些头脑比较灵活的人用鼠肉赚钱。在越南农村有许多这样的餐馆，专门向顾客供应纯正的田鼠肉，可是如今也有餐馆假冒了，那里出售的鼠肉不是田鼠肉，而是城市里生活的老鼠，这种老鼠因为吃生活垃圾而带有很多的病菌。

晚上睡觉时，稻草垫一翻开，就能发现鲜亮肥嫩的蛆在蠕动，或是黏糊糊已被压瘪的尸体。老鼠在身上爬来爬去，有时脚爪会蹬在人的头上借力；有时则“吱吱”地打斗，斗牛一般热闹。蚊子更是肆虐，它们“嗡嗡”地吼叫着，就像编队的战斗机群，铺天盖地地轮番向他们轰炸。如果是早上醒来，还可能会发现一条蛇盘在床下，吐着红色的信子，正拿眼瞧自己，或寻找老鼠。他们便点起火堆驱赶蚊虫蛇鼠，有时不慎还失了几次火，毁坏了一些衣物、家具。

人们经常被蚊虫小咬叮的浑身是包，奇痒无比。一些人尤其是小孩子常被老鼠或其他动物抓伤或咬伤。建营之初还经常有走兽袭扰，一个三岁的小孩在睡觉时就被咬去了鼻子。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许多人腰腿疼痛，患上了风湿病；又加上瘟病流行，缺医少药，一些人相继去世，返回台湾成了永远的梦幻。

一些小孩子在集中营内出生，因缺少母亲奶水，整天饿得直哭。一些人便把属于自己的食物分些给哺乳的母亲，有人还送来了老鼠肉，用来发奶。

人身自由，依然局限在铁丝网内。一群黑人士兵荷枪实弹在营外日夜巡逻，他们就像黑暗的守护神，成为残军部队追求自由的屏障。海边悠闲垂钓的岛民，茅草伞下吹着清爽海风的人们，海上钓鱼船的点点渔火，犹如天边的月儿，是他们昨夜的残梦。他们只能在这里等待，像戈多一样等待一个未知的结果，株守一个几乎不能实现的奇迹。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军舰驶入台湾海峡，阻挠大陆解放台湾。冷战时代开始，在两极对峙中，法国自然归入西方阵营；同时越盟的革命活动日益炽烈，法军在越北的战事一再失利。几名高级将领相继去职，最后法国政府派出名将塔西尼来越挽回劣势。此时，美国与法国就留越残军的去留问题曾几度交换意见。美方建议武装一部分国民党军人，直接投入越北战事，打击共产主义势力。法国顾忌由此会引发中共军队介入越法战争，予以拒绝。总之，美法双方都将这批国民党兵员视为某种可资运用的活棋，在静观情势中犹豫不决。法国不能强制国民党军遣返大陆，又不想送去台湾，固执的塔西尼就将他们当成人质，以便左右逢源，在中共和国民党内谋取好处，在国际社会谋取外交利益。

而留在富国岛的国民党军队则逐步适应环境，力争早日回到台湾。黄杰入越后即失自由，法方尽力封锁其对外通讯，到1950年3月，蒋介石取代李宗仁复职，重任“总统”，为这支羁留海外的残军，带来了一线曙光。黄杰终于设法和台湾取得了联系，派员回台湾报告国军在越南的情形。4月13日，蒋介石致电台湾“驻河内总领事馆”转黄杰诸人慰勉，残军远寄艰苦备尝，并发犒赏金两万美元。7月17日，西贡总领事尹凤藻，代表蒋“总统”来富国岛慰问。朝鲜战争爆发后，美海空军协防台湾，给予蒋介石军事和经济援助，蒋介石政权起死回生，遂于1950年10月17日派“国策顾问”林蔚上将、“总政治部副主任”胡伟克空军少将一行专程赴富国岛、金兰湾慰问。自此，留越官兵处境生活有所改善，可领到衣服、书籍、药品、文体器材，每人每月发越币30盾（越南货币单位）津贴零用。此后，不时有台湾“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及社会名人来慰问。因富国岛地近芽庄旅游胜地及柬埔寨金磅逊港，亦有欧美游客政要闻讯来访。西贡堤岸、河内、顺化的华侨出于同胞的爱心，也常来照应。台湾与外界的关爱，使在苦难中挣扎的残军官兵们，获得了及时的慰藉，他们重新振奋起精神，对返台又充满了信心。

羁越残军官兵保持了建制和中国人的尊严，与岛民相处和睦。岛民给他们送来一些鱼和富国岛的美食——鱼露。他们将小鲷鱼放入较大的木桶中发酵一整年，再经过加工处理，便产生一种黏稠的金黄色液体，这就是鱼露。富国岛出产的鱼露气味腥辣，因发酵期长，口味胜过越南本土所产的鱼露，后来闻名越南。

1950年12月，奉台湾“国防部”电令，第一兵团部改编为“留越国军管训总处”，蒋介石任命黄杰为司令官，节制指挥所有在越国民党军。原有军师番号撤销，辖三个管训处，下设总队、大队、中队，编制相当于团、营、连。

云南解放后，李弥第八兵团26军一部3879人，由第八兵团副司令官兼26军军长彭佐熙统率，由云南奔窜越北莱州，被法方解除武装，送金兰港集中软禁。黄杰遂将金兰湾的26军主力和第8军官兵编为第三管训处，处长彭佐熙，下辖三个总队。1952年三月，征得得法方同意，将金兰湾部队悉运富国岛，五月运输完毕。

另有蒋介石嫡系余程万留滇东南游击的272师残部及桂滇粤各省的反共武装2000余人，由师参谋长张亚龙率队，于1951年7月底悉送富国岛整训。

六月，黄杰遵照台湾“国防部”指示，将预备干部训练班改编为军官团。部队改编后，营区的分配为：管训总处、与第一、三管训处驻阳东营区，第二管训处与军官团驻介多营区。

同样是1950年3月，逃入缅甸的李国辉残部通过一部凑成的电台，好不容易与蒋“总统”取得了联系，得到的答复却是“自行解决”出路问题。让这支残军部队如被冰雪，为了生存，漂泊无依的他们选择了武装贩毒的道路，最终变成了毒害世界的恶魔。而一入越便被缴械的黄杰残部刚与蒋“总统”取得联系，便得到两万美元的犒赏金，此后的关爱更是源源不断。同样是败往境外的国民党残军，待遇为何如此不同呢？这颇耐人寻味。

【绝食运动】

早在1950年10月，林蔚赴富国岛慰问时，曾以“台湾政府”特使名义，到西贡与法国殖民当局商洽，和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比荣商谈遣返留越残军问题，却不得要领。1951年春，法军在越北惨败，巴黎特派名将塔西尼中将接任法军总司令兼印支高级专员。对台方及通过美国所提残军转运台湾一事，塔西尼以越北战事吃紧为由，拒绝考虑。

回乡无望，这些残军官兵唯一的希望便是去台湾。这一不幸的消息传来，就像一枚重磅炮弹落在富国岛，顿时升腾起一股愤怒的火焰。营区内顿时炸开了锅，人们义愤填膺，议论纷纷。有的破口大骂；有的泪流满面，悲哀地连连摇头；有的当场晕倒在地。人们就像涸辙中奄奄一息的小鱼，惊飞失林的小鸟，一下坠入绝望的深渊。

“绝弦与断丝，犹有却续时。唯有衷肠断，应无续得期。”（白居易《有感》）是夜，一位残军官兵用皮带悄悄把自己吊死在门口的横梁上。大溃败以来，从大陆到越南，从蒙阳到富国岛，无数个日夜，几乎每一天，他都深受饥饿、病痛、恐惧、死亡的煎熬。一种抑制不住的自杀冲动更让他痛苦不堪，现在，终于彻底解脱了！他没有等来希望的白昼，黑暗给了他黑色的心灵。

管训处副司令官成刚、参谋长何竹本、第一管训处处长张用斌、第二管训处处长王佐文、第三管训处处长彭佐熙等，匆匆忙忙来到管训总处，找黄杰司令官，商量应对事宜。

“法国人害怕共产党出面干涉，加入越北战事，所以迟疑不决，不敢放我们回台湾。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应该想一个好办法才是。”成刚道。

“是啊，现在军心思乱，官兵们对我们都失去了信心。”王佐文补充道。

“各位有什么好主意吗？”黄杰问道。

“我们要向法国人继续施压，迫使他们答应我们的条件！”彭佐熙道。

“关键是我们人微言轻，法国人根本就不重视我们的意见，尤其是那个所谓的二战名将塔西尼，固执得很。”张用斌道，“这事还须通过‘总统’先生，向法国人施压。”

“‘总统’先生一直在努力和法方交涉，然而收效甚微。法国和美国是同盟国，这事必须通过美国交涉，才有可能成功。”黄杰道。

“不过，在这件事上，我隐约觉得法国人和美国人关系很微妙，法国人好像很有自己的打算，不大愿意听美国人的。”何竹本道。

“参谋长说得很对。光靠台湾和美国向法国人施压，还是不够的。我们自己也要想办法进一步扩大影响。只有引起国际轰动，才有可能成功。”黄杰道，“现在我们还得继续忍耐，等待一个好机会……”

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终于想到一个好办法，制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公元1951年12月25日，西方传统节日圣诞节，富国岛营区万余官兵和眷属、平民齐集阳东机场，将灶具排列一旁，锅底全部朝天，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绝食运动。他们静坐示威，要求自由的呼声此起彼伏，响彻大地，声震云霄。驻富国岛法军似乎早有准备（不能不佩服法军高效的间谍战能力），他们立即将枪炮锁入军械库，以防这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升级为暴力对抗。他们对国民党残军官兵们表示，此事任由华方处置，但却从岷港、金兰湾派来军舰，在富国岛周围严密监视，法军战机则在国民党军官兵头顶上空低飞盘旋，武力示威。

两年多死囚一般的生活，静坐绝食的人们郁积的怨气，瞬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个威力巨大的火药桶。他们群情激愤，眼睛里燃烧着熊熊火焰，映红了富国岛半边的天空。他们歇斯底里的呐喊，喊出了内心深处的压抑。猛烈的风暴瞬间掀起万丈巨浪，整个营区变成了仇恨的汪洋大海。法军眼里这群软弱的小羊，在一瞬间转变了角色，变成了一群失去爪牙冲出牢笼的猛虎，用自己的尾巴也要把敌人干掉。两年来，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斗争过，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两年前，他们只属于疾病、死亡、屈辱和顺从，现在作威作福的法军军官、士兵们脸上从未有过的恐惧，让他们十分畅快！

法军军舰上黑洞洞的炮口，头顶上嗡嗡乱叫的战斗机，最终点燃了复仇的导火索。午后，一名残军士兵突然冲入法军营房，从惊慌失措的法国卫兵手里夺下枪支，并将其刺伤。黄杰急忙派人将他制止，该士兵举起枪来，朝着法军卫兵头上的天空，便是一阵猛射，“砰砰砰”，

通红的枪管喷出愤怒的火舌……

事发后，法华双方均对此事作冷静处理，因而没有更大冲突发生。黄杰仅是为了扩大国际影响，把绝食事件当做谈判的筹码，现在目的基本达到，因此不愿将事件升级。而法方也不想多宣扬此事。营区残军争自由的呼声，已震撼了全世界，使他们感到事态颇为严重。

1951年底，富国岛残军官兵集体绝食抗议，要求尽速将他们送回台湾，引起了国际视听的注意。加上

美国政府不断施压，几个月后法方终于同意放行。

1952年春塔西尼在巴黎病逝，黎都诺继任。林蔚四月初再来与黎氏会商，法方原则上同意残军返台，但总以中共攻击为虑，想通过联合国处理此事，“台湾政府”未予同意。同时，台湾“国防部”成立专案小组（后称“富台计划”），秘密商讨对法交涉、接运督导、划拨安置等事项，加速此事的运作。而由台湾“驻法使馆”与法国外交部交涉，及台“外交部”与巴黎驻台北代办罗嘉凯多次交涉。

1952年10月，黄杰在法方安排下搭机秘密先行前往台湾，向蒋介石报告富国岛官兵的情况，并安排具体的接运工作。一个月后黄杰再返越南，三年郁闷一扫而空，带着放松的心情，他趁机饱览山光水色，新填之词欣悦性情跃然纸上：

一片烟霞仰碧空，缅怀身世游踪，云如有意遮山色，花似无情遍野红。羊浴日，鹤擎风。芒鞋竹杖小桥东。呼来绿酒成微醉，卧听松涛古寺中。

10月底，蒋介石寿辰那天，富国岛残军营区举办了为时五天的全军运动大会。同时，在第一管训处建造的可容纳二千四百人的“世界第一大茅屋”——中山堂，以“总统”大寿名义，发出请柬，邀请各地华侨领袖和外宾来岛参观。

12月，法国政府通知台湾驻巴黎代办段茂澜，允许以国际红十字会名义先送病患人员返台，如中共对越没有反应，即继续分批送走。不久，国际红十字会即派员到富国岛检验营区的老弱病患。1953年春，“台湾政府”根据法方所提意见，照会巴黎法国政府，不同意先送病患的提议；并说明遣送留越残军回台，乃法方应尽的义务，不能以中共的反应为行动标准，要求全部遣回。四月，法方照会答复，完全接纳“台湾政府”的提议，但要求在秘密方式进行。至此，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周至柔上将五月十四日来电：“留越国民党军即全部船运台湾归国，第一批船十五日出发。”

事后，黄杰对于这次成功的绝食运动，在其自述中这样总结道：“在逆境中，组织的力量，可以造成有利的形势，在逆境中，能自立则为人所不能欺，能自强则为人所不能弱，留越国军，能全师而还，是组织的力量、自立的精神、自强的表现，所获致的成功。”（《黄杰自述》（首发《传记文学》总第226号（1981年）））

留越残军官兵历尽千难万险、度尽劫波，终于盼来了自己的春天。然而，在他们滞越期间，“台湾政府”、法国政府、越盟、中共之间却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为士兵们所不知。

第四章 谁的利益

1.利益的背后

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特别是在美国，一场政治风暴随之而起，从国会、国家安全

委员会以至各大媒体，都在质问“国民党是怎样倒下去的？”本来，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权，是明白无误的，是从未动摇的。单从1945年到1948年，美国就援助国民党540余架飞机，69个师的武器装备，希望国民党能够长期统治中国，以维护美国在中国以至在远东的利益。不料只经过了三年的战争，国民党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离开大陆，退守台湾一隅。在这种形势下，以麦卡锡为首的右翼势力，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质询，并掀起了反共浪潮。首先受到攻击的是被称为“三个出卖了中国的约翰”，即范宣德、戴维思、谢伟志。接着是对传媒界、文化界、影视界的许多正直人士，由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审查，有的被称为“共产党同路人”，有的被定为“共产党间谍”。紧接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听证会上，麦卡锡等人直接指责华莱士、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史迪威等人为“亲共分子”。在这种纷纷扰扰中，国务院发表了《对华关系白皮书》，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含糊其辞。但《纽约时报》评论说：“白皮书向人们透漏的信息是，中国并不是被某个阴谋集团出卖的，而是国民党自己倒下去的。”在台湾，蒋介石对自己的失败，更如骨鲠在喉，箭穿于心。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慨叹道：“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到台湾后，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那么，蒋介石的败退，到底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呢？光慨叹是不行的，面对撤退到台湾的文武百官、残兵败将，蒋介石对失败做了沉痛的总结。

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说：“自从戡乱以来，我个人每经一次战役，对于这次战役的成败利钝，无不加以详细的研究和检讨，而且每一天、每一时刻，我都在研究我们国军所遭受牺牲的原因。”但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他说：“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引退，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之后，父亲便开始埋头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势和改造革命队伍的方案。”这样，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蒋介石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蒋介石的这种分析，党政军学，无一幸免。总之，似乎是天下国民都辜负了他。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败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先生对自身党派的批评，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能指出国民党的腐朽，甚至认为“早就应该消灭淘汰”，也算是一点进步。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民党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

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过去，对国民党军是不可以批评的。早在1946年，蒋介石说：“共党在国内外大肆虚伪的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腐败，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到了台湾，他则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证明了过去人民对国民党部队的厌恶，并非“虚伪的宣传”。在指责国民党军的作战不力时，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蒋介石历来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对那些临战而未“成仁”的将领特别愤恨，即使是嫡系亲信，亦不肯有所宽宥。以汤恩伯为例，他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在国民党败退前夕，他不仅向蒋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师陈仪，而且帮蒋介石秘密运走了国库所有的黄金、白银与外汇，最后将华东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带去台湾。所以蒋经国曾称汤恩伯为“国之干城”，说：“父亲引退之后交我们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飞机场建筑起来。到了淞沪弃守，汤恩伯将军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而成为现在保卫台湾和将来反攻大陆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这一支部队在上海就牺牲了，对于我们重建武力将增加很多困难；乃至我们能否安然度过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也许都成了问题。”蒋经国在这篇文章里着重描述了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爱护和倚重，但蒋介石本人并不如是观。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蒋介石发表演说道：“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的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在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机会。”真是天威难测，连自己的儿子也摸不准。

又次，蒋介石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的最大的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他说：“一般知识阶级随风逐浪，道听途说，以共党所好好之，以共党所恶恶之，以共党之是是为是，以共党之非为非，就是这样断送了我们的大陆。”他说：“一些自命为自由民主主义的人们，直接间接帮助共党，在政府区域内开展反内战运动。政府为剿匪的动员，特别是征兵征粮，到处遭受这一运动的阻碍。这些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饰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阵营因而动摇，而士气民心亦为之颓丧。”这里所指的是1947年在国统区开展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一运动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因而蒋介石每提到这一运动，就发出切齿之声。蒋介石在大骂一通大陆的知识分子以后，话头一转，又指向了台湾：“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反动分子，像过去大陆的所谓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摇惑人心，扰乱社会，企图浑水摸鱼，投机取巧，以遂其卑鄙无耻、卖国害民的目的。”蒋介石不断以大陆知识分子为例，教训这些“反动分子”。

此外，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是由于美国支持不力。他说：“美国人对我们训政的必要，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共产党穿凿附会，恶意宣传，因此在美国人头脑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在大陆时，蒋介石对美国使团人员虽多有不满，但不敢恶语相向。到了台湾以后，越想越气，便经常开骂。如称史迪威“不自量力”，“余为总司令，史迪威只系余任命之参谋长，有何权力未经余之批准，即建议将武器分给共产党？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乃余之责任，彼绝对不能过问。”称赫尔利为“无知之辈”，“赫尔利对中国一无所知，彼从延安带来之协定草案，表面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最喜欢听的名词，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战略。故余对其‘联合政府’的提议加以拒绝。”在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曾要求美国出兵援助，被杜鲁门严词拒绝。到台湾后，他不敢指名骂杜鲁门，只是大骂“国际姑息分子”。他说：“铲除共产党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业，但由于国际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视，养虎遗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当时来中国的美国使团，大多数人对中国确实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比较，作出自己的结论。许多美方人员经过比较，特别是通过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一、“中共虽代表少数，但颇强。”二、“中共扩张其地区，系人民之拥护。”三、“中共占领区人民之生活，较国统区为优。”四、“中共之征兵与税收，亦较国统区公平。”五、“中共受进步之中产阶级拥护，有越封锁线而逃入共区者。”六、“中共之现行制度，较国民党民主。”七、“中国之小政党愿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护。”八、“国共两党应有政治上之协定，组成各党派联合政府。”这些观点，当然也影响了美国的某些决策。但从根本上来讲，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是从不“姑息”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国“姑息”下发展壮大的。当蒋介石大骂“国际姑息分子”时，杜鲁门没有还骂。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其《口述自传》中说：“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三十亿五千万美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三十万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蒋介石在反省忏悔的时候，也积极为反攻大陆、重新夺回政权做准备。就在撤往台湾前夕，国民党疯狂抓壮丁，13岁——50岁的壮丁都在强征之列。一些壮丁带着绑绳往海里跳，军人往海里开枪，尸体像死狗死猫一样在海浪里起伏。码头解除封锁后，大批前来寻找父兄、丈夫、儿子的妇女瞬间涌来，有的拿香祈祷，有的跪在海滩上拜，哭喊，哀求，诅咒，声声可闻。

从1949—1950年间，大约二百万人大迁徙去了台湾。在军营里，他们白天出操、上课、训练，傍晚则思家痛哭。当时处处贴着这样的标语口号：“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国民党政权疯狂叫嚣着，时刻准备着反攻大陆。

1950年，亚洲局势风云突变，6月25日，正当李国辉残部与缅甸政府军在大其力鏖战之际，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军出兵朝鲜半岛，紧接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美国派海空军协防台湾，给予蒋介石军事和经济援助，使蒋介石政权又起死回生。在这种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中，东南亚在亚洲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逃亡越南的三万余国民党残军和打败缅甸政府军的李国辉残部，也日益浮现在美国 and 蒋介石的视野中。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方面积极筹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力图使战争国际化。1950年9月，美国海军少将厄斯金（Graves B. Erskine）率领“东南亚军援顾问团”访问泰国，其使命是努力争取泰国参加联合国军。滞留曼谷的李弥获悉厄斯金来泰后，通过台湾当局驻泰武官陈振熙与厄斯金取得联系，两人先后三次进行会谈。李弥主动提出率所部国民党军反攻云南，牵制共军军力，减缓美军在朝鲜战场的压力，同时希望美国方面给予援助。厄斯金认为利用这支国民党军残部牵制中国兵力是一个不错的选项，表示愿意提供武器装备和经济援助。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国在战场上陷入被动。11月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政策协调办公室根据厄斯金提供的信息，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份“白纸方案”（Operation Paper，台湾档案称之为Operation G）。这一方案的中心内容便是支援缅北的国民党军残部进攻中国大陆，牵制中国兵力，以缓解美军在朝鲜半岛的压力，同时阻止共产主义进入东南亚。美国政府内部对这一方案有不同看法，但杜鲁门总统表示支持，撇开国务院批准了这一方案，并要求中情局秘密加以实施。按杜鲁门总统的想法，武装在缅甸的残军，使他们成为缅中边境（由西藏到泰国）坚固的屏障，“显然是解决的办法”。自1951年2月起，中情局在泰国政府的协助下，通过曼谷情报站，在曼谷设立了一家“东南亚国防用品公司”，负责向残军提供

武器装备。

美国建议蒋介石借中共出兵朝鲜时，武装这支残军部队，在中共背后插上一刀，南北夹击新生的中共政权，乘机反攻大陆。台湾当局对曾经被忽视的这支残部也重新加以审视，认为他们不失为一枚与美国讨价还价以争取美援的筹码，一旦他们在云南得手，还可以使那里成为反攻大陆的基地，因而决定加强对他们的援助。

于是，蒋“总统”便火速把入缅残军李国辉的上司李弥，从冷板凳上放下来，赏了一顿臭骂和一个热瓜瘩（山东方言，一种面食。作者注），亲自委任他为“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和“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两个头衔，让他立即前往金三角，召集部队，建立反攻大陆的前沿阵地。1951年2月，台湾“国防部”在美国中情局的协助下，也从高雄经海路将一批武器装备运抵曼谷，再经由泰缅边境送交残军。

2.老李将军时代

【老李将军】

被“总统”先生当做香饽饽的李弥，受宠若惊；忠诚的部下给他从天上带来的馅饼，更令他欣喜若狂。面对金三角上空冉冉升起的红日，李弥对自己的未来野心勃勃。然而，热瓜瘩还没捂热，一封密电带着“总统”大人的热切期望从台湾“国防部”飞来：“大‘总统’示谕，着你部全力反攻云南，先攻取一地或者数地，使共军首尾不能相顾。然后相机占领昆明，光复云南乃至西南诸省。反攻计划尽快电告‘国防部’……”云云。

望着眼前的“总统”示谕，李弥心情非常复杂。现在国际局势“一片大好”，“总统”先生太需要一场胜利了！然而，大厦将倾，让他最后的一点血汗钱，反攻大陆，岂非以卵击石？两度光杆司令的李弥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据曾任李弥副官处长的丁光仁回忆，他曾听李弥说过，李弥读书时，因父亲经营珠宝有翡翠西瓜，被腾冲官府勒索而不肯交出，官府陷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关押。李弥为营救其父，设法打破狱墙，要其父逃走。其父怕逃了反成真，不肯逃走。李弥说：“你不走，我可要走了。”于是便离开家乡，跑到滇军第三军朱培德部第七师师部当差，任勤务兵。该师师长李根云是时任广东韶关督办李根源的胞弟，见李弥有一定的文化，好学上进，勤奋肯干，甚为喜爱，不久提拔他为副官。韶关督办公署顾问袁恩锡，与李根云过从甚密，知李弥是云南同乡，颇为赏识，便收为义子。

1922年滇军伐粤，李弥随第三军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编入步科第一团第五连为入伍生，与林彪同班。一九二六年在黄埔军校结业后，分配回第三军教导团（时团长为朱德），任中尉排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朱德的军官教导团里任排长的李弥，面临着进步与倒退的两种抉择。“八一”南昌起义前，朱德以军官教导团团长的身份，对李弥做过不少工作，劝其认清形势，选择有利于人民的道路。但李弥别有所图，拒不参加起义，由江西跑到上海去谋职。后又转去南京，在南京总司令部警卫团任连长。这时，一些地方部队为了取悦蒋介石，纷纷要求派黄埔军校的毕业学生去。李弥被派往四川，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赖心辉部先后任营的特派员、营长和副团长等职。后来，该部参谋长张英将赖赶走，部队改为五十一师，张英任师长。1930年，李弥随张部开赴鄂西、江西，听从陈诚调遣，参与“剿共”，与贺龙所率的部队作战，曾脸部负伤。

1932年秋，李弥所在师驻防江西永丰。陈诚为了扩张实力，吞并异己，奉蒋介石之命，借口该师纪律

太坏，将永丰包围。该师不敌，大部缴械。李弥当时正在“打摆子”，头上包着白手巾，他集合部队讲话，问官兵说：“我们是国家的部队有什么罪，为什么缴我们的械？你们愿不愿意缴械？”官兵都说：“我们没有罪，死也不缴械！”李弥见士气可用，随把头上手巾一抹，说：“好！你们不愿缴，我也不愿。死，我也同你们死在一起。有种的跟我来，我们冲出去！”于是李弥率领全团冲出陈诚所设置的包围圈。陈诚派部队追赶，李弥每天贴“欢迎陈军长！”的标语，陈却始终追不上，陈诚气得暴跳如雷。李弥最后把部队带到南昌行营去见剿匪总司令何应钦和熊式辉。何应钦因为对张英做过保证不会把他的部队吃掉，而陈诚竟然把他的部队吃掉了，一气之下，总司令也不干了，把李弥和他的部队教给了熊式辉。陈诚却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枪毙李弥。为此蒋介石亲自召见李弥，申斥：“为什么不服陈军长的命令缴械？陈军长打电报要求枪毙你！”李弥回答说：“过去校长在黄埔军校时，只教过学生如何打仗，未曾教过缴械。因此将部队带来交还校长。”蒋介石一听亦言之成理，反而觉得他忠贞勇敢，从此有了很好的印象。接着即将李弥拨归熊式辉部，并升为第三十六军一六七师五七三团团长。

1936年，蒋介石在南昌开办了江西省县政人员训练班，为推行反共政策培训干部。李弥奉派前往受训一个月，期满调任江西瑞昌县县长。没过多久，又调宁都任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十六团团（后改为保安十团）。李弥在这段时间里，颇为忠实地贯彻了国民政府的反共政策，逐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为日后的晋升荣迁创造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弥由保安团调回正规军。1938年，先后任第三十六军九十六师二六八旅副旅长、旅长。次年，升为该军五师副师长，驻防重庆。蒋介石召见该军军长姚纯，问道：“李弥这个人怎么样？可靠吗？据报他有些活动。”姚听后誓死力保，断言李弥是可靠的。事后李弥多次对人讲：“危险啊，要不是军座（指姚纯），头掉了还不知为什么。”

1939年李弥参加了昆仑关战役。1940年，枣宜会战后，调升为第八军荣誉第一师师长。次年4月，他率部增援宜昌。宜昌是湖北西部的重镇，又是四川东部的进出通道，敌我双方争夺激烈。李弥采纳参谋人员的建议，利用占据的山地有利优势，在天皇寺、雨台山一线与日军对峙，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他们以山炮直接瞄准，击中日军宜昌机场的油库，烧毁敌机二十一架。战地记者报道了该师作战英勇、顽强抗日的事迹。秋天，该师撤到湖南澧县。

1942年初，经军长郑洞国的保荐，李弥升为第八军副军长兼湖南芷（江）绥（宁）师管区司令。他对此不甚满意，认为是明升暗降。不久，该军开往云南的河口、马关一带，以阻止日军经由越南向云南的进犯。李弥留在芷绥师管区。1943年底，他返归第八军，在马关的古木，主持该军的干部训练班，曾在石壁上刻下“还我河山”四字，借此激励官兵们的爱国热情。

1944年李弥奔赴滇西松山战场，打响松山战役，因功升任第八军军长。1945年6月28日授少将军衔。1945年8月，蒋介石调第八军入两广。在南宁和九龙，李弥派人与美军联系，美军也出于拉拢李弥的需要，曾给第八军很多汽油、被服、汽车和通讯器材。

1945年11月，蒋介石将第八军调往剿灭中共的内战前线。李弥即率部由九龙出发，乘美军第七舰队船只开往青岛。在胶东一带，他借受降之名，私自接收日军渔船数十只，大量收编伪军和地主武装，对已控制胶济线的八路军，进行多次进攻。

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7至10月间，李弥指挥第八军，先后向淄博、益都、平度、掖县等地进犯。

1947年5月，第八军改为整编第八师，李弥任师长，他为了扩充实力，将初到山东时收编的伪军和地主武装改编为独立旅、独立团。7月，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南麻战役”，李弥率该部六个团在临朐阻击解放军时被包围。陈毅代表解放军三次派人送去劝告信，促李弥认清形势，弃暗投明，他拒不作答。这次战役，整编第八师伤亡五千余人。蒋介石为了嘉奖李弥和整编第八师的忠诚，派国民政府“国防部”新闻局

局长邓文仪到山东慰劳，授李弥青天白日勋章。李弥被蒋介石召见后满意地说：“这回算是通了天了。”

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后，蒋介石被迫改为重点进攻，把主力部队集中于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9月，整编第八师配合第二十五师、第五十四师从烟台、潍县再犯胶东。李弥沿线设防，兵力分散，在昌邑、掖县被解放军消灭两个团。11月，整编第八师扩编为整编第八军（兵团级），李弥任军长。

1948年，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蒋介石不得不调整部署。7月，整编第八军开往徐州，李弥升为第十三兵团司令。淮海战役中，李弥奉命支援黄百韬部未果，不久第十三兵团全军覆没，李弥沦为光杆司令。在这场震惊中外的淮海大决战中，人民解放军历时65天，共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22个军56个师共55.5万余人。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百韬在碾庄圩战场自杀身亡；李延年、刘汝明、孙元良率残部南逃；杜聿明、黄维被俘；邱清泉在陈官庄战场上兵败自杀；但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战后却下落不明，死不见尸，活不见人，多次搜查无结果，成为战后一大谜团。直到蒋介石重新任命李弥为第十三兵团司令时，人们方知李弥在淮海战场上已神秘逃亡。

李弥从淮海战场逃脱后，蒋介石在浙江奉化召见他，决定重建第十三兵团，仍任李弥为司令并兼第八军军长。李兵团虽恢复了建制，但实力大不如前，所辖八、九两军，每军只两个师的编制，且武器破旧，人员不足。李弥获准在闽西、江西补充兵员，然后开往湖南。入湘前，第九军军部和该军的一师已调离该部。在衡阳，李兵团改称第六编练司令部（预备兵团，兵员仅三个师），李为司令兼第八军军长，副军长为黄埔四期毕业生、浙江慈溪人柳元麟。不久该部奉命直开云南。1949年6月，李弥经广州到达昆明，云南地方政府不表欢迎，只得改移重庆。蒋介石认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非自己的嫡系，不听招呼。为控制云南，以便在大陆上作最后斗争，他又令第六编练司令部及所属第八军开入云南。9月，李弥率部经泸州移驻云南的沾益、曲靖等地，原驻滇东南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拨归第六编练司令部指挥。

在奉化被蒋介石召见时，得到明确的密嘱：“云南政局不稳，卢汉不可靠。西南是反攻的最后根据地。云南地位很重要，要保住通往缅甸的路线。你到云南任职后，把第八军带回昆明，时机成熟就改组卢汉政府，给你当省主席。”该编练司令部副司令袁鸿逵（袁恩锡子、何应钦义子、李弥的干哥）听李弥转述蒋介石的这番密嘱后说：“败局已定，士无斗志。西南抵不住，小小的一个云南也不堪一击，短命的省主席有何干头。”又说：“在云南只能同卢汉合作，开诚相见，不要动干戈，这是上策。”李弥点头称是，暂不作赶卢汉下台的布置，并通过安排卢汉的下属为第六编练司令部的副司令、参谋长、副军长的办法取悦卢汉。对省参议会的议长们，李弥也频繁接触，尽力游说，力图取得支持。为了贯彻蒋介石控制滇缅通道的口谕，李弥作了不少逃往滇西的准备。他公然宣称自己同共产党水火不相容，“就是打到野人山，也要与共产党周旋到底。”

12月9日，卢汉及其军政人员率部起义，李弥等国军将领在昆明被扣。为了争取在滇的国民党军队参加起义，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安排李弥等人为委员。蒋介石对云南的和平起义非常气愤，一面任命李弥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余程万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一面任命原陆军副参谋长汤尧为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纠集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约4万人向昆明反扑，并多次派飞机轰炸。为解除国军对昆明的围困，卢汉拟将李弥、余程万放回。李、余也表示出城后，愿说服进攻昆明的国民党军队向中共投诚。李弥把太太龙慧娉和副军长柳元麟留下当人质得以脱身。离昆后，即与汤尧商议，将部队撤到滇甫的开远，蒙目一带，准备重整军队，卷土重来。1950年1月，李弥奉召去台湾。不久，李弥所部的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在汤尧指挥下，除李国辉、谭忠残部逃到缅甸，彭佐熙残部逃归越南黄杰外，大部被歼于境内。

1944年的松山战役是李弥军事生涯的转折点。

1942年8月，中国远征军缅甸战场失利后，大部退回怒江东岸，一部西撤印度。至此，日军与中国军队在怒江两岸形成对峙之势。日军进入滇西后，使中国抗日战场面临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

怒江由北向南把中日两军分隔在东西两岸，怒江上游由20集团军驻守，下游由11集团军防卫。从下游

渡江后，是一连串的中国城镇——龙陵、芒市、畹町。滇缅公路穿过这些城镇，向南连通缅甸腊戍，往北达大理、楚雄、昆明。然而，要收复失地，恢复滇缅公路畅通，就必须攻克日军在怒江西岸的桥头堡——松山。

松山属横断山系高黎贡山山脉，由大小二十余个峰峦构成，海拔2200米的主峰顶上，北、东、南三面可俯瞰气势恢弘的世界第二大峡谷——怒江峡谷。怒江东岸的高山峭壁与西岸的松山对峙，形成惊涛拍岸、飞峰插云的怒江天堑。著名的滇缅公路经惠通桥越过怒江后，在该山的悬崖峭壁间盘旋四十余公里。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松山犹如一座天然的桥头堡，扼住滇缅公路要冲，及怒江打黑渡以北四十里江面，易守难攻，号称“东方的直布罗陀”。

1942年5月日军进驻怒江西岸后，将松山作为警备中心、进攻据点和防御支撑点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开始阵地建设。1943年太平洋战役败退中，日军战略专家预见到松山作为支撑滇西和缅北防御体系重要支撑点的作用凸显为首位，遂拟将松山建设为永久性防御要塞。缅甸方面军15军令第56师团派出工兵联队，并从中国滇西、缅甸、印度等地强征民夫1670余名，昼夜施工。为保密，仅允许他们到大垭口为止。工事完成后，为完全保密，1944年2月21日至25日，日军将抓来的民夫以打防疫针为名，全部秘密注射处死，并焚尸掩埋，战后在大垭口曾发现“千人坑”（松山战役期间，驻防日军还经常活体解剖、虐杀中方战俘，极为残忍。）。至1942年底完成第一期施工。后又以防御为主，对松山腹部阵地加固和扩建。至1944年5月，于远征军反攻前夕完成松山地区的准要塞式堡垒防御阵地体系：在滚龙坡（日军称本道阵地）、大垭口（日军称中间阵地）、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日军称横股阵地）、马鹿塘编成7个据点群，每个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有数个子堡拱卫，共有子母堡40多座，堡垒互为侧防。

日军堡垒为地堡，一般分三层构筑，大致相当于把三层楼埋于山体中。上层作射击用，下层作掩蔽部或弹药粮食仓库。日军还在下层挖掘斜坑道，在其末端筑成地下室，下层四周也筑有地下室。堡垒上掩盖着直径至70厘米的木桩，排列成行，积四五层，上铺30毫米厚的钢板数层，积土厚逾1米，即使山炮命中，也不能破坏。堡垒在地面的四周，又安置盛满沙石的大汽油桶，排列三重，桶间复加钢板数层，桶外覆土，所以150毫米榴弹重炮命中不能破坏，内部所受的震荡也微乎其微。堡垒内三层之间，也用直径50厘米的圆木掩盖二三层，所以上层倒塌也不会影响到下层。堡垒外围则遍布蛛网状交通壕，以连接各主要阵地，甚至步兵炮也可移动，战车也能在地堡里开进开出。交通壕的侧壁凿有大量洞穴式掩蔽部，并连缀大量散兵坑。部分据点外设有铁丝网两三道，纵深4米。随着堡垒阵地群的建成，整个松山也将近挖空，状如大型蚁巢，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电灯、供水俱已解决。此外地堡里还有庞大的军火仓库以及几十名妓女的军中妓院。因伪装良好，无论空中还是陆上，均不易察觉也不易破坏。

阵地在建造过程中，日本南方总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都曾在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陪同下亲临视察，他们现场观看了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500磅的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日军司令官们对此极为满意。河边正三在写给南方总军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另据日方《缅甸作战》第89页：“建成后的松山阵地枢纽部可承受中口径火炮直接命中，阵地内储存了作战物资，可坚持至少三个月战斗。”

日军的火网编成是：主堡内有重机枪，子堡及侧射堡内有轻机枪，交通壕内有步枪、枪榴弹、掷弹筒，主堡后有迫击炮。近距离用冲锋枪、手榴弹；使用各种直射、曲射兵器，在阵地前编成浓密火网。所以接近堡垒是非常困难的。障碍物及附属设施是：阵地前有铁丝网1~3道，鹿砦1~2道，敷设地雷及陷阱。阵地内附设有水管及照明设备。防守松山的日军，利用地形有计划的编成阵地，利用高大木材，构筑坚固工事。使各个据点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其坚固程度，相当于钢筋水泥之永久工事。

后来的战事证明，日军拉勳守备队以留守的千余人，居然坚守松山三个月，尽管全军覆没，但造成中

国远征军惨重伤亡，主要原因正在于其松山阵地的坚固。日军曾将松山阵地称为“东方马其诺”。但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并没有发挥任何军事效用，被德国人绕道而过，兵不血刃；而松山则成了真正的战争“绞肉机”，吞噬了交战双方近万人的生命。

防守松山的日军部队，是第56师团第113联队主力及师团直属野炮第56联队1个大队，配属辎重兵、卫生队和防疫给水部一部，常驻兵力3000人，取名“拉勳守备队”。第113联队是1938年5月在熊本编成的，最初纳入第106师团序列参加了武汉会战，在九江以南的沙河镇和万家岭，两次几乎被国民军全歼，其首任联队长田中圣道大佐被击毙；在一年后的南昌会战中，继任联队长饭野贤十大佐又被打死。1940年3月该联队撤编，兵员解散。半年后，第113联队又在福冈重新编成，1941年10月纳入第56师团序列，1942年随第56师团进攻缅甸。现任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即为拉勳守备队队长。滇西作战时，松井秀治率联队主力增援高黎贡、龙陵，遂将守备队长之职委于野炮兵第56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后来又让自己的副官真锅邦人大尉从高黎贡山返回松山协助指挥。当时守备队兵员，共1340名。该守备队配备重武装有100公里榴弹炮8门、山炮2门、反战车炮2门、高射炮4门，虽然部队人力严重不足，但火力结构尚称完整。除此之外守备队储备了100天的粮食弹药，并以第一次中国远征军弃置的T-26轻战车作为固定碉堡强化防卫能量，除去伤兵与后勤部队，实际完整作战兵力不满千人。

1943年，国民党政府成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卫立煌担任最高指挥官，开始为反攻滇西做准备。先后调集原驻川、滇、黔各地的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集团军两支部队及相关支援部队共20万人，再度组成中国远征军，移驻滇西的楚雄、大理、保山、临沧等地伺机组织反攻。

1944年5月，驻印度的国民党军和滇西远征军经过整训后，同时向缅北和怒江以西的日军发起攻击。战斗共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6月4日—7月1日历时28天，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71军新28师、第6军新39师117团参战，伤亡近1700人（其中阵亡855人）。阵亡士兵805人，军官50人；负伤士兵736人，军官108人；失踪32人。战果：攻占松山外围阴登山、腊孟街、竹子坡。毙伤日军596人，敌我伤亡比1：2.85，接近1：3（毙伤日军数据存疑）。

因第一阶段久战不胜，卫立煌决定由远征军总预备队新编第8军担任松山攻击，令第8军军长何绍周接替71军军长钟彬，完成指挥权交接。7月1日，何绍周抵达松山战场；7月29日，副军长李弥从龙陵转至松山协助何绍周（注：第8军荣1师主力——荣1团和2团第2、3营及师直属部队等——此前奉命由副军长李弥带队增援龙陵，7.29后李弥加入松山，荣1师主力仍在龙陵）。

第8军军长何绍周接替指挥后，指挥部队与固守松山高地的日军56联队反复争夺，因敌人工事太过坚固，日军士兵因兵员、弹药问题被要求精准射击（几乎人人都是神枪手），故伤亡惨重，急切难下。何绍周令71军山炮营2连组成“单炮敢死队”，推进至阵前300米摧毁堡垒。8.2日，何绍周被迫下令炮击已高地，国民军246团几十士兵与日军同归于己方炮火，终于占领滚龙坡，斩断敌阵之首。

8.3日，蒋介石严令卫立煌转第8军于9月上旬克服松山，“如果违限不克，军、师、团长应以贻误戎机领罪！”何绍周遂召集众将开会，决定对子高地实施“坑道爆破”。8.7日，为掩护坑道作业而进行的牵制性攻击，伤亡颇重。日军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下令重伤员自杀，遭到抵制。日军派出小队夜袭，炸毁我方4门火炮。12日，击毁敌机一架。13日，307团前锋夜袭大寨，下士班长张学成带3名战士冲入敌113联队司令部，缴获日军113联队关防印鉴。15日起，敌人预感到我方爆破子高地的意图。17日，原守保山机场的荣3团3营归建。18日，敌机21架轰炸惠通桥。19日晨，我方将美军从加拿大用飞机调来的120箱、共3000公斤美制TNT烈性炸药，装入子高地敌堡下两个药室。

8.20—8.27日，卫立煌、宋希濂及美国将领至竹子坡观战。预定9：00起爆，因荣3团佯攻未撤而推迟。9点15分，军长何绍周在竹子坡通过电话下令起爆。敌主峰碉堡被冲起数米，烟柱一两百米高。副军长李

弥把指挥所搬上了前沿阵地，集中火炮，近距离直接瞄准日军坚固工事；由美军飞机配合，低空投弹；挖地道炸毁敌人的主堡。最终将敌人工事摧毁。29日，日军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被我方炮击活埋。

9月1日，蒋介石下了一道死命令，限第8军在“九·一八”国耻日前必须拿下松山，否则正副军长均按军法从事。9.2，第8军指挥部推进到子高地。清晨6点，何绍周电话命令各部限本日肃清松山之敌，准备通车。午后1时，何绍周转各部卫立煌“申未冬”严令：“松山残余之敌为数甚少；目前全局成败，转捩点全在松山；限该军于本日将松山及大寨之敌全部肃清，不得借口先后及顾虑任何牺牲；如逾限未能达成任务，着将负责之师长、团一起押解长官部，以军法从事，该军长亦不能辞其责！”深夜，第8军司令部下达次日最后歼灭全部日军令，103师师长熊绶春为左兵团指挥；82师副师长王景渊为右兵团指挥。另以245团为松山既占地区守备队，副军长李弥统一指挥守备队及右兵团。

日军依然负隅顽抗，组织兵力猛烈反扑，阵地几度易手。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个不敢当士兵的将军也不是好将军。李弥枪毙了一名后退的士兵，说：“所有的人都给我往前冲，敢后退的，就是这样的下场！”然后抓了顶钢盔往头上一扣，“现在我也是一名冲锋的士兵了！弟兄们，冲啊！”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带领特务营冲上了松山主峰阵地，与敌人一连激战数日。9月6日，李弥被人从主峰扶下来时，一脸胡子拉碴，眼眶充血，赤着双脚，呢子军服上血迹斑斑而且变成了碎条状，身上两处负伤，殷红的血水还在往下滴，人几乎走形。

日军命令重伤员自杀，并残忍杀害部分朝鲜慰安妇。少数慰安妇逃走获救，其中朝鲜慰安妇朴永心已怀孕，从此慰安妇问题为国际舆论关注。9.7日凌晨，真锅邦人命令中尉木下昌已准备出逃。远征军全力聚歼1、2、3号高地及马鹿塘残余之敌。113联队副官真锅邦人大尉，焚烧军旗后独自发起“死亡冲锋”，被远征军击毙。200多守军残余，最后被冲上来的中国士兵用火焰喷射器烧成了焦炭。松山战役至此取得完全胜利。

9月7日，松山战役结束，参谋长向李弥报告：副军长，我们胜利了！李弥坐在指挥部外一块石头上一动也不动，就像个木头人，热泪滚滚流下脸颊……

在第二阶段艰苦、激烈的反攻战中，中国远征军总预备队新编第8军伤亡惨重，仅一师三团伤亡三千多人，整编时仅存一连人。具体情况是：伤亡6074人（其中阵亡3145人）。包括阵亡士兵3038人，军官107名；负伤士兵2741人，军官188人。总兵力15975人（含配属炮兵），伤亡率38%，另有18人失踪。战果：7月2日—9月7日历时68天，最终攻克松山。全歼日军拉勳守备队，约击毙日军1250人（一说3000余人），俘虏28名（含慰安妇）。敌我伤亡比1：4.86，接近1：5。

而整个松山战役，从6月4日至9月7日共95天，中国远征军先后10个团2万人参战，10次攻打松山，共伤亡7763人（其中阵亡4000人），含失踪50人。毙杀日军超过1250人，敌我伤亡比1：6.2。战死人数超过了负伤人数。

在松山战役中，日军阵地堪称杰作，中国以优势兵力惨胜。曾经有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在中国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部队一个军在一次战役中所消耗的弹药数量，参加松山战役的第八军排在第一位。松山战役结束后，山上没剩一根草，一棵树，只剩下红土。60多年以后，这个曾被炮火深深翻耕过的山头，植被却异乎寻常地茂密，也许正是因为浸透了鲜血的缘故。经过松山的司机们到这里都屏息静气，据说每当黄昏或者阴雨天，这里仍然能够听见厮杀声和枪炮声。

1944年9月，第8军在松山大垭口建有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一些老人回忆，当年松山山道两边整齐排列着装满泥土的汽油桶，每个油桶上放着一盆鲜花，鲜花边上，插着写有阵亡者姓名的小木片。1947年12月，烈士遗骨移葬至云南保山市易罗池畔（此处建有“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公墓”、“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松山公墓原址处，纪念碑仍存。另建有“松山阵亡将士移葬记略碑”，碑文：“民国三十三年秋，我第八军奉命收复滇西，血战百余日，伤亡官兵6000余人，始尽全功，当时弃

葬之忠骸，已移殡保山南郊易罗池畔。云南省警备司令、前第八军军长何绍周题。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参见《云南文物古迹大全》，第641页）

1947年，原第8军军长何绍周、原副军长李弥以及云南各界人士等，在云南昆明市圆通山公园修建了一座“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背面署名何绍周、李弥等。正面刻有碑文：“岛寇荼毒，痛及滇西。谁无血气，忍弃边陲。桓桓将士，不顾艰危。十荡十决，甘死如饴。瘞忠有圻，名勒丰碑。懔懔大义，昭示来兹。”文革时，此墓碑遭到破坏，现只残存碑底座和围栏，基座上面还被放了一架歼击机供人观赏，让人痛惜原状不再。

在松山山顶，还有一座陆军第八军第一百零三师抗战阵亡将士墓，落款是103师师长熊绶春等。

现在的松山战役遗址，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战场遗址之一。主要集中在腊勐乡大垭口村东、西两侧的松山山顶一带，范围约四平方公里。在大小松山、黄土坡等大小七个高地上，地堡、战壕、弹坑等随处可见。其中较重要的足迹有：松山主阵地国民军坑道作业遗迹及大爆炸坑；滚龙坡、鹰蹲山等战场遗址；日军发电站、抽水站和慰安所遗址等。龙陵县委、政府及上级有关部门对松山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工作极为重视，拨专款15万元修复了抗日将士公墓，修建了3座标志说明碑、18座遗址说明碑和一条上山公路。2010年5月，又投入200多万元资金提升了上山公路的等级，修筑了宽6.5米的柏油路。2006年5月松山战役旧址被国务院核定、文化部确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松山战役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意义，以战役级投入和牺牲，赢得了战略级的战争目标：1. 打破了滇西战役僵局，为最终打通滇缅公路奠定了基础，拉开了中国大反攻序幕。2. 是中国抗日战场首次获得胜利的攻坚战，中国战略反攻阶段“转折点”之战。3. 是中国军队首次歼灭一个日军建制联队（团）的战役，被日军称为在亚洲战场的第一个所谓“玉碎”战。日本天皇亲授的联队军旗被毁，旗冠深埋地下，113联队不复存在；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首次遗留上千具遗骨，迄今无法收敛。4. 松山战役，成为山地丛林攻坚战的典范，并有雨季等因素，具有很高的军事学研究价值。战后第8军司令部参谋处编撰《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为国民党重庆陆军大学教材。此役也被写入美国军校教材。

松山作战获胜后，何应钦（何绍周叔父）调第8军军长何绍周任昆明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拟由中央军校高等教育训练班主任刘伯龙接任军长。陈诚力持异议，驻第8军的美国顾问组组长认为李弥有战功，也向蒋介石推荐他任军长，李弥因而晋升为军长。随后，他率部队前往云南的陆良、路南、师宗等地整补训练。（当时本书的另外两位重要人物李国辉和钱运周也参加了这次松山大血战，李国辉受伤，一只胳膊落下残疾。作者注）

1944年松山大血战使李弥一战成名，虽然不如军长何绍周顺风顺水官场得意，毕竟人家还有一层裙带关系，有些波折，但由副军长荣升军长，成为蒋介石器重的爱将，也算是仕途生涯的一次高峰了。但松山大战之后，李弥便开始走下坡路了，在淮海战役、蒙自战役中两次沦为光杆司令，把一支支装备精良的兵团葬送在战场上，还把老婆和副军长也丢了。也难怪老头子对他越来越失望，每次总以怒骂和冷眼相对。

想到副军长柳元麟，也真是能够忍辱负重，被自己抛弃，送给共产党做了俘虏，竟又寻到金三角来，还把自己的老婆也送了来。为了补偿这位忠实的部下，李弥委任他做了“云南反共救国军”第一副总指挥，当然这也是蒋“总统”首肯的。其实，李弥这样做，还有另外的算盘，那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第一副总指挥柳元麟，是“总统”先生的老乡，还曾任“总统”侍从室少将副侍卫长。

现在，亲爱的部下为自己带出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使他又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然而老蒋也从这支部队身上看到了重生的希望，把赌注压在了这点骨血上。这让李弥既欣喜，又忧虑。欣喜的是，他又受到了老蒋甚至美国的重视；忧虑的是，这点血汗钱如果都投进去，会不会血本无归。

【反攻云南】

1951年3月，一场代号为“火炬”的大反攻拉开了序幕。

孟萨镇“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部”，总指挥李弥热情高涨，召开反攻云南誓师大会，进行反攻前的军事动员。残军官兵们身着整齐的美式军服，手持各式武器，排着整齐的方队，表情庄重严肃，接受最高长官的训示。

“弟兄们，我们在大陆被共产党打败，抛家舍业，妻离子散，被迫逃到这荒凉的金三角，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今天，我们的春天终于到来了！”李弥清了清嗓子，大声道。

“共产党共产共妻，他们在大陆分我们的田地，霸占我们的女人，残暴地屠杀人民，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亲人生死未卜，他们热切地盼望我们国军回去解救他们！”

“‘总统’先生在台湾食不甘味，夜不安寝，时刻挂念着他的子民们。先生尝胆卧薪，厉兵秣马，时刻准备着反攻大陆，提出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伟大口号。今天，‘总统’命令我们配合台湾反攻大陆的伟大壮举，要我们反攻云南。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要改变历史，我们的功绩将会永载史册！”

“你们绝大部分都是云南人，我也是云南人，我们的对面就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我们的亲人就在我们对面，他们生不如死，急切盼望我们解救他们。我相信，只要我们反共救国军一到，人民立即就会群起响应，以起义和战斗欢迎我们，共产党政权立刻就会像太阳下的冰雪一样土崩瓦解！”

“我们的最忠诚的盟友——美国，还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我们要打回故乡去，再往前走几步，脚下就是我们的田，就是我们的地，就是我们的女人！”

“打回故乡去！打回故乡去！”士兵们一时群情激奋，就如打了鸡血一般。

他们热烈地欢呼，许多人流出激动的眼泪，对空鸣枪，扔帽子，还有人干脆蹲在地下号啕大哭，好像一群被告之可能回家的流浪孩子。

他们离开家乡已经一年多了！在金三角，他们一直是哀兵，哀而能壮，哀而能痛，就像流浪的阴魂，生死难料，今天，终于被告知，可以回家了！而出面解救他们，给他们带来美好前途的，正是伟大的总指挥李弥将军！一时，李弥的形象在残军官兵们的心目中迅速膨胀起来，成为北伐英雄，金三角的蔡锷。

然而，事实证明，李弥将军也不过是嘴上的春风，给予他们的也不过是墙上的画饼，等待他们的将是自己热乎乎的鲜血和脑浆。国民党800万军队都被共产党打得鸡零狗碎，他们这点儿队伍，够解放军塞牙缝的？而且，一想起从大陆败退途中被解放军的“飞毛腿”追歼的情景，至今还心有余悸，浑身颤抖。到底是活人还是一具具尸体去热情地拥抱故乡呢？激情过后，一些人陷入了沉思。

金三角对面的中国大陆，正好和李弥宣传的相反，革命形势像真正的春风一样，深入人心催人奋进。

在大陆，五十年代初期，那是怎样一个生机勃勃和万众欢腾的年代啊！旧政权像昨天的太阳已经落下山去，新时代像初升的朝阳刚刚升起来，新旧交替的时代变革给人们带来许多美好的憧憬和希望。

那时候，报纸天天都有胜利消息，广播里朝鲜战场天天都在打胜仗，美国人是属兔子的只会逃跑。解放军进军西藏，大剿匪，农村土改，镇压反革命等等。在一个给人带来变化的年代，人人都因为充满希望而朝气蓬勃。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翻身做了主人的人们每天都在热情地歌唱；大街上秧歌队锣鼓喧天，欢送青年参军，痛击国民党残匪，保家卫国。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时代像滚滚车轮，形势逼人，人人都有紧迫感，唯恐掉队。

这就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个新政权建立时的精神面貌。国民党旧政权的阴影正在消失，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刚刚开始，年轻的共和国因为赢得大多数民众拥护而生气勃勃，兵强马壮，显示出敢于同一切帝国主义较量的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在这样一个年代，任何复辟旧政权和反攻大陆的梦想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金三角对面，热情的人民磨刀霍霍，已为同样热情的国民党残军准备好了猎枪。

1951年4月，一场打着“光复大陆”的旗号，实则是为自己“抢粮、抢钱、抢娘们儿”的战役打响了。反攻云南的国民党主力5000余人在孟萨集结完毕，李弥命部下从缅北分南北两路向云南推进：一路大张旗鼓向东佯攻景洪、勐连，扰乱解放军视线；另一路主力则在缅北山区隐蔽行军，目标是临沧和思茅。

在军事上，“兵贵神速”永远是一条战术要义。可是李弥的部队似乎并没有紧迫感，他们就像一个规模宏大的旅游团去游山玩水，几百里路居然走了两个月时间。每经过一个地方，他们就动员当地青年当兵，建立反共游击武装，宣传三民主义等等。就这样，李弥大军一路走，一路招兵买马，几乎毫不费力地就把沿途土司山官统统招安，封了许多纵队司令和支队司令，最小的也是上校独立大队长。反正只要给枪给钱，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部落酋长、封建头人决没有不肯依附的道理。李弥对此很满意，向台湾发电称，反共救国军实力已扩大好几倍。

佤族山官屈鸿斋，号称“岩城王”，本是云南汉人，因犯杀人罪逃过国境避难，做了佤族山官的上门女婿。山官没有儿子，便由他继承世袭领地。屈鸿斋接受了李弥的许多银元、枪支和策反，被委任为少将纵队司令，积极充当反攻大陆的前锋。

国民党先遣部队越过国境线后，首先对沧源县的前哨阵地蛮宋发起攻击。解放军驻蛮宋仅有一个排，以石头碉堡的哨所为阵地进行顽强抵抗。钱运周指挥特务大队和士兵将哨所团团包围。虽然国民党官兵都知道解放军只有一个排，但是他们的行动还是十分小心谨慎。因为这里毕竟是大陆，是曾经大败自己的老对手，不是只会朝天放枪的缅兵土司兵。

形势对防守一方明显不利，尽管他们顽强抵抗，但是双方毕竟力量悬殊太大，而且解放军战士多是新兵，所以第一轮进攻下来，国民党残军就占领了外围阵地。他们嗷嗷叫着凶狠地弯腰冲锋，把剩下的解放军全都逼进碉堡里去了。

钱运周让士兵喊话，缴枪不杀，国军优待俘虏。碉堡里面有人大声回骂。前卫师长李国辉听出对方是个河南口音，就对钱运周苦笑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妈的！给我轰老乡几炮！就当是见面礼了。”

炮弹把不结实的碉堡掀开一角，石墙炸塌，从里面飞出一些血淋淋的残肢断体。国民党官兵欢呼起来！胜利眼看就要得手，敌人马上就要被全歼，反攻大陆首战告捷的电报立刻就要飞向台湾。以前他们逢共必败，这回可以一雪前耻了！他们被胜利的炮火所鼓舞，争先恐后地冲上去摘取胜利果实。

然而，他们的后脑勺上却突然被一阵手榴弹劈头盖脸扇了几巴掌，一些人当场被扇掉了脑袋，白色的脑浆和殷红的鲜血喷溅而出。进攻的队伍顿时被猛烈的爆炸打乱，连督战的李国辉也险些被一块弹片击中。大约一百多名机动灵活的解放军援兵（其中部分民兵）正从侧翼发起袭击，一下子将敌人打懵了头。与此同时，困在碉堡里的解放军迅速撤下阵地突围。

李国辉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就在他面前飞走了，咬牙切齿地说：“给我追上去，一直追进县城。小钱，你带一团人绕过县城，切断敌人退路。我看他们还能往哪儿逃！”

然而解放军在退路被切断之前就主动放弃了县城，朝两江方向撤退。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沧源县城，俘虏了部分没来得及撤退的伤兵、民兵和工作队员。李弥闻讯大喜，迫不及待地把反攻云南首战大捷的消息向台湾报告，言消灭共军多少多少，已经切实占领云南第一座县城沧源，云云。

所有重返云南的国民党官兵都为胜利欣喜若狂。李弥宣布在县城举行一场庆祝“光复”的仪式，他骑着高头大马，带领一群幕僚和台湾记者越过国境，威风凛凛、意气风发地开进沧源县城。

在检阅了入城部队后，台湾记者进行采访。许多官兵激动得泪流满面，他们说早就盼望反攻这一天，我们一定要打到昆明去，光复整个大陆，解救全国人民。记者把这些豪言壮语用电台发回台湾，还附上写真照片，说明国军官兵士气高昂所向披靡。

俘虏多数是工作队员，有人在战斗中负了伤，其中还有一个女俘虏，很年轻，戴着眼镜，据说是大城

市来的大学生。他们来不及跟上部队撤退，也没有战斗经验，对于敌我斗争的严酷性估计不足，因此成为这些反攻倒算的国民党同胞的复仇对象。

后来据当地人说，国民党匪徒在这小小的沧源县城做出了灭绝人性的暴行。他们在地上支起大锅，把水烧得滚开，然后把捆得像粽子的俘虏扔下锅去煮。开水咕咕地翻滚着，滋滋地冒着热气，俘虏，包括那位年轻的女大学生，在沸水中挣扎、翻滚、凄厉地惨叫；慢慢地肉骨分离，沸水愈来愈浑。许多人围观，发出快乐和满足的哄笑。但后来据一些曾参加反攻云南的国民党官兵说，他们所在的部队绝对没有发生这种暴行，枪毙俘虏的事是有的，但是煮活人没有听说过。此事已难考订。

从5月发起的这次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在两个月间，死亡的阴影便迅速笼罩了云南的边境市镇，国民党残军迅猛的攻势，竟一度占领了云南边境的镇康、双江、耿马、孟定、沧源、澜沧、宁江、南峇等8个县治，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耿马县城以东四十公里，有一块山间平地叫猛撒。抗战时期，美国盟军为了保卫驼峰航线，对滇缅日军实施有效打击，曾在猛撒秘密修建了一座简易野战机场。机场只有一条砂石跑道，几间简易棚屋，仅供小型战斗机临时起降。机场即将完工之际，太平洋传来日军投降的胜利消息，机场于是尚未启用便荒芜下来。李弥命令他的反攻部队停在耿马、双江一线按兵不动时，同时占领了这座废机场，在四周布下重兵，戒备森严。根据侦察报告，解放军一个团已经撤退到临沧，滇西方向没有大部队。还有情报说共产党政府机关也开始向大理撤退。一些将领和幕僚认为解放军主力被调到朝鲜战场，后方空虚，正是长驱直入的大好机会；有人甚至乐观预言，半个月就可收复昆明，打败共产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对他们而言，前途一片光明，共军不堪一击，需要的只是进攻。

然而李弥却稳坐钓鱼台，不为人言所动，似乎对大好形势视而不见。他安之若素，每天与幕僚品茗论道，谈棋说画，好像不是来打仗，而是来游山玩水一样。许多急于打回老家的国民党军官都沉不住气了，连师长李国辉也猜不透老长官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跟别人一样干着急。

老长官神秘的葫芦，在十多天后一个没有月亮也没有乌云的夜晚被打开了。李弥走出他在耿马县城的指挥部，骑上心爱的东洋大白马，率领一行部下和随从直奔神秘的猛撒废机场。那里，正是他反攻大陆却按兵不动的秘密所在，是他的如意算盘的核心。人们惊奇地发现，一架没有国籍的美制飞机在天空低飞盘旋，飞临人们头顶，沉重的呼吸响彻夜空。这只黑色的巨鸟，突然一撅屁股，产下几只降落伞，然后咕咕咕慌慌张张飞走了。人们在这些降落伞下面找到一些木头箱子，箱子里躺着美国武器和弹药。早就等候在此的民工忙碌起来，马帮将这些从天而降的大箱子分解开来，驮上牲口，然后运回金三角大本营孟萨去。当然这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两个月，没有国籍的神秘飞机又先后四次夜间光临猛撒机场，将各种各样的作战物资空投下来，有次还投下两名美国情报军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武器大多是美军二战中使用过的枪炮。

直到这时，军官们才开始省悟李弥肚子里的算盘。钱运周对李国辉说：“什么反攻大陆？我看，总指挥是在同台湾和美国做交易，我们都是他的筹码。”

李国辉吓了一跳，连忙制止他说：“老弟，千万不要传出去，传出去就是谋反罪。咱们都是军人，只能服从命令。再说长官不依靠美国也不行啊。”

钱运周叹道：“师长，咱们这辈子就别指望打回老家了。你没见总指挥在积蓄他的家当么？好容易积攒的家当舍得同共军硬拼？……唉，他娘的，反正吃粮当兵，横竖都是混，管他个毳毛！”

李弥将这些作战物资运回孟萨大本营，大部分藏在山洞里。原来，李弥也像绝大多数国民党军将领一样，拼命发展自己的势力，以期拥兵自重。所以他一直向台湾报告自己的军队已发展到数万人，需要武器援助。美国要求台湾开辟第二战场，台湾命令李弥反攻云南，李弥则讨价还价要求美国援助武器。最后三方达成秘密协议：美国人同意援助武器，但是有个先决条件，就是空投地点必须在中国境内，也就是说必

须在李弥反攻云南之后进行。

李弥是一个聪明人，区区几千人怎能反攻云南？美国人在韩战中吃紧，台湾有精兵百万尚难自保，他这点残兵能起多少作用？所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他其实是在下赌注，只不过他押的宝不在大陆，也不在台湾，而在美国人身上。

对于国民党军残部在云南的反攻活动，中国政府和国内外舆论都曾给予高度警惕和强烈谴责。自1951年5月下旬起，《人民日报》不断对国民党军残部进犯耿马、双江、沧源、孟马、孟连、孟董等地的情况加以报道，并将谴责的矛头直接指向他们背后的美国和蒋介石政权。直到1951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美国竟由台湾运送国民党匪军到泰国和缅甸北部，阴谋向我国边境乘机进行大规模扰乱活动》的文章，对“美帝国主义”和“泰国……政府”相勾结，增援缅北的“国民党残匪”，“阴谋向我国边境乘机进行大规模的扰乱活动”加以揭露和谴责。1952年1月3日，苏联代表维辛斯基（audrey Vyshinsky）在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也作了题为《关于美国的所谓“集体措施”计划——准备战争的计划》的发言，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行为，支持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1951年7月，朝鲜战场传来和谈消息，已经赚得盆满钵溢的李弥终于找到借口，迫不及待地下令撤退，将主力部队从双江和耿马县城撤到国境上，作出随时准备退出国境的姿态。

当台湾和西方舆论大肆渲染胜利，把这场有名无实的反攻云南炒得沸沸扬扬时，李弥却让他的队伍躺在国境上睡起了大觉，而他自己为了保险，将指挥部先期撤过国境十公里。

随后，战争演变成一场持久战。战场双方隔着两百公里距离对峙，李弥跟解放军玩起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游戏：解放军稍有动静，李弥就往后退；解放军一撤走，国民党又恢复原来的态势。解放军采取一些主动措施诱敌深入，企图把敌人引向临沧和凤庆，然后关门全歼。但是李弥很狡猾，始终不肯上当，相持两个月，时进时退，只是龟缩于耿马、双江一带，同时不忘发动群众反共，收拢滇西、滇南分散的土匪和反共势力。一场战争打得可谓曲尽其妙，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

对峙到第三个月，僵局终于被打破。解放军调整了作战部署，紧急调派十四军（军长李成芳）的41、42、43三个师（师长分别是查玉升、廖运周、张从发）数万人，决定对敌人包围聚歼。解放军突然以两师兵力快速运动，国民党残军本是惊弓之鸟，立即向后撤退。这时一个更加惊人的情报传来，令李弥不寒而栗。解放军另一支神勇的精锐部队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穿插到国民党侧翼潜伏起来，只等乌龟伸头，向前深入一步，这支部队立刻封锁国境，切断退路，形成关门打狗的局面。从前那些鼓吹反攻昆明的军官幕僚都出了一身冷汗，暗自庆幸还是老长官英明，没有利令智昏，否则他们全都做了共军俘虏。“反共救国军”丢下了几百具尸体后，火速撤过国境。为防万一，李弥还将总部退过萨尔温江东岸。一些官兵则借机逃离部队，神秘失踪。

不识时务又唯利是图的屈鸿斋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替汉人李弥做了挡箭牌和替死鬼。解放军封锁国境，他这位“大槐安国的女婿”的将军梦，变成了一枕黄粱，被毫不留情地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轰轰烈烈的反攻大陆的运动，灰溜溜地宣告结束了。

现有资料尚不能完全解读那段时间国民党军残部对云南的军事骚扰，对中国政府和军队到底起了多大的牵制作用，但这支国民党军残部毕竟是残军深入，实力有限，又缺少补给，在解放军发动反击后，很快便全线溃退。1951年7月22日，这支国民党军残部不得不再度退回缅甸境内。对于国民党军残部在云南的失败，李弥归咎于美国的援助不力，当1953年被召回台北时，他向台湾当局递交了一份既不乏牢骚又无可奈何的报告，其中谈到：

1951年3月美方为刺激匪方促成南北韩和谈，给以本部队不适用之机关枪200挺（装甲车上用的），六零炮12门，卡宾枪150支，15W无线电4部，82、60、79、30、45卡宾枪各种口径弹药各一部（数目待查），要本部队作螳臂挡车式之进攻云南，并派干部两员随行监视（美国人）。本部队官兵以反攻有责，当即不

问一切攻复沧源。在该地美方又空投二零步枪875支（每支附弹40发），卡宾枪2000支（每支附弹50发）。7月本部以众寡悬殊伤亡甚大，迫不得已即转移至滇缅边境，整补训练，待机再举。此后该方即烦言啧啧，并即停止补给装备。同年9月，该方月给经费美金75000元（按泰币市价折付，收支实情均已呈报）接济本部队，迭嘱潜伏待机，本部队明知其为玩弄而豢养，但只好听其安排。1952年4月美方迫于中苏匪帮与缅甸之威胁，立即停止上项经费援助。

诚如李弥所言，中情局对国民党军残部的援助力度并不大，但国民党军残部在云南发动的昙花一现式的反攻大陆，就如同他所说的实在是螳臂挡车之举。这才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

对大陆而言，这是国民党残军对大陆最大规模的一次反攻。这场边疆保卫战虽然看上去不能同解放战争中任何一场胜利相比，但是在政治上的影响和意义却十分巨大，不仅有力保卫了边疆，支持抗美援朝，而且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妄想，起到警戒一切敢于来犯之敌的作用。李弥缩回金三角，从此再也不敢大规模窜犯边境。这一仗还应该包含一些有益的军事启示：境外之敌已经不是一两年前的国民党正规部队，他们正在而且还将发生变化，热带丛林作战是他们最擅长的军事战术，应当予以密切关注。

对台湾而言，李弥率领几千残军在短短一周内连克四县，两月内连克八县，让蒋介石政权兴奋不已。是啊，他们太需要一场胜利了！以提升士气，震醒国民党军因失败而麻木的灵魂。老蒋对李弥的交卷基本上还是满意的，而且通过这次反攻大陆的活动，重获美国的支持，让他又增添了重夺政权的信心。

对美国而言，为防备国民党残部窜犯边疆，中共中央军委把原定入朝作战的二个军都留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入朝兵力受到了牵制。

对李弥而言，美国、蒋介石要他以卵击石反攻大陆，他不能违抗命令，便找了个折中的办法，一方面消极怠工，做做表面文章；一方面趁机要钱、要枪，壮大自己的实力。或者也可以这样认为，国民党军残部在云南的反攻行动，与其说是出于他们对反攻大陆的政治信念，不如说是更多地为了向台湾当局和美国方面证明他们的存在价值，以争取更多的援助，维系自己的存活。后来美国停止经费援助后，国民党军残部再回缅北，又很快陷入生存危机，只好自谋生路。

但此后，国民党残军在得到美国和台湾的军备物资后，势力范围迅速扩展，占领了缅北长600公里、宽280公里的土地，北到密支那，南抵泰国清迈府，东达老挝山区，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比台湾还大7倍！队伍也迅速增至3万多人，除从大陆逃出来的原国民党官兵、旧政权人员外，连盘踞山头的土匪、土司武装也纷纷前来依附。所以说，在这场反攻大陆的游戏中，李弥才是最大的赢家，他的算盘最如意。

滇缅边区的第一次反攻大陆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其影响力是很大的！李弥在台北更是兴奋不已，说自己残兵不足3000余众，在一周内连克4县，说明了“云南反共救国军”的战力是强大的，云云。

【孟萨时代】

该做的姿态都做了，反攻云南也反攻了，朝思暮想的美国武器也搞到了手，应该说一切皆在李弥运筹帷幄之中。从政治角度而言，反攻就是一种态度，打仗凭借的是实力，反攻云南注定会失败的，身经百战的李弥心中明镜似的，关键是如何从失败中还能捞取“战利品”，这才是他考虑的主要问题。现在，他“反攻失利”却博得头彩，中了一个大奖。台湾卵子之地，达官显贵多如牛毛，而在这片面积比台湾大7倍的金三角，谁敢与他比肩？有人称他为“金三角之王”，他就是金三角的太阳，一切唯他意志是从。国民党残军占据了整个金三角版图，金三角历史上的“孟萨时代”开始了！

20世纪50年代的金三角，李弥野心勃勃如日中天。用历史眼光看，李弥统治金三角就是对这片异国领土实行一种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占领，也可以称为侵略或者开发。

李弥把部分美国空运来的武器配备主力师，剩下的武器被严密存放在孟萨大本营中；其余各纵队、支队、杂牌军、游击队，武器装备自行筹措。他的做法与从前蒋介石如出一辙：亲疏有致，内外有别，中央

军是嫡系，地方部队杂牌军是野种，听任自生自灭。

1952年4月美国迫于中苏与缅甸的压力，停止了对李弥经费的援助，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民党政府便策划让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兵种鸦片自给。于是金三角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运动开始了。

从前李国辉时代，因力量薄弱有求于土司，“借土养命”，残军对掸邦土司采取安抚政策，经常送礼物、武器笼络他们，还结成婚姻关系。但是李弥不同，李弥是堂堂国民党陆军中将，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云南省主席，如果按清朝官位，少说是从一品封疆大吏，地方诸侯。那些土司算什么呢？充其量是些不开化的蛮子、部落酋长，他们有什么资格与李长官平起平坐，被他待若上宾呢？以现在反共救国军的强大实力，他跺跺脚，整个金三角都要动三动，谁敢吭一声？

五十年代岁末的一天，金三角各大土司都接到了一张来自反共救国军的请柬，通知土司三天之内到孟萨开会，请柬上会议内容含糊其辞：“协调有关方面……管辖职能范围以及鸦片粮食税收等重大问题，恭请出席为要。”云云。

开会内容让土司们感到迷惑不解。“重新协调……管辖职能范围”是什么意思？土司的领地是一代代世袭的，从来都是这样，即使英国殖民时代也没变更过。还有“鸦片、粮食、税收”是什么意思，莫非要他们向那些从中国来的汉人交纳鸦片、粮食和税收不成？

钱运周的岳父孟萨土司刀栋西是最早接到开会通知的人，他同样号不准汉人长官的脉，管家刀约瑟让他悄悄把钱运周叫来商议此事。

钱运周也不清楚会议内情，但是他知道没有人能够阻挡李长官的意志。所以他委婉开导土司岳父“识时务者为俊杰”，指出开会时无论李主席号召什么他都要无条件服从，带头拥护响应。尽管刀土司对这种“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汉人逻辑很抵触，但是他却很懂得强权政治的意义，于是勉强接受了女婿的建议。后来他果然处处按照女婿的指点去做，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开会那天，身着国民党将官制服的李主席满脸微笑地迎接他们，同时欢迎他们的还有手持卡宾枪、整齐列队的国民党士兵，擦得铮亮的轻重机关枪，和威风凛凛的大炮。

会议是在一种愉快的氛围中进行的，因为自始至终，人们脸上都挂着笑容：李主席的鸷笑，刀土司的谄笑，孟畔土司的皮笑肉不笑，众土司勉强的笑，幕僚的赔笑；有人笑得挤出屁来，有人尿完裤子后尴尬地笑……总之，笑容掩饰了一切。

李弥摆下丰盛的酒席请土司们喝酒，还赠送土司们一批美国军需物品：罐头、香烟、手电筒、打火机、高级布匹（降落伞）、防水帆布，还有少量枪支。李弥许诺将永久保护土司们在金三角的利益。

为助酒兴，细心的李主席还为尊贵的客人土司们准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军事表演。

首先出场的是一队神枪手，他们手持卡宾枪、冲锋枪，在战战兢兢的客人面前表演速射，把两百米外的竹靶子打得稻草人般四分五裂。接下来是轻重机枪把一千多米外山头上的小树像割草一样轻易击成几段。最后登场的是新式无后坐力炮，黑色的粗大炮筒、牛腿粗的炮弹令客人们大开眼界。大炮一响，许多客人都眼冒金星，耳朵嗡嗡直响，大脑一片空白。当硝烟散去，他们努力睁开眼睛，发现对面山坡上一座石头房子已瞬间消失。

最后一个主客双方互动的游戏，叫“赌人头”。方法是枪手将一只盛满米酒的酒碗击碎，但是酒碗不能放在地上，而是被人顶在头上。军队负责出枪手，土司老爷们负责顶酒碗。

土司们都很谦虚地拒绝军官们的盛情邀请，愿把这个表现英雄主义的机会让给别人；一些人还激动地尿了裤子，笼裾湿了一大片，地上淋淋漓漓一摊水，最后无人出场。李国辉慨然站出来，将一只粗瓷碗顶在头上，枪手站在二十米开外，枪一响，酒碗早已碎了。李国辉脸不改色，换了碗再射。

军事表演后，会议的氛围更加和悦、融洽。刀土司举起酒杯，抖抖晃晃的，向伟大英明的李主席敬酒。“我……孟萨土司，今天很激动……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冲动吗？那……那是……因为我的女婿，就是

李主席的军官，我和李主席也是亲戚……” 可怜的土司老爷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什么原因，话说得有些词不达意。李主席用亲切的目光看着他，鼓励他继续说下去。“我强烈拥护李主席……住在孟萨，这是我……我刀土司的光荣。我们掸邦人，把粮食统统地，交给李主席，买卖也做在一起，饭也吃在一起，酒也喝……我们就是亲兄弟……” 刀土司终于费力地表达清了自己愿意效忠李主席的意思。

李主席又把目光转向其他土司。众土司也激动起来，纷纷表示：坚决服从李主席和反共救国军的领导，这不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随后副官长宣读以李主席名义发布的三项政策：第一，所有金三角地区，北至佻邦果敢，南到孟卯耶县，均为反共救国军管辖区。第二，凡军管区内居民，均要征收赋税和公粮，征收数目由军方决定。土司、山官和头人享有免交特权。第三，对鸦片实行统购政策，由军方统一制订收购价，任何人不得私自买卖鸦片。商人须经批准方可进入军管区做生意。最后这位汉人军官又郑重强调：“凡遵守政策条令者，其领地将受到军队保护，违者严惩不贷。”

众土司面面相觑，不敢言语。李弥仍然面带微笑，热情地请他们签字、按手印。还是刀土司第一个先签。刀土司像卖国贼签订不平等条约一样签完字后，众人抖抖索索地，依次签字、按手印。签完字后，便意味着几百年来金三角一带土司老爷们的特权从今以后消失了，商人和老百姓今后要向这位汉人主席而不是他们交税纳贡，土司世代代赖以为生的鸦片生意也结束了！

孟畔大土司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掠夺式的政策，没有签字，借故退出了会场。其实他有资格拒绝签字，因为他与东枝掸邦首领有亲戚关系。李弥却没有生气，只是笑了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是很公平的，签不签字是你的自由，我们还是朋友。”

但晚上李主席招待签完字的土司们看电影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孟畔土司出门时被土匪杀死了！尸体被国民党军人拉了回来，肚子被击穿了，白花花的肠子都露在外面，惨不忍睹。众土司都暗自庆幸，看来，在金三角，没有李主席的保护，治安情况是很坏的。李弥大怒，命钱运周立刻出发平息匪患，抓住土匪，统统就地枪毙。钱运周奉命而去，不费一枪一弹，不几天便平息了匪患，还顺势接管了孟畔土司的领地，奉李主席之命转给功臣、他的岳父刀土司。刀栋西土司因而一跃成为金三角势力最大的土司。

仰光侨商丁先生是一位鸦片商人，多年来进金三角跑“黑货”（鸦片）生意。一天丁先生一进山就被国民党军带走，在军营里他读到李弥主席发布的最新税收公告，大意为军方统一限价收购鸦片，每甩（掸邦计量单位，约合15公斤）为银洋×元。客商须交纳鸦片收购税，每甩银洋××元，安全保护费抽头寸为仰光黑市价格的六成。客商还受到警告说，凡到金三角做鸦片生意的商人必须严格遵守公告规定，违者严惩不贷。云云。

原来金三角换新主人啦，丁先生不无忧虑地想。精明的商人在心里飞快算了一笔账：每甩鸦片收购价×元，税收××元，仰光黑市为每甩×××元左右，除去抽头寸，他还有二三十元钱好赚。比起从前靠欺诈和压价牟取暴利，成本自然增加很多，问题是原先也纳税，是向土司纳，没有明码实价，完全凭土司心情而定，有时狮子大开口，大到令人咋舌的程度。而土司对付不了金三角多如牛毛的土匪，不能保证途中的运输安全和人身安全。汉人军队虽然抽取头寸高，但是他们本身就是金三角最大的秩序和保护伞，交了保护费就没有人敢碰你一根毫毛。再说，市场规律就是水涨船高，山里涨价，山外黑市照样看涨。所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丁先生决定投靠新主人。

对强者应该联合，而不应成为敌人。事实证明华侨商人丁先生的眼光是精明和有远见的。他与国民党军队的合作日臻密切，渐渐压倒其他商人。当许多外来商人还在对金三角发生的变化心怀疑虑犹豫不决的时候，丁先生已经坚决和果断地开始了一种全新思路的鸦片贸易。李主席亲自接见并表扬了他，号召广大客商向丁先生学习，并指示部队优先解决丁先生的运输困难。汉人军队不像那些出尔反尔、无能的土司，果然说到做到，一面替丁先生武装护商，一面出动军队剿匪。强大的汉人军队以铁腕手段进行整治，一时

间金三角匪患绝迹，出现前所未有的社会安定局面。

一年之后，丁先生一跃成为金三角最大的鸦片走私商人，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民党军队的贸易代理人，他控制的鸦片份额占到仰光黑市的一半。而选择对抗公告和逃避纳税的马帮头领杨老四，他的朋友，在一次不成功的走私活动中遭到汉人军队拦截。军队几乎毫不费力地就将他的马帮消灭了，首犯杨老四被打死，尸体被吊在路边的大树上。

自从刀土司在那场“鸿门宴”上带头拥护李主席之后，他的女婿钱运周备受李弥重视，被调到总部担任情报处长。从外表看，钱运周已经很像当地的商人：围头帕，穿笼裾，喝烈酒，吸鸦片。作为一个汉人，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掸族生活，能说一口流利的掸邦官话。在钱运周看来，李主席和师长李国辉不同，李将军只是一个失势英雄，在他手下提升机会微乎其微。而李主席才是金三角的太阳，他站在战略高度运筹帷幄，以政治家的胸怀和胆识驾驭金三角局势，令钱运周佩服不已，跟上他就等于通了天了。今天，李弥亲自向他交代一个重大的任务：游说和拉拢缅甸各地反政府力量，组成联合作战指挥部，共同对抗仰光政府。

以后钱运周便带领他的外交马队，离开金三角，辗转于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的崇山峻岭，就像战国时代的纵横家苏秦一样，在缅甸各邦进行着史无前例的外交大游说。从缅甸南部的巴安、帕奔到缅中的同古、东枝，直至缅北的果敢、腊戍、密支那，到处都留下钱运周马队的足迹。这场外交游说直至几个月后另一场战争降临才告提前结束。

在李弥实行的许多重大举措中，给当地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办学校，另一件就是建机场。李弥在金三角前后创办了两所小学，一所大学。小学是为汉族孩子办的，一所在孟萨，一所在小勐捧，后来毁于战火。大学在总部猛撒，是专为军人创办的，属于政治斗争产物，校名叫做“反共抗俄军政大学”，负责轮训下级军官，并在东南亚各地招收学员，学员最多的时候曾达2000人。

据说李弥创办军政大学的初衷是模仿“黄埔军校”。李弥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必须掌握在忠于校长的学生手中，这是一条经验，也是颠扑不破的治国之道。黄埔军校校长是蒋介石，军政大学校长则是李弥。军政大学最初匆匆落成之际，只有两排草房和一片空旷的操场。

在军政大学，学员学习的主要内容，一是研究两本书：一本是蒋大“总统”的《中国之命运》，坚定反共抗俄的政治方向；另一本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研究敌人如何凭借区区几千人日益发展壮大并最终打败国军的经验，“师夷长技以制夷”。二是根据反共救国军的自身特点及局限，刻苦钻研山地丛林作战的军事技术。

李弥非常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他借鉴了二战期间英军统帅蒙哥马利独特的用人之道。蒙哥马利曾说过：士兵有聪明的，有愚笨的，有勤快的，有懒惰的。聪明而又勤快的，可以让他当参谋；愚笨而又懒惰的，可以支使他去干事；聪明而又“懒惰”的，可以当统帅；愚笨而又勤快的，只会添乱，你要尽快地赶他走。对此李弥深有感触，并在实际中运用。

一次，李弥到学员班视察。学员分为两个大队：军官队以中、下级军官为主，主要进行政治信仰、三民主义、国际时事和军事理论、战略战术的系统学习。士官队则是从老兵、战斗骨干或刚刚入伍的华侨青年中选拔出的优秀人才，经过半年学习培训，成绩优异者回部队担任下级军官。

在学兵第二大队四小队，他看见学员们正在进行武器分解的训练科目。十几个人被黑布蒙住眼睛，熟练拆卸和安装步枪、轻机枪。第一个完成科目的学员仅用时一分十一秒，这是个非常年轻的士兵，看上去最多只有十七八岁，面孔白皙，显得有些斯文，一双眼睛很亮，显出一种机警和从容。

李弥惊讶不已，立刻叫那名少年过来。“嗯，你叫什么名字？”李弥见小士兵长得白净清秀，顿生几分好感，高兴地问道。

“报告长官，我叫张奇夫，第八纵队上士班长。报告完毕！”小士兵站在长官面前，大声回答道。

李弥打量他说：“嗯，张奇夫，不错。你的身手不错嘛，为什么参加国军？”

“报告长官，报效国军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我是缅甸的‘中国掸族’人，我身上还有中国人的血！”

“‘中国掸族’，明末流亡到缅甸的汉人啊，这么说你和我们还带血缘关系啰。”民族的拉近，使得李弥对这个孩子愈加赏识。

“张奇夫的父亲原来是莫奈山寨的土司，后来土司相互仇杀，张奇夫出来当兵避难。”第八纵队司令李文焕补充说。

李弥赞赏而又同情地拍拍土司后代的肩头，当场宣布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张奇夫，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少尉军官，希望你能竭尽所能，为党国光复大业出一份力！”

“谢谢长官提拔，张奇夫愿为党国事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缅甸莫奈土司家的年轻后代激动得热泪盈眶。

李弥在缅甸任用一个孩子做军官，远在台湾的蒋老头自然不会清楚，也不会去过问。或许李弥在不久以后也忘了这个少年。然而不论是老头子还是李弥，都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年仅十七八岁的少年，将来竟然会成为全世界为之震惊注目的人物，他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东南亚毒品之王——坤沙！

“……他是我年轻时候见过的军阶最高的将军。”那一天是坤沙人生中一个终生铭记的日子，他同一位大名鼎鼎的国民党陆军中将谈了话，而且被当场提拔为军官。许多年后已经成为世界著名大毒枭和新闻人物的坤沙对人回忆说：“我崇拜权力，他是我的榜样，我的偶像。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像将军那样的大人物。”

金三角交通不便，为了便于物资空投，台湾命李弥修筑野战机场。李弥在湄公河西岸峡谷中修建了一座简易机场——孟杯机场。蒋经国在担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时，也曾从台湾秘密飞到孟杯机场，视察过李弥的军队。

台湾国民党当局随后利用孟杯机场，向缅北的残军先后几批运来共800人的战斗骨干（都是有作战经验的中下级军官）和大量军用物资和装备。以后影响、左右金三角多年的段希文、张苏泉等人都是在这时由台湾空运到缅北的。

段希文（1900-1980），云南宜良人，云南陆军讲武堂19期步兵科毕业，与中共朱德元帅和越共总书记胡志明同为校友。曾任滇军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少将军衔。49年所部在广西被解放军歼灭，只身逃往香港，后被李弥招募到金三角，历任军区司令，第五军军长。后成为金三角国民党残军最高指挥官。

张苏泉，生于东北丹东，祖籍河南。1947年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步兵科，后在台湾受过美军的特种作战训练。作为战斗骨干，上尉军衔的张苏泉，空运来到缅北后，在残军中任过连、营、团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二十年后，在联合国缉毒署开列的世界级大毒枭名单中，他的名字赫然排列在前几位。

为了照顾军官家属，解除军队后顾之忧，台湾命令，所有团（支队）以上军官家属必须分期分批撤回台湾。李国辉的太太、孩子就在首批赴台的家属之列。李弥心中明白这是老头子的手段，把家属弄到台湾，相当于扣押人质，你还敢有二心吗？

此后常有飞机秘密飞抵孟杯机场，将大批来自美国和台湾的武器装备以及国民党军人，源源不断地运进金三角。孟杯机场成为一条获得援助的空中走廊。后来缅甸政府对此有所察觉，曾向美国和台湾提出抗议，无奈抗议并不能阻止空运，这座秘密“码头”还是保持将近十年之久才告放弃。

通过这条空中走廊，美国也开始遥控金三角。中央情报局派出以史密斯上校为首的军事顾问组，到金三角对残军进行训练，并每月给20万美元支持。

史密斯上校是一个头发花白的瘦老头，给人的印象是个冷静沉着的职业军人，不苟言笑，缺少幽默感，不大像性格外露的美国人。他对金三角的一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视察”金三角，无孔不入地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李弥感兴趣的是援助，而不是被控制，他以中国农民式的狡猾同美国人展开了一场捉迷藏的智力游戏。他把部队到处调来调去，金三角地域广大，美国人在深山老林里被牵着鼻子

转来转去，无论何时何地，看到遍地都是士气高昂和训练有素的队伍。事后，他们在给上级的报告中称：“……有大约六到八万游击部队，预计在今后两到三年中，还可以继续招募到相当于这个数量的新兵。”

但史密斯上校的任务好像不仅仅是来视察和提供军事援助，渐渐表现出一种难以捉摸的意向。李弥为讨好美国人，一个劲表态今后如何反攻大陆，占领昆明，不料史密斯竟对此不感兴趣，连连摇头说：“NO! NO! 你们占领不了昆明，更打不败共产党，我们比你们更清楚这一点。”他向李弥伸出小拇指，“你们是这个。”

对此，所有人均感到纳闷不解。李弥尴尬地问：“那么请问上校先生，盟军援助我们，希望我们做什么呢？”

史密斯转向地图，在一块深棕色版图上画了一个大圈，说：“李，你明白吗？我们的利益在这里，将来你要在这里同我们合作。”

这句话让李弥和所有在场人都大吃一惊。他们面面相觑，幕僚听见李弥在背后大骂：“妈个×！别看你们是大爷，这事可没人听你的命令。”

据说后来这位美军上校终于同李弥有了一次极为机密的谈话。内容极为机密，李弥本人对这次谈话内容讳莫如深，直到许多年后李弥在台湾被软禁，还对人愤愤地说，美国人绝不是什么好东西，到处搞阴谋，挑拨离间……中国的事情，都是美国人搞糟了。

1952年的史密斯上校与他的情报组像幽灵一样，为金三角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从此国民党残军除了接受台湾指令，还多了一层与美国人的特殊联系。美国、台湾、金三角之间的关系，真正变成了三角关系，更趋复杂了。

自从实行鸦片税收，控制毒品通道，金三角地区的鸦片生产和贩运，成了李弥的专利，财源如流水一般滚滚而来。

李弥除用一部分兵力断续骚扰云南边境外，其主要精力则用于贩毒护商。一次李弥组织了1000多人，护卫26700公斤鸦片从缅甸永弄启程，向300公里外的寮国（老挝）班广进发。残军想通过老挝再由国际武装毒贩子将毒品销往世界各地。老挝陆军司令拉迪功将军接到情报后大怒，为了捍卫主权，他紧急调集T—28战斗机和精锐的第二空降营。当天上午11时残军的护毒武装进入老挝时，拉迪功将军命令空军出动战斗机，将残军消灭在老挝境内。空降营出动6架战斗机不停地对残军攻击、轰炸，激战一天，消灭残军500多人，缴获了全部鸦片。

为了惩戒护商人员夹带鸦片私下交易，国民党残军制定了各种刑罚，其中最残酷的刑罚当属土洞。犯大罪的死囚犯都被关在土洞里面。

土洞有干洞和蛇蝎洞之分。干洞约一二十米深，洞底约四五个平方米大小。死囚犯被没收一切照明工具，光身一人，用绳子送入洞底，再把洞口石板盖上。从此土洞变成一座活坟墓，黑暗将把他的精神和肉体一点点吞噬。没有时间，没有声音，没有光亮，只有泥土冰冷和潮湿的腐烂气息。此时已没有人类，因为他完全失去了人的权利，生命变成了一个没有意义的符号，一具空洞洞的躯壳。他独自一人，只有心脏在越来越慢地跳动，血液在血管中缓缓地流淌，眼睛、耳朵在无边的黑暗中产生各种死亡的幻觉。

在黑暗、孤独中，让时间一点点消耗并最终吞噬生命，让人一点点体验死亡的感觉，恐怕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刑罚了，比之千刀万剐尤甚。据说当年一个野蛮的死囚犯只熬到第三天，就活活咬断手腕动脉自杀了。

蛇蝎洞比干洞应该好一些，只消一两个钟头，活人就会变成一堆白骨。但不孤独，因为有蛇蝎为伴；不空虚，因为生命需要抗争；有时间感，因为生命瞬间就会被吞噬；死得虽然惨烈，但是比较悲壮。

金三角的太阳每天东升西落，他那炽热的光芒照亮了20万平方公里的任何一个角落。大至高山河川，小至草木鱼虾，无不沐浴在他的光辉之下。他就像高高在上、法力无边的神灵，俯临人间，驾驭着这片土

地上卑微的生命。李弥便是金三角的太阳。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他是比台湾还要大7倍的金三角之王，人们无不仰其鼻息。他手握生杀大权，唯其意志是从，过着帝王一般的生活。

手下的功臣、军官们在训练、备战之余，生活也非常悠闲、奢华，反正有美国、台湾两个大老板伺候着，有商人和老百姓供着，有吃有喝，还怕什么？“人生似幻化，终当归虚无”，“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否？”社会变动，人生虚无，朝不保夕，生死难料，能乐不乐何时乐？

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些人吸上了鸦片，如钱运周、段希文就是瘾君子。他们每天都要花一定的时间歪在火塘边吹大烟。在金三角招待客人抽鸦片，几乎成了一种礼节。当地大烟有两种抽法：一种是把生烟丝与生膏（生鸦片）掺在一起，填进竹烟筒点燃吸，跟吸水烟筒差不多，称“舵把筒”。另一种是从中国传来的吸法，就是比较考究地用烟具吸。先在烟灯上将生膏熬熟，用细铁钎挑出一个黏糊糊的烟泡在烟灯上烤，然后再放进铜烟枪上边转边吸。吸鸦片的人嘴唇一鼓一鼓地，就像生蛋的鸡屁股，喷出一股股蓝色烟雾；脸上表情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急迫、饥饿、贪婪渐渐过渡到满足和幸福。

“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金瓶梅》）看来，情色乃人之本性，无人可逃；须眉丈夫亦是“拜倒在石榴裙下”，埋葬了豪情壮志。缅甸妇女们则用她们的“筒裙”埋葬了残军军官们的勃勃雄心。“倾国倾城汉武帝，为云为雨楚襄王。古来容光人所羨，况复今日遥相见。”“此日遨游邀美女，此时歌舞入娼家。娼家美女郁金香，飞来飞去公子傍。”家属被体贴入微的“总统”先生接回台湾后，军官们便沉浸在异域的温柔乡里，“撑头活脑，久战熬场，同席偎软玉，停马傍温香”。

“一身天地窄，唯有酒乡宽。”“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生活上的狂放往往是用来掩饰一颗惶恐不安的心。表面看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潜藏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忧。“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家国，仕途，战争，死亡，生存，家乡，亲人，女人，美酒，这些厚重的字眼，使这些绑在战争机器上的军人情感处在一种异常矛盾复杂的状态中。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处在底层的普通士兵们的生活属于训练，劳作，卑微，牢骚，惩罚，流血，痛苦，死亡，像坤沙那样直接提拔的人和机会毕竟是少数，他们只能通过梦境回返家乡，弥补现实的不足。

【旱季风暴】

1953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正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农历又称小年。“每逢佳节倍思亲”，金三角的汉人官兵都沉浸在节日的浓厚氛围中。总部宣布放假，从泰国请来华侨京剧团演出，又从仰光拉来一个马戏班子助兴。在孟萨，汉人踩高跷、舞龙灯、放焰火、唱大戏，热热闹闹欢度元宵，连值班军人也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

这天，一队缅甸士兵突然强行闯入汉军防区，与值勤哨兵发生交火，双方各有伤亡。下午，又突然出现大批气势汹汹的缅军，他们兵分多路直扑萨尔温江渡口，抢占制高点，飞机也出动助战，对汉军阵地进行轰炸。在孟萨，突然飞临的飞机扔下几颗炸弹，炸死几个业余演员和观众。麻痹大意的国民党汉人官兵这才如梦初醒，缅军又开始进攻了！

原来，缅甸政府军利用国民党残军正在过传统节日的时机，精心策划了这次代号为“旱季风暴”的军事行动，对他们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这场战争，参战双方兵力近十万人马，是金三角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

诚如李弥1953年被召回台北时向台湾当局递交的一份报告中所说，反攻云南失败后，在重返缅甸的一段日子里，美国中情局并没有马上放弃对他们的期待，仍然秘密向他们提供每月75000美金的经费接济，

“迭囑潜伏待机”，希望他们继续在云南方向发挥作用。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很难如美所愿，再度采取军事行动对大陆构成威胁了。1952年1月，当李弥由台北返回曼谷时，美国驻台官员特别安排他绕道菲律宾美国空军基地，与中情局官员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中情局给了李弥三个选项：第一，进击云南；第二，进入越南；第三，滞留缅甸。李弥只能选择第三项。而这无疑不是美国所希望的。到1952年4月，中情局便停止了对他们的全部援助。

为了在缅甸存身，国民党残军不得不设法加强与缅甸国内反政府势力的勾结和合作。他们与缅甸境内克伦（Karens）族和蒙（Mons）族反政府武装建立联系，互换粮食和枪械，互相派员常驻对方，协同应付缅甸政府军的围剿，甚至试图结成联合对抗缅甸政府军的军事联盟。他们也支持因不满缅甸政府取消土司制度而持反政府立场的掸邦土司。他们还尝试在克伦族和蒙族的协助下向缅甸发展，开辟海上补给通道。1952年9月，他们曾南下毛淡棉（Moulmein），与缅甸政府军发生正面军事冲突。1953年2月，他们又集结各方面力量，主动向缅甸政府军发动攻势，策应遭缅甸政府军围剿的克伦族武装，并试图打通南下的交通线。

国民党残军在缅甸扩张势力和非法活动，给缅甸政府造成极大麻烦和极大威胁，缅甸政府视之为腹心大患。对于刚结束殖民统治仅数年的南亚小国缅甸来说，金三角就相当于事实上的“国中之国”，汉人军队的入侵日益成为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的根源。一位有影响的学者吴貌貌在报纸上撰文呼吁：“汉人军队已经严重威胁缅甸的国家独立和自由精神，并有重新引发国内战争和分裂的危险……他们占领大半个掸邦（金三角），征收税赋，参与走私鸦片、贩卖军火武器等等。他们的头子是李弥将军。种种迹象表明，某个西方大国在暗地里支持他，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我要指出的是，外国入侵者的存在不仅使缅甸主权受到侵害，而且鼓动那些从事分裂的民族主义分子向国家权威挑战。”

一本伦敦出版的外交杂志披露：“缅甸政府默许国民党军队在其领土存在并经常骚扰邻国边境，这种暧昧态度激怒了北京共产党政府。北京政府多次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敦促仰光政府采取强硬立场，驱逐国民党军队直至完全解决中缅边境安全问题……”

其实西方观察家的判断是错误的。缅甸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两国于1950年6月8日建立外交关系。作为友好邻邦，国民党残军占领金三角，并将其作为反攻大陆的军事基地是不能被容忍的。问题是，仰光政府绝不是态度“暧昧”，不想把侵略者赶走，而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上次围剿国民党残军，本该趁他们立足未稳，一举将其歼灭或者驱逐，没想到却大败而归。国家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实力问题。仰光政府为此痛下决心，不惜紧缩经济，节约粮食来换取子弹，拨巨款购买西方武器，针对国民党残军有备而战。

国民党残军一再窜犯中国边境，北京政府决不会坐视不管。仰光政府担心，一旦共产党军队越境清剿，吃亏的自然还是缅甸人。历史上缅甸就是中国的保护国，13世纪时，忽必烈的两个大臣就灭了蒲甘王朝；三百多年前，满清军队追击明朝最后一个皇帝，从云南追进缅甸也不走了。这些历史教训让缅甸人牢记了几百年。大国打仗，往往小国遭殃。所以与其让别人来打，不如自己动手摘除这个心腹大患。

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又迫于反对党的压力，缅甸政府下定决心将国民党残军驱逐出境。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强大而且好战，经济实力在世界首屈一指，军事力量更是雄居世界第一，号称“日不落帝国”，殖民地面积达到英国本土面积的数百倍。可是人口只有数千万的英国，要想有效统治如此广阔的殖民地，没有军队可不行。唯一的办法是招募和训练殖民地国家的本地人充当殖民军队。聪明狡诈的英国人还想出了一个非常绝妙的办法，这就是殖民地国家军队的中高级军官一律由英国人充当，当地人充其量只能担任低级军官。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殖民地军队内部永远不会产生有能力指挥百人以上规模作战的指挥官。数百年来，英属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反英叛乱活动，英国人都能够轻而易举地予以剿灭。英国人在印度和缅甸都是这样做的。

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洗礼的印度与缅甸，分别在1947年和1948年先后独立，本国的军队也在同时组建。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军队也同样存在一个无奈的现象，这就是两国的政府军所有高级指挥人员都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历，这些挂着将军徽章的军官们，不仅个个缺乏战略思维，甚至连最基本的战役思想都十分幼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作战中，号称英勇善战的印度兵和缅甸克钦兵头脑里唯一知道的就是奉长官之命向前猛冲。所以才有上万缅甸国防军被李国辉两三千残兵败将打败的屈辱经历。

仰光政府痛定思痛，汲取大其力战役失败的教训，这一次，用重金请来原英属印度国际军团，共8000余人，并调集本国克钦族民族军约4000名，缅军主力也倾巢出动，总兵力超过国民党残军数倍以上，分三路进攻，对国民党残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英属印度国际军团是专门替人卖命打仗的著名职业雇佣兵——“廓尔喀兵团”。廓尔喀人是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尼泊尔部落民族，以擅长狩猎搏击著称。1851年英国征召廓尔喀人当兵，把他们派到世界各地为英国女皇打仗，这就是“廓尔喀雇佣军”的由来。来自世界屋脊的廓尔喀人天生具有职业士兵的优良素质：服从命令，忠于长官，吃苦耐劳，坚韧勇敢。因为家乡喜马拉雅山实在太贫穷，他们把为西方人当兵视为人生最好的出路（世界上有两个民族是以当兵为职业的，一个是廓尔喀人，另一个就是俄国顿河草原的哥萨克人），尽管薪水比同等的白人士兵低三分之二，他们也毫无怨言；而且打起仗来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在战场上为自己赢得了“最佳雇佣兵”的民族殊荣。

英属印度国际军团指挥官丹尼尔上校毕业于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因为二战后印缅独立，英国总督撤走，原本驻扎在印度的英属国际军团便陷入无人过问的困境。雇佣军无所谓为谁而战，打仗是他们的饭碗，一旦离开战争就等于失业，陷入生存危机。

这时缅甸人找上门来向他们许诺，如果打败或者消灭汉人军队，雇佣军将获得丰厚的回报，并可在金三角为他们提供一处长期营地。这对于丹尼尔来说，是一次占领市场的大好机会，消灭了英勇善战的国民党残军，就好比树立一个品牌，将来东南亚各国政府有麻烦，都会出钱雇佣他们，生意财源就会滚滚而来。

丹尼尔上校对国民党军队不屑一顾，在二战中他们曾是中印缅战场上并肩战斗的盟军。那时名声不大好，装备落后，常常吃败仗的国民党军队，是英美盟军嘲笑和挖苦的对象。尤其是这些国民党残军，在大陆被共产党打得惶惶然如丧家之狗，竟然跑到金三角来撒野，缅甸政府居然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想到这里，丹尼尔上校两撇上翘的山羊胡动了动，嗤地发出一声冷笑，牙疼一般。

国际军团编制为六个旧式步枪营，由缅军负责提供空中掩护和炮火支援。他们是职业军人，训练有素，一律使用英制武器。廓尔喀士兵有尚武练功的传统，人人腰佩一柄闪亮长刀，一旦近战肉搏勇不可当。

克钦族民族军是缅北克钦土司的军队。克钦人生活在缅北（上缅甸）山区，与中国境内的景颇族为同一族系。克钦兵是土司武装，俗称“山头兵”，按照部落传统，所有克钦男子都是战士，都有为土司打仗的义务。这些山头兵，视土司领地大小而定，队伍常常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他们个个都是天生的好猎手，目光敏锐，身体结实，擅长爬山、攀援和在密林中穿行。他们赤足在刺丛中行走如履平地，还可以像猴子一样在大树上灵活地荡秋千，神出鬼没地开枪射击，或者像豹子一样凶猛地袭击敌人。

在缅甸，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缅族人，生活在谷物丰富、鱼虾成群的缅甸平原（中、下缅甸），而人数较少的克钦人被排斥在以缅族为核心的政府内阁之外，所以民族矛盾常常激化。克钦人向中央政府要求自治，政府派兵围剿，土司就联合起来与政府军作战。结果政府军进剿失败，只好同意克钦自治，条件是山头兵必须服从政府征调，协助政府军作战。于是金三角就出现了这么一支外貌奇特的克钦远征军。他们光着膀子，头缠黑色头帕，皮肤油黑的胸前交叉斜挂子弹袋，肌肉隆起的肩膀上挎着机枪。很多士兵脖子上都戴着银项圈，这是神灵保佑他们平安的传统饰物，下身不穿裤子而是打一条笼裤，除步枪外还习惯地挎着弓箭长刀。

本来缅甸国防军与廓尔喀兵团、克钦族民族军三方约定，在汉人过春节的时候，发起闪击，将国民党

残军一举全歼，但是由于纪律松懈的国防军姗姗来迟，进攻被延迟到大年十五那一天才得以全面展开。

1953年3月（农历正月十五日），金三角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爆发了。无论是武器还是人数都占绝对优势的缅军，从南北两线向国民党残军发起攻击。李弥布置了三道防线——南线、北线、拉牛山——狙击敌人，自己则坐镇孟萨总部和曼谷遥控指挥。

战斗开始了，克钦民族军的猎手们迫不及待地发起了攻击。山地丛林是他们展示才艺的最佳舞台，弓箭长刀，步枪、机关枪，在他们手里发挥到极致。这些像山猫一样灵巧的山头兵，像黑暗之神一样神不知鬼不觉突然降临在汉人入侵者面前，用冷枪毒箭或者寒光闪闪的克钦长刀，为自己的对手编织死亡的天罗地网，把遮天蔽日的森林和高山大壑变成了埋葬汉人军队的坟墓。他们巧妙利用地形进攻，时而从树后跃起，时而从看似不可逾越的悬崖绝壁攀援而至，用各种武器对敌人扫射，用古老的弓箭无声地干掉汉人哨兵，用长刀砍下敌人头颅。汉人甚至不知敌人来自何处，便倒地送命。

孟浪一战，国民党残军一连人竟然在来不及抵抗的情况下被消灭，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敌人就稀里糊涂丢了性命。接下来南版、昆信直至小龙寨，国民党残军都难以抵挡克钦兵的凶猛攻势。国民党残军风声鹤唳，只好丢掉阵地向萨尔温江东岸溃退。克钦兵首战告捷，前锋直逼地势险要的塔科渡口。

几乎与此同时，南线战场的国民党残军也被英印国际军团打个措手不及。西岸阵地被雇佣军迅速攻破，许多官兵头天过节，尚未醒酒，就成了俘虏。国民党残军在上校丹尼尔鄙夷不屑的眼神和嘲笑声中兵败如山倒，强大的国际军团在短短一周内竟连克孟乃、兰柯、孟畔，扫荡国民党残军重要据点，然后从南线逼近水流湍急的苏庞渡口。

丹尼尔选择苏庞渡口作为突破口，驱赶当地人连夜扎起许多竹筏，堆放沙袋，架上轻重机枪强行渡江。形势对国民党军队已极为不利，他们在对岸以密集的炮火封锁江面，击沉击散竹筏数只。廓尔喀兵在西岸组织密集炮火反击，缅军则以重炮支援。渡江之战异常激烈。

最后，在一批二战时期英国人的冲锋艇的帮助下，雇佣军第一批强行登陆成功，在萨尔温江东岸建起滩头阵地。

一旦登陆，这些喝着喜马拉雅山雪水长大的廓尔喀雇佣军人，果然立刻就表现出职业士兵的优良素质。他们挺起胸膛向前冲锋，死神对他们纷纷避而远之。登岸后他们立即像蚂蚁一样散开来，躲进树丛和岩石缝里，借助地形掩护向阵地渗透。他们活像半人半鬼的怪物，阴魂不散地缠住国民党残军士兵，在敌人冲着他们的影子射击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一声不响地抡起雪亮的长刀……几十年后，一些参加过这次战役的国民党残军老兵对此还心有余悸，成为心头的噩梦。

雇佣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在江边站住脚，巩固滩头阵地，将对方防线强行撕开了一道口子，国民党残军大败，江边阵地失守。随后雇佣军猛攻残军主阵地——拉牛山。

江边阵地失守后，残军抵挡不住，败兵潮水似地向主阵地溃退。人们丢盔卸甲，仓皇逃命，许多人跑掉了鞋子，一些新兵甚至连枪支子弹也扔了。身后是可怕的梦魇，死亡的魔鬼在紧紧追逐。子弹叫嚣着追上他们，雪亮的长刀让他们身首异处，敌人狞笑、恐怖的神情让他们魂飞天外。失败像瘟疫一样到处传播，前锋冲散了后卫，人人都掉头逃命，国民党残军面临着集体大溃败。

这时拉牛山主阵地总指挥李国辉率援军紧急赶来，正好碰上这个前方失败的关键时刻。败兵血泪横飞，惨叫着向他们敬爱的长官跑过来，就像渴望庇护的孩子见到自己的父母一样。望着这败逃的滔滔江潮，李国辉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只见他从卫士手中夺过一挺机枪，哗啦推上子弹，恶狠狠地命令道：“开枪射击！……”子弹从黑洞洞的枪口呼啸而出，带着死亡的讯息，然而却并没有扑向恶魔般的敌人，而是射进了自己士兵的胸膛！那些浴血奋战好不容易逃脱敌人魔爪的败兵，顿时血肉飞溅，纷纷倒毙，带着无尽的困惑离开了这个多变的世界。

督战队朝败兵猛烈扫射，死者尸横遍野，伤者惨叫之声不绝于耳。然而大溃败的脚步却奇迹般停下了

来，山崩被制止，士兵重新返回前线阵地。随后李国辉亲自指挥守军以寡敌众，殊死抵抗，将骁勇异常、兵力火力均占优势的国际兵团阻击在江边的滩头阵地。

事后，李国辉面对被督战队射杀的无数残军尸体，悲痛欲绝，趴在地上号啕大哭，突然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就开了枪。麻三手疾眼快，将李国辉的手臂猛一抬，子弹砰的一声，射向空中。卫士们赶忙上前，死命抱住他。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拉牛山主战场的总指挥，李国辉深知，求生是人的本能，没有人愿意死，士兵在战场上求生的愿望是正当的。作为长官，谁也不愿意下令对自己的士兵开枪，谁也不愿意做千古罪人，可是一旦战败，大家都活不下来。作为这场战役的指挥官，出于军人的责任感，他别无选择。后来他下令所有死者一律给予忠烈抚恤，一视同仁。

与南线战场相比，北线战场相对平静，或者叫北线无战事也可。这里只有一些零星的枪声，进行的是一场奇怪的战争：作战双方好像在下象棋，你一招，我一式，杀得温文不火，被吃掉的就随手从棋盘拿掉。总之大家都很悠闲，悠闲地打，悠闲地死。

棋盘的界河便是涛声如雷、汹涌澎湃的萨尔温江。滔滔江水消弭了战争的狂野，深不可测的天堑埋葬了战争的硝烟。

克钦民族军的猎手们擅长丛林作战，森林是他们的家，可是横在他们面前的却是滔滔江水。一旦让他们渡过萨尔温江，就如同猛虎出林，蛟龙出海，那些密不透风的热带雨林和像大网一样张开的柔软藤蔓都会变成他们的藏身之处，让汉人士兵再次饱尝死亡的滋味。

然而，大自然却剥夺了他们继续登台表演的权利，让他们无可奈何。

萨尔温江上游是云南境内的怒江。怒江发源于青藏高原，江水滚滚而下，汇纳百川，劈开山谷，到了萨尔温江，到处峡谷壁立，暗礁密布，惊涛拍岸，吼声如雷。人畜渡河要在几处水流平缓的渡口，用大木筏运载，钢缆牵引，只能在白天慢慢渡过。克钦兵调集民工砍伐大龙竹，扎制许多大竹筏，晚上则沿江燃起许多火堆宿营。

北线战场的残军指挥官段希文沉着指挥，以逸待劳。他的任务是狙击克钦兵，不许他们渡过江来威胁拉牛山侧翼。他指挥部队沿江布防，以迫击炮和狙击手，组成严密的火力网。沿江数十公里，无论大小渡口一律封锁，所有渡筏渡船全部凿沉，依托水深流急的大江与克钦兵隔江对峙。

大战前夕，指挥官段希文同参谋长雷雨田走出指挥部观察敌情。他们举起望远镜，看见江对岸那些来自北方部落的山头兵正围着火堆吃饭喝酒。他们把砍下的残军的头颅堆在一起，在火堆旁，弹起口弦琴，拍打象脚鼓，跳起了民族刀舞，好像过节一样热闹。

两人相视一笑，觉得这些克钦兵非常可爱。段希文决定送给他们一些礼物，以助酒兴。

他向炮兵发出命令，树丛中很快就有迫击炮转动的轻快声音传来。在夜间，火堆是最有价值的炮击目标，克钦人个个都是好猎手，却未必是好军人，因为他们从未受过军事训练。几分钟后，一发试射的炮弹挟带尖锐的哨音从天而降，偏离目标落到了山背后，像绚丽的烟花一样炸开，然后升起一注黑烟。猛烈的爆炸使所有山兵吃了一惊，壮观的场面让这些山地狩猎出身的土司兵感到非常新奇。他们个个直起脖子显得不知所措。这时经过校正的第二发炮弹又从天而降，及时修正了他们对现代战争的认识。炮弹准确地落在火堆上，腾起巨大的火球，把舞者的舞姿定格成四分五裂的碎块，像天女散花一样，撒向半空。接踵而至的炮弹像暴风雨一样倾泻下来，树林燃烧，夜空被大火映得通红，被撕裂的尸体像烤羊肉串一样倒挂在树枝上。

段希文非常满意地欣赏着迫击炮手们的精彩表演。迫击炮手受到鼓舞，争先恐后地在长官面前卖弄射击本领。一发发炮弹尖啸着撕裂空气，爆炸的巨大轰鸣声从江面隆隆滚过，不绝于耳。

死神从空中追逐不幸的克钦人。他们嗷嗷大叫着，到处乱窜，虽然他们不惧死亡，但仍然抵制不住死

神的热情拥抱。对于远征金三角的克钦勇士来说，这个夜晚绝对是一个灾难的开始，擅长使用弓箭、长刀和火药枪的部落民族首次被现代战争的阴影笼罩，以这种残酷的方式接受了现代文明。他们英勇善战，然而萨尔温江造成的距离感，使他们如同被困在笼子里的猛兽，虽有万分勇力却无法施展，反而被弱小的人类用小杆儿不停地敲在头上，被戏弄。

天色大亮，噩梦结束，克钦战士怀着万丈怒火，开始登上竹筏向东岸进攻。这天天气竟出奇的好，空气好像过滤一样清澈透明。明媚的阳光照在他们油黑的身体上，脖子上的银项圈闪闪发光，好像昨夜敌人大炮制造的噩运已经散去，好运即将登临。

西岸阵地上的人们看得很清楚，那些像蚂蚁一样蠕动的克钦人离开江岸，蹲在竹筏上，脖子上的银项圈在阳光反射下刺人眼目。艄公站着撑篙，由于江水湍急，竹筏先沿江岸往上游撑一段，然后再顶着水流摇摇晃晃地向对岸冲来。

雷雨田打趣地问段希文：“再免费送他们几炮，将竹筏炸沉？”段希文拿出大烟枪，吹了一口大烟，吐出一个大烟泡泡，说：“不，杀鸡焉用牛刀。天气这样好，目标这样明显，我们来一场比赛如何？……传我的命令，各连、排射手，三人一组，专打撑篙掌舵的。击中一个目标奖两块大洋，空枪者受罚。我当裁判。”

命令传达下去，射手个个使出看家本领。随着一声声枪响，艄公船夫纷纷中弹落水，也有的主动落水逃命。只剩下那些的克钦人慌忙失措，前者死亡之神给予他们火一般的爱恋，现在又让他们体验水一样的深情。无人撑篙掌舵，竹筏在江面上打着旋，或被江水掀翻，或飞快冲往下游。可怜的克钦山头兵，个个都是旱鸭子，他们逞雄于大山树林，对水性却一窍不通。翻滚的江水转瞬间就吞没竹筏，秤砣般的克钦人迅速沉没在来自雪山的萨尔温江冰冷彻骨的江水中。不多一会儿，江水依旧，神奇的大自然迅速解决了人类的问题，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相持数天，克钦大军面对湍急的大江一筹莫展。一时南北战线处于胶着状态。缅军总部十万火急催促前进，还派飞机来扔了几回炸弹，但都无济于事。有几次克钦兵试图另寻偷渡地点，但是段希文老谋深算棋先一着，派部队严密布防，把阵地守得像贞洁烈女一样，无隙可乘。

克钦首领只好下令安营扎寨，躲在炮火射程以外与汉人军队隔江对峙。

残酷的决战在拉牛山口展开。

拉牛山绵延百里，横亘在孟萨坝子与萨尔温江之间，形成一道阻挡敌人进攻的天然屏障。对战争双方来说，拉牛山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所在。李弥在这里布置了第三道防线。李国辉在江边的滩头阵地狙击敌人，为后援赢得了时间，因雇佣军攻势异常猛烈，被迫率军后撤至拉牛山口。他必须在这里阻滞敌人，保卫孟萨总部，等待主力到达决战。而对于雇佣军来说，前有高山，后有长江，这是一个危险的井底，一旦被合围，不能及时渡江返回，必将全军覆没。所以他们必须尽快攻克拉牛山，占领孟萨，才能跳出困境，争取主动。

恶魔般的廓尔喀雇佣军人开始进攻了，他们将再次表演拿手的杀人游戏。这时缅甸空军飞来助战，十几架轰炸机排出三个梯队，对拉牛山以及四周山头狂轰滥炸。比之两年前的大其力战役，缅军飞机无论飞行技术还是投弹准确率都今非昔比。这应该感谢国民党残军给他们提供的那次宝贵的战争机会，让他们提升了作战经验和技術能力。

飞饥呼啸着从残军头顶飞过，射出密集的机枪子弹，投下许多炸弹、燃烧弹。森林瞬间燃起熊熊大火，硝烟弥漫天空，空气滚烫而令人窒息。江对岸的缅军重炮也为雇佣军实施炮火支援，每天发射上千发炮弹，将突兀的岩石削平，大树连根拔起，工事炸塌，地堡掀翻。许多残军官兵来不及躲避，被活活埋在弹坑里。炸弹和炮弹都从天上呼啸而来，各有各的旋律，从树背后、山洞里、石缝里，把汉人抠出来，喂饱他们，让后把他们送入地狱。

当然，调皮的缅甸官兵们在如此严肃的战争场合，也没忘给友军开个玩笑。炮弹非常准确地先落在雇佣军进攻的队伍里，把友军炸得一脸茫然，一时迷惘了战争的方向。他们抬头看天，飞机炸弹又冲他们倾泻下来，同样非常准确。望着被友军炸死地百十具尸体，丹尼尔上校气得连声骂娘，发誓有机会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营长张苏泉的指挥部不幸被一发炮弹击中，副营长和传令兵当场殉职，张苏泉则被埋在废墟里。幸好排长张奇夫（坤沙）带人及时将他刨出来，值得庆幸的是营长还活着，并且只受了一点轻伤。那一年张苏泉还是个年轻军官，只有二十几岁年纪，他从废墟里爬出来，抖落身上的泥土和烟尘，坐在地下呼哧呼哧喘粗气，脸上多处划伤（以后便留下了几条难看的伤疤），还在不停地往外渗血。坤沙上前给他包扎，张苏泉扬手给了他一个耳光，算是对他救命之恩的奖赏（据考证，这是张苏泉一生中唯一一次对未来金三角大毒梃坤沙的奖赏——作者注）“你小子，好样的！”他说，然后三角眼里射出恶狠狠的凶光来，“守着我干什么？快去，敌人进攻了！”

轰隆隆的爆炸声结束了，硝烟还未散尽，雇佣军又开始进攻了。这次他们的阵地往前推进了二百米。士兵们猫着腰，端着枪往前走。时不时还有人望望天空，好像还担心友军的炸弹、炮弹从后方飞来。但奇怪的是，双方都停止了射击，大山沉静下来，唯有山风在簌簌作响。张苏泉举起望远镜，惊奇地发现，在雇佣军进攻队伍的前面有几十个被绑着的残军俘虏，这些俘虏被雇佣军用刺刀顶着排成一排，向拉牛山阵地走上来。

一个敌人翻译向山上喊话：“山上的汉人，你们开枪吧，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的弟兄，他们要亲眼看着你们来杀死自己人！”

张苏泉胸膛剧烈起伏着，血管喷张，感觉大脑里好像有只大鼓在重重擂响，以至于不得不伸出手捂住了耳朵。这些可恶的敌人押着残军俘虏打头阵，就像抗战时候万恶的日本鬼子用枪托和刺刀逼着中国人趟地雷一样。可怜的俘虏全都衣衫褴褛，个个面如死灰，像等待屠宰的牲口。

很显然，雇佣军使出这条毒计是为了动摇残军军心，不开枪等于自杀，但是下令开枪，你能对自己人下得去手么？……对年轻的指挥官张苏泉而言，只有三条选择：要么开枪，要么投降，要么放弃阵地。放弃阵地是失职，开枪是历史罪人，投降更是军人的耻辱。身为指挥官的他该怎么办呢？时间一分分过去，那些灰蒙蒙的人影越走越近，一公里，八百米，六百米，现在不用望远镜也能看清俘虏沮丧的面孔。

“我操你姥姥！俺……弟弟呀！！”残军中突然有人哭喊起来，哭声像面破锣震荡在凝固的空气中，像刀片一样划向残军官兵们的心。

“哥哥，救救我呀！我不想死，我要回家！”俘虏弟弟大声哭喊道。

“张营长，千万不要开枪啊！”哥哥一步跨到张苏泉面前，伸手做阻拦状，“弟兄们，谁都不要开枪！不能把自己的弟兄当靶子打！”

“张营长，快救我们啊！我们要回孟撒，我们要回大陆，我们家还有爹娘要照顾啊！”几十名俘虏齐声哭喊起来。

俘虏悲惨的叫喊让张苏泉痛苦万分，他的眉毛拧在一起，脸色铁青，伤口处隐隐渗出血来，此时，应该是他军人生涯中最困难的时刻。

雇佣军顶着这几十个残军士兵，缓缓地向山上走来。也许是俘虏兄弟悲惨的叫喊触动了他们的灵感，他们把俘虏弟弟压在最前面，拿出锋利的匕首，放在他的脖子上；又牵出几条军犬，汪汪叫着，围在他身边。

“山上的汉人听着，我数十下，赶快放下武器投降！否则我们就把他碎割了喂狗！”敌人翻译继续喊话，“现在我开始数数了！一……”

“张营长……张营长……”哥哥望着张苏泉，悲哀地叫道。

张营长未动。

“……五……”

“哥哥……哥啊——”弟弟近乎绝望了！

“……八……”

张营长仍未动。

雇佣军人用匕首先割下俘虏弟弟的一只耳朵，扔在地上。军犬汪汪叫着扑上去，争抢起来。弟弟的头上顿时血流如注，凄惨地大叫起来。

“弟弟……你不要怕……”哥哥大叫道，“扑通”一声跪在张苏泉面前，“张营长，张营长，我们投降吧！”哥哥无助地哀求道，又转向残军官兵们，“弟兄们，弟兄们，快……快……快放下武器！”

“砰——”一声枪响，哥哥一头栽倒在地。张苏泉放下还在冒烟的手枪，大声吼道：“谁再动摇军心，我枪毙谁！”

“哥哥……哥呀——”对面俘虏中传来弟弟悲哀的惨叫声。

“……九……”对面传来敌人的狞笑。

“啊——我操你奶奶！”张苏泉两眼血红，端起一挺机关枪，“突突突”，射出一串火舌。随后残军阵地枪声大作。

“快趴下——”坤沙一边开枪，一边冲对面俘虏大吼道。

敌人阵营顿时大乱。俘虏们中枪倒毙，血流成河。对面自己的兄弟疯狂地朝这边开枪，他们急红了眼，脸上肌肉扭曲，像野兽一样发出疯狂的咆哮。悲痛与仇恨把他们变成了魔鬼，同时也变成的真正的冷血军人。

敌人的阴谋被粉碎，他们丢下二三百具尸体狼狈逃窜。俘虏被消灭，几无幸存者。

战斗胜利结束，雇佣兵被活捉十多人。这些皮肤黝黑、表情呆板的廓尔喀人，个个惶恐地瞪大眼睛，身体像树叶一样瑟瑟发抖。刚才雇佣军和国民党残军对待俘虏的方式让他们刻骨铭心，不知道自己会有怎样的下场。张苏泉只觉得天旋地转，仿佛刚从噩梦中醒过来，他看也不看那些外国俘虏，只恶狠狠地吐出几个字来：“……剜出心肝，祭奠阵亡弟兄……”

关于这个惊心动魄的时刻，许多年后张苏泉以一种淡漠的声音解释说：敌人押着俘虏进攻，俘虏就不再是俘虏，他们被敌人利用，变成敌人最危险的武器，用来消灭我们。为了消灭敌人，就必须摧毁敌人的武器。所以我下令开枪。

这种军人逻辑很残酷，战友被自己人打死，军人职责却大放光芒，顶天立地！

钱运周奉李弥之命携美国大炮增援拉牛山口，随同援军主力抵达的还有美军联络组。

美国人一到前线指挥所，就打开电台呼叫。几架不知藏身何处的战斗轰炸机受到召唤，突然飞临苏庞渡口，对拥挤在江边的国际兵团一阵狂轰滥炸，低空扫射，将毫无准备的人群炸得人仰马翻。人喊马嘶的热闹渡口瞬间变成了一座血肉横飞的屠场。那些正在渡江的后续部队也很快覆没，船只和竹筏被打沉打散，雇佣军士兵掉进江水里，被冰冷湍急的激流卷走。

没有任何标志的轰炸机又倏忽离去，就像它的出现一样神秘。雇佣军士兵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匆匆送入阴曹地府。总之，一切就像一个噩梦，来得也快，去得也快。

急性子的飞机匆匆消失，空气又恢复宁静，宽阔的江面也平静如初，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是在雇佣军阵地上，草木还在燃烧，尸体还在流血，受伤的马匹还在哀鸣。鲜血和白花花的脑浆、肠子在火辣辣的阳光下游闪着光。

当国民党援军和美国重炮赶到，对山下之敌形成合围之势，形势发生了根本逆转。丹尼尔上校和他的雇佣军被压制在山下，成了一支被江水切断的残军。

雇佣军的末日来临了。

国民党残军开始进攻了。一刹那间，上百门火炮发出隆隆巨响，成千上万发钢铁弹丸暴风骤雨般落在雇佣军阵地上。雇佣军被压制在低地上，就像掉在陷阱里的小兽，无助地望着天空。他们仓皇地向江边撤退。

西岸尚未渡江的缅军得知形势不妙，果断扔下友军后撤。浊浪滚滚的江面上空空如也，没有一只竹筏木船接应雇佣军过江。

国民党残军在后面紧紧追赶兵败如山倒的敌人。他们挺起胸膛向前冲锋，把大量的手榴弹掷进逃跑的人群，把密集的子弹射进敌人黢黑的肉体。他们就像猛虎出林，把廓尔喀雇佣军人瞬间撕成碎片。飞溅的鲜血和油腻腻的碎肉糊了他们一脸，他们把脸一抹，恶狠狠地射出疯狂的子弹。

在国民党残军织成的死亡大网面前，雇佣军终于无路可逃，异国的大江最终无情阻断了他们求生的希望。

丹尼尔上校是一个把荣誉看得胜过生命的老牌殖民地军人，军队覆灭对他而言就意味着生命的结束。他明白自己的处境，他从不饶恕敌人，因此也不指望敌人会饶恕他。他站在江边，茫然地张望着这条从世界屋脊流下来的汹涌大江，慢慢举起枪来。

“砰”，随着一声枪响，上校的生命和著名的“廓尔喀职业雇佣兵团”的历史结束了，被萨尔温江冰冷的江水无情地卷进了历史的旋涡。

战斗胜利结束，走投无路的国际兵团被江水所阻，绝大部分被残军歼灭在湍急汹涌的萨尔温江江岸，无数死尸顺江而下，血水将江水染红，只有少数人抱着圆木渡江侥幸逃生。

李国辉视察战场，他看到满目焦土，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成群的俘虏押过来。这些来自世界屋脊的黑色廓尔喀人个个垂头丧气。李国辉竟悲从中来，眼前的雇佣军同样是一支为生存而战的没有根的流亡军队，和国民党残军何其相似！他仿佛从对手身上隐隐看到了国民党残军未来的命运。“老天啊，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打仗？”他仰天长叹。一个团长跑来请示如何处置俘虏，李国辉沉吟片刻，竟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释放俘虏，安葬战死者，在江边立一座石碑，纪念所有的阵亡官兵。

雇佣军被全歼的消息传到西岸，在后撤的缅军部队里，顿时炸开了锅。军中女人孩子四处乱窜，更加坚定了缅军逃跑的信心。当天就有一个旅长下令撤退。结果没等敌人追击，缅军自动全线溃退，拖儿带女，赛跑一样逃出战区，一直逃进掸邦首府东枝城。

这次缅军作战，各级军官依然都带着家属。远远看去，缅军阵地上女人、孩子来来往往，没有一点战争气氛，好像太平盛世一样。这是一个致命的坏习惯，军中有女人，士气肯定不会提高。他们在大其力战后，并没有汲取教训，女人再次成了销蚀缅军战斗意志的决定因素。圣女贞德对法国的贡献不止于她持干戈卫社稷，更重要的还有她肃清了法军中携带女人的恶习。她甚至用剑背敲打那些留在军营里的女人，并把她们赶出去。也许正是贞德的这一创举，使法军后来成为席卷欧洲的强大军队。这方面，蒋介石先生做得更是彻底，把残军军官的家属直接“留”或扣押在台湾，让他们彻底断了念想。

缅军逃跑时照样忘记通知尚在北线与残军对峙的克钦族民族军。这些来自深山部落的山头兵依然是一些原始战争理念，他们既没有无线电台，也没有任何现代化通讯手段，传递命令的唯一方式就是派人赤脚飞跑。此时，他们躲在残军迫击炮的射程之外，一边喝着烧酒，一边与残军温文尔雅地“下象棋”。

突然，丛林营地刮起一阵猛烈的风暴，无数的“冰雹”从天而降，落在地上就像西瓜一样大小，然后瞬间炸开，爆发出万丈火焰，成千上万的弹片向他们飞来。很多人瞬间无影无踪，侥幸活着的人到处乱窜。他们敏捷地躲进石头缝里逃命，结果被匆匆赶来的机枪子弹寻出，打成筛子。有人像猴子一样爬到树上荡秋千，结果被熊熊大火活活烧死，或者掉下树来摔死。在死亡面前，一切机敏、灵活、矫健的步伐乃至哭喊祈祷都失去作用，一切思想、情感、抽象的意识形态都失去意义，生命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

民族军面临被围歼的灭顶之灾。克钦首领很后悔，不该上政府的当，与无冤无仇的汉人为敌，还成了政府军粗心大意的牺牲品。就在他们绝望的时候，枪炮声却突然停止了，汉人军队从天而降，北线战场总指挥段希文将军笑吟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原来北线残军在拉牛山战后已悄然渡江，突然包围了民族军的营地，他们却还蒙在鼓里。打了这么多天的仗，克钦首领这才见到对手的真面目。原来段希文将军是来和他们讲和的，条件是，只要克钦人保证今后永不与汉人为敌，和平相处，就撤除包围放他们回家。段希文深知“攻心为上”的策略，因此并不打算把敌人斩尽杀绝，只让炮弹、子弹摧毁克钦部落的蛮勇和信心，从而达到化敌为友和一劳永逸的和平目的。

克钦首领接受了讲和条件。两家歃血盟誓，民族军退回山区，保证今后永不与残军为敌。

为表示诚意，首领还当场把自己的小指头斩下来，指天发誓。段希文则慷慨归还枪支弹药给他们自卫。两支军队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从此和平相处，不再动武。

缅甸政府精心组织、花费重金向国民党残军发动的第二次攻势，又一次以失败结束了。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国民党残军再一次打垮缅甸政府军及其招聘的精锐雇佣军，从此彻底在中缅边界站住了。

此次战役，残军伤亡五六千人，但歼敌一万多。在战斗中，张苏泉和钱运周受伤。著名的英属印度国际军团“廓尔喀兵团”被消灭，指挥官丹尼尔上校开枪自杀。

残军再次打败缅军，使在台湾、曼谷两地飞来飞去的李弥十分高兴。他的确是一位聪明而又“懒惰”的统帅，待在曼谷的豪华宾馆里，端着热茶，看着报纸，轻而易举地就采摘了这枚胜利果实。这次大败缅军，台湾和美国政府的钱还会源源不断地流进他的口袋里。再次的胜利使李弥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向往。为了纪念这次胜利，李弥又像松山战役打日本人时一样，立了一块石碑，高约两三米，阔一米许。

缅甸政府在与残军几次作战败下阵来，总结失败教训，事后向联合国控诉：“他们是一支拥有美式先进装备，有着十年军阀混战，八年抗日战争，五年内战经验的部队。”言外之意，仅凭这样的战争经验，缅甸政府的雇佣军团怎么打得过呢？多年后到金三角旅游的中国游客在听到导游复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不由得哈哈大笑。

可以这么说，缅甸政府发起的这场战争，在金三角造就了一个全盛的国民党残军帝国，但同时也导致了这个帝国走向没落。

1953年4月，萨尔温江大战结束后一个月的泰国曼谷，李弥在这个城市最豪华的“曼谷大酒店”接受西方记者采访。他身着崭新的台湾新式将军服，手里拿着一只漂亮的烟斗，那特有的大背头梳得油光铮亮，面对大批西方记者的照相机镜头和闪光灯，脸上的表情十分自信。

英国记者：“请问李将军，贵军在金三角扩军备战，是有意针对缅甸政府吗？”

李弥：“我反共救国军以反攻大陆为宗旨，不以缅甸政府为敌手。我军官兵均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日夜操练军事技术，学习政治理论，随时准备服从命令，光复我中华神州。”

法国记者紧追不舍：“贵军已经两次在缅甸境内与缅军作战，您能说不以缅甸政府为敌手吗？”

李弥正色道：“我堂堂中华国军，到金三角只是暂时过路，借土养命。如果缅甸政府欺人太甚，我军奉行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痛击’。”

美国记者：“请问李将军，您所说‘暂时过路’，大约还要多长时间？”

李弥义正词严地回答：“这要视形势需要而定。不过你们可以翻翻历史，金三角萨尔温江以东，腊戍以北地区，历史上一直属中国所有，清朝末年永昌府（保山）和腾越府（腾冲）还派驻中国官员管辖。我反共救国军想在那里住多久就住多久，我们不过是继续行使曾经中断的领土权利。”

记者们飞快记了一阵，有人提问：“外面有消息说，西方某大国在秘密援助贵军，李将军可以证实吗？”

李弥面不改色地说：“这是不负责任的谣传。我反共救国军本来就是有建制的正规军，装备精良，英勇善战，并且赢得广大的反共志士和华侨支持，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西方大国的援助之类。”

澳洲女记者：“李主席先生，您是云南省主席，外面称您为‘云南王’，您打算什么时候返回省会昆明？”

李弥大笑起来，如同被人搔到痒处。他厉声说道：“实话告诉你们，我李弥要做云南王不大容易，但是做缅甸王却易如反掌！关键看我想不想做。”

此言一出，顿时四座哗然。消息很快传到仰光，在缅甸舆论界竟引发了一场大地震。

也正因为这一句话，李弥甚至金三角残军的命运急转直下，直接导致了李弥被蒋介石软禁的命运。那么，精明过人的李主席为何口无遮拦说这番话呢？在他背后，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

3.单恋时代

在越南遭到软禁的三万多国民党残兵，其实是美国与台湾可资运用的最大的棋子。在这支国民党残军入越前后，美国和蒋介石就对他们特别关注。而李国辉的千余残兵，在老蒋眼里根本没什么利用价值，所以狠心将他们抛弃了。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身份贵贱、关系亲疏的原因。黄杰是兵团司令、集团军司令，蒋介石嫡系，两次护卫过蒋介石，其地位及关系都非李弥所能比，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团长、名不见经传的李国辉呢？然而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受冷遇的李国辉残部竟出乎意料蓬蓬勃勃地成长起来，最后成为一棵参天大树了；而黄杰残部，一入越即被软禁，被法军驯化的就像一只可怜的小绵羊，失去了桀骜之气，失去了行动自由，也失去了利用价值（如果说有利用价值的话，那就是尽快撤台，还可加强台湾的国防力量）。美国和老蒋只得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金三角。

【一厢情愿】

越南与广西西南边境相接，国民政府以前在龙州设有广西全边督办处，来维持边境治安，办理双方边民过境以及种种交涉事件。法国亦派领事驻在龙州。广西与越南的交流，自1931年以后尤其亲密，只在日军占越时间中断。当时，越南各革命党派，为逃避日军打击迫害，相继入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请示国民政府，于1944年春指导他们在柳州联合组成越南革命同盟会，并为他们训练干部数百人遣返越南从事革命活动。但因阮海臣等越南国民党腐化失去民心，所以当时越南革命领导权最终落在越南独立同盟的胡志明手中。1947年冬，中共与越共联合，由越南边境攻打镇边和靖西，对国民党南北夹击。法国领事白荣发专程到桂林向国民党建议双方会剿，广州行辕宋子文主任核实后，表示赞同。1948年一月驻越法军遂派员到广州与宋子文订约会剿事宜，准备实施。七月越盟主席胡志明派阮德瑞到南京通好求助，外交部拒绝与胡志明交往。阮德瑞仅见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吴铁城派徐殷、唐丙峯随阮德瑞前往越南调查真相；并告知阮德瑞：“越盟如果能够除去中共，不侵扰我方边境，我们也希望彼此交好。”遭到胡志明的拒绝。到1949年三月越南国民党武鸿卿等来桂求助，国民政府便开始与武鸿卿合作了。这是国民党华中部队入越前桂越关系的情形。

广州被解放军攻占后，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于1949年10月26日在桂林决定以后的战略为：确保云南、桂西南、粤南和海南岛，并控制越北。

1949年12月上旬，白崇禧集团被歼，华中战区部队纷纷溃败。国民党残部决定“假道入越，转运回台”。当时国民党败残军是分两路先后入越的：一路是黄杰率领其第一兵团于12月13日经思乐县的爱店先入；另一路是武鸿卿统率由各部败散官兵临时仓猝编成一师一旅的越南建国军，于12月21日经龙州的水口关后入。

武鸿卿为越南国民党领袖，当时流寓广西，被白崇禧收纳、援助。白崇禧决定将残余部队组织越南志愿军，以武鸿卿为总司令，徐启明副之，政治上拥护保大，军事上与法军合作，共同对付胡志明领导的越共。只是黄杰所部被解放军追迫甚急，未接到改编命令，已入越先向法军缴械。徐启明在上思战中被冲散，未能到龙州就职。武鸿卿将约一万五千败残官兵编为一个师和一个警卫旅，称越南建国军，十九日晨，离开龙州向越南开进。

法越当局及保大政府十二月初曾发表声明拒绝任何军队入境。起初，国民党残军军官曾联名电白崇禧，向其建议：“可准备集结冲入越边，再行上船前往海南。”白崇禧回电，决定将残余部队组织越南志愿军，由武鸿卿率领入越再转台，如果共军尾随攻进越南，就变成国际复杂问题，美国将不能坐视不管，对国军有利。当时，国民党残部已不能上船转入海南，只能入越转台了。

12月9日卢汉将军在昆明宣布起义，扣留了第六编练司令兼第八军军长李弥、余程万等国军将领。12月1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为在云南最后完成“关门打狗”的作战部署，致电卢汉，要求他“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军队”。是日，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罗奇建议，海南行政长官兼海南警备司令陈济棠、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海南特区行政公署副长官（原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兵败降职）余汉谋、海南岛防卫总司令（原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上将副长官黄旭初等共电蒋介石：昆明放弃后，李弥的第八军和余程万的二十六军在滇省已无作用，应一并入越。蒋总裁不愿舍弃云南，没有采纳，任命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纠集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组成第八兵团，向昆明反扑。结果全军覆没，李弥逃往台湾，沦为光杆儿司令，李国辉率残部逃入缅甸。

12月12日，第一兵团司令官黄杰派参谋长何竹本少将与法国凉山边防军参谋长康士登上校在峙马屯签订《假道协定》，于13日开始进入越南。16日，黄旭初写信给外交部司长袁子健，说：“第一兵团与法越当局商妥入越事，此间未得确报，但愿其实现；武鸿卿决率志愿军入越。”19日晨，武鸿卿率越南建国军离开龙州向越南开进。在中越边界水口关，武鸿卿派代表到东溪和法军接洽，请其同意入越，并接济粮食弹药，承诺愿助法方攻击越共。交涉非常顺利，法方对所提各项一概应允。24日武部到达那岑，法军由凉山开来百辆大卡车，迎接武部赴凉山，却未按约发给粮食。当地华侨传说蒙阳方面的黄杰军队已被法军解除武装，武鸿卿怀疑法军企图在凉山将其胁迫缴械，于是决定改变行军计划，命令部队不去凉山而往陆南，以免陷入法军的圈套。

26日晨，武部转向陆南。法军发觉武部自由行动后，立即派出飞机跟踪侦察，投弹轰炸。但武部仍旧冒险前行，沿途屡次和越共、法军遭遇，一致决定对越共则还击，对法军则忍耐避战。

28日，在香港，国民党政府驻河内总领事、外交部司长袁子健与法国驻华大使馆代办罗嘉凯，商谈关于越南建国军入越事宜。下面是一段袁子健司长的谈话记录原文。

袁子健司长：今日愿以私人资格与足下一谈关于武鸿卿率领越南建国军入越事，此事想足下必已详知一切，今愿与足下交换意见。

罗嘉凯代办：予知悉此事，极希望与足下详谈。

袁：武君所率之建国军，对外系越南军队，与中国全然无关。但予愿与足下开诚相谈，实则其骨干为国军之优良部队，富有作战能力、良好纪律。该项部队入越之作用，一方面虽为中国保存一部重要反攻力量，一方面实含有更重大之意义，即在与法方协力防阻共产势力向越南以及东

南亚一带之蔓延。故此举实为整个民主阵线之利益，中法利害相同，想法方必能明了此一重要意义。

罗：巴黎及西贡方面明了此点。

袁：中国与法国目前同站在东南亚防共之第一线，任务重大，其他国家恐尚不明了其重要性。

罗：美国实明了此点，英国则比美国更为明白。予近接西贡来电嘱探查白长官态度及愿望，幸值足下来港，请惠予见告。贵方如有任何意见，亦可乘机转达。

袁：予最近曾见白长官，今可综合白长官之意见奉告如次：“一、白长官愿武军之建国军能与法方及保大充分合作，此层已于武君致保大电内说明。二、尽量避免足以增加法方困难之行动。三、愿给法方助力，清剿越共匪部。四、我方对越，绝无政治或其他企图。五、希望法方明了中法合作之重要，予该项部队以充分友谊协助。”忆予在数月前即与足下谈及促成武君与法方及保大合作之必要，嗣复商谈会剿问题，所惜法政府未能及早决定，否则越共问题或已得部分解决。

罗：承告各点，殊感！法政府彼时不免多所顾虑，但武鸿卿今已进入越南，当有助于改变政府之观望态度。

袁：予意最好越南政府能正式接受武鸿卿之合作，以增强保大之政治地位。若法政府尚不拟即作明显决定，亦应予以协助。

罗：然。

袁：据目前观察，中共并无追踪该项部队入越企图。

罗：法方看法相同，中共似不致有贸然入越企图。

袁：鉴于武君率领入越部队为数已众，白长官方面觉有派遣高级人员前往主持调度之必要。此项人员或用真名，或用化名以避人注意。但即使用化名，亦必将赴越要员之真实姓名通知足下。

罗：请转陈白长官，如需派员赴越时，为迅速简便起见，即可由长官方面通知海口法国领事转告，予得领事来电后，即当为之办理。

袁：为谢足下卓识高见，对于中法合作，匡助良多，感佩同深！

罗：顷承足下开诚交换宝贵意见，深以为快！希望能常取得联络。

（纪录完）

按对于建国军入越事，法代办在整个谈话中未见表露法方不满或疑忌恐惧等反响，故可见此事不独法代办同情，即巴黎、西贡方面似亦加默许，我方似宜善为运用，以保持法方之友好态度，再徐图巩固武君及吾部队之地位。

——子健谨志——

然而，多情善变的法国人并未如约，50年1月1日，武鸿卿部遭遇法军最大规模的进攻。法军以九架飞机轮流轰炸近一整天，并投烧夷弹烧山，连珠炮不断射击，武部始终不予还击。专员伍宗骏被法军用机关枪击毙。警卫旅旅长黄循富躲入一小沟中幸免于难。

2日拂晓，武部进入东摩马路左边的森林中休息，在此遭遇数百越共。越共请求武部共打法军，答应可供应一切补给。武部佯表同意，趁机将其一网打尽。三日后武部向陆南前进。

1月5日遭遇法军大部队截住去路。法军提出，残军如能依照国际公法放下武器，将绝对保证将其送回台湾，彼此互订合约，可请越皇保大担保。武鸿卿征求各部队高级军官意见后，表示同意。于是双方共同商订约章十条，各执一纸，并请法方派机共同飞往河内请求保大担保。6日，武部按约实行，除长官每人保留一支手枪外，其余所有武器悉数交给法方。全体官兵则徒步到兴安乘船，被法方安置在来姆法郎和蒙

阳。几位高级将领由法军招待明日乘飞机飞抵河内，措办越皇保大担保事宜。

12月30日白崇禧由海南飞往台湾，向蒋介石建议把人越部队编组为东南亚国际志愿军，希望利用美国军饷和枪械、中国兵员协力反共。1月5日晚间，白崇禧从台北给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黄旭初通电话，催其赴越。黄旭初说，暂且等待法方对袁子健司长日前向法代办建议的答复如何再定。6日国民政府来电指示：“赴越任务及办理要旨：一、武鸿卿率领陆续回越之建国军共五万人，均属优良部队，冀劝告保大把握时机协助武氏，借以对付越共，巩固越南政府地位。二、向法方说明，武氏既愿与法方合作，最好加以接受，至少亦宜以友军相待，若徒猜忌怀疑，于越局无补。希本此意见相机婉达法方。三、外交部袁司长与法使馆方面非正式洽谈结果，影响良好。希随时打消法越疑忌心理，达到共同防共目的，中法越均蒙其利。”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上自蒋总裁、白长官，下至武鸿卿，玩的都是单相思，把一张热脸贴在了别人的冷屁股上。武鸿卿部几位高级将领七日飞抵河内后，驱车经过保大皇宫门前，仅是稍停片刻，却被送入监狱中。经过十天的讯问，才于16日放出，由河内送到宫门交给黄杰管理。武鸿卿所部残军被送往蒙阳、来姆法郎两处集中营软禁。

黄旭初嘱咐秘书时时向罗嘉凯代办探问武鸿卿残部消息，未有所得，直至1月中旬将尽，才知晓残军在越解除武装后的生活状况。

当时无论台湾或香港，对国民党残军入越时和入越后的情形都不明了。司令官黄杰说是1950年春初才得派员回台报告，但未言明日月。同年6月19日，向来追随武鸿卿、黄南雄（同为越南国民党领袖）的邓紫峰由越到港，传来一些非常简略的消息：“一、武鸿卿颇不满白长官不早采纳其建议，待败至龙州后始将部队编归其指挥，已来不及展布安排。当时黄杰所部因未接到改编命令，径向法军缴械。其他各部，又因白长官命令靠近桂边，不肯深入，结果同归失败。二、黄南雄曾向保大建议：将曾改编为越南建国军的广西部队现在集中营者放出编为越军。保大已采纳，但被法人反对。三、法人在广西省府和绥署均有间谍，凡武鸿卿、黄南雄与广西当局会议内容皆为所悉，了解广西军队为对胡志明而不反法，故其后入集中营官兵尚不致受法人过分虐待。但法人挑拨士兵仇恨官长，免其团结。四、台湾不承认越南，保大恨之。”

【法国利益】

入越的国民党残军，对法国政府来说，实在是一块烫手的山芋：肉质松软，美味诱人；但又像泥巴一样粘人，把人烫伤。综合各方面利益关系，法方犹豫不决，在美国、中共、台湾之间，像一个内敛而又疯狂的少妇一样，半推半就，实持观望态度。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时代开始。在两极对峙中，法国归入西方阵营；同时越盟的革命活动日益炽烈，法军在越北的战事一再失利。此时，美国与法国就留越国军的去留问题曾几度交换意见。美方建议武装一部分国民党军人，直接投入越北战事，打击共产主义势力，亦想以此举牵制中共兵力。但法国顾忌由此会引发日益强大的中共军队介入越法战争，予以拒绝。总之，美法双方都将这批国民党兵员视为某种可资运用的活棋，在静观情势中犹豫不决。法国不能强制国民党军遣返大陆，也不想送去台湾，塔西尼就将他们当成人质，左右逢源，既向新中国示好，又可在中共和国民党内谋取好处，在国际社会谋取外交利益。所以，入越的国民党残军最后沦为被人利用、鱼肉的屈辱的命运。

1951年5月，法方为减轻负担，准许集中营中的文职人员及已达退休年龄的军职人员自由离开，广西全边对汛督办姚槐（曾率保安团在九特一带边境游击，到1950年5月，孤军援绝，无法支持，乃入越投法集中营，被送到金兰湾，其部队1952年3月转运富国岛）为文职人员，于6月17日离营由西贡到香港。姚槐告诉黄旭初，他临行前数日，法军总司令塔西尼留其在越统率残军与法合作，他表示原则上同意，但须等到香港后请得上级同意才能决定。黄旭初对姚槐道：“利用越边为反共军事基地，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但

须明了法人的动机再说订约之事。”姚槐在香港等候一个多月，西贡却没有任何无消息来，到九月初才得到消息称西贡即将有人来香港。8月8日西贡船到，来的是法方政治局顾问JOSA。JOSA说因姚槐来港，残军与法方合作事遂被搁置，今天专程来探问华方是何心意。姚槐说已得上级同意，可以前往。9日，黄旭初和姚槐到船上会见JOSA。黄旭初说：“我在1932年曾访问越南，第二年，李宗仁将军也应法越当局邀请往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桂越邦交始终是亲睦的。我们是桂人，而又长久服务于桂，所以对反共活动，特别想向桂区致力。但活动必须有基地，而越南与桂接壤，是最适宜的。所以听了法方希望与姚同志合作的消息，深感快慰！我可在此表明，倘若将来合作能成为事实，希望法方了解几点：一、我方对越，绝无任何企图；二、我们的反共复国活动，必须与法方配合而不妨及法方。三、我们此种活动，完全出于自己的意志，并不接收任何方面的命令。”JOSA说：“合作已无问题，只是法军统帅塔西尼将军现在已离开越南，必须等他回来才能决定具体办法。”JOSA对黄旭初所说的第三点声明最感满意，原来法国人最不喜欢入越残军暗中接受台湾的命令或美国的支持，对越事只愿完全由法人自己自由支配。塔西尼访问美国，后来又返回巴黎医病，姚槐在香港空候，结果消息杳然。1952年1月中旬，黄旭初在东京接到姚槐的信函：“去秋与法军所拟利用在越集中营兵反共之举，为黄杰司令官争着要办，现暂停止。”1952年春塔西尼在巴黎病逝，残军返台问题浮出水面，法方与留越残军合作一事最终胎死腹中，成为空话。

第五章 撤还是不撤

1.大撤军

【孤臣孽子】

1953年4月，萨尔温江大战结束后一个月，李弥在泰国的曼谷大酒店对西方记者的讲话，引起了轩然大波。李弥声称做缅甸王的讲话被报纸转载，一时缅甸舆论大哗。仰光大学的学生率先发出“我们不作亡国奴”的吼声，举起标语上街游行，向市民发表演讲，抨击政府腐败无能。新闻界也勇敢地站出来响应，几家有影响的报纸冒着被查封的危险，披露战场真实战况。议员们也纷纷站出来声讨政府，要求总理吴努和国防部长兼三军参谋长吴奈温将军下台。一股爱国主义热潮迅速席卷全国，许多人也乘机砸店铺抢商店强奸妇女发泄私愤。刚刚独立的年轻国家又面临巨大的政治危机。缅甸政府出动军警弹压，仰光立刻发生大规模骚乱和流血事件。

政府内阁接连开会，紧急讨论国内外严重局势。原先缅甸政府内就有强硬派和外交派之分，一直是强硬派主政。强硬派都是少壮军人，主张大举进剿，将国民党残军消灭或者驱逐。然而打了两次都打不赢，于是外交派就占了上风。外交派的代表叫吴丹，他后来担任缅甸驻联合国的代表，1961年被推举为联合国代理秘书长，次年正式任秘书长，连任三届。于是战场转移到了联合国。

吴丹在联合国控告国民党军队侵略缅甸领土，并向联合国出示了大量的照片、图片、缴获的文件、俘虏供词，以及枪械、实物和记者报道，作为证据。时值二战之后，民族独立和反对强权的浪潮风起云涌，许多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亚非国家纷纷挣脱殖民枷锁宣告独立，“入侵缅甸事件”这种以强凌弱的行为重

新触动了这些殖民国家被侵略和奴役的辛酸历史。因此联合国辩论成了声讨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大会，国民党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成了过街老鼠，连美国人都没法帮忙。

其实，早在李弥的国民党残军反攻云南的时候，美国就已经与台湾就撤军问题，进行过交涉。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李弥反攻大陆失败之后，美国对国民党军残部的实际力量和使用价值越来越怀疑和否定，并且随着朝鲜战局进入停战谈判阶段，美国也越来越不需要借助他们了。这时的美国政府主要从其对缅政策以及东亚战略全局出发，考虑如何处置国民党军残部。他们对缅甸的基本诉求是稳定缅甸国内局势，确保缅甸政府不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这样，抛弃利用国民党军残部牵制中国军队的政策，迫使台湾当局从缅北撤退国民党军残部，就成了美国的必然选择。也就是说政治风向变了。美国真是一个迅速多变的国家，为求自身利益，在世界各地忙忙碌碌，乐此不疲。

1952年10月底，美国助理国务卿阿利森（John M. Allison）访问台湾，曾要求蒋介石撤退缅北的国民党军残部。蒋介石不但强烈反对，还要求美国继续向他们提供援助。1953年1月30日，美国国务院要求其驻台“大使”兰金（Karl Rankin）面见蒋介石，劝蒋接受美国提出的自缅北撤退国民党军残部的计划。但直到2月21日兰金才得以在高雄拜会蒋介石。两人之间留下了这样一段谈话记录：

兰：国务院吁请蒋“总统”下令将李弥部撤回台湾。

蒋：撤回李部，为艾理逊（指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人受英人左右之意见。

兰：美欲将中立集团拉入民主集团，李部之存在，使有中共入侵之威胁；尤其李部与克伦叛军合作，缅视为大忌。李部所能指挥者，恐二千人而已，如能将此二千人撤回，则国务院即十分满意。

蒋：美政府一方面要我反共，一方面又要我把反共之李部撤回，是何道理？

兰：只因李部不在中国境内，如在云南则美国无话可说。且李部兵力不大，无大作用。

蒋：李部虽仅三千，但在中缅未定界之一万余人之游击队，皆视李为领导人，李部散去则此游击队亦将散去；李部在该地，能带给滇桂两省人极大之希望，此为其重要性。

兰：但国务院所请贵国撤退者，并不包括该一万余人，只是能撤之部队。

蒋：李部之在滇，犹如昔日美军陆战队之在华北，一旦撤出，将来付出之代价极高。如能顾全缅颜面，是否可以不撤？总之现在不能下令，必须等李弥回台后始能作具体决定。

兰：如能与缅政府合作，自然甚佳。

蒋介石的上述态度，显然不是美国方面所希望的，更不是缅甸政府所能够接受的。缅甸政府一方面继续通过美国向台湾当局施压，一方面决定向联合国提起控诉。迫于美国的压力，台湾当局于1953年2月23日将李弥召回台北。

对于李弥来说，缅北的国民党军残部是他军事生涯中最后的资本，将这支部队留在滇缅边境，进可以窥伺滇南，退可以纵横缅北；如果撤军回台，他就会丧失兵权，前途未卜；而且滇南不但是他的故乡，也是抗日战争中他所在的第8军大批将士为国捐躯之地，在情感上他也无法放弃。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将国民党军残部从缅北撤回台湾。

李弥回台后，2月26日便迫不及待地上书蒋介石，坚决反对将国民党军残部撤回台湾。其理由是：（1）所部多非正规军，无法强迫他们撤退。（2）撤军影响台湾岛内的反共士气。（3）没有美援国军残部仍然可以生存。（4）国军残部已取得若干战果，如果撤军将前功尽弃。（5）美国政府“一面宣布解除中立台湾政策以鼓励我政府反攻大陆，一面则又迫使本部队缴械撤离运回台湾，此种专为美国人眼前利益打算之建议，实无考虑之必要”。（6）缅甸政府已众叛亲离，只是为了讨好“中共”而企图武力驱逐国军残部。在报

告的最后，李弥还不惜以辞职相要挟，坚决反对从缅甸撤军。李弥的夫人龙慧娱也上书宋美龄，反对将国民党军残部从缅甸撤回台湾。

3月3日，李弥在台北与兰金直接会面，明确表示国民党军残部志在重返大陆，无意来台，同时强调他也无法命令他们来台。美国国务院对此非常不满，训令兰金要求台湾当局立即命令国民党军残部停止对缅甸的进攻，然后使之撤退回台，并停止对他们的补给。台湾当局被迫表示原则上接受撤军的要求，但仍然强调“无法完全掌控这支军队”，并要求撤军只能在缅甸政府军停止进攻（时已爆发萨尔温江大战）的前提下进行。就在美蒋之间讨价还价之时，在联合国舞台上，美国和台湾当局遇到了来自缅甸政府和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压力。

3月17日，缅甸政府通知美国政府，鉴于国民党军残部侵犯缅北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决定自6月30日起停止接受美国的援助。缅甸政府拒绝接受美国援助，便意味着美国金元外交的失败。3月26日，缅甸政府正式向联合国递交了《缅甸联邦所提关于台湾国民党政府侵略缅甸之控诉》。

4月，“缅甸王”事件再次使残军撤台问题成为联合国辩论的热点。23日，第7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以59票赞成、0票反对、（台湾当局）1票弃权通过了第707号决议，谴责外国军队对缅甸领土主权的侵犯，要求其必须放下武器接受收容，或立即离开缅甸领土；呼吁所有国家尊重缅甸的领土主权和独立，建议目前的谈判继续进行，要求所有的国家协助这些军队和平撤离缅甸而不要支援他们。

在联大决议通过以后，美国政府于4月25日提议由美、泰两国代表为中介，组成缅、美、泰、台四“国”联合军事委员会，讨论并落实国民党军残部撤军缅甸的问题。李弥曾经提出让国民党军残部的代表参加联合军事委员会，但遭到各方面拒绝。在这以后，李弥仍然没有放弃努力，但已被排除在撤军谈判之外。会议决定国民党残军在6月25日开始从泰国清莱军用机场撤台，由美国陈纳德民航运输公司负责空运。

台湾当局虽然不愿意将国民党军残部撤出缅甸，但迫于国际舆论和联合国决议，蒋介石命令李弥撤军。但李弥阳奉阴违，暗中却鼓动手下军官抗命不撤。老头子难以容忍部下“自立为王”的行为，立即召李弥赴台开会，李弥到台后即被软禁。接着，蒋介石下令由副总指挥柳元麟负责从金三角撤退残军。

那么，精明过人的李弥为什么要说“缅甸王”这番话呢？老头子究竟为什么要软禁自己的功臣呢？美国在李弥反攻大陆失败后，为什么建议残军撤台，而在萨尔温江战役中又暗中支持残军呢？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

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中，美国人应该是他们的救世主，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从头到脚，甚至是电影娱乐，几乎都是美国人提供的。没有美国人的支持，金三角的事业（当然也包括制毒、贩毒）也不会如此壮大。按理说，残军官兵应该对美国人感恩戴德甚至顶礼膜拜了。然而，提起美国人来，他们却无不切齿痛恨。他们大骂美帝国主义王八蛋，好像国民党同美国人不是盟友，而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在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心中甚至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仇恨。多年之后，金三角第四代核心人物之一的雷雨田老人曾这样评价美国人：“美国人从来不干好事！他们从来不做亏本生意，就是抗战开辟太平洋战场，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些美国佬，到处搅浑水，唯恐天下不乱。在金三角，我负责同美军顾问团联络，其中许多内幕黑幕，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只有我知道……我有权利作出评价！”

关于“缅甸王”一事，李弥被蒋介石软禁，多年后许多金三角老人都异口同声地说：都是因为美国人在背后捣鬼，他们策反李主席，想把金三角变成独立王国。美国人干了多少坏事，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啊！

时间再转回1952年某一天的金三角，美国中央情报局史密斯上校对李弥出于报恩目的挂在嘴边的反攻大陆的美好蓝图不屑一顾，他走向地图，在西藏高原那一块深棕色版图上画了一个大圈。他说：“李，你明白吗？我们的利益在这里，将来你要在这里同我们合作。”

这句话让李弥和所有在场人大吃一惊。他们面面相觑，以为美国人要让他们到西藏去打仗。幕僚听见李弥在背后大骂：“妈的×！别看你们是大爷，去西藏可没人听你的命令。”据说后来史密斯同李弥有了

一次公开摊牌的谈话。关于这次谈话内容，李弥讳莫如深。军官们则愤愤地说：“美国人真他妈不是东西，挑拨离间，唆使别人独立，闹分裂叛乱。中国的事情，都是美国人搞糟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想策反李弥，让他脱离台湾独立。当时美国顾问在国民党残军中大肆活动，向许多掌握实权的高级军官许诺，如果脱离台湾将会给他们更多更好的援助。美国军官甚至还煽动说，台湾坚持不了多久，所以忠于蒋介石没有出路，如果离开美国的保护，台湾一天都存在不了。将来亚洲反共中心要转移到金三角来，如此等等。钱运周作为情报处长，美国人在背后的间谍活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史密斯也公然多次对他策反，说要脱离台湾，宣布独立，李主席态度怎样，李师长态度怎样，等等。他听了也不吭气，藏在心里，不敢对任何人透露。他知道，这是谋反的大事，弄不好会掉脑袋的。

那么，美国人鼓动金三角残军反蒋独立，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是西藏问题！美国人要李弥在金三角独立，脱离台湾，以策应西藏独立！这就是他们企图分裂我国领土完整的卑劣目的，也是他们在残军反攻大陆失败后力主残军撤台而又继续援助的原因。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帝国主义分裂我疆土之心不死，对此一直不遗余力。但分裂国家是历史罪人，谁敢承担千古骂名？50年代的李弥和蒋介石被美国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尽管蒋介石当时已被赶到了台湾，而且叫嚣要反攻大陆；但是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上，他的立场是很清楚的。

曾长期封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档案”日前向外发布，其中披露了大量史料，以下为其中的一则。

1943年5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一场重要会议——太平洋会议。出席方有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首脑人物。中方代表是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的宋子文，英方代表是丘吉尔首相。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同盟国各成员国在对德、日法西斯交战中的战略使命。可是，会上出现了一个插曲——

在5月21日的会议上，丘吉尔突然对宋子文说：“听说中国正在向西藏大举增派部队，准备进攻西藏，那个国家现在很恐慌。”宋子文当即回应：“西藏可不是什么独立的国家，中国和英国间所签订的全部条约中，都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当天，宋子文即将此事电告重庆的蒋介石，第二天，蒋介石回电明确答复：丘吉尔的说法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必须坚决反对。

当时电文如下：

宋子文21日电：“丘相谓，近闻中国有集中队伍进攻西藏之说，致该独立国家大为恐慌，希望中国政府保证不致有不幸事件发生……文答并未有此项消息，且西藏并非所谓独立国家，中英间历次所订条约，皆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所有。”

蒋介石22日回电：“丘吉尔称西藏为独立国家，将我领土与主权，完全抹杀，侮辱实甚。西藏为中国领土，藏事为中国内政，今丘相如此出言，无异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对此不能视为平常事，必坚决反对。”

丘吉尔“称西藏为独立国家”是有历史背景的。

辛亥年后，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加紧了它们侵略我国西藏的活动，竭力挑拨和破坏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妄图分裂中国。但是，这种阴谋最终遭到了彻底破产。民国历届中央政府始终坚持了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特别是热振活佛摄政期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日趋正常。中央政府驻藏职官也较好地实施了其职能。

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临时政府大总统宣告：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英帝国主义按捺不住侵略本性，从幕后跳到了前台。8月17日，英国正式向民国政府递交《备忘录》，声明五点，要旨如下：（一）

英政府不允中国政府干涉西藏内政。(二)反对华官在藏擅夺行政权,并不承认中国视西藏与内地各省平等。(三)英国不欲允准在西藏境内存留无限华兵。(四)以上各节先行立约,英方将承认之意施于民国。(五)中藏经过印度之交通,应暂时视为断绝。英国人正是看出袁世凯迫切要求得到列强承认和借款,才肆无忌惮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北京民国政府就英国所谓《备忘录》逐条批驳,指出:(一)中国不允许其他一切外国干涉西藏的领土权和内政。(二)中国在西藏各紧要之处派遣军队是正当的。(三)现在还没有缔结新条约的必要。(四)中国并未阻碍印度与西藏地方的交通。(五)英国是否承认中华民国和西藏问题不是一回事。但是,这种反抗是无力的。北京政府一退再退,最后竟命令川滇西进军队“切不可冒昧轻进,致酿交涉,摇动大局”。其治藏政策有了变化。

1938年12月28日,蒋介石国民政府经再三慎重考虑,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设立国民政府驻藏机构。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正式成立,“以前之留藏人员等项组织及名义即行撤销”,月薪费为5000元,设正副处长各一人。吴忠信在国民党中属元老派,与蒋介石有异乎寻常的关系(其女系蒋之干女儿,蒋纬国亦曾由吴妻抚养),他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身份入藏,可见国民政府对西藏问题的高度重视。

1942年7月6日,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人的唆使下,突然宣布成立所谓“外交局”,由札萨索康及贡觉仲尼主管其事,噶厦还致函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今后汉藏间事无巨细,请径向该机关(即外交局)洽办。办事处所有各案已交该局办理,自本日起,一切事情请处长向该局接洽,勿直接与噶厦提说。”与此同时,西藏地方政府采取种种手段,逼办事处与外交局发生关系,竟无故逮捕在拉萨的汉人,施以酷刑,一面示意办事处,如果肯去“外交局”交涉,可以立刻释放并进行赔偿。此计不成,便进一步断绝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供应,企图以此要挟,迫使驻藏办事处与其“外交局”建立联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当即电呈中央报告藏情,指出“……查外交局性质系与外国洽办事件之机关,今噶厦告职须向该局洽办一切事件,是视中央为外国,示西藏为独立国。如我予以承认,则前此国际条约所订西藏为中国领土之文无形消失,而西藏与外国所订明密各约未为中央所承认者,无形有效。事关重大,中央似宜明电噶厦不承认该局,中央驻藏官员仍须照旧与噶厦接洽一切事件”,并说明“事关我国对藏之领土主权,祈请速决大计,指示应付方针”。与此同时,驻藏办事处与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一小撮人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中央政府接电后,即由行政院发布训令曰:藏方设置该机构“则应遵守下列两事:(甲)有关国家利益问题,即政治问题,必须秉承中央意旨处理。(乙)中央与西藏一切往还接洽方式仍应照旧,不得经由上述外务机构等因”。后又电告驻藏办事处:“仍照旧例接洽,不得与‘外交局’发生任何联系。西藏既新设此局,以图无形中转变中藏旧有联系……自必坚持到底,虽陷僵局,亦不顾之。”

同时,国民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如不撤销前议,则派军入藏,不惜以武力解决。由于中央政府的强硬态度及全国人民的抗议谴责,加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坚决执行中央决议,始终未进“外交局”,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改变方式。1943年5月,西藏地方驻京办事处人员专门就此事向国民政府首脑转达噶厦及民众大会决议,表示“……现仅向中央声辩,外交局非新设机关,但中央如仍拒绝接洽,拟让步,另设机关与驻藏办事处往还……”,并表示西藏要与中央保持感情,不断绝与中央驻西藏办事处的关系。至此,英帝策划的这一阴谋宣告破产。此即所谓“外交局”事件。丘吉尔故有此问。

1949年7月8日,摄政达札等人在帝国主义分子黎吉生的策动下,为了阻止已经南下的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以“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为借口,制造了一场“驱逐国民政府在拉萨所设办事处及汉人、巴塘人事件”。他们强令驻藏办事处及其他人员限期离藏,同时封锁邮电通讯,派兵包围办事处、电台、学校等处。驻藏人员及其眷属被迫分三批,在噶厦规定的时限内,取道印度返回内地。

7月20日,第三批以陈锡璋为首的办事处官员由拉萨启程,离开西藏。西藏地方政府制造的这次事件,

其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及亲帝分子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所谓“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纯粹是一个借口，正如当时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罗家伦嘲讽的那样，“办事处人员绝非共产党”，西藏地方这种做法，无异于“在高原上钓大海红鱼”，“太天真而幼稚”“政治上更是何等的不聪明”。

回顾1911年至1949年近四十年的历史，西藏地方因帝国主义的捣乱，始终处于动荡不已之中，但广大僧俗群众仍“倾心内向”，民国历届中央政府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坚持维护我国对西藏的主权原则，先后设立驻藏办事处、驻藏办事处，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

总之，民国时期，在中央和西藏关系不正常这层迷雾的背后，中国政府从未放弃过对西藏地方拥有的主权；中央政府驻藏机构，尤其是后期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维护主权做出了巨大贡献，使西藏地方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未脱离过祖国。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那些妄想分裂祖国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

蒋介石退居台湾，美国人知道台湾离不开他们，所以猖狂地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搞西藏独立。然而对于国家主权问题，蒋介石仍然是有原则的，决不会让步的。这方面，他的确是爱国的。

国共内战造成了两岸的分隔分治，蒋介石为维系他在台湾的统治，与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是他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和“两个中国”，坚持了一个中国的民族立场。当时，台湾人心浮动，美国让台湾独立，他说：“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现在这句话还一直流传着，当给那些狂热的台独分子一记响亮的耳光。在这一点上，他也是值得肯定的。

蒋介石虽然远在台湾，但此时对金三角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了如指掌，因为他有一个非常高效的情报系统和得力的干将。美国人和李弥的“阴谋”当然也瞒不过他的法眼，更何况李弥还叫嚣要做什么“缅甸王”，不把他老人家放在眼里。所以将李弥诱骗返台，然后软禁。

但是，李弥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要做“缅甸王”，脱离台湾搞独立吗？他要独立倒是有非常充裕的条件：一则有强大的美国、英国等作支持；二则金三角地域广大，是台湾的七倍，且有能征善战的部队和颇为强大的物质装备；三则此处位置优越，处于三不管地带，而且天高皇帝远，台湾拿他也没办法，老蒋对他的约束主要靠他对党国的忠诚和对三民主义的信仰。

关于云南省主席兼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李弥被诱骗至台湾软禁一说，民间有多种版本，台湾官方未见证实。一种说法说李弥想做“缅北王”的狂言触动了蒋“总统”的忌讳。一种说法是李弥在统领残军期间虽然有功，但他却大吃军饷，中饱私囊。某个神秘人物在老蒋那儿告了他一状。老蒋在大陆时就深感国民党军队腐败之风盛行，对国家政治风气和军队作战能力影响极大。退到台湾稳定了阵脚以后即对此痛加整顿，李弥再行此风，可以说是撞到了枪口上。总之，众说纷纭，一犬吠影，每至于百犬吠声。

三十年后，晚年的李弥在台湾出版一本自传，对这段对他个人至关重要的历史一笔带过，称：接台湾“国防部”急电，要我立刻赴台出席。当时有幕僚劝我以副总指挥代行出席，我不允，到台后以身体不好为由，不再返回金三角。

这段含糊其辞的话中有许多隐情：为什么幕僚要劝其以副总指挥代行出席？为什么“我不允”？到台后为什么“以身体不好为由”留下？

多年后李弥的一位前幕僚说：“多数人都劝李主席不去，台湾传说很多，早已有所耳闻，李主席犹豫不决。他说不去正好给了别人口实，没有的事情也就有了，老头子疑心重，当面解释还要好些。”

至于为何要说“缅甸王”的一番话，幕僚回答：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李主席是想在美国人和台湾之间打张牌，既不能全听美国人的，也不能太受制于台湾。既要更多美国援助，又要更大权力，没想到老“总统”就使出那一招。

看来，李弥其实还是无辜的，他是个忠臣。他绝不是想谋反，只不过想多得一些美国援助，多得一些自主权，把金三角的事业再做大些，做轰轰烈烈些，于是他遭到了某些政治家的迫害。

台湾舆论界用了四个字——“孤臣孽子”来评价李弥，认为李弥的命运更像宋朝的岳飞，一心要救主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结果却没有好下场。

失去权力、第三次沦为光杆儿司令的李弥重新坐起了冷板凳。躺在居所里，李弥心情无比沉重，对自己祸从口出触怒“总统”大人悔恨已极。他点着一支烟，在袅袅散开的轻烟中，展开苦闷的回忆，整理失落的过去。

这时，一本书进入他的眼帘，那是司马迁的《史记·淮阴侯列传》。想起韩信，曾经的“一字并肩王”也落得一个身败名裂最后惨死的结局，这位曾被台湾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博士誉为“中国之加里波的”的国民党将军长叹了一口气。其实，他和老蒋的关系，与韩信和汉高祖刘邦的关系又有何不同呢？刘邦用韩信为大将，却三次用诈术对付他：韩信平定赵国后，刘邦从成皋渡河，早晨自称汉使驰入韩信军营，韩信尚未起床，刘邦就进入他的卧室，夺其印信符节，重新任命将领们的职位；项羽死后，刘邦再次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收取韩信的军权；最后假托巡游云梦而捉拿了韩信，将其由楚王贬为淮阴侯，并最终由夫人吕雉将其处死。韩信的悲剧在于，他于谋反一事，犹豫不决；他对于高祖刘邦，是既敬又怕，既依赖又反感，就这样在犹犹豫豫中丢了性命，身败名裂。看来，还是秦朝时代的大将王翦聪明。秦始皇把全国军队60万人都交给王翦去攻打楚国，王翦要谋反自立为帝易如反掌，对此秦始皇不能不有所疑忌。王翦深知秦始皇为人粗暴多疑，在出征途中先后五次派人回京，向秦始皇索要田园美宅，以突现自己顾家恋产，没有异志。果然深受秦始皇信任，最终功成名就，名利双收。

想起古人来，李弥顿感英雄失路，万绪悲凉。毕竟韩信萌发了谋反之心，而自己毕竟是逞一时之快而已，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自己真要谋反的话，又怎会再到台湾来？如果真要叛国的话，柳元麟、李国辉，还有多数纵队司令，会跟他走吗？

想起刘邦，再比较一下蒋“总统”的为人和驭人之术，李弥不仅不寒而栗。想起张学良、杨虎城在老蒋手下的结局，老蒋对云南王龙云（李弥之妻龙慧娉的叔父）（软禁）、卢汉的行为，李弥不由得感慨万千……

想起美国人对他的策反，直接导致了他悲惨的结局，他又恨又无可奈何。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就是穷人的尴尬。在人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吃人口软，拿人手软。五十年代轰动台湾的“孙立人谋反案”也近在眼前，和他的命运如出一辙。抗日名将孙立人的冤屈也在于他没有谋反，但是美国顾问进行了大量策反的间谍活动却是铁板事实。最后孙被囚禁达三十三年，其部下被判刑遭迫害受牵连者达五百余人。

看来军人是注定成不了政治家的，这就是李弥的悲剧。在没有硝烟的名利场上，阴险狡诈、深藏不露的政治家才是最后的赢家。

“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泪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李白《行路难》其三）这是历史的教训；“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曾国藩），这是智者的通达，可惜，李弥醒悟的太晚了！

当李弥被诱骗至台湾软禁后，据说蒋经国兴冲冲向父亲报告这一消息时，蒋介石沉默了片刻，说：“他回来了，就是一只死老虎，也不要急着去打，以免给美国人造成不合作的印象。还是给他一两个闲职养着，像个有功之臣的样子。”

儿子请示：“金三角方面如何改组？”

父亲说：“那个地方，不要搞太大规模，山高皇帝远，搞不好就成了独立王国，变成自家对头。联合国不是在声讨我们吗？可以公开撤退一些人回来，把李弥的旧部人马全部撤回来，也好给联合国做做姿态。”

儿子建议说：“剩下的队伍，是不是让柳元麟指挥？我看他是个效忠的人。”

老政治家看了小政治家一眼，未置可否，只是意味深长地说：“这件事你去做决定。官场之人，无论

对谁都不要太相信。你给他权力他就会取代你，所以记住一条：决不能让他们羽翼长丰满。”他满怀希望地注视着自己的接班人说：“你是主子，他们是奴才，该打断他们腿时决不能手软！”

后来台湾秘密下达最高统帅令，以李弥突然中风为由，解除他云南省主席和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职务，调任台湾“国大”代表、中央评议委员和“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金三角由柳元麟指挥。根据台湾近年出版的史料，许多亲近李弥的友人回忆说，李弥直到逝世前都没有任何中风迹象，身腿自如，可见中风之说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借口。李弥从此退出历史舞台，销声匿迹。据说后来返璞归真，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1973年心脏病发作在台湾去世。

轰轰烈烈的“老李将军时代”在一片沉寂中悄然结束了，金三角光芒四射的太阳没入了地平线。

副总指挥柳元麟接受命令，负责从金三角撤退残军。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忠诚效忠“总统”大人的国民党将军，未来的金三角第三代领导人物。

柳元麟(1906~1997)：字天风，浙江慈溪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庐山中央军官训练团第六期、陆军大学将官第二期乙级班毕业。历任黄埔军校第六期入伍生队区队长，浙江黄埔同学会办事处科员，第二十二师连长、副官，独立第三旅教导大队队长，第十八军驻杭州办事处副主任，第十一师特别党部中校秘书，三青团浙江支团组织科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警卫团上校副团长，侍从室少将组长。1946年起任国民政府参军处警卫室副主任。1947年4月任“总统”侍从室少将副侍卫长，1948年9月授少将军衔。1949年春被李弥推荐到第八军任副军长，卢汉起义后被扣在昆明。1950年4月，与李弥夫人由滇西畹町逃亡金三角，任“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

由以上履历可以看出，这位副总指挥决非等闲之辈，他与李弥同为黄埔四期同学，后来又给李弥当副手，应该说与李弥关系很深。不同的是，李弥是把脑袋拴裤腰带上，靠军功一步步升迁，而柳元麟自黄埔毕业后一直从事文职工作。但柳元麟却比李弥具有先天优势，他是蒋“总统”的浙江小同乡，这一点对他的仕途至关重要。黄埔毕业后，他先后在南京和重庆做了十四年“总统”府侍卫官，只是后来因为一不小心得罪了某个大人物，被贬到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幸逢同学李弥重组第八军，举荐他担任副军长。其实李弥提携同学很可能不是顾念旧情，而是一种投资眼光，因为柳元麟与南京官场关系极深，盘根错节，这恰恰是作为军人的李弥所缺少的。在第八军，柳元麟跟着李弥跑了一年的龙套，却没有直接指挥作战的实际经验。残军反攻云南之后的大发展时期，柳元麟又被蒋介石指派担任残军副总指挥，实则是蒋介石放在残军内部的眼线。在孟撒期间，柳元麟也只是在台湾与孟撒之间跑来跑去，没有对残军的训练和发展作出什么有实际意义的贡献。

当台湾来电急招李弥回台时，多数人都劝他不要去，还有幕僚劝他以副总指挥代行出席，李弥犹豫不决。老同学柳副总指挥竟一日之内打来三份电报，力劝李主席成行。现在遭到软禁的李弥是彻底明白了，但柳元麟来头大，人家是石板儿上长蘑菇，根儿硬，李弥得罪不起。

把李弥顺手推下井里去，柳元麟仍然装着很清白的样子。他做错什么了吗？他这是忠君爱国呀！为国家铲除叛逆，难道他错了吗？根本就没有人做错事，历史的车轮只不过按照世俗的惯性向前滑行。

柳元麟将军虽然没有李弥的威信，却非常善于和别人沟通关系，尤其和上峰（比如蒋“总统”）私交甚深；对同级和下级，则往往通过斗争的方式来处理人际关系。对这一点，他非常喜欢，别人则非常讨厌。当他从“总统”先生那里笑眯眯地出来时，某些人就要开始倒霉了。

1953年，孟萨一个普通的雨夜，改变了钱运周的做人立场，也改变了李国辉的人生走向，甚至改变了整个金三角残军部队的命运。

钱运周在拉牛山之战中负伤后，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伤愈归队不久，就受到副总指挥柳元麟格外青睐。外面传说他要升官，连师长李国辉也打电话来问他。在国民党军队，派系是一切仕途的通行证，他并不是柳元麟的人，所以这种从天而降的器重反而让他惴惴不安，有种大祸临头的不祥预感。

今天晚上，他这个小小的情报处长，竟被大有来头的副总指挥叫去喝酒，这是从未有过的礼遇，钱运周战战兢兢，紧张得背上直冒冷汗。生怕一旦言语不慎，他这个小人物的命运就算活到头了。

两人落座，卫士开了一瓶绍兴黄酒，给二人满上。钱运周表情僵硬，脸上汗涔涔的，手足无措，受审一般。长官笑笑说：“小钱啊，看你紧张的，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啊？”

钱运周大吃一惊，他不知道柳长官暗示什么，是不是指他与李国辉有某种特殊关系？或者隐瞒什么情报没有汇报？李国辉是金三角元老，因为受排挤，与柳元麟关系不甚融洽；而他是李国辉的老部下，难道长官要……。他站起来正要解释，长官却把他按下去说：“不忙，不忙，我们先喝酒，尝尝我们家乡有名的老黄酒。”

几杯酒下肚，钱运周觉得脸开始发烧，舌头开始控制不住，话多起来。他一边憎恨着自己，一边说了一大堆长官的好话。长官一直笑吟吟地听着，还不停地点头予以配合。“长官，在金三角，我最佩服的就是您了。我……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觉得您的人品是……一流的。”钱运周的舌头开始有些打结，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真想扇自己几个耳光。可说这些违心的话，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抛弃功名利禄不论，他和他的家人还要生存啊。一个小人物，一只小蚂蚁，怎么敢得罪这个除李主席外的金三角最高统帅呢？他会像踩死蚂蚁那样把他踩得粉碎。“哈哈……”柳元麟大笑起来，突然脸色一沉，眸子里射出一道寒光，“别人在背后说我什么？——钱处长，你为什么从来不向我汇报有关美国人的情报？”

钱运周的身体在寒光的注视下，顿时缩小了一半。他站起来大声回答：“回长官，总指挥下过命令，对盟军一律开绿灯，所以没有监视他们，没有什么秘密。”

柳元麟示意他坐下，一边把玩着手中的酒杯，一边轻描淡写地说：“年轻人，你是搞对外情报的，那是打仗用的。我搞内卫情报，什么人的行动都别想瞒过我的眼睛。那一天，你和李师长在医院里密谋事情，是不是同美国人有关，啊！？”

钱运周脑袋“嗡”地一响，手中的筷子差点掉在地上。密谋造反可是掉脑袋的事情。他在医院养伤期间，李国辉来看他，确实悄悄谈起美国人策反李弥和脱台独立的事情。李国辉反对独立，但是不敢反对李弥，所以对金三角前途忧心忡忡。柳元麟居然知道他们在医院的谈话！此人真让人感到恐怖。他汗流满面，如芒刺在背，说话语无伦次：“长官，那天我……我……你知道，我受了伤，李师长只是来看我，没有什么密、密谋。”

柳长官温和地俯下身来，眼光却像利剑一样刺穿了部下的心：“钱处长，已经有人告发你了，我是为你好，才把你叫来公开地谈谈。年轻人，你要知道，这件事如果传到‘总统’那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难道你不替自己的前途想想，不替家庭孩子，还有你的土司岳父想想吗？……”

长官的话像一记重拳一下击打在钱运周的胸口上，钱运周感到自己轰然倒塌，重重地摔倒在地，灵魂四分五裂。他就像一头即将被屠宰的牲口，绝望无助地看着屠夫举起闪亮的屠刀。

在金三角这块长满罂粟的土地上，是筑不起高尚的灵魂大厦的。狡猾、阴险、毒辣、叛卖、卑鄙总是和美丽的罂粟花一起盛开。钱运周属于那种半是热血半是野心的有志青年，指望在战场上大干一番，好博得个光宗耀祖的远大前途。他踏出校门正好赶上抗战尾声，打了一场松山大战，因战功从少尉排长升为中尉；接下来内战开始，国民党军队像雪崩一样从东北溃退到云南。在排山倒海的历史大潮面前，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所以他像所有壮志未酬又报国无门的青年军官一样，垂头丧气又凄凄惶惶地被败兵潮水挟裹来到金三角这片肮脏的土地上。他本是一个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铁血军人，有自己做人的人格尊严，有信仰。但今天，他做人的信念被击溃了，而且一溃千里。为了尚未出生的孩子，为了家人，他真的没办法啊！他也不愿意背叛自己最敬爱的老长官啊！

是夜，他像一头狗熊一样，酒气熏天地摸回家里，莫名其妙地抱头痛哭，吐得一片狼藉。

据说李弥要当“缅甸王”的狂言传到台湾，引起诸多非议猜测，一个中心话题是，李弥到底想干什么？

没有资料记载蒋介石对此事的反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台湾决不会坐视不管。就在李弥讲话过后一个多月，一个神秘的台湾木材商人随马帮进入了缅甸大其力(勐板)。在大其力一家华侨私人当铺，台湾商人和一个身材瘦长的中年男子见了面。中年男子表情激动热泪盈眶，几乎要跪地磕头。二人密谈了一夜，密谈内容不得而知。情报处处长钱运周亲自参加布置秘密警戒行动，一连二十四小时不敢合眼。第二天一早，这个神秘的台湾木材商人又悄悄离开大其力返回泰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次神秘的会见决定了李弥的命运。但这件事自始至终，李弥都被蒙在鼓里。直到在台湾被软禁，才得知此消息，当时吓得几乎灵魂出窍。原来，这次会见是冲着他来的，中年男子是前“总统”府副侍卫长，金三角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柳元麟，而神秘的台湾商人竟是未来的台湾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大公子兼接班人蒋经国！蒋介石竟然派出蒋经国到金三角秘密调查“缅甸王”事件，于此足见他李弥的狂言极为敏感！

不过，设想一下，如果李弥真要造反，闻风将蒋经国扣押，当做人质与台湾谈判，台湾又能怎样？还不是只有乖乖答应李弥条件？退一步说，即使李弥不造反，如果缅甸政府或当地土司绑架了蒋公子，蒋介石也是后悔莫及啊！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一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蒋介石走的是一步险棋，一着败招。然而，其实不然，在这里面竟有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缘由，使蒋氏父子对此次出行有恃无恐。

原来蒋经国曾与柳元麟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生死交情，这应该是台湾决定派蒋经国前往金三角秘密接见柳元麟的主要原因。1939年十一月，浙江奉化溪口遭日本战机轰炸，蒋经国生母毛福梅被炸身亡，时为“总统”府侍卫总队团长的柳元麟奉命护送蒋经国前往老家奔丧。日本人听到风声，一路飞机跟踪投弹，还有汉奸给飞机指示目标，幸好柳元麟一路悉心护卫化险为夷。途中有两次惊心动魄的遭遇：一次车队被炸；还有一次呼啸的炸弹落在前面，柳元麟奋力把蒋经国推到水沟里，自己压在上面，结果蒋经国安然无恙，柳元麟自己负伤血流不止。柳元麟比蒋公子长两岁，蒋经国当场感动得泣不成声，抱着受伤的柳元麟叫大哥。事后柳元麟很快被晋升为少将警卫旅长。

未来的蒋“总统”临走时，没忘与钱运周握了握手，并亲口勉励他好好跟着“柳总指挥”干，前途无量。钱运周受宠若惊之余，庆幸自己总算没有站在柳总指挥对立面。

李国辉听到老长官李弥在台湾遭软禁的消息，一时间呆住了，不禁心灰意冷。他把自己关在师部里长吁短叹，寝食不安。他对卫士说了好些话，都是些沉重的肺腑之言，大意是八年抗战中国打胜了，因为国民党团结一心，军民合作；后来国民党失败了，因为他们变成了一盘散沙，被共产党各个击破。三年前“复兴部队”打败缅甸军队，因为这些国民党败兵没有退路，为生存而战；但是今天国民党将会再次断送胜利成果，因为他们总是打内战。

如果说当年他带领一千多人逃出国境，那时虽然形势险恶但是尚有希望的话，现在李弥的悲剧命运让这位赫赫有名的“金三角之父”小李将军，对国民党绝望了。国民党不是敌人打败的，而是被自己打败的。

这时李弥从台湾带给李国辉一封密信，嘱其一定要在金三角坚持下去，把握兵权，决不要回台湾，以图东山再起。不料这封信落到情报处长钱运周手中。钱处长把信交给了柳元麟，后来换来一个总部副参谋长的职务，成为柳元麟身边的红人，同时也因为投靠了一个被众人讨厌的人，也开始被众人讨厌。

同李国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侍卫官出身的柳元麟将军正春风得意。今天，他正式得到了蒋介石的任命，让他出山接管金三角的残余部队，另外还有一份“总统”密示：“忍辱负重，苦撑待变。”这个八字方针预示了李弥时代兵强马壮的盛况将一去不复返。柳元麟大权在握，他现在面临最重要的任务是，稳定军心，重组队伍，悄悄潜伏，东山再起。

此时朝鲜战争已经停火，美国人无法控制李弥，也控制不了金三角，他们又不愿意看到国民党把手伸得太长，所以干脆顺从国际舆论，也就是说美国人再次出卖国民党。但是撤不撤军，怎样撤，那是台湾的事，国民党有自己的利益，这就造成一个复杂局面：美国人叫撤，台湾不想撤；美国人就先撤了联络组，

还威胁要切断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并把缅、美、泰、台四方会议的决议向全世界公布。台湾尝到了苦头，蒋介石立刻软下来，不仅同意撤军，还同意按规定经由泰国（国际监督）撤退，届时全世界许多记者都将到现场报道。但台湾方面搞了个偷梁换柱的游戏，密令柳元麟公开撤退一部分，留下部分骨干队伍，以便改头换面继续占领金三角。

能否顺利控制留下来的部队，那些李弥的老部下是否买他的账，这对于新上任的最高长官柳元麟是一个严峻考验。在李弥旧部当中，李国辉的态度是最关键的，他虽然只是个师长，但他是金三角的创始人，在部队很有威望，劳苦功高，留下他对稳定部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刚好宣誓向他效忠的情报处长钱运周，交给他一封李弥从台湾带给李国辉的密信。柳元麟看过后，心情很轻快，觉得是跟李国辉摊牌的时候了，所以在一次指挥部会议结束后，单独把李国辉留下来谈话。

其实柳元麟很讨厌李国辉。年龄资历、从军年限都跟柳元麟相差无几的李国辉生性耿直，关爱部下，对那些靠手段而不是战功爬上去的军官不大看得惯，因此在长官眼里是根刺，就是李弥也从不重用他，运气和仕途要比柳元麟差远了。好在李国辉有本事会打仗，所以在战争年代，那些不喜欢他的长官也没法把他从军队里赶出去。

柳元麟开门见山问李国辉：“请问李师长打算何去何从？”

李国辉对面前这个人也是讨厌至极，就像对方讨厌自己一样。他铁青着脸回答：“我想去台湾，反正仗也打完了，正好回家养老婆孩子。”

柳元麟笑笑，递过那封李弥的密信，意味深长地说：“李师长是党国的人才，前途一片光明，怎能早早就说退休呢？”

李国辉看完信，表情僵住了。好大一会儿，他喃喃地说：“李长官错了，他不知道李某无意介入权力纷争。我想问一句，这封信怎么会落到柳长官手里？”

柳元麟的眼睛里射出一道凶光，恶毒地回答道：“既然李师长想知道，我就实话告诉你吧，这是你从前的老部下钱处长奉命交给我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做得很好，我很欣赏他。李师长，‘识时务者为俊杰’，李弥冒犯了最高统帅，不会有好结果的，我建议你不要再死心塌地跟着他走。”

李国辉霎时明白自己遭到出卖。他抬起头来，眼睛里有一团火焰在燃烧。他问：“请问柳长官，那我到底该跟谁走呢？”

“只要你向我宣誓效忠，服从我的命令，我会向台湾保举你做中将军长。”在李国辉眼前，柳元麟那张浙江人特有的窄马刀脸上堆起一坨奸笑，向他摊牌。

李国辉突然感到一阵悲哀，仿佛跌入致命的土洞中。想当初，他和谭忠两人支撑败局，千辛万苦，多少人流血牺牲，金三角才有今天这个局面。谭忠早在一年前成为被排除的异己，退役回台湾，听说在台北街头摆小摊。现在不幸轮到他了，也许今后的下场连谭忠还不如，这也是各人的命吧。

他不想为自己看不起的上司卖命，意志坚定地说：“不必长官费心，我已经决定回台湾去，做个小小老百姓，靠自己的力气吃饭。李某一介武夫，不堪长官栽培。”说完双腿一并，敬个军礼就出去了。剩下一个柳元麟，把半句话噎在了喉咙里。

张苏泉是李国辉的爱将，他受到青睐的原因除了会打仗外，还因为他们都是河南老乡。李国辉劝说部下留在金三角，继续反攻大陆。

张苏泉问道：“既然您知道回去没什么好结局，闹不好还要跟李主席一道受连累，为什么还要返台？”

李国辉长叹了一口气，道：“生为国人，死为国民鬼；不成功，则成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是‘国防部’点了名的人，跟你们不一样。”

张苏泉道：“我们都跟您回台湾，哪怕卖豆腐也图个轻松自在！何苦留在这里，受那些人的鸟气！”

李国辉斥责说：“胡说！我当了几十年兵，混到现在，已没有什么前途，落得回家种地清闲，你跟我

去做什么？你们年纪轻轻，到台湾更没有出路，不如留在金三角。这是党国最后的一块根据地，反攻大陆的桥头堡，要是陷于他人之手，我就是到了地下也死不瞑目啊……乱世出英雄，你们前途无量，千万别跟我一样没出息！”

李国辉，这位“金三角之父”，就像一个即将驾鹤西游的老人，把他的未竟事业寄托在儿女身上。他苦口婆心的说服工作终于起了作用，他的旧部包括张苏泉在内的大多数下级都顺从老长官的意志，在这片异域土地上牢牢扎下根来，成为主宰未来金三角命运的一支骨干力量。

李国辉骑马一路狂奔，来到钱运周的情报处。一脚把门踹开，闯了进来。

钱运周见老长官脸黑得像深夜，唯有两只眼睛闪耀着火花，情知不妙，懦懦地道：“长官，小钱对不起您，要打要杀都随您。但是您听我说句话，小钱为您好，您还是留下来吧，回台湾哪里有您和我的容身之地呢？”

李国辉把马鞭在桌子上狠狠地顿了一下，像欣赏外来物种似的打量这个从前兄弟一般的部下，讥讽道：“钱大处长，恭喜您攀上高枝。您应该留下来，柳长官需要您这样的人才向他效忠。将来您前途无量，我算什么？留下来，只会被人出卖。保不住脑袋丢了，还不知道怎么丢的呢！”

钱运周挺直身体大声说：“长官，请不要误会，我是真心为您好。您再想想，请不要意气用事。”

李国辉大怒，一马鞭抽到钱运周脸上。钱运周脸上顿时鲜血飞溅，屈辱和难过使他的眼泪也像喷泉一样汹涌而出。他依然身体笔直，任凭鲜血汨汨地淌在军衣上，仍然大声回答：“是！小钱不是人，干出对不起长官的事，愿意受到长官的惩罚！……但小钱还是要说，长官请不要走，留下来重振旗鼓！台湾不是长官的地方，长官的队伍在金三角！”

李国辉紧攥马鞭的手松了下来，他背过身去，眼睛里有两点泪光在闪烁，他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以后永远不想再见到你，这是最后一次……你转告柳元麟，这片土地上埋葬有成千上万汉人官兵的尸骨，我们每个人都为它流过血，请他带好这支队伍。就说我李国辉拜托了，将来到了上帝那里我也会感谢他。”

说完后，李国辉骑上马，头也不回，飞奔远去，与他魂牵梦萦的热土，热土之下的长眠者，还有自己生命中最后一段辉煌的岁月告别。熟悉的山风扑面而来，拂乱了他一头灰发。马蹄得得，扬起一缕青烟，渐渐消失在那段历史结尾的深处。在他身后，钱运周直直地挺立着，脸上血泪纵横，右手并拢，向老长官致以最后的军礼，直至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消失在金三角茫茫旷野之中。

几个月后，退役军官李国辉率领家小来到台北县一处荒凉滩地。他们盖起房屋，开垦田地，过起了以养鸡为生的宁静的农家生活。1980年李国辉逝世，享年70岁。

【第一次撤军】

大撤军的消息，对金三角所有浴血奋战，刚刚看到希望的国民党残兵无疑是当头一棒。队伍日益壮大，根据地刚刚巩固，“反攻复国”刚刚开始，事业就这么夭折了！官兵们以前吃喝拉撒抽赌嫖都有李主席照顾着，做对了吃香饽饽，做错了吃耳刮子，但不管怎么说，活着的事不大用自己费心，反正天塌下来有李主席顶着，关我鸟事？可现在，李主席在台湾被软禁了，部队要撤走了，他们要重新选择自己的命运，还真是凄凉，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一时军心大乱，少数军官不愿去台湾，带上细软卷了士兵军饷，跑到东南亚某个国家去当华侨了，还有成批的金三角汉人（华侨）当了逃兵。

当时，残军中分为留守派和主撤派，两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刀兵相见。主撤派以金三角开山鼻祖李国辉为首，成员都是残军的骨干将士、反共抗俄大学的青年学生和大批伤残人员；留守派以云南籍军官、地方武装为主，他们团结起来抵制撤台，这些掌握军权的云南籍军官有：段希文、雷雨田、李文焕、吕维英、李崇文、甫景云、杨少甲、马国俊、钱运周等。很多在当地娶了几房太太的军官和一些沾染上吸食鸦片的人，也不愿撤台。经过反复、艰苦的工作，撤台终于正式实施。

1953年11月18日，大撤军在霏霏细雨中拉开序幕。经过特许到泰国边境采访的记者惊讶地看到，一队又一队装备整齐的国民党官兵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金三角小镇大其力。一支支军队整装开过，一双双皮靴踏在地上，掀起漫漫尘沙。骡马、卡车、加农炮出现了，步兵、炮兵、工兵走过来，装甲车轰隆隆开过去。钢铁洪流川流不息，宁静的小镇整日喧闹不已。军队继续开进，他们越过泰缅边境，开往泰国北部重镇清莱机场，将从那里搭乘美国飞机返回台湾。

法新社记者写道：“这是一支经历过严酷考验的军队，你从士兵被亚热带太阳灼黑的脸上，从他们眼睛里闪烁着同枪管一样逼人的寒光里，还有他们沉默的脚步踏起的漫天尘土，都告诉亚洲乃至世界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能够征服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

《华盛顿邮报》记者写道：“他们肯定是一支可怕的军队，目光凶狠，意志坚强，不怕吃苦……三十多岁的老兵占一多半，其中许多人打过二次大战。这样的军队在战场上无疑有很多经验。记者采访一个姓鲁的上士班长，他是中国山东人，扛着一挺美国机枪。他夸耀说美国武器很好使，比起抗战时候打日本人，武器不知道好多少倍。但是他又表示不想打仗，如果可能，回到台湾就退役。鲁上士的理想是有间属于自己的饭馆。”

另一位泰晤士报记者则以同情的笔调这样报道：“……军队后面居然跟随着长长的妇女和孩子的行进队伍，就像汽车后面挂着一列松散的拖车。她们无疑都是军人家属，跟随军队转战。我采访一位姓黄的女士，她有六个孩子，分别是九岁（女）、八岁（女）、七岁（女）、五岁（女）、四岁（女）和一岁（男）。她一手抱着最小的男孩，另一只手拎着一口大皮箱子。其余孩子互相牵着手，大的领导小的在地上走路，看上去像一群可怜的小羊羔。我问黄女士，孩子父亲为什么不来帮帮她？黄女士喘着气说，军队要打仗，一切都靠自己料理。问她孩子父亲在军队里是什么军阶？黄女士停止喘气，她自豪地回答是连长。连长是下级军官，月薪还不到一美金。据说这样的家属有数千人之多，当然都是军官家属，可见战争不仅对男人，而且对女人和孩子同样残酷。”

1952年，“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改番号为“滇缅边区游击队”；1953年春，“滇缅边区游击队”又整编为3、5、7、9四个军，其中第3军军长为钱伯英，第5军军长段希文，第7军军长彭城，第9军长李国辉。负责此次撤军的柳元麟同时接到蒋介石的密令：1.第7军、第9军全部撤台，第5军只撤老弱，精干全部留下；2.通过各种渠道向剩下的第3军、第5军派遣一批军官，加强其指挥力量；3.秘密修建机场，定期为剩下的部队空投或者运送武器和物资补给。

国民党军残部从缅甸的撤军行动分三个阶段进行，历时四个多月，至次年三月结束。据台湾方面统计，此次撤军先后有6572人撤到台湾，其中官兵5699人、家属873人。撤回台湾的该部残军除少数强壮年轻的编入台湾军队特种部队外，大部被安置在花莲。

据说金三角老兵撤台后境遇都不好，当时台湾经济尚未发展，他们这些游击队当然不可能继续留在军中，于是复员做老百姓。蒋介石把台湾偏僻山区和海滩划出来，把老兵迁到那里集体种地，相当于办军垦农场。老兵都很有怨愤和失落感：与其在卵子大的台湾开荒，不如回老家种地，都是做农民，值得离乡背井吗？

这种贫困、压抑和苦闷的状态持续到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老兵才纷纷扔下锄头弃农经商，有人发了财，混出模样，这才有了后来回大陆探亲风光无限的那些场面和故事。

留在缅北的是不愿意去台湾的云南籍官兵，后历经战争洗礼，成为金三角的主要居民。很多官兵是被李弥、李国辉动员留下的。据说两位长官自知回台湾没有好下场，临别有令，让部下坚持反攻大陆。这些老兵就忠实地执行长官命令，把自己的生命埋葬在异国荒凉的泥土里。第十三纵队少将司令李崇文因对台湾内部争斗和前途悲观失望，选择解甲隐居的道路，隐居在金三角泰国曼塘一座小山村。

撤军完毕，台湾“国防部”对外宣布：台湾已经从金三角撤出四个军部七个纵队番号的军队，共计一

万零五百余人，另有家属两千余人。国民党军队已经完全撤离东南亚，金三角没有国民党一兵一卒。

主力撤走后，残军余部人心涣散，聚合无常，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分合合，逐渐形成四股主要力量：第一股以前国民党九十三师二七七团团团长吕维英为首，人数一千三百人左右，以九十三师人员为主。第二股以前国民党李弥部第八军一七〇师团长、“云南反共救国军”保一师师长甫景云为首，人数大约一千余人，人员以“保一师”为主；骨干成员都是原李弥第八军的人，第八军在云南被打散后，有一部分逃出边境也投入到残军中来。第三股以前国民党云南省“云宁守备指挥部”保安大队大队长、镇康县自卫队总队长李文焕为首，人数大约800人左右，人员多半是云南本地土豪恶霸、地痞。第四股以前国民党滇系第五十八军二六五师师长、武汉警备副司令段希文为首，人数大约两千人左右；人员以国民党在大陆时滇系第五十八军和在锦州战役被消灭的滇系第九十三军回乡军人组成。

1954年底，大陆在云南进行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这些改革触动了数千年来当地土司头人的基本利益，不少当地土司头人、恶霸土匪、国民党回乡军人纷纷逃出边境，投入到残军的队伍中来，残军队伍又得到发展壮大。蒋介石认为有机可乘，遂命令柳元麟对分散于各地的残军重新进行收拢整编，准备再次对云南进行武装窜犯。柳元麟到达缅北以后，于1955上半年将各路残军重新整编为第三、第五、第七三个军，统称为“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柳元麟任总指挥。

以吕维英的一股编为第三军，共一千三百余人。下辖张伟成、蒙宝业、吴运暖三个师。

1950年第八兵团二十六军残部五千余人，在最后一任军长彭佐熙带领下从中越边境河口逃出国境进入越南。九十三师第二七七团吕维英部在蒙自逃过解放军围歼，随彭佐熙逃往越南；吕维英在逃跑过程中又被彭佐熙任命为九十三师师长。进入越南后第二十六军残部被法国殖民军缴械，集中到南越的富国岛，后撤往台湾；吕维英本人则去了香港，后来被李弥招募到金三角。吕维英自抗战初期开始即在九十三师任团长之职，是国民党中央军校较早期的毕业生，对出自国民党军队嫡系的九十三师老人很有号召力。张伟成、蒙宝业、吴运暖三人均为原云南“九十三师在乡军人”（由于九十三师长期驻在滇缅边境地区，再加上长期没有作战行动，官兵日渐疲倦，大量士兵脱离部队，形成上千人的“九十三师在乡军人”群体。这些人借与九十三师的关系，收买民族上层，拥兵自重，在云南与缅甸交界的景洪、孟海、孟连地区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群体成员，都在九十三师当过基层军官；有一定的带兵和指挥作战的经验；吴运暖和蒙宝业二人甚至还都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的毕业生。

以甫景云部“保一师”一千余人编为第五军，下辖两个师。甫景云是李弥第八军一七〇师的团长，有在大陆时期指挥作战的经历，而且又有在萨尔温江大战时血战拉牛山和驰援李国辉的缅北作战经验，算是残军内比较有实战能力的一位，其部下有相当一部分是第八军云南籍回乡军人，都颇有实战经验。

以滇系军人、原国民党五十八军二六五师师长段希文为第七军军长，下辖四个师，共二千余人。从云南镇康县逃出来的土豪李文焕一部人马也在段希文第七军内。由于段希文是云南人，抗日战争中又长期在五十八军当师长，曾经与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一道代表国民政府在九江接受日军投降，是残军内各军长中官阶最高的人，而且战功卓著，所以段的部下对段希文十分忠诚。

云南省民主改革以后，又有大量国民党旧军人和地主恶霸无赖逃出边境进入残军中，这样逃缅国民党残军部队又得到了新的补充，其中不乏云南籍九十三师和第八军的人。这个新成立的由柳元麟指挥的“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共计四千五百余人。

对于柳元麟的整编，吕维英、段希文、李文焕等人却并不买账，他们吸取了李国辉放弃兵权的教训，拒不服从整编。首先跳出来不听号令的是第三军军长吕维英。吕维英仗着自己是九十三师的元老及过硬的后台，手下又有一千多号人，先是不接受柳元麟的整编，继而打起个“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一军的旗号来。

柳元麟奈何不了骄横跋扈的吕维英，便把状告到了台湾。在台湾的权力压服下，残军的第二次整编工

作历经两年，到1957年初总算得以完成。整编后的残军仍然叫做“云南人民反共自愿军”。主要成员有：

总指挥：柳元麟。

副总指挥：段希文、彭程。

参谋长：马俊国。

第一军军长：吕维英。自编三个师。

第二军军长：甫景云。自编两个师。

西区指挥所：主任段希文，自编两个师。

西区指挥所下辖第三军，军长李文焕，自编两个师。

另有三个独立师。

国民党残军主力撤走后，金三角汉人部队进入了一种半地下的状态。他们与台湾的关系已经变得很松散。留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由于派系之间的矛盾，再加上柳元麟的威信不够，于是内讧就愈演愈烈。金三角军阀割据的时代来到了。

其实，蒋“总统”任用柳元麟接管和整编残军，实属无奈之举。而且此时的残军绝非1950年刚刚从大陆逃出来的李国辉、谭忠那帮人可比。那时的李、谭二人在大陆一败再败，甫到缅北，惊魂未定，人地两疏，台湾又不接收他们，生存下来成了他们最大的愿望。李弥老长官带来了台湾的指令，残军高兴得像接钦差大臣和圣旨一样。而现在的残军，多半都是云南本地人，经过在缅北数年征战，不仅战斗力强，而且对缅北这块地方熟悉得就像自己的手指一样。柳元麟没有指挥作战的实际经验，更没有统领军队、驾驭部下的娴熟手法。对于这批老兵油子组成的残军部队，柳元麟想对他们指手画脚，一时还有相当大的难度。因此说，蒋“总统”有可能得到了一个人，却失去了一群人。因为可信的人，却未必可靠。

可恶又可怕的国民党残军终于撤走了！仰光政府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为了彻底把这些汉人赶走，摘除这颗金三角的毒瘤，缅甸国防部发动了一场进军金三角的军事行动和清除鸦片交易的禁烟运动，代号为“猎狗行动”。缅军的战略比较灵活：如果敌人没有撤完，就毫不留情消灭他们。万一敌人主力未撤，能打则打，打不赢就呼吁国际观察团下来视察，同国民党打外交仗。

“猎狗行动”的总司令后来成为缅甸当代史上一位不折不扣的大人物，这位矮个子将军拥有许多军队头衔，其中最重要最显赫的就是国防部长兼三军参谋长。将军亲自出马，说明政府对这场军事行动的高度重视。

缅军一路顺利，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连地势险要的战略要地拉牛山口，也未费一枪一弹即告占领，“猎狗行动”捷报频传。空中侦察机也未发现敌人，前国民党残军总部孟萨已成一座空城。总司令备受鼓舞，下令部队沿着两年前李弥走过的土路谨慎开进城来。他确信敌人已经撤退，而缅甸政府军很快就要收复国土，赢得这场驱逐侵略者的伟大胜利。

缅军营长貌貌丁少校是一个青年军官，他带领一连士兵包围了孟萨大土司官寨，缴了土司兵的械。刀土司像哈巴狗一样对少校点头哈腰，像奴才一样堆出满脸谄笑。他把军官大人迎进屋子，恭敬地递上大烟。看到昔日金三角的统治者、掸邦的王公贵族，竟向自己这样一个小小的少校营长低下高贵的头颅，貌貌丁感到无比快活；而对方却恨不得立刻把这个傲慢无礼的缅族人撕碎。

历来掸族人对缅兵就很仇视。在缅甸，人口占全国四分之三的缅族居住在缅甸平原，交通发达，社会文明，政府和军队基本上为缅族控制。掸族则居住在经济落后的金三角掸邦高原，被视为茹毛饮血的野蛮人。缅兵对待掸族采取高压政策，说你通匪就通匪，说杀人就杀人，只要反抗就架起机枪扫射。于是每次打仗都有掸族寨子被焚烧，东西被抢光，女人遭强奸。历史上掸族一同缅兵打仗，土司就联合作战，因为共同利益把他们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但自从国民党汉人统治金三角以后，联合一部分，打击一部分，使土司利益发生分化；有的大红大紫，有的急剧衰落，像那个倒霉的孟畔土司，连性命都不明不白地丢掉了。

如今缅兵开来清剿国民党残兵，谁也不愿意出头与政府军作对，正好轮到缅兵来一个个收拾他们。

貌貌丁少校竟然对刀土司家的情况非常熟悉，他给土司拟定了三条罪状：第一，政府发布禁烟令，刀土司还躲在家里吸大烟；第二，有人告发他私藏大烟，数量xx甩；第三，招汉人军官做女婿，勾结汉人军队。

“哈哈，你的好女婿呢？这个下贱坯子！为什么不投靠我们呢？老子正缺个勤务兵呢。哈哈……”望着土司大老爷哆哆嗦嗦的熊包样，貌貌丁放肆地大笑起来，捎带着挤出一个响屁。身边的人，包括他的手下，都表情怪怪地看着他，脸上一副因为强行克制而极为痛苦的样子。

“说，你的军官女婿藏哪去了？今天不把他交出来，就别怪我不客气！”貌貌丁突然厉声喝道。

土司大喊冤枉：“大人明察秋毫，我怎么敢把汉人藏在家里？这个贱种勾引我女儿并私订终身，这本是掸邦习俗，我做父亲的也不能管束。听说大人您要来，立马就舍下我们，坐飞机跑台湾去了。”

“呸，老东西！是你主动巴结汉人攀的高枝，一开始人家还不愿意。你以为我好骗是吧？你以为我是一头蠢猪是吧？实话告诉你，我精得跟猴样儿！”貌貌丁盛气凌人地道。

“没……没……，我没这样认为。”土司战战兢兢地辩解道。

“实话告诉你，你家那点儿小猫腻，老子啥不知道？你知道老子是谁吗？”看到昔日的土司贵族用一双惊恐而困惑的眼睛看着自己，貌貌丁得意洋洋地道，“就不告诉你，让你这辈子都蒙在鼓里，哈哈……老子就是——”

“报告长官，我们找到了钱运周的老婆和儿子。”一群士兵押着刀瑞娜和她两岁的儿子钱大宇走了过来。

“老东西！一会儿再给你算账。”少校转身向刀瑞娜走来。刀瑞娜母子二人紧紧拥在一起，惊恐地看着缅军这位年轻的长官。刀瑞娜身体臃肿，就像一只大肚子蝥蛄，此时她正怀着钱运周的第二个孩子，也就是钱大宇的妹妹。被问到钱运周下落时，刀瑞娜挺着个大肚子，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已一年多没见到自己的男人了。

少校不怀好意地说：“那你的肚子是什么时候大起来的，啊？跟谁睡觉啦？你这头野母狗，敢来蒙骗我！”

军官脸色一变，变得狰狞可怕，眼睛里充满杀气。他盯住土司的眼睛说：“实话告诉你，要你死也死个明白，老子就是未来的孟萨大土司、你的管家刀约瑟的女婿，这次就是他举报的你。今天我是奉命行事，是总司令亲自下的命令。你们要么交出钱运周，要么自己下土洞去喂毒蛇，两条路只能选一条。”

刀土司立刻瘫在了地上，刀瑞娜大脑一片空白，几乎失去知觉。青年军官颇有成就感地把手一挥，一群缅兵上来把他们关进牢里。土司被抓走后，缅兵乘机把官寨洗劫一空，还把许多女人都轮奸了。

缅军兵分多路进攻金三角，从孟萨至景栋建起一道长达数百公里的军事封锁线，然后对山区实施拉网式的扫荡。

据曾帮助自己在联合国打官司的盟友美国人提供的准确情报，在南果河谷大雷山一带，有一小股汉人游击队，在一名团长的带领下，正在逃跑。总司令发下话来，消灭游击队重奖，俘虏国民党团长官升一级。旅长吞钦上校指挥队伍把敌人包围在一座绝壁阻挡、陡崖夹峙的傉傉山寨里。上校命令，打死一个汉人奖一千老盾，活捉汉人团长奖一万老盾，官升一级。

缅军动用大炮把山寨炸成一片废墟，激烈的交火从头天傍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最终还是乘夜逃走一些，那个汉人团长也不见踪影。上校很生气，命令就地扩大胜利，铲除罂粟，将那些私藏大烟的傉傉山民走私分子就地枪毙，再把尸体统统计算进了战果里。

南果河一战，吞钦上校成了英雄，他的事迹见了报，成为政府军英勇战斗和铲除毒品的完美榜样。但汉人游击队仍然躲在山上，与政府军玩起捉迷藏的战争游戏。

神仙打仗，百姓遭殃，损失最大的是那些金三角山民。这些世代居住在深山老林的老百姓，本来与世无争，交战双方却都将他们的家园当成战场，让他们为毫无道理的战争买单，就像动物们要为人类的错误买单一样。缅军对当地土司及山民进行了大清洗。政府军走后，土匪又趁火打劫，许多山寨彻底变成了废墟，一片死寂，从此灰飞烟灭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金三角历史上第一场禁烟运动也随之轰轰烈烈地展开。

金三角之祸，烟毒是万恶之源，所以治理金三角，禁烟为第一首要。总司令一想大好河山险些被鸦片断送，不禁怒火中烧，他命令将抓到的走私分子枪毙，杀一儆百，决不手软。又发布公告，坚决禁烟，禁止走私鸦片，禁种罂粟，建立社会新秩序，以表示政府军结束国民党统治的强大决心。于是军队每到一地，大张旗鼓铲除寨子里的罂粟苗，搜烟焚烟；对于坚决反抗的死硬分子，则采取强硬的手段，杀鸡给猴看。

总司令铲除烟毒的勃勃雄心和爱国行为，在鸦片产地金三角，却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阻力。首先是百姓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前政府军搜山，都是老百姓带路，被收买后充当政府军耳目，因而战果颇丰，常常会捉到一些掉队的汉人俘虏，消灭游击队和走私分子。而禁烟后那些侥幸抓到的老百姓，不是不愿带路，就是把他们带到山里绕圈子，让政府军白忙活；老百姓甚至还传递假情报，害得军队一次次扑空，甚至把他们带进敌人伏击圈，不明不白地挨打。从此政府军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聋子和瞎子。

土司头人更是消极抵抗，他们阳奉阴违，把政府军的行踪透露给汉人，充当敌人的耳目和间谍。只有美国人还在背后孜孜不倦地帮助他们，美国中央情报局主动将以前在金三角搜集的第一手情报提供给缅甸政府军，帮助政府军打击国民党残军。

其实，老百姓转变态度，是有原因和苦衷的。本来政府军同国民党汉人的战争是领土之争，是侵略与反侵略的主权之战，与老百姓无关。对他们而言，无论谁赢谁输，只要有棒子面卖就行，有罂粟种就行。至于其他事，“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各族山民雨季种粮食，旱季种罂粟，在金三角，山大坡陡交通不便，他们日子过得特别辛苦，种粮食是为了填饱肚子（生存），种罂粟是为了改善生活（发展）。而在金三角，致富门路没有别的，就是家家户户都种几亩罂粟，然后卖给走私商人。走私马帮把鸦片运出山外，然后替老百姓驮回柴米油盐酱醋茶和一些对未来的希望。所以政府军下令禁烟，就好比禁止猎人上山渔民下海，老百姓立刻断了生路，那这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金三角山民，又靠什么支撑起一年又一年漫长而无望的日子呢？

土司头人虽然不喜欢汉人，但也不喜欢政府军，他们有自己的利益。但是同政府军禁烟相比，汉人军队还能给他们活路，两相权衡择其利，所以他们宁愿选择外来的汉人军队。因为一旦没有罂粟，他们就断绝了收入来源，同老百姓一样，坐吃山空。

总司令为此大伤脑筋，他给仰光政府发电，报告在金三角禁毒的种种困难和决心。仰光回电，高度赞扬总司令的禁毒决心，并以内阁名义宣布，缅甸二千万人民和伟大、忠诚、信义的美国盟友将支持他的禁毒行动。

总司令备受鼓舞，于是下令严厉镇压各种破坏分子，坚决打击走私贩毒，决心不惜以铁血手段来肃清金三角的国民党残余，彻底铲除危害社会的鸦片毒源。

国民党撤台之后，金三角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曾经傲视东南亚的王者部队终于偃旗息鼓，像一条滔滔大江进入了断流期，露出丑陋的河床；或渗入地下，只剩下一些湿漉漉的影子。原先三万人的战斗队伍，撤往台湾约五千七百人（对外佯称万余人），这部分人都是李弥旧部和大陆老兵，为基本战斗骨干。更多既不愿撤台又不愿打仗的官兵，采取开小差和不辞而别的方式为自己另谋出路。到1953年底，留在金三角的汉人军队实际只剩下不足六千人。

柳元麟将总部悄悄转移到江口。面对缅甸政府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他采取的战略是以退为进，上山打游击战，不与缅政府军正面对抗。奉蒋介石之令，他们对外改变旗号为“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志愿”

两字自欺欺人地表示这支部队与台湾官方无涉。

缅甸政府军在与残军的几次战争中渐渐成熟起来，这次他们吸取前几次的失败教训，抓住战机痛打落水狗，大有不惜任何代价把汉人彻底清除的势头。他们势如破竹，现在已越过孟萨和南果河谷，直接威胁国民党残军的补给线——孟杯机场。台湾紧急指示：“码头决不能丢掉。”机场是残军的生命线，一旦被切断，他们就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幸好缅甸军打了几个胜仗就松懈下来，急着享受胜利果实。他们不再集中优势兵力作战，而是拉开大网到处清剿，开展禁烟运动。这就给了国民党残军喘息之机。在缅甸军的高压政策下，老百姓纷纷逃进深山躲避；土司山官遭到洗劫，为保护利益不受损害，纷纷派人来联络国民党残军。这样形势又发生逆转，部队分散就能被各个击破，失去民众支持的军队就如同失去耳目，注定会失败。

对国民党残军来说，现在的确是反攻的大好时机，但总指挥柳元麟心中却并没有把握。柳元麟是侍卫官出身，熟知官场奥秘，却少有机会亲临战场，因此面对眼前这种错综复杂的军事局势，他感到力不从心。以前打仗靠李国辉，现在只有依靠段希文。段希文是实战派，又是云南人的首领，重组后的国民党残军，云南帮占据绝对优势，军长都是云南人，队伍绝大部分是云南子弟兵，这就把总指挥柳元麟架空了。柳元麟深知此乃官场大忌，权重欺主，有机会必须拆散他们，培植自己的亲信党羽，但现在不是时候，大敌当前，生死存亡更重要。

“忍辱负重，苦撑待变”，这是蒋介石让他接管金三角残余部队时对他的亲训。柳元麟意志坚强，是一个不到绝境决不言输的军人。1962年他在台湾石牌家中对记者发表书面讲话时称：“……艰苦卓绝，备尝艰辛，英勇奋战，报效党国。大‘总统’有训：忍辱负重，苦撑待变。余卧薪尝胆十余年而不逮矣。”

前情报处长钱运周通知总指挥去开军事会议。大撤台后钱运周因投靠柳元麟被提升为总部副参谋长。老长官李国辉已经远去台湾，他更没有良心负担，从此死心塌地效忠柳长官。

在湄公河岸上，一排排新盖的铁皮房子拔地而起，在其中一幢隐蔽在丛林中的作战室里，国民党残军江口高级军事会议正在召开。

这次江口高级军事会议开得慷慨激昂和死气沉沉。总指挥柳元麟严词厉色，自我强调，自我肯定，唾沫在阳光下星星点点地闪烁着。会场上的高级军官们却悄无声息，似听非听；有人甚至还发出了轻微的鼾声，与总指挥的激情演讲构成哼哈二重奏。

总指挥严厉下达出击令，决定对缅甸军实施重点反攻，参谋部为此拟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并用密电上报台湾。军长们彼此看着，却全都不说话，个个装聋作哑。

其实，军长们之所以用沉默对抗长官，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把部队交给柳元麟指挥。他们深晓总指挥的为人，个个心如明镜，一旦交出部队，也许就永远不再拥有指挥权了。

柳元麟挤走李弥，也妄想像老同学一样成为金三角的至尊王者，反攻大陆的功臣。然而他又实在无法和李弥比肩：李弥身经百战，靠个人魅力征服部下，连李国辉都自甘前驱，而且李弥也是云南人，对主要由云南官兵构成的残军部队自有约束力，而柳元麟充其量也就是个“高级马弁”，其高贵的身份及浙江系的出身反而让这些来自前线基层的军官们鄙夷、反感和警惕。各位实力派军长并不买他的账，却暗中结成同盟，组成统一战线与他对抗。他们都是云南人，有共同利益，吸取了李国辉做驯服工具的教训，坚决维护自身利益，对长官软磨硬抗，实在逼急了就以拉走队伍相威胁，所以往往令残军总部很头疼。这就不大像中央军，而像军阀割据。事实上从中央军到地方军，再到武装集团和走私贩毒王国，从盛极一时到走向没落，这是强大的国民党小帝国在古老的金三角土地上被同化和消亡的漫长过程。总之，柳元麟时代的金三角已悄悄发生某种质变。

因部下均不吭声，只有总指挥一人像自恋狂、失心疯病人一样自说自话，最后总部的空气凝固了。这个场面多少有些令总指挥尴尬，这表明他的鼓动不成功，但是他又不能发火，把军长撤职或者枪毙，因为

总部实际控制的队伍连一团人还不到，任何一个军长如果要造反，都能轻而易举把总部消灭掉。这时段希文、李文焕犯了鸦片瘾，哈欠连连，鼻涕口水都淌出来。这个细节虽然于礼不恭，但却打破了会议的僵局。总指挥嘴角抽搐着笑了笑，宣布休会，明天再开。

第二天再开会，参谋部宣布放弃联合作战的计划，另拟一个统一指挥，分头作战的方案。这次军长们欣然接受了，因为分头作战相当于搞承包，各自负责，尤其不用担心长官部一不留神就把你的队伍给吃掉了。大敌当前，军长们不是没有责任感，也不是不懂得“唇亡齿寒”、“同舟共济”的道理，实在是柳长官诡计多端，他们不得不多个心眼，为自己留个退路。

为协调作战单位步调和统一行动，大家推举段希文作前敌指挥，负责交流情报，传递战况等等。这实际上已完全撇开总部，由承包方自己说了算。

会后柳元麟和颜悦色地和军长们握手，表示祝贺，预祝他们反击成功。只是后来一个卫士因不留神将柳长官的爱马遛伤了腿，长官终于大发雷霆，当场掏出枪来把他给枪毙了。

在段希文指挥下，残军对孟萨缅军驻地分三路实施袭击。

第一路由坤沙带领，直捣缅兵营部。此时的坤沙已不是新兵坤沙，更不是未来的大毒枭坤沙，他还是个年轻军官，战场生活把他锻炼得非常从容镇定。刀土司的心腹管家刀约瑟的女婿、营长貌貌丁少校正在跟军官敲竹牌。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当场击毙。

第二路由团长张苏泉带领直扑缅军兵营。缅兵处处效仿英军，驻营睡觉不带武器，武器被集中锁在柜子里，据说这样做是为了减轻武器对士兵心理的压力。英国殖民者在军事上对缅甸国防军可真是为害不浅，这种人道主义关怀恰恰给“卑鄙”的汉人偷袭者造成可乘之机。混乱中，武器柜的钥匙不知被谁卷走，或被踩在地上，绝大多数士兵没有拿到武器。因此战斗仅进行了十多分钟就自动停止，光着上身的缅兵向敌人举起白旗。

第三路由钱运周亲自带领去解救被关在石牢里的亲人。土司官寨只有十几个缅兵，枪一响就成了俘虏，所以基本上没遇到什么阻力。士兵们砸开牢门，放出了像垃圾一样挤在角落瑟瑟发抖的刀瑞娜母子和刀栋西土司。钱运周看见妻子瑞娜和儿子钱大宇，还有神情沮丧的土司岳父，心一酸差点落下眼泪来。死里逃生的孟萨大土司一回到官寨就神气起来，他发誓要将刀约瑟碎尸万段，然而虑事细心周到的大管家早已踪影全无，不知去向，临走还卷走了一部分只有主仆二人才知道的最心爱的物件。刀栋西咬牙切齿地搞反攻倒算，把那些作恶多端糟蹋妇女的缅兵俘虏扔进了土洞里活活困死，或喂了蛇蝎。

钱运周对岳父报私仇不感兴趣，妻子瑞娜不愿离开父亲，老土司也不愿离开他的世袭领地和官寨。女婿应他们要求，留下部分缴获的枪支弹药，顺便把一百多个缅兵俘虏也送给土司当家奴。

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老谋深算的段希文还有一个大手笔，他安排了第四路人马，那就是直奔景栋缅军总司令部驻地，刺杀缅军总司令。这个神秘的任务交给了从前谭忠的老部下、开创金三角的元老之一蒙宝业。蒙宝业率领十几个人的突击队像鳄鱼一样，悄悄潜入景栋城，在缅军总司令的必经之路，通往城西兵营的一座石头桥旁，埋伏下来。一天深夜，总司令在一家叫做“千纸鹤”的日本歌舞伎丁里同日本艺伎吹拉弹唱完，返回兵营。蒙宝业发动了袭击，集中火力把五辆车中的中间两辆炸毁，当场炸死一名军官和十多名士兵，而总司令却意外而又幸运地躲在第一辆装甲车里，安然无恙。这让蒙宝业顿足不已。

这四路人马都神不知鬼不觉地展开行动，缅军直到失败前都还蒙在鼓里。

据史料记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缅甸政府每年都要发动军事围剿，金三角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缅甸大兵成为当地一害，动不动就要抓人，还要搜查戒严，搞得人心惶惶。军官威风凛凛地坐在汽车上，车门上站着武装士兵，在街上横冲直撞，搅起漫天灰尘，胆小的老百姓避之唯恐不及。而国民党汉人始终将金三角当做根据地，没有退让半步，他们对金三角比政府军更熟悉，在广袤的丛林山谷里，如鱼得水。政府禁毒政策遭到当地人坚决反抗，走私贩毒愈演愈烈，政府军屡遭败绩，所以直到五十年代末，国民党汉人

军队依然控制着一半金三角地区。据缅情报部门称，汉人军队已经达到一万到一万五千人，他们打出“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的旗号，化名刘明的总司令就是从前的副总指挥柳元麟。这个情报令仰光政府忧心忡忡，汉人军队入侵的严重问题年年都要提上政府内阁的议事日程。

军事进攻不能奏效，敌人越打越多，缅甸政府只好又把精力转移到外交努力上。他们向国际社会哭诉国民党军队赖在金三角不走的事实，但这次却没有受到联合国应有的重视，一则缅甸的这点事情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更多新鲜的国际热点和新闻；二则国民党军队大批撤离时，有西方记者报道和联合国官员监督作证。台湾国民党政府也公开声明，说如果还有武装土匪活动，那将是缅甸内政，与台湾无关。

这时，一些老牌帝国主义也站出来奚落说，你们闹独立，自己内政搞不好，可见得你们缅甸人没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国家，还不如让我们统治。当初我们统治你们国家两百年，不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人侵事件吗？

外交哭诉也不能奏效。求菩萨、告奶奶都没有用，求人最终不如求己，缅甸政府决定化悲痛为力量，发动了几次代号为“猎狗行动”、“贝英豪战役”、“昂山行动”的大规模攻势，几乎倾其国家所有，试图彻底赶走盘踞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剷去这颗威胁国家和民族安全的毒瘤。令人遗憾的是，金三角地形复杂险要，易守难攻，缅甸政府国力财力十分有限，加之国内政局动荡，执政的自由同盟分裂，吴努政府岌岌可危，经济急剧滑坡，危机四伏，民族矛盾一触即发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和干扰了军事战略的实施。所以军事进攻基本上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相反敌人却从山里打到平地，从东掸邦打到西掸邦，甚至打出了金三角；到1960年，国民党残军已经恢复占领除景栋等重镇外的金三角大部地区，大有把缅甸政府军赶出萨尔温江流域的趋势。

缅甸政府对这支汉人入侵队伍，近乎绝望了：打打不过，冤无处伸，哭又没人理。痛定思痛，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在一次偶然的摩擦事件中，仰光政府竟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法宝，戳到了国民党残军的死穴。

金三角的国民党帝国在缅甸政府军围剿下，日益强盛。外敌当前，为了生存，大家委曲求全，紧紧团结在一起。在浮华繁荣的肥皂泡里，柳元麟似乎找到了当年李弥叱咤风云的感觉，只是他绝不敢提所谓“缅甸王”一类敏感字眼，因为台湾尤其还有手下可恶的云南帮，都用雪亮的眼睛盯着他，让他如芒刺在背。现在，外战已熄，到该收拾他们的时候了。

军事家看不懂政治，政治家却喜欢把战场搞得像官场。很多情况下，战场靠简单获取战果，官场则靠复杂捞取利益。柳元麟是官场中的人物，要想升官发财，首先须把金三角这池水搅浑。

柳元麟自恃自己的背景，不屑团结周遭的李弥旧部，尤其排挤以云南人为主的非嫡系部队。尤其在柳元麟上台后，对人员的调动尤其频繁。这使得原本对这个“空降司令”就不满的李弥的老部下们更加反感。

其实，由柳元麟接替残军老长官李弥，继续领导金三角的队伍，一开始，就大大出乎各级军官的预料。大撤台后，金三角只剩下不足六千人的国民党残部。由于美国援助没有了，台湾的支持也很有限，军队经费只能自筹，主要从金三角唯一特产——毒品中来。这时的残军就不像李国辉、李弥时代那样服从命令了，残军的职能也在悄悄发生改变，生存成了第一要义。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在利益面前，各人都有各人的打算。柳元麟与手下这些将领又无渊源，自身心胸狭窄，没有什么本事，却要大权独揽，因此引起了残军将领们的强烈不满。

对于柳元麟，大家除了喜欢他从“总统”那里时不时带来点儿补助资金外，剩下的就只有讨厌了。通过多年血战，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其他什么都靠不住，李弥老长官靠不住，美国佬靠不住，台湾的蒋“总统”也靠不住，只有手中的枪杆子是最可靠的。要等草儿青青，马儿早已饿死。在缅北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又是泰国、缅甸、老挝、中国四国的交界之地，林间道路四通八达，马帮商队来往穿梭，罂粟种植漫山遍野，更加上此地民风未开，百姓纯朴，只要有枪，只要有队伍，就会拥有一切。

留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由于派系之间的矛盾，再加上柳元麟的威信不够，特别是部队失去了共同的政治诉求，于是内江就愈演愈烈。金三角军阀割据的时代来到了。

重组后的国民党残军，官兵绝大部分是云南人。他们之所以不愿撤台，是因为他们的故乡都在毗邻金三角的国境对面，他们离故乡很近，离台湾却很远，这种距离感基本上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方向。另一个原因是，他们都掌握军队，都是有枪杆子的实权派，到了台湾，枪杆子还属于你吗？你还有实权吗？对于这个问题，人人都感到凶多吉少。而且谭忠、李国辉、李弥的历史教训就在眼前：要是当年不交出部队，会落到今天如此凄惨的下场吗？

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李文焕是个传奇人物，他是云南滇西永德人氏，毗邻金三角边境，父亲为当地富豪。李文焕二十岁就拿起枪杆子，自封团长，往来于金三角做鸦片走私生意。到1950年，他已经拥有一支一千多人的队伍，八九百条枪，被国民党封为县长兼自卫总队长。李弥为扩充势力，将他拉入麾下，任命为少将纵队司令兼“反共抗俄军事大学”军官大队长。

李文焕既非职业军人出身，也没有上过一天军校，相当于自学成材。而国民党军官基本上都是军校出身，军校相当于品牌，也是身价，就像今天名牌大学毕业生。连一天杂牌军校都没有进过的李文焕自然备受正规军的鄙夷和轻视，因他一辈子酷爱两支枪——步枪和烟枪，被军官们在背后起了个绰号叫“烟枪司令”。然而，在黄埔军官眼里的这位来路不明的冒牌货土匪司令，却是极有胆略和见识的，他的军校是战场。

当国民党第十三纵队司令李崇文将军宣布不去台湾，也不留在金三角，而是选择解甲归田，到泰国隐居时，人人都很吃惊，并竭力挽留。李崇文悲观地说：“我那个纵队，名义上是主力师，现在缩水缩得还剩一百多人，都跑光了。美国人不管我们了，李主席被软禁，台湾竟派柳元麟来主政，真不知道上边是怎么考虑的？以我平时观察，此公专横自负，气量狭小，难以共事。他是浙江人，浙江人最擅长拉帮结伙，搞派系斗争，日后必容不得我们云南人。这样下去没有出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请各位好自为之吧。”

然而土匪出身的李文焕却不悲观，他大声表态说：“打死我也不会去台湾的！那个卵子大的地方，都挤在那里搞哪样？大官们吃肉，小老百姓能跟着喝口汤就不错了。……妈的！他柳元麟要是住不住我，大不了重新上山当土匪，谁怕谁！”同黄埔出身的将领相比，他没有军人的教条和迂腐，没有太多的患得患失，来去自由一身，因而显得更独立，更有主见。

李文焕力主独立，赢得段希文等人赞同。卫兵给他们倒上酒，李文焕举碗慷慨陈词道：“各位，我是个一张嘴就能看到心的人，虽然没进过军校，是个粗人，但是我有句心里话还是要说，说出来也不怕哪个鸟人向台湾告我谋反。今后金三角应该是我们云南人的天下，不是那个浙江鸟人的！对面就是我们的家乡，金三角跟咱们云南人算半个老乡，凭什么让一个浙江人来当家？！……你们要是同意，我们就结成联盟。干了这碗酒，今后大家永远是兄弟。对那什么台湾卵子、浙江鸟人，一律不买账！”

“对，我们不做什么台湾人、浙江人的傀儡。喝了这碗同心酒，大家就握紧枪杆子，齐心协力站稳我们云南人的地盘！”段希文道。

于是大家都端起酒碗来干了这碗同心酒，用这种古老方式结成了云南联盟。

在云南籍将领中，数段希文、李文焕、吕维英、甫景云四人势力最大，占全部国民党残部的一半人马，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就是金三角半壁江山，柳元麟就变成了个空头司令。

五十年代的一天，金三角国民党残军矛盾终于激化，第一军军长吕维英与总指挥柳元麟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吕军长居然全副武装闯进总部，指着长官的鼻子破口大骂。吕军长的云南话语调粗野，生猛有力，一连串的脏话从他嘴里飞出来，像泼脏水一样泼到柳长官的耳朵里。柳元麟是浙江人，说话吴依软语，尖声细嗓，声音好听，颇有情调，然而却像武装起来的蚊子，哼哼唧唧，不具有杀伤力。两位将军不约而同把

眼睛瞪得溜圆，鼻孔张大呼哧喘气，身上的毛甚至都竖起来。两人在自己的词库里都搜索最脏最狠的词汇，彼此过招。他们一个是刚捷迅猛、三五连招的螳螂拳，无论对方招架与否，都暴风骤雨一般击出；一个则是愤怒的孔雀，竖起羽毛，用美丽的翅膀扑击对方，时不时把屁股朝向对方，向对手展示最不雅的一面，以收获对方的愤怒。

在语言的暴力面前，柳长官显然处于劣势。为了弥补地域文化的不足，他掏出了上方宝剑——蒋“总统”钦赐的德国造勃朗宁佩枪，以至高无上的权力来压制对方。没想到部下竟不惧这一套，随行的卫士队立刻亮出十几支黑洞洞的冲锋枪，双方手下都枪口相向，火并一触即发。幸好钱运周扑上去抱住柳元麟，夺下他的手枪，然后以身体护住总指挥，摇摆双手示意吕军长冷静。他大声呵斥门外的卫士营长，命令他们把枪收回去，一场危机才得以化解。此役吕军长得胜，得意洋洋地离开了。望着吕维英远去的背影，柳元麟气急败坏地把德国造勃朗宁佩枪狠狠摔在桌子上。

这次事件的导火索是一纸调令，背后原因则是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因美援早已停止，军队全靠就地筹措军费。各部队占山为王，谁的实力大，枪多人多，谁的势力范围就大。谁先抢占富庶防区，比如三岛、孟由、孟板、果敢，那里寨子多，鸦片种植也多，谁的税收保护费就多，经费就充足。经费充足就能买枪买装备，就财大气粗招兵买马，不用看上级脸色行事，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军长们都圈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只有总部被扔在荒凉贫瘠的江口，能调动的人员不过千人，靠台湾拨给一点经费勉强度日。

吕维英第一军前身为原国民党第93师，长期驻防滇缅边境，在金三角很有势力。手下一千多号人，多半是在一起混了多年的铁杆弟兄，兵强马壮。大家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屁放得震天响，何其快乐也！他柳元麟一个给人家当高级马弁的主，一生毫无战功可言，何德何能来指挥这些丛林作战的惯战之兵呢？

然而柳元麟却指示钱运周暗中收买该军一个师长，许诺将来把该师扩编成军，由他当军长。然后柳长官就越过吕军长直接调动该师，名义上直属总部，实际上就是拉走队伍。谁知这道密令却被第二军军长甫景云截获。甫也是云南帮，关键时刻自然站在老乡一边，将密令转交吕军长，于是才有了这场几乎造成大流血的火并事件。

吕维英是情报系统出身，是吃毛人凤的奶长大的。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是继戴笠之后最令人生畏的特务头子。吕维英有毛人凤作后台，觉得没有必要买柳元麟的账。再加上几个军长已结成云南帮，铁板一块，共同对付总部，因此平时与柳元麟矛盾不断。柳元麟深知面临被架空的风险，架空就等于傀儡，而傀儡的下场迟早会被赶走，所以他必须设法打破军长们的云南联盟。

柳元麟一下子奈何不了骄横跋扈的吕维英，实在郁闷得很。但柳元麟终究还是柳元麟，与李弥的做派大为不同。李弥多半是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指挥作战的实战经验对部下实行拉拢，使部下对他心诚悦服。而柳元麟却不同，他有自己独到的法宝，那就是告状，让台湾用权力对部下进行压服，用金钱对部下实行分化。

柳元麟很快把告状信递到了台湾，要求台湾出面平息这种不团结的现象。台湾很快对柳元麟的请求做出了回应，并派出‘国防部’情报局游击行动处长罗果亲自来到缅北劝说吕维英。就在吕维英对于是否接受柳元麟的指挥犹豫不决之时，他在台湾的靠山毛人凤却在1956年12月11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毛人凤一死，就相当于给吕维英掐了奶。失去靠山的吕维英自知不是柳元麟的对手，只好答应归顺。

为保住自己的地位，钱运周主动与云南同盟划清了界限。因为钱运周明白，这位浙江人顶头上司很容易把对吕军长的仇恨迁怒于所有云南人，所以他必须小心翼翼。为了离间云南军长的关系，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聪明而勤快的钱运周不失时机地向柳长官出了一个主意。这就是“黄大龙北卡支队事件”由来。

黄大龙系李文焕第三军北卡支队长，其队伍在缅军扫荡时被打散，又被段希文聚拢来。李文焕多次索

要，段希文已装备该支队，态度模棱两可。为了云南帮大局，段希文最后打算让出去。

可这时，柳元麟从总部不失时机地送达命令，要段希文把整个北部防区全让给李文焕第三军管辖。段希文被激怒了，与雷雨田认定此乃柳元麟离间之计，不由大骂柳元麟卑鄙小人。“不知李文焕会怎样做，是否借机向北部防区渗透势力？”雷雨田担忧道。“李文焕兵力少，未必不趁此良机以总部名义扩张势力。”段希文道，“不要小看这个土匪司令，心里花花肠子一点儿也不少。”

果然不出段希文所料，李文焕部第十四师约两千人，对外番号金沙江纵队，在师长杨绍甲率领下闯入北部防区，包围了黄大龙北卡支队并对其进行强行改编。

段希文白净的面孔当时就被愤怒扭歪了，他痛心疾首地骂道：“杂种，果然来了！果然来了！”雷雨田明白，段希文痛心的不完全是李文焕的贪婪，因为贪婪野心人人都有，而是由于这个小人的愚蠢断送了整个云南联盟，致使对抗浙江人的统一战线出现无法修补的裂痕，这恰恰是所有有识之士的云南人不希望看到的局面。雷雨田忙问如何处理。段希文道：“他这点儿人马，我还不会放在眼里。你带人把他们围起来，给我狠揍这个孙子！”“可问题是，如果我们一旦火并，岂不正中了柳元麟的奸计？这样，云南联盟可就彻底破灭了！”雷雨田道。段希文长叹了一口气，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明白这个道理，可如今我已别无办法了。云南联盟是李文焕首先倡导的，也是他最先破坏的。我宁可两败俱伤，也不能被李文焕白白吃掉！”

双方终于大打出手，这也是金三角最大的一次国民党军火并事件。这一仗基本上没有悬念，段希文部是绝对优势，段希文出动两个师将入侵的李部团团包围，杨绍甲打不过，扔下一些尸体狼狈逃回原地。从此两军埋下怨恨的种子，摩擦不断。

队伍吃了败仗，李文焕满腔怒火，连夜骑马往江口总部向柳元麟告状，控告段希文抗命，不让接防。柳元麟亲自走出总部来迎接，见到怒气冲天、大叫大嚷的李文焕，心头一阵狂喜，云南联盟终于中计了！他装作忧心忡忡的样子，安慰李文焕道：“唉，总部本是好意，因三军弱一些，让李将军接防北区，以扩充实力。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局，自己人打起自己人来了！三军死了这么多人，不知段希文部损失怎样？唉，不管谁受到损失，说白了都是我们整个国军的损失。我真不愿看到我们内部自相残杀啊。”说着，顿了顿，看了李文焕一眼，又继续说道，“国军内部出现这种为了自身利益不顾大局的混账，着实让人可恨！李将军消消气，我马上上报‘国防部’严惩段希文，推荐你做副总指挥，压过他！”

李文焕感激涕零地走了。钱运周发现柳元麟盯着李文焕的背影在冷笑。

不久，台湾“国防部”果然发布晋升李文焕为副总指挥的命令，但是只字不提斥责段希文或者撤销段职务，这说明台湾并不想激化金三角的内部矛盾，因为老蒋的目标是反攻大陆，一致对外。孩儿们闹点儿矛盾，打打屁股而已。但台湾的任命没有说明李文焕是否继续兼任军长职务。这恰恰是柳元麟有意制造的阴谋。发布命令的同时，柳元麟以边境有共军活动迹象和缅兵调动为由，命令抽调第三军所属第十二师到江口总部报到，担任警戒任务。依柳元麟想法，李文焕刚刚升了官，对于总部命令总不至于置之不理吧。当然如果第十二师奉命来到江口，这支队伍将来归宿何在就另当别论了。既离间了云南联盟，同时架空李文焕，把他变成光杆儿司令，这正是他和钱运周商量的毒计。想到自己的阴谋即将得逞，柳元麟得意非常。

然而命令却如石沉大海，既不见李文焕来总部上任，第十二师也无一兵一卒前来报到。柳元麟气得七窍生烟，追问再三未果，派钱运周专程去一趟第三军，却带回一份李文焕的辞呈。李文焕在辞呈中称身体欠佳，坚请辞去副总指挥职务，并以防区吃紧为由，称第十二师不能奉调，云云。屎壳郎遇上个放屁的，空欢喜一场，柳元麟气得一下跌在椅子上，拍着桌子骂娘，骂李文焕祖宗八代。但也就是骂骂而已，于事无补，李文焕听不见，你也动不了他一根毫毛。金三角到底不似从前，总指挥说话不算数，你一威胁撤谁的职，他马上就把队伍拉走。此队伍早已不是彼队伍，下面各军既不是台湾中央军，也不是委员长的黄埔系，而是军长们的个人财产，就像黄金美元大烟一样。所以如今这些军长个个都占山为王，队伍就是他们

的命根子，要是把队伍弄没了，官再大有什么用呢？

看来是柳元麟低估了李文焕的智商。这位看似鲁钝的土匪头子实则心明如镜，自己和段希文之争，不过是争夺地盘，就像野兽间为了生存争食物；而姓柳的却像阴险的鳄鱼一样，想把自己一口吃掉！如果没有了队伍，丢了枪杆子，恐怕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了，当个鸟副总指挥还有啥价值？两相权衡，他觉得鳄鱼的眼泪还是不如老乡的眼泪亲切，以后还得依靠实力强大的段希文。

柳元麟毕竟胸有城府，深谙“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政治策略，李文焕不是他的主要敌人，他的威胁来自段希文。因此他在绷紧脸色思考一阵以后渐渐恢复平静，重新下达一道宽宏大量的命令：“李文焕继续兼任第三军军长，第十二师调防命令撤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也就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之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巨变。美国舰队入侵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台湾予以还击……

台湾针对大陆出现的新问题，决定对大陆同时进行“军事袭击”和“政治反攻”双管齐下的策略。台湾责令残军在云南边境收集情报，派遣特务，开展“攻心战”，相机组织暴动，争取打进云南，占领昆明等等。并要求残军配合中央军行动，准备从大陆的东南和西南同时向大陆发动反攻。残军又被当做政治斗争的王牌受到重视，柳元麟的好运来临了。

没有机徽标志的飞机又经常降落在孟杯机场，向国民党残军空运战斗骨干及作战物资。台湾的增援无疑大大增强了柳元麟的力量，改变了他在与云南联盟对抗中的弱势。他以台湾空运来的军官为骨干，招兵买马，扩建了两个直属师，配以新式装备，这便是他的嫡系，也是说话的本钱。有了本钱，他隐忍不发，专等时机到来扑向猎物。

台湾“国防部”一再电令柳元麟配合台湾向大陆境内实施袭扰作战。柳元麟很清楚他名义上的几万人马决不会有什么作为，也不相信台湾反共大业会成气候，真正令他高兴的是，台湾越是起劲叫嚷就会给他更多经费，空运更多的武器和物资。

现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时机一到，到他展示拳脚的时候了。他马上口授一份电令，以第一军向大陆边境开拔，第二军担任支援，段希文的“西区指挥所”及下属第三军听候命令。反攻计划很快被台湾“国防部”批准。吕维英接到命令，明知被穿了小鞋，可是军令如山，毛人凤一死，中情局立即被小蒋全面接管，没有靠山谁也说不起话，腰杆先软了许多，只好硬着头皮执行总部的命令。

果然在柳元麟意料之中，第一军在边境袭扰一个多月，根本没打什么仗，躲得离国境远远的，偶尔派小队过去放放枪，扔几颗手榴弹，一遇风吹草动就逃之夭夭，还被解放军逮住机会歼灭一个大队。据大陆解密的档案显示：“残军此次窜犯活动仅东路第1师10余名匪徒突入云南境内，向板角乡政府工作组射击20余发，破坏电线杆数根。而中、西两路未敢突入，仅在边境滞留几天，至12月3日全部结束”。而台湾国民党“国防部”解密的档案则显示：“此次窜犯活动共进入到了云南边境地区孟润、叭红、阿勒、曼信、斑角、贺梅等村寨，抢劫孟润贸易组、学校，烧毁叭红、阿勒寨的房屋，抓走叭街水利工地的干部、民工42名。”但不论从大陆方面解密的档案来还是从台湾方面解密的档案来看，这次残军窜扰云南边境都是一次失败的行动，连一个县城也未占领，更不要说占领昆明了。比起李弥第一次反攻云南，无论在战果上或声势上都相差甚远。

窜犯大陆行动失败，台湾来电给予严厉申斥。柳元麟心中有数，如果换了从前，他将无可奈何，但现在局面变了，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正所谓，打死敌人除外患，打死自己人除内患。他向台湾报告吕维英指挥不力，建议撤销职务，由总部接管第一军。同时命令总部两个直属师立即向第一军驻地开拔，密令那个策反师长内部策应逮捕吕维英。

柳元麟在第一军驻地进行大规模清洗，逮捕和处决了一大批吕的亲信和嫡系，其中包括那个把枪口对准他的云南籍卫士长。他把在窜扰活动中稍有成绩的第一师张伟成部调归直属总部指挥，组成第四军，由

张伟成任军长，使吕维英失去了一只帮手。又调动部队突然包围了吕维英的指挥部，以窜扰云南失败系吕维英从中破坏为由，免去其第一军军长职务，调任总部副总指挥兼任没有一兵一卒的“元江指挥所”主任。其第一军军长职务由副军长兼第三师师长吴运暖接替，副师长曾宪武接任第三师师长之职。吕维英失去了台湾毛仁凤这个靠山，号召力大减，手下的三员大将也墙倒众人推，纷纷离吕维英而去。张伟成乖乖地投靠了柳元麟，算是傍上了大老板；吴运暖取代吕维英当上了第一军的军长，自然乐在其中；蒙宝业也没跟着吕维英走，在新任军长吴运暖手下当他的师长。

剪除吕维英之后，柳元麟又亲率部队，马不停蹄地将孟杯附近第二军军部包围，摆出大军压境的阵势。甫景云的第二军在此次窜扰云南作战中意图保存实力，行动迟缓，柳元麟向台湾告了他一状。台湾立即下令免去甫景云的第二军军长职务，由副军长吴祖伯替代。第二军人数最少，总共不过千余人，军长甫景云生性软弱，本意并非造反，只不过顾忌浙江人大权在握，与另外三个云南人结成联盟好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向另外两个云南籍军长求援未果的情况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甫景云阻止了部下与来犯者决一死战的激愤请求，亲自走出驻地，向柳元麟投降。柳元麟利索地将他就地免职，军官撤换。为杀一儆百，还亲自下令将不服从改编的军官，包括甫景云的亲信当众枪毙。第二军就像豆腐渣一样瓦解了。

政治家柳元麟看准时机重拳出击，以铁血手段铲除异己，捍卫并巩固了在金三角的权力统治。他将部队进行大规模扩充，扩充出第一、第二、第四三个军来，军、师长都由亲信担任。

第一军军长吴运暖。吴运暖1917年出生，海南乐东县人。国民党中央军校（黄埔）第十八期毕业。曾任九十三师上尉连长。抗战后与蒙宝业一同离开军队，在滇缅边境做生意，成为九十三师“在乡军人”的重要成员。后担任逃缅国民党残军第三师师长、第一军军长。1961年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缅甸政府军共同发动的“湄公河之春”战役中，因“作战不力”战后被撤职，后失踪。

第二军军长吴祖伯。吴祖伯生于1915年，湖南常宁县人。黄埔军校第九期步科毕业。1946年任国民党陈明仁部第71军87师259团副团长。71军在东北被歼灭以后，吴祖伯被俘，释放后回到湖南。1948年11月白崇禧于武汉重组第一兵团，任命陈明仁为第一兵团司令，辖71军，14军、100军。吴祖伯又投入陈部，被陈明仁以老部下的名义任命为兵团部警卫团团副，并随陈明仁迁长沙。1949年8月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吴祖伯率部叛逃，后随新任第一兵团司令官黄杰逃往广西，最后退到越南。1953年撤往台湾，1955年初随柳元麟来到缅甸，并于1958年接替甫景云任国民党逃缅残军第二军军长。1961年残军二次撤台时撤往台湾，后升至台湾国民党军中将军长。

第四军军长张伟成。张伟成系云南景洪人，抗战期间参加国民党远征军第26军九十三师，为九十三师留守处排长，因私盗军火离开部队，拉起了私人武装，为国民党“九十三师在乡军人”一员。1949年云南解放前夕盘踞在车里（今景洪）、大勐龙地区，拥有百余人枪，并加入地方武装集团“暹罗军事委员公署”。全国解放后，张伟成率部逃往缅甸。李国辉、谭忠等在小勐捧立足之后率部来投。

有了三个军垫底，现在，柳元麟终于可以挺直腰杆说话了，他的意志和力量已经足够覆盖广大辽阔的金三角土地；他才是新一代的金三角之王，铁腕人物柳元麟。和李弥一样，柳元麟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不过他的满腔热情主要发挥在政治上，或者说“治人”上。现在，下一个目标就是段希文和李文焕了。

段希文是最令他不安的危险人物，是他真正的对手。这只阴险而老谋深算的毒蜘蛛，稳坐军帐，拉起大网，布下许多迷魂阵，与他在金三角的权力抗衡。这是他的心腹大患，只要这个人存在一日，他就一日不得安宁。

柳元麟先从残军编制序列上做文章，以张伟成部组成第四军；以段希文自己的两个师另组第五军，让段希文任军长；让附在段部内部的云南镇康县土豪部队李文焕部第三军独立出来直属总部指挥。继而又越过段希文的军部，通知其各师团：“今后无须通过军部，可直接向总务部报领军费。”企图以这样的方法来分化架空段希文。可是，段希文绝非吕维英、甫景云之辈可比，他的父亲段克昌是蒋介石的爱将，抗战

时期曾任昆明行营兵站中将总监长，逃到台湾后又是现任“国大代表”。段希文本人也在第五十八军鲁道源部长期担任师长之职，1949年初又在白崇禧手下担任武汉警备副司令，抗战期间战功卓著，而且为人机警、带兵有方。部队骨干都是自己在滇军二六五师当师长时期统带多年的患难弟兄，更有云南乡亲这一层关系，对段希文的忠诚绝非吕、甫二人可比，绝非一纸通知所能涣散的。柳元麟的通知并没有得到段希文部下的任何反应。此计不成，柳元麟干脆下令停发段希文部所有经费。段希文不仅不理睬柳氏的整治，而且立即称病告假，同时擅自调回在中缅边境担任骚扰任务的第五军部队。

面对柳元麟咄咄逼人的气势，三、五两军在关键时刻捐弃前嫌，再次结成生死同盟。1958年11月24日，段希文通电金三角，宣布第五军从此脱离江口，成立云南人民反共游击队总部，直接听从台湾“国防部”指挥。第三军宣布支持五军独立，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枪口对外。柳元麟盛怒之下想用武力解决，可是手下三个军长都反对自相残杀，主要原因还是惧怕段希文，因为第五军兵力比他们三个军加在一起还多。柳元麟虽然胃口很大，无奈蛇终究吞不下大象，只好恨恨作罢，再寻时机。

事情闹到台湾，蒋介石各打五十大板，指示以安定团结为要。新任台湾中情局副局长任剑鹏上将秘密飞往金三角进行斡旋调解；李弥和段希文的父亲段克昌也从旁劝说。调解结果，段、李放弃独立宣言，名义上重归柳元麟指挥，但是各自防区不变，军队不调动，这就等于承认段、李事实上的独立，容忍他们作为金三角的派系存在。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后来的美斯乐时代。柳元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在残军序列和编制上又作了一番安抚人心的调整之后，柳元麟总算在残军中站住了脚。初步胜利鼓舞了段、李联盟，此后他们立场更加强硬，与柳元麟屡屡在经费、装备等问题上发生摩擦争吵，流血冲突也时有发生。有次段希文公然派部队抢占富饶收税区，扩展地盘；李文焕也把防区推进到柳元麟的鼻子底下。

此时，柳元麟又对滞留在缅甸的国民党残军部队进行了第三次整编，共编为五个军，总兵力已达万余人。其基本序列如下：

总指挥：柳元麟

副总指挥：彭程、段希文、吕维英、王少才、曾先元

参谋长：和荣先

政战部主任：曾先元(兼)

第1军军长：吴运暖

第2师师长：蒙宝业

第3师师长：曾宪武

第2军军长：吴祖伯

第7师师长：曾诚、环向春（前后任）

第8师师长：赵丞承

第3军军长：李文焕

第12师师长：景寿颀

第13师师长：鲁朝廷

第14师师长：刘绍汤

第4军军长：张伟成

第5师师长：李泰

第6师师长：黄奇运

第5军军长：段希文（兼）

第15师师长：马云庵

第16师师长：王卫天

第17师师长：朱鸿元
第18师师长：张鹏高
第19师师长：杨一波
第20师师长：杨文光
沧缅纵队司令：彭委濂
孟百了守备区：

第9师师长：梁震行
第10师师长：胡开业
第11师师长：李黎明
西盟军区司令：马俊国
第10纵队：苏文龙
南洋支队：岩坎
绍兴支队：赵呆

军区直属支队3个团，军区直属大队9个团
教导支队队长：夏超。下辖9个教导大队

这是金三角历史上一个危机四伏的割据时代，外部表面平静，内部争斗激烈。和李弥时代不同，柳元麟时代已经走下坡路，军人丧失了信仰，不是为国家、集团和政治，而是为自身利益而战，开始发生了质变。这种内部争斗一直持续到一场神秘战争的到来，才告结束。

【第二次撤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春节刚过，一道密电从台湾发往江口总部，电报寥寥数语却有如石破天惊：据悉，仰光政府与邻国……签署秘密协定，似有联合对金三角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之迹象，望密切监视局势发展，采取积极之有效对策……云云。

一时间，所有人都变了脸色，空气冻住了。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缅甸一直是友好邻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的数年中，中国总理周恩来曾9次访问缅甸，缅甸总理吴努、国防军总参谋长吴奈温也多次访问中国。中国和缅甸边境线长达2000多公里，由于历史上两国关系十分友好，中缅之间没有十分明确的疆界。

1960年6月27日至7月5日，根据中缅边界问题协定成立的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在缅甸首都仰光举行第一次会议，就中缅边界进行必要的勘察、竖立新界桩和修订、改立旧界桩等事宜，商讨具体细节，确定日程安排。

中缅双方在谈到勘界警卫问题时，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向缅方表示：云南解放之际，国民党残部千余人窜逃至缅甸，盘踞贵邦地区。他们不时骚扰中国边境，对缅甸居民为非作歹，还可能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破坏中缅联合勘界。为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必须对国民党残部给予必要的打击。

缅方代表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昂季、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准将听了姚仲明这番话，非常受感动。天降喜讯，他们迅速把消息传至仰光，结果在仰光政府无异引发了一场地震。人们议论纷纷，喜上眉梢。盘踞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让他们已焦头烂额，近乎绝望。为了清剿他们，仰光政府几乎倾其所有，使尽了浑身解数。一年一度的军事围剿，重金聘用国际兵团，到联合国哭诉，结果作用微乎其微，而国民党残军甚至还有越打越多的趋势，甚至政府有被推翻的危险。现在东南亚诸国都对这股国民党残军畏如狮虎，谁也不敢出头露面，生怕惹祸上身。而中国政府主动提出与他们联合清剿国民党残军，这无异于天掉馅饼，让他们又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下，国民党残军遇上克星了！

于是，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国边防部队与缅甸国防军在中缅边境金三角地区前后两次实施了联合清剿国民党残军的作战行动，史称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这是解放军历史上特殊的、鲜为人知的越境作战行动，作战目标和目的是清剿国民党残军，为中缅联合勘界扫除障碍。

1959年，蒋介石指示柳元麟，命他设法策应云南等地匪特暴乱，并许诺增加经费和补给供应，以巩固扩充其实力。柳元麟积极招兵买马并声称：“不仅缅敌找上门来要打，而且要打进云南，以击引暴，以暴致乱。”并亲自拟定了袭扰云南的“突击计划”。

按照柳元麟的计划，残军对云南边界的村、寨和边防哨所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经常集中上百人的匪徒对边界军民进行偷袭，杀人放火，袭击解放军电影放映队，制造骇人听闻的惨案。匪徒们干完坏事就逃出国境，解放军又不能越境追击，甚至连子弹都不能射到国外的领土上，因此在云南边境地区也就成了剿不灭的匪患。

缅北国民党残军的存在，严重威胁着大陆西南边境的安全与稳定。中缅两国都对国民党军残部的存在深恶痛绝。从1957年开始，缅甸边防军就几次明求或暗示，希望中国边防部队在缅军对盘踞在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攻击时，进入缅甸境内给予协助。但这跨国界的军事行动，地方部队是不能定夺的，只能等待双方最高决策层的决断。

1960年春，台湾当局将其特种作战部队400余人从台湾空运到了缅北，同时运来大批装备，使残军人数增加到了9400多人。为了更好地控制柳元麟部，蒋介石还从台湾派来一个“参谋团”，对残军进行改组，老弱残兵就地垦荒种植鸦片，有战斗力的约5000多人编成了5个军、15个师、6个纵队、6个独立团、3个独立支队和一个所谓“军区”。柳元麟也加紧了窜扰云南的准备，并培训了2000余名作战骨干。当时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便是破坏正在进行的勘定中缅边界的工作。

国民党800万军队在解放军面前都土崩瓦解了，云南边境的这点儿癣疥之疮又算得了什么？

1960年11月11日，解放军前方指挥所在西双版纳成立。

中央军委对参战部队的要求十分明确，强调将冲击强度压低，把20公里的出击纵深用红线标出，发给突击队。

在作战方案审议过程中，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参确定了将国民党残部设在孟瓦、阵马、孟育、踏板卖的据点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并拟定了重点捕获的敌6名军、师级军官的名单。

为传达中央军委就中缅联合作战的指示，11月初，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派总参作战部边防处处长成学俞前往昆明，与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一起，同缅军代表举行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警卫问题专门小组会议，并联合签署了勘界警卫问题协议。协议规定：为执行警卫作战任务，中方部队根据需要可进入缅甸境内20公里。清剿国民党残军的行动，双方应在同一时间进行，暂定于1960年11月22日左右。

协议签订后，昆明军区立即制定警卫作战方案，确定由云南军区副司令黎锡福、第13军军长崔建功分任正副指挥，以3个战群22个突击队，奔袭国民党残军的16个据点。虽说此次军事行动是针对国民党几千名残军作战，但毕竟是中国军队出境与邻国军队协同作战，而且是从未经历过的以突击队方式进行的山地丛林作战。为做到万无一失，中央军委与总参领导多次交换意见。

戒备森严的国民党江口总部，情报纷至沓来。在北方边境线上，敌人大军云集，可以肯定这些老对手的野战部队绝不是摆在那里做样子的。西线情报称，缅军兵力已经增加到三万人，三个步兵旅，九个机械化营，正沿东枝铁路渡江东进，准备大举进攻。

总指挥柳元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此刻，他正苦着脸研究一份重要情报。情报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边境划定一片“红线区”，严禁作战部队越线。

为什么要划出“红线区”？这是不是解放军施放的烟幕弹？一个以假乱真的花招？西线缅军并不足惧，就是数量再多些也一样扔到湄公河里去喂鱼，可怕的是来自北面的老对手。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攻

击江口总部和孟杯机场，与缅军形成战略合围之势，这样的话，金三角就再也不会再有他们的存身之地。他百思不得其解，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是摸不准老对手的脉，他们为什么要划出“红线区”来缚住自己手脚呢？这不是给对手留出很大的回旋空间吗？

柳元麟问副参谋长钱运周：“你看这份情报可靠吗？”钱运周谨慎回答：“不排除是个迷惑我们的阴谋，需要加以证实。”总指挥沉吟一会儿说：“假定这份情报可靠，我们该怎么办？”

钱运周揣摩长官对究竟怎样作战拿不定主意。他回答说：“假定情报可靠，我建议利用这个红线区，集中力量重创缅军，消灭其有生力量，让仰光政府今后不敢轻举妄动。如果红线区是阴谋，我们应该放弃金三角，全面撤退到老挝去，不与敌人正面对抗。”

柳元麟没有说话，他在作战地图前站了许久，说道：“给蒙宝业下令，让第二师做好阻击北面敌人的战斗准备。参谋部尽快拟定对付缅军的作战方案。”

钱运周恭恭敬敬地说：“参谋部早就拟定好了作战方案，包括与缅军主力决战的‘零号方案’。只是，蒙宝业的事情怎么处理？”

蒙宝业是广西陆川人，毕业于中央军校贵州独山分校，抗战期间参加国民党第26军九十三师，为二十七团机枪连连长。参加过两次入缅抗战和反攻滇西战役，抗战胜利后退出军队，在地方拉起武装，为国民党“九十三师在乡军人”一员。全国解放后率部逃往缅甸，又收罗从大陆逃出来的第九十三师二七八团第二营品学珍部三十多人。李国辉、谭忠等在小勐捧立足之后率部来投。为谭忠老部下，开创金三角的元老之一。李弥时代，谭忠受排挤，李国辉遭冷遇，蒙宝业自然无所作为。李弥去台，大权旁落，蒙宝业终于从权力斗争的夹缝中出了头，升任手握大权的第二师上校师长。他指挥的第二师号称五千人马，其实也就一千多人，占据离中缅边境最近的累班闹山脉几个富庶坝子，军官清一色为原九十三师老部下，师部驻地三岛。蒙宝业大做走私生意，他的地盘正好是金三角主要鸦片产区，所以别人背后送他一个外号“鸦片师长”。

柳总指挥为了拉拢他为自己卖命，向台湾“国防部”推荐，让他荣膺陆军少将军衔，当上了将军。一时蒙宝业对柳总指挥感恩戴德。然后柳总指挥对他说：“北部敌人肯定要进攻，做好战斗准备。另外总部决定收缩防区，三岛由第五军接替，第二师转移到总部待命。”蒙宝业听后在心中大骂：妈的×，谁也别想打老子的主意！老子哪里也不去，敌人来了就跟他们在大山里打游击！如果放弃三岛，谁出经费养活老子，谁替老子收大烟粮食！再说与总部挨得那么近，不定什么时候你这龟儿子说变脸就变脸，吕维英、甫景云不就是下场吗？

后来蒙宝业到六团召集军官秘密开会，与会者都是师长的心腹，大家一致认为不能服从总部的命令。如果放弃三岛，单单税收一项就损失巨大，部队经费只够维持三个月，往后势必坐吃山空。而今年大烟长势格外喜人，到嘴的肥肉怎么能够放弃呢？与会者达成共识，就是软磨硬抗，也要找出种种理由拖延时间，反正就是不予执行。一旦国境对面果然有情况，立即采取作战方案：利用地形跟敌人周旋，分散上山打游击。

蒙宝业开完秘密会议回师部去，在路上“巧遇”了台湾派来的特派员，第二师政治部主任邱里中校。邱里中校是第二版的“柳元麟”，为人阴险毒辣，最擅长搞阴谋诡计，因此深得蒙宝业厌恶和柳长官赏识。

一年前柳元麟以台湾“国防部”名义向各军、师派遣特派员，名义上是政治部主任，实际上是安插特务，专干告密策反的坏事。派给蒙宝业的政治部主任就是邱里。这一招的确很毒辣，等于在他身边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只有第三、五军态度强硬地抵制总部派来的政治军官，段希文自己任命政治部主任，李文焕跟着效仿，柳元麟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无可奈何。

“年轻版柳元麟”以师长避开政治部主任开秘密会议为由，一脸严肃地说要向总部柳长官汇报。刚刚升了将军踌躇满志的蒙宝业勃然大怒，破口大骂道：“呸！他奶奶的，被窝里露出腩来，你充什么脸大的！”

现在少将师长蒙宝业，正式通知你，我才是第二师的长官！”说完上前就是一个老耳刮子，当即把邱里打了个“满面桃花开”，让他明白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现在，我命令你，向左转，开步走，一二一……滚吧！”蒙宝业命令道。

邱里哭哭啼啼，就像在外受了委屈的孩童，来到总部向“母亲”哭诉。“母亲”一边柔声细语地安慰他，一边大骂蒙宝业。但用人之际，柳元麟也无可奈何。这就是邱里事件的由来，钱运周故有此问。

柳元麟皱了皱眉头，愤愤地道：“妈的，这个熊攘货，真他妈笨死了！连个情报工作都做不好！就以邱里僭职越权的名义，给予警告处分。”

“是。”钱运周道，心中不由一阵欣喜，因为他和蒙宝业本是好友，而且二人的妻子还是远房亲戚。

1960年11月21日晚21点30分，北线的解放军部队出动了。22支突击队迅速向国民党残军的16个据点移动。当天晚上，云南省和缅甸交界的国境线中国的一侧，集结了解放军的千军万马，除偶尔听到些马嘶声外，静得谁也不敢相信竟有那么多人马等待命令杀向剿匪战场。战士们每人除带着武器弹药外，还负荷25到30公斤装备。随着一声令下，步兵跟随一位缅甸政府军少校营长顺利地通过了中缅边境。因为要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部队必须在拂晓前进入攻击位置。可那位带路的少校营长坐在滑竿上由四个缅兵抬着，悠悠地走在前面，以致挡住了后面的部队。负责指挥的首长当即下令：部队各部按预定方位目标加速前进！结果先锋领路的缅军营长变成了一个垫后的军官。

据侦察，解放军总参要求重点捕歼的敌军、师级军官，有5名在红线附近，而敌首柳元麟却不在红线区域内。扑击的16个据点，最早的4点50分就开始了，最晚的7点50分才交火。由于中国军队的扑击实出残军意外，16个扑击点，只有两个扑空。最早打响的踏板卖据点，第一战斗群战绩最佳，全歼守敌；5点40分打响的曼俄乃战斗，虽然据点扑空，但在追击中击毙了敌四军五师师长李泰。

国民党残军不敢与解放军恋战，稍一接触就向密林深处溃逃，很快都退离到红线区域以外。由于中央军委只在红线内作战的命令规定很死，解放军参战部队只好在红线处停止追击。曾经被台湾报纸誉为反共英雄和热带丛林战专家的国民党第二师师长蒙宝业，在踏板卖据点战斗中被击毙，手下一千多人被全歼。当时他正做着将军梦睡觉，解放军神话般突然出现，将其活捉，其试图逃跑被击毙。据给他算过命的孙大仙说，蒙宝业的官道注定走不通，因为他眉心有一颗短命痣，那是血光之灾，躲不过的。

一夜之间，蒙宝业第二师就匆匆消失。柳元麟紧急下令各部队放弃阵地，脱离红线区静观战局发展。此后数日，第一、二军均与解放军接触，交火后快速后撤。

在一片近于窒息的等待和心跳中，奇迹果然发生了，代表解放军的红色小旗果然停留在红线边缘上，不再越雷池一步。

与此同时，缅甸国防部组织的代号“湄公河之春”的攻势开始了。大批缅军渡过萨尔温江，在飞机的掩护下开始进攻。

缅军的必经之路是猫儿河谷。猫儿河谷在当地话中叫“罕莫吁”，就是有猫吼叫的河谷的意思。当地傣黑人把豹子老虎一律叫做大猫。猫儿河发源于云南境内无量山脉，猫儿河谷则地势险要，四周都是高山陡崖，河谷纵深约50里，西边一座大山叫东腊摩山，东边一座叫王勘布山，两座大山扼住河谷进出口。河谷中央有一突出的高地，高地有天然巨石排列，好像一道城墙，这就是当年两军决战的主战场，称石墙阵地。缅军的作战计划是占领石墙阵地，打通猫儿河谷，将国民党残军逼入绝境，然后直取孟杯机场，切断国民党空中运输，进而挥师江口，扫荡残军总部。他们的主要对手是残军第三、五军，总指挥是老谋深算的段希文。

石墙阵地上驻守着一个团700余人的残军，团长是大名鼎鼎的张苏泉。他通过望远镜看见河谷深处，大队缅军正在乱糟糟地行进，许多驮载炮架和弹药箱的骡马夹在队伍中间。当时的战场形势是，缅军大举进攻，国民党残军节节败退；他们一路丢盔卸甲，连地势险要的东腊摩山阵地也丢掉了。缅军为胜利所激

励，急不可耐，希望一举打通猫儿河谷，直取国民党机场，然后把国民党总部赶下湄公河去。

军部给张苏泉下达的任务并不是伏击，而是阻击。张团长的队伍不及缅军一个机械化营，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消灭敌人的决心。他命令前沿阵地的米增田连长不要惊动敌人的搜索兵，以免过早暴露目标。

缅军大队终于开到，山谷里传来人喊马嘶的喧闹。当敌人队伍行进了三分之二，伏兵突然开火，宁静的山谷立时灌满了死亡的风暴。

密集的弹雨从天而降，打得河水咕嘟嘟好像开了锅；炮弹像磁铁一样被人群紧紧吸住，然后轰然盛开；大口径机枪发出急促而恐怖的狞笑，让人毛骨悚然。缅军猝不及防，豕突狼奔，许多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匆匆向死神报道。

缅军以百十具尸体为代价反应过来后，七五口径大炮开始向山头轰击，成群的炮弹黑压压的像乌云一样压向山头阵地，声声巨响山鸣谷应，浓浓黑烟遮住了天空和太阳。大树燃烧折断，石头漫天飞舞如天女散花，肢体的撕裂和惨叫声不绝于耳。战争像一台真正的绞肉机，把一个个活生生的肉体吞进去，然后吐出碎肉和残渣，扔的遍地都是。

石墙争夺战正式展开，缅军主力集结，急欲打开通往胜利的最后一道关口。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随后双方又不断增兵猫儿河谷。半夜时分，张苏泉从前的老部下坤沙率一支援军赶到石墙阵地。坤沙（张奇夫）生于1934年，这年他只有二十六岁，因作战勇猛已经由连长升任第三军八纵队独立团团团长。

双方都在不断增加兵力，数十门大炮互相轰击。缅军飞机也赶来助战，六架战机呼啸着投弹扫射，由于河谷地形复杂，两军呈胶着状态，许多炸弹都被扔到没有人烟的深山里。缅军进攻受阻，开始改变策略，改正面进攻为佯攻，暗地里派出部队向阵地两翼迂回偷袭。不料国民党军队棋先一着，偷袭部队中途受阻，双方搅成一团。

双方激战了七天七夜，彼此死伤惨重。打到后来许多人都在阵地上睡着了，一堆堆尸体，分不出哪是死人，哪是活人。增援的坤沙部队也伤亡惨重残破不堪，能拿起枪战斗的官兵剩下不到一半人。但缅军始终不能攻下残军的阵地。

当全部缅军进入猫儿河谷后，一支强大的残军部队悄悄地出现在缅军身后，消灭了担任后卫的一个营的缅军，重新占领东腊摩山，将三万缅军全部关在了猫儿河谷。

这其实就是段希文的阴谋。面对两面夹击，残军采取了专打缅军的策略；先佯装节节败退来迷惑缅军，一步步诱使缅军进入猫儿河谷低洼地带伏击全歼。

当时金三角战场呈现一种错综复杂的战略态势：北面的红线区外，强大的解放军摩拳擦掌虎视眈眈，他们作为一支战略威慑力量随时等待出击；而缅军以三万大军，辅以若干飞机大炮从西线进攻，中途受阻，焦头烂额。

战场形势开始向不利于缅军的方向转化。缅军司令官情知中计，但是他始终不相信敌人有这样大的胃口。根据情报，缅军约为敌人三倍，残军以一万多人能吃掉他的有空军配合的三万精兵？而且此时司令官手中还有一件克敌制胜的法宝没有出手，那就是在北面红线外枕戈待旦的解放军突击部队，那是国民党残军的克星。不过仰光政府的意图，不到万不得已不走这步棋。缅甸政治家还是愿意用自己的军队打赢这场战争。有强大的兵力做后盾，有敌人的克星做外援，司令官脸上渐渐显露出一种坚定的神情来。胜利已经在望，他欢迎敌人主力与他决战，就是拖，凭他的优势，也能把对方拖死。他口授命令，急调外线部队火速驰援，主力继续猛攻国民党阵地。

此后一连几天，缅军一步也没前进，双方僵持不下。以前善打丛林战、游击战的残军总是一打就跑，很少打消耗实力的阵地战。这种一反常态的打法令缅军司令官感到困惑，并有一种少有的不安。

这时情报部门抓来一个残军俘虏，一审问得知，残军正在组织大批士兵往一个叫草海子的地方运送炸药。草海子是云南话，就是长水草的湖泊的意思。司令官大吃一惊，查遍军用地图找不到草海子这个地名，

找来当地山民一问，才知道猫儿河谷确有一条支流，旱季断流无水，人畜皆能通行，支流上游有座天然湖泊叫草海子。

司令官顿时手脚冰凉，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残军敢于冒险用主力与他对峙，原因就是炸开那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天然湖泊。如果得逞，那数万缅军不就统统被冲下湄公河了吗？好卑鄙的阴谋啊！

于是，战场的中心转移了。从高地攻防战变成了草海子争夺战。缅军全力扑向草海子，残军沿途拼死拦截。双方不惜血本，反复争夺每一座山头，每一处阵地。一处阵地常常反复争夺数十次，不惜丢下成百上千具士兵尸体。缅军另据空中侦察报告，国民党残军正在狭窄的水坝出口凿洞填装炸药，水坝是地震形成的天然石坝，需要相当规模的炸药才能炸开。缅军司令官急了，缅军官兵都意识到那个全军覆没的悲惨下场正一步步向他们逼近，如果缅军主力被洪水消灭，那么缅甸还剩下什么？谁来保卫国家？仰光城将城门大开，缅甸国将不国……因此，缅军上下不顾伤亡，军官督战，士兵冒死冲锋，非要夺回草海子不可。

残军官兵也意识到，这是消灭缅军的大好时机，也是决定他们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以弱胜强的希望就在于炸开湄公河河谷上游湖泊草海子大坝，以水淹七军的招数打垮政府军。敢死队员们赤裸上身，将炸药包捆在背上，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冒死向石坝运送。炸药包被缅军打炸了，一声巨响，人为齑粉，化作一团血雾消失在空气中，许多人就这样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但残军士兵依然前赴后继，视死如归。

缅军司令官眼看不能尽快攻下草海子石坝，一旦炸药装满，缅甸国家的灾难就不可避免地降临了。司令官于绝望之中，不得已发出求救信号，这是拯救国家危亡的唯一措施。缅军电台不停地发出一个单调的求救信号：“阿卡姆！阿卡姆！阿卡姆！”翻译成汉语就是：“猫！猫！猫！”

1961年1月2日至9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仰光参加缅甸联邦独立13周年庆典时，听到的还是缅方捷报频传。可没过几天，缅军就落入柳元麟圈套，被国民党残军挤压在猫儿河谷。缅军的远程大炮与飞机难以施展威力，缅军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缅方向中方提出：请中国军队集结更多兵力越过红线，南下百余公里，协助缅军作战。1月21日下午，缅军方代表飞抵中国军队前线指挥部，请求中国军队越过红线，攻击国民党残军的梦百了、江口重要据点，歼灭国民党残军第三军与第五军主力，以解救猫儿河谷的被困缅军。

1961年1月25日，解放军第二次入缅作战开始。

残军最担心也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终于出现了。

天蒙蒙亮，国民党残军北线警戒部队因受到解放军突击队强大攻击先后发电告急。柳元麟亲自赶往前线指挥部，劈面就问前敌总指挥段希文道：“段军长，解决战斗最快还要几天时间？”段希文回答：“至少五天。”柳元麟说：“不能再快一点吗？三天，三天怎么样？”段希文说：“光把石坝凿开，填上炸药，五天已属极限。炸药装少了，引爆也没有用。”

柳元麟表情非常绝望，眼睛充血，眼看到手的胜利成果难道就这样抛弃了？犹豫片刻，他下了很大决心说：“你三天之内给我引爆！我把总部警卫师也给你。”段希文不由心中一阵冷笑，姓柳的竟把看家本钱拿出来，可见要不惜血本孤注一掷，但他仍摇摇头说：“如果总指挥一定要全歼缅军，最好是用警卫师替我挡住敌人，多争取两天时间。”

柳元麟一时被噎住了，说不出话来。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嘛，谁愿意正面阻截敌人呢？万一撤不下来，他岂不血本无归？沉默片刻，柳元麟坚定地说：“段军长，李军长，我已经命令第二军，必须死守孟由和罗云四十八小时，逐次阻击，违者军法从事。”

大家都默不作声，指挥部一时很安静，只有河谷深处不时传来像闷雷一样的隆隆炮声。一个参谋送来一份电报，柳元麟立刻亢奋起来，他宣读道：“‘国防部’电令，我军务要团结战斗，全歼敌人主力，不得有误……现在，我以总指挥名义命令，段、李两军，坚决爆炸水坝，一周内消灭敌人，然后实行战略转移。第一、二军进行北线阻击，保障猫儿河谷战役顺利实施。”

柳元麟一行人远去后，段希文冷笑不止，对雷雨田说：“柳元麟留给我们一周时间是个陷阱啊，他巴不得我们掉进去出不来才好呢。我看打一半折扣，坚持三天，留半天撤退。”雷雨田问：“不是有第二军在北边挡着吗？”

段希文悲天悯人地笑起来，脸显得很难看：“就柳元麟手下那几个草包，什么四十八小时？能坚持八小时就算英雄！姓柳的不过是安慰安慰我们好替他卖命，我们还是多替自己想想吧。”

事实果如段希文所料，第八师在罗云据点抵抗了七个小时，第七师为八小时，然后各自撤退。国民党残军的主要任务是逃跑，经了解放军第一次打击后，他们在逃出红线时便制订了遇解放军攻击就逃，在逃跑中抵抗，以抵抗掩护逃脱的策略。如果解放军穷追不舍，就退入老挝境内暂避，以保存实力。他们仗着地形熟悉得以逃脱。解放军的救援有明确的作战目标，他们像一支嗖嗖作响的利箭直扑向国民党残军总部江口。

因为解放军对纵深地段的地形不熟，容易迷失方位，无人区迷宫一样的原始森林阻滞了他们前进的脚步。

当柳元麟得知解放军为解缅甸燃眉之急，选择通过无人区这条距离最近、时间最短的进攻路线时，不由得仰天长叹，心如死灰。他对钱运周下令道：“征用江口所有渡船木筏，第一、二、四军向总部靠拢，从明天起分批渡过湄公河进入寮国（老挝）。”

钱运周深感诧异，敌人远在百里之外，中间还隔着原始森林无人区，难道柳长官被吓破了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小钱，我比你更有经验。”国民党陆军中将慈祥地看着钱运周，脸上容光焕发，就像垂死之人的回光返照。他缓缓地说：“你一定记得我说过，敌人最少要一周才能到达江口对不对？那是一般情况的算法。如今情况紧急，敌人要替缅甸解围，所以要用另外一种算法，就是一周除以二，我们只有三天半时间。明天后勤辎重先行，然后是第一、二、四军，最后总部。”钱运周见他只字不提三、五军，就小心翼翼地问：“猫儿河谷……那边怎么办？要不要……”

柳元麟眯缝的眼睛，迸出一股杀气，他冷笑着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再以总部名义给段、李发电，说敌人进攻已被阻止，现正在孟由激战，命令他们务必全歼缅甸主力，不得有误！”

一股寒气从脚下悄悄蹿起来，迅速游遍全身，钱运周唯唯而退。又是一个大局转变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钱运周果断地抛弃了浙江人柳元麟，倒向了老乡云南人一边。他就像蝙蝠一样，从兽类飞回，又回到了鸟群。在金三角这块多变的土地上，他早已学会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于是悄悄派人送密信给段希文，向他通报总部秘密撤军时间表。事实证明，他的这个举动挽救了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大撤退紧急执行，江口戒备森严。由于时间充裕，渡河行动从容不迫，国民党残军退出了属于缅甸领土的湄公河西岸，进入同样是森林覆盖人烟稀少的老挝琅南塔省西北部边境山区。

第四天，第一批身穿迷彩作战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突击队神兵天降出现在江口山头上；而另一支突击队历经千辛万苦冲进孟杯机场，发现偌大的一片空地已人去场空，只剩下一些空油桶在山风中呜呜作响。

正在上百里之外南线战场的猫儿河谷和草海子与缅甸血战的残军主力第三、五军，也没有继续夺取消灭缅甸的最后胜利。钱运周的情报及时拯救了他们，段希文老谋深算地脱离战场，给自己留足撤退时间。得知北面共军突击队穿越原始森林无人区，正多路快速压过来，段希文不敢恋战，慌忙引爆了石坝。由于提前下令引爆，炸药没有装够量，那座天然湖泊只被炸开一条口子，部分湖水冲出来把跑得慢的缅兵席卷而去，猫儿河谷短暂地变成一条水流湍急的泄洪道。而残军也顾不上痛歼大批正在水里挣扎的缅甸军，甚至来不及看一眼自己的胜利果实，就匆匆撤离了战场，向老挝的丛林转移。

当解放军突击队一路艰辛冲进猫儿河谷时，已不见对手踪迹，他们的主要任务已不是消灭、追击残军，而是抗洪救灾，忙着救出洪水里的缅甸军。

缅军司令官惊出一身冷汗，不由得谢天谢地谢菩萨，若非菩萨保佑，解放军晚到一天，今天就会成为缅甸的国难日了，全国将下半旗志哀，而他的名字一定会是第一个写在长长的阵亡名单中。后来缅甸政府宣布：“湄公河之春”行动胜利结束，战役取得伟大成果，缅军收复失地，捍卫了国家主权，赶走了侵略者。由于涉及国家机密，公告没有提及别的内容。

据有关资料称，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的“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中，解放军两次出境作战，共伤亡官兵230人，其中79人牺牲；但取得了击毙敌师长2名，活捉副师长1名，共歼敌740人的战绩。这次战役捣毁了缅北国民党残军经营十多年的巢穴，协助缅方收回拥有30多万人口、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1960—1961年的中缅联合军事行动，是中国军队所经历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山地丛林突击战。这次跨国界军事行动保障了中缅联合勘界的顺利进行，为稳定和平安宁的中缅边境扫清了障碍，更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了鲜亮的一笔。

公元1961年春天，由于国民党残军撤退到老挝，引起老挝局势动荡，从而引起东南亚国家强烈抗议。缅甸政府以台湾当局仍然在给国民党残军空投物资为证据，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联合国再次做出决议，要求蒋介石政权将在缅甸部队撤回。台湾当局处境非常尴尬，2月下旬，蒋经国命赖名汤前往泰国和缅甸，把军队撤回台湾。3月5日，赖名汤飞往泰国曼谷，开始执行“春晓计划”。

这次行动得到泰国政府和军方的大力支持，泰国早就想把这批“不速之客”请走。赖名汤一行人到达残军总部，见到总指挥柳元麟。柳元麟直言相告：愿意撤台的人数可能很少。在老、泰、缅三国交界的丛林中，赖名汤一连5日苦口婆心说服“游击队员”们服从撤台的命令。最后，赖名汤宣布不愿意撤台而自行留下的，今后一切活动和生存问题自行负责。

这一命令到年底才告执行完毕。柳元麟总部及下属第一、二、四军部分官兵经由老挝、泰国空运返台；第三、五军大部分云南籍官兵拒不执行命令，自动返回金三角。柳元麟回到台湾后，被当做前线归来的反共英雄和有功之臣到处吹捧。蒋氏父子把他当做忠臣对待，让他先后担任台湾“国防部”作战督察员，第八、九、十届中央评议委员、顾问，过起衣食不愁的特权阶级的优越生活。其1969年退休，1993年8月其又重新出山，当选为国民党第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1997年在台北去世，享年91岁。

1953年第一次撤军时，李弥麾下军眷接受台湾当局安排，安居于桃园县中坜市龙冈的忠贞新村；此次归台的军眷、泰缅侨民则多定居于台北县的中和市及永和市一带。

与柳元麟在老挝分道扬镳的李文焕、段希文、钱运周诸人命运则大相径庭。

李文焕、段希文没有率部队撤台。李文焕名为第3军军长，实际统辖不过1000多人，又非正规军人出身，考虑回到台湾保不住军长职位，便以路途远为借口拒绝。因前有先例，谭忠、李国辉、李弥到了台湾都没有好下场。要想在台湾有发展前途，有两个关键因素起作用：第一，是浙江人，像柳元麟一样能进入浙江系圈子。第二，有后台。然而唯一的依靠李弥却是冰山一座，“冰山”融化后，云南人就更没有了靠山。云南籍军官们对此都心知肚明。

第5军军长段希文虽然是军人出身，父亲曾是云南籍的国大代表，本人也多次返台见过蒋介石，他本人愿意遵从命令撤回台湾。但部属多是云南人，他们非常恋家，觉得金三角离家乡近而台湾远；而且很多人在当地已成家，多不愿意去台，因此也没有撤退。他们紧紧团结在段希文周围，这位云南人领袖给他们带来了比蒋“总统”还要大的希望。

台湾对段、李抗拒命令的行为感到很恼怒，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声称，撤军已告完毕，“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番号取消。所剩残余约数千人，均为擅自脱离部队者，台湾方面不为其行动负责。

背叛了柳元麟的钱运周当然不能再返回台湾，他因在猫儿河谷通风报信有功，重新获得云南帮信任，被任命为第五军情报处长。一天黑夜，他带领特工大队，个个披着蓑衣，头上扣一顶尖竹笠，冲锋枪藏在蓑衣里面，远看像一群马帮，悄悄返回勐萨。他此行是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以作重回云南帮的晋谒之礼。

自从残军第二次撤军后，因为投靠国民党残军而得罪政府的刀栋西土司，终于在这场绵延不断的战乱中彻底败落了，他那一大家妻妾还有管家仆人兵丁，都作鸟兽散，剩下一个小女儿也就是钱运周妻子瑞娜无路可走，带着孩子与父亲相依为命。一年来钱运周音讯全无，金三角谣言纷纷，有说汉人军队去了台湾，再也回不来了。有说亲眼看见他们渡过湄公河，被老挝人消灭了。还有人幸灾乐祸地说，缅甸政府军打死的国民党尸体堆积如山，一百匹骡子也驮不完。于是金三角三十三家土司联合开会，宣布剥夺刀土司的世袭领地，把他的财产瓜分掉了。土司官邸也被没收，刀栋西一家人住的都是从前下人的小屋。

当又黑又瘦、脸上长满长毛、浑身散发着汗酸味的钱运周钻过篱笆破洞，突然出现在家人面前时，一家人当即哭成一团。孩子们看见母亲死死抱住父亲，好像一松手父亲又会消失一样；母亲浑身像生病一样抽搐，眼泪浸湿了父亲胸膛上一大片军衣。男孩子已九岁，以为父亲又打了回来，非常高兴，小女儿则被父亲凶神恶煞般的形象吓哭了。钱运周以队伍很快要打过来但急需经费为由，动员岳父一家人交出了私藏的鸦片，然后一把火烧了土司官邸，派人护送一家人三代包括老土司去了泰国，从此离乡背井远走他乡，再也没有回来。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钱运周率领特工大队先封锁了村寨要道，然后突然出现在昔日刀栋西的管家刀约瑟的家里。刀约瑟是一个机关算尽极其精明的一个人。因为老主人刀栋西对他极其信任，事事让其参与，所以老主人有多少财产，他都心明如镜。本想把老主人一直蒙在鼓里，不动声色地全部接管，以免老主人受到太大的打击，这也算是对他信任的报答，万没想到竟被自己的女婿貌貌丁给“坑”了。想想自己聪明一世，竟糊涂一时，找了这么一个“蠢猪”式的女婿。可话又说回来，谁叫自己贪恋人家的背景、家世呢？此正所谓有所得则必有所失。现在女婿被残军打死了，女儿也成了寡妇，接管老土司官寨的事暂被搁置了，只好再想办法。

当钱运周带了一队人大摇大摆地来到刀约瑟府邸，刀约瑟养的几十兵丁一枪未放便几乎跑了个精光，有些人还没忘拿了东西，来不及跑的都成了俘虏。

刀约瑟正与小妾睡觉，外面的动静没有惊扰他的美梦。当门突然被一脚踢开，一群凶神恶煞的汉人闯进来，他才知道天塌下来。刀约瑟心中叫苦不迭，一双秃眉猛烈抖动着，蜂目躲躲闪闪。他想从脸上挤出一些笑容，却把五官扭歪了，显得比哭还难看。

钱运周掏出枪来，未及开言，利索的老管家就噗通跪下来连连求饶：“召龙(长官)行行好，真不关我的事啊！令大人他、他的事，实在是……土匪干的啊！”

钱运周玩弄着枪柄，冷冰冰地说：“哪个土匪？不是你勾结你女婿，占我丈人地盘，抢他老人家的财产，谋财害命，哪个大胆妄为的土匪敢去？……你可真够精明啊！要不是你那政府军的女婿，我们一家人就一直被你蒙在鼓里了！现在看来，还是李师长（指李国辉，作者注）看事透彻，真后悔当初没听他的劝告！”

利索的未来土司吓得大小便也一齐失禁，整个屋子里空气臭烘烘的。他几乎是抱住钱运周的腿，边打自己耳光边哭诉：“冤枉啊，召龙，真不是我干的！我女婿他是一头猪，就会胡言乱语。我发誓……我不敢害人；老主人对我这么好，我就是一头畜生，也不会害他呀！召龙要什么我都给，求你开恩不要杀我呀！”

钱运周一脚把他踢开，把他捆在院子的柱子上，剥光衣服抽了三十皮鞭。然后当着他的面，让部下轮奸他心爱的小妾。如此还不解恨，又把屋里的女人包括他的寡妇女儿赶出来，逼迫家丁兵丁大肆强奸。刀约瑟已完全没有做人的尊严，瘫在地上像一堆狗屎，钱运周这才用枪点着他的头警告说：“让你们这些混账摆夷明白一个道理，怎么就这么难呢！你这颗狗头，暂时寄放在你的脖子上，我随时可以派人来取！……罚你三千两大烟，三日之内缴齐，要是敢耍花招，明年这天就是你的祭日！”

有部下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要那么糟蹋女人？”钱运周咬牙切齿地回答：“我比你们更了解这些下贱摆夷！他们生来欺软怕硬，老缅兵强奸他们的女人，他们因为害怕就去讨好老缅兵。汉人对他们仁义，

他们反以为你软弱好欺！妈的，对这些人决不能心慈手软！”

这天以后，钱运周带领特工大队在金三角大开杀戒，对所有投靠政府军和背叛汉人军队的当地人进行疯狂报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时间金三角淹没在恐怖主义的血泊之中，当地人防不胜防，无不心惊胆战，他们给钱运周取个外号叫“嗯玛尼”，意即“魔王”。

特工大队用对付刀约瑟的手段，一连威胁了十几家勾结缅兵的土司头人。稍有反抗就杀光全家，烧光寨子，弄得偌大一个金三角，土司头人无不战战兢兢人人自危，纷纷派人来说情，答应各种苛刻条件。从此土司再不敢与国民党汉人作对，无论纳粮缴税还是替汉人做事，都规规矩矩不敢造次。只是刀约瑟经历此变，后来疯了，成了废人一个。

原国民党残军副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吕维英，因为一不当心中了柳元麟反间计，虽说依旧挂着副总指挥的头衔，手下却连一个小兵也调不动。柳元麟撤台无疑给他一个重新出山的机会，他在九十三师老部下中进行游说，重拉队伍，几个月后竟招集了一支大约三百人的队伍。这三百人都是精兵强将，武器精良，个个身经百战。他们中间有一批雄心勃勃的优秀军官，其中包括未来金三角的灵魂人物，国民党团长张苏泉和参谋长梁中英。吕维英将三百人编为三个连，称“110特种作战部队”，他亲自出任总指挥，张苏泉任参谋长，对外号称三千大军。他们来到老挝北部琅南塔省，就像当年李国辉悲哀地预感的那样，打出“东南亚国际支援纵队”的旗号，当起了国际雇佣军，帮助老挝政府围剿反政府武装。

“110特种部队”确实英勇善战，上寮一仗，打得老挝反政府武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吕维英野心勃勃，想趁老挝内乱发展队伍，招兵买马扩大地盘，然后当一回老挝霸主。不料老挝人对于这些让缅甸政府伤透脑筋的汉人军队万分忌惮，怀有高度戒心，一是利用，二是消灭。一年之后的1962年，老挝成立三方临时民族团结政府，原先打得不可开交的左中右各派竟坐在一起握手言欢，把枪口一致对准了国民党雇佣军。雇佣军遭遇三方联合突袭，伤亡大半，吕维英心灰意冷，离队逃亡，独自去了泰国，在异国他乡隐居二十多年。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古稀之年的吕维英毅然踏上归程，在云南昆明见到日思夜念的亲人和子女。1992年秋天，吕维英在昆明逝世，葬于著名的风景区筲竹寺玉案山，实现了叶落归根的人生夙愿。

吕维英远去后，张苏泉带领剩下的百十个人，突出重围，渡过湄公河回到了金三角。他们先后投奔过段希文和李文焕，皆因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和重重矛盾，不得已又重返森林，过起野兽一般的流浪生活。他们随时都得提高警惕，小心翼翼地躲避到处隐藏着的致命危险和敌人：缅兵、掸族武装、佯军、反政府游击队、土司兵以及各种土匪。

一个阴雨天气，刚刚摆脱缅兵追击的这支精疲力竭的小队伍，在一处没有地名的河谷遭遇了另一支人数更多的当地武装包围，形势万分危急。关键时刻，对方突然有人高喊张苏泉的名字，原来那支队伍的领袖不是别人，正是他从前的部下坤沙！于是张苏泉率部下100多人（均是排连级军官，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加入了坤沙的贩毒组织“掸邦革命军”，并担任参谋长，成为坤沙的得力助手。外界合称他们为“二张”，又称呼“掸邦革命军”为“张家军”。几年内张苏泉帮助坤沙训练出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逐步消灭、收编了金三角地区的其他贩毒集团，一个震惊世界的毒品帝国就这样诞生了。

留在缅老丛林的段希文的第五军还有4000余人，李文焕的第三军还有1000余人。开始他们想在老挝北部建立根据地，但老挝军方出动飞机、部队进行拦截，三、五军落荒而逃。段、李想重返缅北，但缅甸早已严阵以待，准备予以痛击。

此时的残军，痛失根据地，内部分裂，情报不灵，到处被动挨打，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残军中大部分人都成了家，拖儿带女，因此部队里有一半人是妇女和儿童。此时的残军，与李国辉、李弥时代完全不同了，他们反攻大陆的政治目的已经消亡，台湾也不再是靠山；没有国籍，没有番号，没有给养，失去了一切，为了生存，到处流浪。他们身上唯一可以辨认的标记，那就是他们说汉话，用中文，是一群汉人。

失去和台湾的联系，他们又重新沦为浪迹天涯的孤军。

2.富台计划

【富台计划】

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手中紧握枪杆子，在战争的洗礼中，愈挫愈奋，愈战愈勇。他们是金三角广袤土地的霸主，像狼一样啸傲群小，纵横驰骋，为所欲为，逍遥自在。因此虽然屡遭各方的军事打击和国际舆论压力，他们都不愿撤台。而且他们多是云南人，家乡就在金三角对面，更兼前有谭忠、李国辉、李弥几位老长官返台后的不幸遭遇，他们更不愿撤台。相比而言，留越残军被缴械，成为刀俎上的鱼肉，在集中营里过着屈辱、非人的生活。故乡既然回不去，他们对撤台则望眼欲穿；遭遇不同，返台对他们而言，无异于大解放。

在1951年西方传统节日圣诞节国民党被软禁的残军发起的声势浩大的绝食运动，终于使返台计划（台湾称“富台计划”）浮出水面。经多方努力，1953年5月14日，参谋总长周至柔上将电告黄杰：“留越国军即全部船运台湾归国，第一批船15日出发。”返台终于有了确切消息，不由人心振奋。

接下来的几个月，台湾派出先遣人员来到富国岛，运来大批的新制军服，希望他们在台湾上岸时保持令人尊敬的军容，而不是看去像无人收留的难民。

1953年5月23日，第一批前来接运的三艘军舰到达越南阳东，顿时“度一日似三秋，盼一日如半夏”的国民党残军官兵、眷属们欢呼起来。黄杰在回忆文章中如是形容道：“清晨，海面的晓雾，又浓又厚，一片迷蒙，看不出什么动静；但鱼色的高空，却给我带来了一个天气晴朗的预报，海里的波浪也太大，我的心头，泛现出无言的喜悦。渐渐地，重重的晓雾消失了，旭日从阳东山背射出灼人的光芒，使碧透的海面平添无限瑰丽。蓦然间，一声尖锐的狂呼：‘船来了！’沙滩上的人群，如蚁沸蜂屯一般，向东南角上挤去。这时，三艘登陆艇，迎着升起的朝阳，正对阳东港驶来……”

撤军由台湾海军派舰艇载运，共分七批次船运，到1953年6月22日（一说28日）结束。1949年12月13日，随同黄杰进入越南的国民党残军人数是32457人，三年半以后接运回台的军民，有30087人。因环境恶劣水土不适埋骨异域者近1000人，约1500人自愿留越，散居越南、高棉（柬埔寨）各地，自由谋生。自此，他们在越南历时3年零6个月的逃亡生活终于结束。

就在黄杰的残兵穿上新制军服兴高采烈、欢呼雀跃而又默默无闻地撤台后不到半年，另一支国民党残军在金三角异国的土地上，手持钢枪，目光凶狠，踏着雄赳赳、气昂昂的脚步，登上了返台的飞机。当时各国记者对此事都进行了报道。

留越残军去台人员均在台湾南部的高雄港上岸，该部队后来整编为海军陆战队。眷属则分别安置在台北、台中、台南、左营、花莲等新建的“富台新村”。

关于豫衡联中，当时跟随残军入越的约有300个师生，1953年返台时，剩下的208个学生被送到员林实验中学入学。内战中被机器“绞”出来的多股国民党残军、孤军和整批撤出或零散逃出的难民，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如涓涓细流，慢慢都汇入了员林实验中学。

至于中洲豫剧团，1953年该团随国民党残军部队迁台后，在海军陆战队的支持下改名为“飞马豫剧团”，后又改隶属台湾“教育部”，更名为“国立国光剧团豫剧团”。该豫剧团经常出外表演，培养了像台湾豫剧皇后王海玲这样一代又一代的艺人，深受各界高度肯定，可谓享誉岛内外。

自愿留越的人员多是在当地谋生打工的人员。“我想在哪里都一样，当时这边还是法国人管理，做工

可以挣足够的钱过日子了。”多年后留越最后一位老兵余集年用含糊的广西话说。他的妻子是祖籍潮州的华侨，是在打工过程中通过其他华侨介绍认识的，当时很快就要结婚，所以他决定和另外的1500多人留在越南。

至于黄杰，则在越南处理善后事宜，四处登门造访，表达感谢之意。走前，他向堤岸各侨团辞行，欢宴中即兴赋诗，算是告别富国岛岁月的心情写照：

去岁忘情曾烂醉，而今病胃怯杯多。
中原自有重逢日，风雨南邦奈别何？

离开越南之前，黄杰在富国岛为死去的官兵立下了一块纪念碑，并亲自题写碑文：“中华民国留越国军病故纪念碑。”至今，这块碑仍然矗立在富国岛阳东的村庄里。只是这块碑前不再有人祭拜，周围盖满了民房，碑下堆满了垃圾。

1953年7月3日，黄杰善后事宜处理完毕，离开西贡返回台湾，是年8月出任“台北卫戍司令”，并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1954年7月调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1957年7月，改任“台湾‘总统’府参军长”，得以随侍“总统”，参与机密。1958年8月任“台湾警备总司令”。1960年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1962年12月调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任职6年多。任内颇有建树：开辟修建南横、曾文水库，澎湖跨海大桥，颇受赞誉。1969年任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1972年辞去现职，被聘任为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自1962年起，连任国民党中央常委。1995年去世，享年93岁。

黄杰返台后，一些重要机要幕僚也随着他平步青云，活跃于台湾政、军、警各界中。

【60年代的闹剧】

留越国民党残军体面地返台，结束了在越南屈辱的历史，但也彻底毁灭了蒋介石企图利用留越残军反攻大陆的希望。尤其是当金三角柳元麟的残军也随之撤台后，老蒋更是心如死灰。但时间进入60年代，老蒋又死灰复燃，看到了希望。

肯尼迪时期，国民党当局多次向华盛顿提出要求向大陆发动直接军事进攻，但是美国仅容忍其在一定限度内对大陆进行小规模的小规模侦察。于是，蒋介石在暗地里紧锣密鼓地筹划起新的“反攻”计划。

1961年4月1日，台湾军方成立“国光作业室”，开始避开美国单独拟订“自立”“反攻大陆”的作战计划。其间，蒋介石于1963年5月2日提出开战指导，亲自指示参谋研拟如何先炮击大陆3天到4天后，诱发大陆对台湾进行炮战。然后，国民党再向世界宣布大陆“对台挑衅”，接着是空军反制作战，数日后展开登陆战。但蒋介石这一指示在该年5月30日被台“国防部”参谋推翻。

1964年2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先后向华盛顿提出如下建议：第一，由美国牵头组建美国、韩国、南越和台湾的“四国同盟”；其次，如果美国不赞成参与“四国同盟”，可由韩国、南越和台湾三方缔结“盟约”……美国明白蒋介石此举实际是想为“反攻大陆”做准备。因此，白宫以“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及其相关“协定”已足以满足东南亚的防御要求为由拒绝了组建“四国同盟”的建议。

此举未成，台湾当局于1964年3月直接向美国提出将在海南岛采取军事行动，说倘若美国对北越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共在海南的力量将对美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必须先下手为强，并要求美国给予海空军和后勤支持。但是，当国民党当局将行动计划提交给美台军事协商机构“蓝狮”委员会时，却遭到拒绝。

取道越南由于没有获得美国的支持，台湾当局则暗地里自主加强和东南亚“反共势力”联系的努力。1964年4月19日，老挝右派将领库普拉西斯·阿贝发动军事政变，声称其政权得到台湾、越南和泰国等的支持。美国获知消息后，立即警告国民党当局，要求其马上停止在老挝的行动。

国民党当局矢口否认曾经支持过阿贝集团。然而，台湾的报纸却一直在鼓噪：“国军入越作战将可能开辟第二条反攻道路。”《征信新闻报》5月7日发表题为《国军入越作战问题》的社论说：中南半岛与东南大陆接壤，地理形势复杂，且为一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对于国民党军之“反攻”具有极为优越的群众条件。

六十年代越南战争爆发，美国中央情报局试图秘密雇佣（收编）骁勇善战的金三角国民党残军到越南战场作战，遭到坚决拒绝。1964年下半年随着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的不断升级，华盛顿对台湾当局在东南亚的动态保持高度警惕，以防止国民党对局面的搅扰而引起中共的干涉。《纽约时报》5月13日报道，美国陆军突击队正在台湾的深山老林中秘密训练国民党特种部队，并猜测这些经过挑选的突击队员可能将被偷偷送到中国大陆。美国务院立即于当天发表声明加以澄清，美国在台军事人员帮助国民党训练军队的目的仅是为了“保卫”台湾。

约翰逊政府在反对国民党“进攻大陆”这一问题的立场上与其前任并无二致。在根本目标针锋相对的情况下，“取道越南反攻大陆”不可避免地沦为历史闹剧。

第六章 还我国籍

1.段李时代

段希文突然找到了“小李将军”李国辉当年的感觉：同样被强大的解放军打败，同样流离失所，同样带领一支残破不堪的队伍辗转迁徙，处处挨打，找寻生存的希望。其实，这支进入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整部历史竟宿命地成为一个圆：因战败而逃亡，为生存而战斗，因战斗而壮大，因壮大而被利用，因被利用而没落，因没落而逃亡，最后又回到生存的原点。一切都像一个梦，他们在黑暗中痛苦地挣扎，终于沉沉地睡去；然后在自我营造的精神王国里孤芳自赏，自我安慰，收获欣喜和惊悚，一些熟悉的面孔浮出水面随又如烟散去；最后，他们从梦中醒来，现实依然一片凄寂。

同李国辉一样，段希文与总指挥柳元麟矛盾较深。柳元麟向蒋介石状告段希文不听指挥，反攻大陆不力，拉山头，特别是收买云南籍残军。因此，在段希文留下来后，台湾便开始中断段希文所部的军饷。段希文知道，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到台湾也不会有出路。因此他留下来后，再也不愿听台湾的指挥，他要与4000多云南籍官兵共存亡，不再去做无谓的牺牲——反攻大陆。他要自谋生存之路。

但独立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台湾不承认，取消番号，就会名不正言不顺，他这支连国籍也没有的汉人队伍只好变成土匪。本来根据台湾命令，柳元麟残军试图像当年占领金三角那样在老挝北部重建根据地。谁知美国人首先站出来反对，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新的不安定因素加速老挝内乱。白宫直接向台湾施加压力，台湾不得已，只好命令柳元麟撤军。

老挝政府宣布不愿撤走的第三、五军为不受欢迎的人，政府军出动飞机和地面部队拦截，残军在老挝军队打击下不得不落荒而逃。早有准备的缅甸军队当然不肯放过这个报一箭之仇和痛打落水狗的大好机会，他们像猎狗一样扑上来，一路围追堵截乘胜追击。为了不被敌人消灭，残军不停地行军转移，冒着大

雨在金三角崇山峻岭中四处流窜。这时雨季提前来临，交通中断，到处洪水暴发，官兵们士气低落，伤病员剧增，开小差溜号甚至集体逃亡事件天天都有发生，仿佛整个世界的的不幸都落在这支残破不堪的队伍头上。

老挝不能待了，缅北也回不去了，段希文召集紧急会议，全体军官一致赞成放弃夺回缅北原根据地计划，决定向南转进泰国，甩开敌人，打开另一条生路。当缅、老军队发现残军确实要离开老挝和缅甸准备进入邻国后，不由相视一笑，立即表现出大度和宽容的姿态，主动停止了追杀，“友好地”尾随相送。因此残军第五军基本上没有遭遇大的战斗，1961年10月在一个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顺利进入泰国北部同样是原始森林覆盖的龙帕山脉。

他们在龙帕山脉原始森林边上的一座无名山谷停了下来。这里三面环山，森林茂密，站在山顶可俯瞰地平线上像湖泊一样闪亮的大平原。此时人困马乏，人们再也走不动了。段希文望着眼前这支拖儿带女、残缺不全的队伍，熟悉的灰暗面孔，这些都是他的云南老乡啊！现在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紧紧聚拢在他身边，段希文不由得心中一阵酸楚，沉重地叹了一口气道：“就是这里，不走了，打仗也不走了！……我们要在这里扎下根来！”

段希文给这座山谷取了个汉泰合一的好听名字，叫美斯乐。“美”，泰语村子，“斯乐”，汉语和平，即和平村之意。美斯乐隶属泰国清莱省，处于金三角边缘，距泰老边境线不远，偏僻闭塞，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这里是泰国的傣族居住区，寨民20余户，居住在山腰。段希文命令，与傣族打成一片，为他们做好事入乡随俗，将营房盖在陡峭的山坡上，建在遮天蔽日的树林里。

就在五军背后，除了缅、老军队“友好相送”外，竟还有一支神秘队伍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们。这支队伍就是李文焕的第三军。李文焕是个又黑又矮的胖子，原本云南恶霸，解放时率部叛逃，任残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三军军长。他性格沉默少言，喜欢弄刀枪，猎猛兽，解放前常与当地头人、土司械斗，以好勇斗狠传名。与第五军不同，第三军主要将领和骨干基本上都是李文焕的亲戚和乡党，古老的血缘联系和家族统治奇迹般地团结着这支汉人残军军队。

部属对他绝对服从，许多人并不直接称呼李文焕为军长或者将军，而是按照滇西习惯，称“老表舅”或者“爷叔”。可见，李文焕在第三军的威信确实深入人心。他的军队集体责任感比较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打起仗来因亲戚关系往往带有复仇性质，从理论上讲，应该是颇为勇猛的。

第三军退出老挝后，在金三角深山老林与缅军周旋。同第五军强大的实力相比，第三军无法望其项背。五军鼎盛时期达七千之众，而李文焕充其量也就两千余人。现在经过一番挫折，还剩下不到一千人，其中还包括一百多名妇女儿童。“树倒猢猻散，飞鸟各投林”，在这个动荡时刻，当地人都悄悄离开队伍各奔前程了，那个已经当上独立团长、未来的世界大毒梟坤沙也不例外，他将队伍悄悄拉回当阳老家莱莫山自立山头，成立了土司武装“弄亮自卫队”。李文焕不肯与五军合并，那样就等于交出队伍；但是他又决不能离开第五军单独行动，那样只能是自取灭亡。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联合起来力量大，这个简单道理他明白。所以第三军就拉开一两天距离，不远不近地尾随着第五军，一副若即若离的样子。一路经过的寨子，所有粮食都被饥肠辘辘的五军先吃光了，李文焕没有埋怨，他派出骡马到远处山寨购买粮食。他的队伍少，经费却充足，所以倒没有断过给养。

粮食问题不成矛盾，但第五军通过王索公路桥时，为甩掉追兵竟把桥炸断了，结果把尾随其后的第三军和缅军都隔在东岸。洪水滔天的山谷中，那座炸断的钢索桥已经被洪水卷走，只剩下几根钢索孤零零地悬在空中。李文焕气得对空鸣枪，觉得自己被段希文出卖了，扔给饿狼般穷追不舍的缅军做了点心。其实这倒并不是第五军借刀杀人，因为战争法则就是以保存自己为第一要义。静下心来，李文焕想，在此大动荡的时刻，三军、五军同样落魄，现在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缅军、老军，两军内部理应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他们之间不应有利益的冲突，身经百战的段希文应该很明白这个道理。看来此为自我保全之举，在战争年

代，可以理解。望着现在大敌当前，望着那几根孤零零的钢索在峡谷风中不停地晃动，李文焕突然激发灵感，笑道：“感谢五军兄弟，还给我们留下几道钢索。”

李文焕命令人们从树林里砍来藤条和竹子，做成大竹筐，然后人和骡马坐在里面，悬在钢索上，飞快地溜向对岸。这种渡河方式源于滇西北横断山峡谷的一种古老交通工具——溜索的启示。由于钢索有好几根，所以队伍渡河进展很快，到第四天缅兵赶到河边时，第三军已经离去，仅余少量辎重丢弃在河岸。而且三军把后续工作做得更彻底，把钢索也炸断了，缅军只好隔河兴叹。

第三军顽强地尾随第五军向金三角南部转进，当第五军在美斯乐驻扎下来并建立根据地时，李文焕选择友军以西安营扎寨。他们驻扎的山谷更加险要，是半山腰一处凹地，当地话叫“唐窝”。“唐”，即石洞，“窝”即猴子，就是有许多猴子和石洞的地方。

由李国辉开创的基业终于土崩瓦解了，一度称霸金三角达十余年的国民党残军终于像硝烟一样在掸邦高原散尽。不知已退居台湾的小李和老李将军会作何感想？不愿撤台的残军官兵多为云南人，除第三、五军较大两股外，其余零散人员各奔前程，或解甲归田，变成当地华侨；或投奔三、五军；或拉起队伍自立门户，占山为王。总之，在金三角这片广大而古老的土地上，来自中国大陆的流亡汉人就像远古时代的迁徙民族，注定要融入、推进并改变当地的历史，继续上演无数龙蛇争霸和弱肉强食的人间悲喜剧。

初到美斯乐，段希文不得不像当初李国辉一样把部队分工，重新创业。环境太糟了，傣傣人也只能借给他们十几把工具，连土著都哀叹这些异国士兵的命运，即使泰国游击队的命运也比他们好多了！李文焕同样如此，但他还是在泰国清迈买下一栋豪华住宅安置他的家眷。

残军窜入泰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泰国国防部官员的耳里，对闯入境内的这支国民党残军，同样信奉佛教的泰国国王和政府，却没有像缅甸和老挝一样出动军队围剿，反而允许残军在这里暂住一年，甚至还送去大批粮食。这使残军甚至以邻为壑的缅、老政府都感到不解。泰国国王的仁慈和泰政府的宽容，使走投无路、濒临绝境的残军终于有了个苟延残喘、休养生息的落脚点。段、李两人异常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局面和处境，对部队发布了异常严厉的命令，不许下属官兵扰民，后来还亲自枪毙了几个违反军纪的军官和士兵，所以残军和泰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安无事。

既然失去台湾的援助，就得自谋生路，三军、五军又开始干起了护商收税的老本行，他们不得不同当时的各马帮争抢运输道路，甚至互相残杀。这时的残军彻底放弃了反攻大陆的幻想，只求在异域扩展生存空间，以求安身立命。然而光凭枪杆子也并不足以在泰国立足，处世灵活的段希文和李文焕还迅速同泰国某些政界要员建立了关系，彼此间心照不宣。

在异邦立足后，段希文决定大力兴办教育。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在会上，他不无感慨地说：“你们都看到了，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出来的兄弟，现在很多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娶妻生子，养家糊口，我们的第二代也已经一二十岁。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的子女也是中国人。你们知道，再过几年，如果不打仗的话，三、五两军的家属，加在一起将会超过十几万人，比军队人数要多十几倍。我们这支孤军，将会变成金三角的汉人部落……我常常忧虑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一闭眼，将来我们的后代不识汉字，不懂中国文化，久而久之，连中国话也不会说，岂不变成一群山里的摆夷？圣人说，‘子不教，父之过’，如此下去我们将愧对皇天后土，愧对列祖列宗，百年之后，我们的后代也会诅咒我们的。所以我想了很久，一定要办学堂，请有文化的人来做先生，保持中华民族血脉相传。”

有人担心缺少教书先生，段希文笑了笑说：“这个应该不成问题。现在大陆共产党搞知青上山下乡，很多学生越境来到金三角。我们对他们以礼相待，可以聘用他们来教书，做医生、护士，做财务、军需、文书、参谋。现在我们不缺士兵，缺的是有文化的人。”有人疑虑地问：“万一共产党派奸细混进来怎么办？”段希文环视众人，语气坚定地说：“那也不要紧，混进几个奸细算什么？我们已经宣布放弃反攻大陆，不与大陆为敌，就是奸细混进来，也正好把我们的真实情况报告大陆，这样我们的日子不是好过得多

吗？”不久，一道以总指挥名义发布的密令送达各部队。密令说，对于所有志愿投奔境外的大陆学生，不论男女一律予以收留；对于流落金三角的大陆学生，应积极给予帮助和解救，并动员他们来我方根据地。云云。

1962年段希文在美斯乐正式创办了兴华中学，对当地学生和边远贫困学生免收学费；并每年保送40名优秀学生到外地上大学。由段希文资助的学生如今已遍布海内外，不少人成就颇丰。

自从1950年国民党残军入侵金三角后，有很多因各种社会原因涌入金三角的中国人。这个人数众多的汉人部落成为影响金三角历史的重要社会力量。据说一时间说汉语和学习中文成为一种时尚，各种华文学校应运而生，比如后来在满星叠，大毒泉坤沙就办有大同学校。这些华文学校不仅只招收华人学生，也对所有的当地孩子开放。

至于学校老师，几乎都是大陆知青。广义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束于70年代末，1968年达到高潮，总共涉及将近2000万的知识青年，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许多来到云南等濒临金三角边境的知青，出于对金三角的好奇，或怀揣未来的希望，或带着狂热的政治激情（尤其到了文革时代），来到了金三角。在大陆，他们是狂热的知青和红卫兵，来到金三角后，生存超越了意识形态跃居第一位，他们就像入侵的国民党残军一样，学会了弱肉强食、不择手段。因为生存，他们有的亡身异域；有的参与贩毒吸毒、护商，投靠坤沙势力；有的打入清迈黑社会，一度成为一方霸主，后来在黑吃黑的火并中惨败；有的参加缅共与政府军作战后转投国民党残军。但知青毕竟与国民党残军不同，他们是有文化的城市青年，受过现代教育，一旦来到这愚昧野蛮之乡，他们大都顺其自然地肩负起播种文明的责任。也许这就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一种生活的必然规律。

段希文开始对知青到来还是持疑虑和谨慎态度的，但是不久他就完全放心了，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知青都称得上是一支新生力量，一批不可多得的人才。大批知青的到来给这支垂死的汉人军队注入了新鲜血液。由收留知青亦足见段希文的政治远见。身处异国他乡，生存环境恶劣，大家都是没有根的中国人，命运漂泊，彼此需要对方，这才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对立已没有那么重要，而且自己已经宣布放弃反攻大陆，所以和知青彼此比较宽容。

残军住在美斯乐、唐窝，很快就到了一年的期限，仍没有撤走的意思，也不交枪投降。他们说中国话，吃中国饭，喝中国茶，穿中式服装，过中国的节日，开中文学校，办中文报纸，挂青天白日旗，俨然一个国中之国。这种行为引起了泰国民众和舆论的强烈愤慨，学生游行，市民罢市，政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幸亏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最高总司令江萨·差玛南陆军上将从中斡旋，泰政府暂时对残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事实上，泰国军方对入侵者是有多方面考虑的，只是他们吸取了缅甸军队的教训，不敢对残军轻举妄动，担心久攻不下，反而造成被动，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才好。

1963年末，泰国政府开始行动了，照会残军总部：要么缴枪，就地生产；要么退出泰国领土。让段希文日夜忧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残军各部胆战心惊，现在的确没有能力同实力雄厚的泰国黑虎师抗衡，甚至连普通国防军也未必可以抵抗。缴枪吗？一旦缴了枪，岂不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可是，在人屋檐下，又能怎么办呢？段希文、李文焕无奈，只有在泰国文件上签字。

1964年初，缴枪仪式在美斯乐举行，泰国柴察少将受枪。当时，许多身经百战视枪如命的将士缴枪后跪在地上抱头痛哭起来。是啊，枪就是他们的半条命啊，失去了枪，这些异国人怎样生存呢？面对此情此景，老奸巨猾的段希文和黑胖子李文焕只是微微一笑。事实上，枪是缴了，但只是一部分残破的旧枪。段希文、李文焕把枪埋进了山凹，当晚即取出加紧防备美斯乐、唐窝，并连夜派人带大量银圆购买武器。在这里，武器购买异常方便。在小镇的集市上，就像贩卖中国产的衬衣一样随便，你走在路上，冷不防就会有一把左轮手枪伸到你面前，悄声问：“要枪吗？”这里还大量贩售卡宾枪、轻机枪，只要有钱，什么都

有，甚至可以要别人的命。

段希文的担忧没有错，缴枪的当夜，即有人袭击美斯乐。但他们中了残军的埋伏，残军甚至没有动枪只用板斧便敲开了袭击者的脑壳。段希文没有审问这些人，他们也当然不会供出泰国政府。他们并非正规部队，只不过是政府雇佣的武装而已，丢下武器后，袭击者抬着尸体遑遑地走出了美斯乐。此后泰国政府不敢再轻举妄动了，而是蛰伏待机。

第三军和第五军这两支汉人队伍之间有很深的成见，尤其是黄大龙事件之后。许多第五军的人都不大看得起李文焕，他们公开指责第三军，嘲笑李文焕是草包、恶霸、土匪和奸商。

但李文焕却绝非等闲之辈，他20岁成为镇康一霸，闯荡金三角二十余年，历经风风雨雨，在滇缅丛林里就像变色龙一样适应各种环境，而且在金三角，在严酷的战场上和国民党内部争斗中站住脚，牢牢控制队伍，成为金三角最后的领袖之一，又谈何容易？仅此两点就足以说明李文焕具有某种领袖才能。

矛盾是有的，患难时期则另当别论。1964年，在金三角重新站住脚跟的两支国民党残军终于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李文焕亲自翻山越岭来到美斯乐，这可看做是两军重新团结的象征。他们讨论了形势、任务和重返缅甸的可能性，研究联合作战方案，划定各自作战区域和势力范围。这种联席会议以后每年都要举行一次。随着与台湾关系疏远，两支兄弟队伍已经分道扬镳，就像两个分家的兄弟。

当会议快要结束时，台湾发来一封密电，批准组建“东南亚人民反共志愿军游击总部”，总部设在美斯乐，下辖第三、五两军；段希文出任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李文焕任副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

由此可见，台湾虽然对段、李违抗命令、拒不撤台的行为深感恼怒，但依然舍不得放弃这支武装，从名义上还是要把他们纳入国民党旗下。然而此一时非彼一时，此残军非彼残军，段、李也非当年盛极一时的二李（李弥、李国辉），第三、五两军合计兵力仅四千余人，要重现昔日辉煌谈何容易！

据说段希文有文化，重思考，不鲁莽，善待人，所以威信很高。和李国辉、李弥不同，二李都是正统军人，而段希文是个非正统人物。正统军人受制于命令，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无所作为；而非正统人物往往不受清规戒律约束，敢于反传统，敢于独辟蹊径，所以常有所作为，正所谓“乱世出英雄”，曹操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吗？当然，后来的钱运周也是此类人物，不过失败了而已。

有一次段希文对部下提问说：“要是当初李国辉不肯交出部队，现在金三角会怎么样？”部下回答不出，当然也许是不敢回答，因为脑袋里面有这种念头都是谋反罪。段希文哈哈一笑说：“兵权兵权，有兵才有权，枪杆子不能交啊！”

此时段、李两人和残军将领已对蒋介石及台湾政府失去信心，尤其是“总统”先生委派柳元麟之流在金三角“瞎折腾”之后，他们对台湾继续拿他们的生命作为“反攻大陆”的棋子心存抵触；但在政治上、舆论上又不能彻底断绝联系，比如军队番号问题，一旦被台湾撤销，这支队伍的存在就会名不正言不顺，变成彻头彻尾的没有国籍的“匪帮”，将来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会处处被动。于是他们与台湾讨价还价，只派十几个人跑到中国边界打几枪扔个手榴弹，算是向台湾交差。

这期间，蒋介石仍做着反攻大陆的美梦，对于段希文这样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脱离台湾的领导于心不甘。1966年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蒋介石感觉机会来临了，台湾报纸宣传说：照此下去要不了几年，共产党不打自垮，光复大陆只是迟早的事。

但他们好像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还有500万正规军和1200万民兵。1966年底至1967年初，蒋介石、蒋经国两次召见段希文、李文焕，答应恢复对残军的补给，条件是对云南实施窜扰，否则撤回台湾。段、李态度模棱两可。1969年元月16日，蒋经国来到泰国，了解残军实情。柳元麟来到曼谷一宾馆如实相告蒋经国：自从段希文迁移美斯乐后，第3军的李文焕也率兵进入唐窝与段希文来往密切。蒋经国感到无隙可乘，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收编他们。接着台湾易瑾、夏超等高级将领来到段希文住处商谈补给和接受台湾整编的问题。易瑾提出，要兵不要官，老弱病残一律不要，军官需要重新调整，整编后由易瑾、夏

超任正副指挥官。段希文和李文焕当场拒绝整编。

1970年元月16日，台湾安全局局长周中锋和情报局局长叶翔再次来到泰北，把段希文、李文焕叫到清莱府密谈，强迫他们接受改编。段希文嘲笑道：“台湾不发给我们军饷，不供给枪支弹药，你们还要来管我们？你们太不知趣了，你们以为这是在台湾？还像20多年以前随便发号施令？记住，这里可是金三角！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不会相信国民党！”周中锋、叶翔只得悻悻而去。

寡妇梦嫁人，醒后一场空。蒋介石深感残军已无法控制，就不愿再给他们补给。段、李非常清楚自身处境，他们与台湾是那种名存实亡的关系，所以失去了经济来源的他们明智地确立了为生存而战斗的目标。这年旱季，他们倾巢出动，发动了一场代号为“怒吼行动”的战役，重新打通了萨尔温江走私通道，建立了由他们控制的安全护商走廊。

在金三角，谁掌握走私通道就等于控制鸦片贸易，就等于拥有金三角控制权。由李国辉奠基的这支国民党残军就像一只蚕蛹，经过痛苦而漫长的进化，终于挣脱茧壳的束缚，完成了从蛹到蛾的蜕变。这是大自然不可抗拒的进化法则。如果说五十年代以二李和柳元麟为首的国民党残军还固守政治信仰，念念不忘反攻大陆，给金三角涂抹上一层政治色彩；那么到了段、李时代，这种政治色彩早已纷纷风化脱落，什么“反共抗俄”、“反攻大陆”，种种政治神话都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我们看到，这支经历时代变迁的汉人军队除了历史原因与台湾还有某些血缘牵连，沿用国民党番号，他们存在的全部目的和意义，已经与台湾政权没有任何关系了。

这支以生存为目标的汉人军队已失去政治意义，转变为一股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在金三角催生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此，原始的鸦片贸易被更大规模的走私取代，国民党残军逐渐肃清障碍，在金三角建立起长达数千里的鸦片走私通道。经他们武装护送的马帮开始源源不断地将各种走私品送达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周边国家，并逐渐控制了金三角毒品销量的70%，成为毒品霸主。

这就是金三角历史上有名的“段、李时代”。

2. 国籍问题

看到这支变了模样的军队越来越难以控制，蒋介石决定忍痛放弃第三、五军，派蒋经国亲自来到美斯乐，向全体官兵宣布：断绝关系，归顺泰国。而泰国政府却对这支汉人军队的忠诚程度心存疑虑，抱来的儿子养不了家，何况这个儿子是头狼崽，野性难驯，闹不好反成了引狼入室。所以归顺谈判一直艰难地进行了十多年，其中还发生过冲突，但双方始终没能达成最后协议。

双方分歧的焦点在于归顺还是投降，投降没有权利讨价还价，而归顺就要有些合法权利。泰国政府要求残军交出全部武器，因为一支不肯交出武器的外来军队不能让他们放心，无法向议会和本国民众交代；而武器是这支难民部落安身立命之本，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交出的。因此最后谈判总是集中在武器等几个关键问题上停滞不前。

在谈判期间，泰国政府数次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残军交出武器，降下青天白日旗，关闭中文学校，停办中文报纸，并以大军压境包围美斯乐，形势几度十分危急。幸亏泰国政府内部出现分歧，最后通牒和武力威逼变成了做给泰国舆论和老百姓看的表面文章。

时间进入1979年旱季，泰国最高统帅部接连2次颁布缴械令，并派国家精锐部队黑虎师兵临美斯乐。残军面临生死存亡之秋，到处风传泰国人又来缴枪了，一时人心惶惶。段希文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做好战斗准备，并电告李文焕从侧翼支援。然而黑虎师包围了一天，却迅速撤军了。随后一位政府特使星夜兼程赶到美斯乐，宣布至高无上的泰国拉玛九世国王陛下要召见汉军将领。

国王召见显然是个重大事件，表明一个决定他们命运的重要时刻来临。将领们个个都很紧张，因为不论这种召见将给汉人军队带来机会、灾难还是福祉，他们都无法抗拒，因为国王陛下代表至高无上的意志。残军内部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段希文常常有惊人的直觉和判断，他预料泰国政府必是有求于他们，此行断无风险。因为前者黑虎师先围后撤，说明泰国定有要事发生。但军人要先预料失败之事，他还是安排手下做好了战斗准备，以及脱身之计。

几天以后，拉玛九世国王陛下在曼谷皇宫亲切会见了段希文、李文焕、雷雨田和钱运周，这种破格礼遇使得他们诚惶诚恐又满腹疑惑。国王陛下是位和蔼可亲的中年人，向他们道：“听说你们早有归顺之意，那好，朕现在就宣布，御赐你们四人为泰王国国民。卿等要努力效忠国家，不要辜负了朕的一番苦心。”四人感激涕零，山呼万岁，恨不得将赤胆忠心掏出来表白一番。

晋见结束，大轿车把一行人载到总理府，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最高总司令江萨·差玛南陆军上将亲自接见他们，启动归顺谈判的最后程序。总理开宗明义对他们说：“国王陛下亲自接见你们，这是你们的最高荣誉。既然已经是御赐国民，就要全心全意效忠国家和国王。现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叛乱分子发动战争，国王需要你们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如果谁敢违抗国王命令，就将被视为这个国家不可饶恕的叛逆和罪人！如果你们平定叛乱并愿意效忠泰皇，政府将把你们改编成泰国军事旁支系统——民众自卫队，仍受国家军事最高统帅节制，但不必缴械。”

现在他们终于明白过来，原来这是一个高贵而精心的谋略，泰国政府把他们喂饱，套上黄金笼头，是要他们上战场啊！其实这也正是十余年来江萨上将竭力阻止武力驱逐汉人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二十多年来，政府军不遗余力征剿叛乱分子，却没有任何成效，反而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这颗越长越大的毒瘤时刻让这位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最高总司令忧心如焚，其担忧程度要远远胜过这支汉人军队。江萨上将见多识广，读过中国的《水浒传》，知道有一个宋江招安的故事。宋江招安后奉朝廷命令征讨同为起义军的田虎、王庆和方腊，结果几败俱伤，最终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朝廷得以安稳。现在眼前就有一个现实版的“宋江”，让这支东南亚国家都感到头疼的国民党残军去征剿叛军，政府坐收渔利，岂不是天赐良机？如此看来，缅甸、老挝政府是不是都太短视了？

但倔强的汉人军队却有几项条件要求他必须答应，否则宁可退出泰国国籍。他们的条件是：汉人军队暂时更名为泰北人民武装自卫队，政府发给经费，补充武器弹药装备；一旦剿匪任务完成，国王即对全体官兵实行大赦。自卫队建制不变，保留武器，汉人官兵及家属全部就地加入泰国国籍。等等。

经过艰苦的谈判和讨价还价，残军将领们终于与政府达成了协议。这是一场生死赌博，前国民党残军就像招安后的梁山大军，别无选择地又被绑上了战车。

那么，让泰国政府头疼二十多年的叛乱分子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两大阵营从意识形态对抗演变为直接军事对抗，对抗的结果是在一些贫穷落后的小国实验推广各种主义和理论。由于美国入侵越南和中苏两国援越抗美，东南亚地区剧烈动荡，国际共产主义活动也在该地区日益活跃。不少国际共产党人潜入金三角地区，发动、训练当地少数民族，组织武装起义，反对政府，公开宣布要夺取政权。东南亚各国政府感到了巨大的威胁。

当年在泰北山区，先后活动着几支游击队，势力最大的号称一万多人，控制着泰北的广大地区。其中一支由越共支持的苗区游击队以帕劭山、考科山和考牙山为根据地，拥有1000多人的武装。泰国军方围剿过二十多年，动用飞机大炮也没有将他们消灭。最近他们又下山袭击昌孔县城，击毙县长和警察局局长，然后打着红旗向泰国北方省会清莱府、帕尧府和难府挺进，要把武装革命的旗帜插遍整个泰国。

泰国朝野一片震动。政府军急调部队前往堵截，出动坦克、飞机参战。刚刚经历越战惨败的美国人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势力蔓延，也应泰国政府请求出动战机助战。游击队在政府军地面和空中立体攻势下损失惨重，可以说简直没有还手之力，不得不退回山区重新进行持久战。

政府军全力进剿，以根绝心腹大患。可是他们的飞机、坦克、大炮进了丛林和大山，都失去了用武之地：坦克只能在山脚下打转；因为四周山峰林立，飞机不能飞得太低，但仍然损失了三架从美国进口、昂贵的眼镜蛇直升机；游击队员躲进树洞、石穴，炮弹发出去，就像打蚊子。在山地丛林战面前，大兵团根本无法施展，只能一个营一个营地进攻，而攻到半山腰时，已是伤亡过半。政府军叫苦不迭，游击队却重新如鱼得水，形势就变得格外复杂和扑朔迷离起来。

大龙山脉地势复杂，方圆百里，游击队占据的北麓叫帕勐山，犹如一座天然城堡，只有一条小道可达主峰帕当峰。游击队把指挥部设在隐蔽的山洞里，构筑防御工事，派出游击队员四处出击，牵制不善爬山的政府军，迫使他们进行自己所不熟悉的丛林游击战。

游击队员都是当地苗人，祖祖辈辈以山为家，擅长打猎和翻山越岭。泰军是正规军，穿大皮靴，美式军服，踢正步进行检阅，个个威风八面，可进了丛林和大山，才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狗熊。这里山大林密，行路艰难，箐沟纵横，沼泽密布。在这座永远走不出去的天然迷宫里，游击队员们为他们掘下了一座座充满杀机和危机四伏的死亡陷阱。

这里的死亡静悄悄。一些军事教科书上学到的法则都没有意义。当泰军士兵霸气十足目中无人端着枪搜索这些手下败将时，突然子弹从一个看不见的暗处角落，从树后、树上、地洞或者岩石缝里射穿了他们的脑袋。许多泰国士兵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打死了，去见佛祖还不知道敌人藏在哪里。有时敌人故意在他们面前暴露目标，吸引他们注意，可是还没等他们扣响扳机，另外一股敌人却从后面钻出来开了火。有时敌人故意引诱他们去活捉，却把他们悄悄引进雷区，把他们炸得血肉横飞。还有士兵谨慎搜索前进，原本结实的大地却突然从脚下开了裂，裂开一道深缝，坑底倒插许多锋利的竹刺、铁签和捕猎机关，士兵们被戳得浑身都是窟窿，连叫一声的力气都没有……这就是可怕的丛林战，美国大兵就是这样在越南被打败的。

游击队很多领导人都在越南作战多年，见识过现代化的立体战争，和最强大的美国交过手，并得到老大哥们的真传，深谙游击战法。他们把这种行之有效的丛林战术移植到金三角，让养尊处优的政府军到处碰壁，致使政府军每次发动攻势都要损失许多官兵。

政府军苦于崇山峻岭、茂密森林的险阻，每年只能在短暂的旱季对游击队进行围剿，一到雨季只好退回平原和中心城镇。就这样，年复一年，游击队越剿越大，扛着红旗从山区又打回了平原，宣称在六个月内推翻泰政府。游击队以燎原之势对泰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游击队让政府伤透了脑筋。要想对付这些丛林战高手，只能指望更擅长山地作战的精悍小部队。钝刀斩不开硬骨头，唯一的办法是另寻一把快刀。但到哪去寻找这样的快刀呢？

这时前陆军元老屏元帅之子，未来的政府总理差猜将军晋见泰国拉玛九世国王普密蓬·阿杜德陛下，敬献一条锦囊妙计：以至高无上的国王陛下的名义，征召同样令政府头痛的前国民党汉人军队前往帕勐山作战。他们能以几千人挫败上万人的缅军及印度兵，无人可比，定能克捷。这样既可招安盘踞金三角的汉人军队，又可达到消除游击队后患的目的。且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政府可一举两得。国王陛下顿时龙颜大悦，批转江萨上将采纳执行。

对残军来说，剿灭游击队就可以结束近三十年的异域流浪生活，获得国籍和在泰国永久的居住权，生存也不成了问题，无异于天赐良机。段希文知道，这是留在泰国的唯一机会。但这个机会须以鲜血为代价，必须以一部分人的死亡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生存，除此之外，他们无路可走。此时，他就像当年被朝廷招安去征剿方腊的宋江一样，心情沉重，百感交集。

段希文时年已七十九岁，须发全白，早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头子，而且患有心脏病，因为常年吸食鸦片，身体明显衰老和精神不济，但是他的头脑却十分清醒。十余年来政府军在几百里以外的帕勐山打仗，隆隆的炮声被重重大山阻隔，虽然于己无碍，他还是每天密切注视战况进展。有一次钱运周看他脸色沉重，就问总指挥何以如此悬心，又不是咱们军队打仗？他叹一口气，忧心忡忡地回答：“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我担心受连累啊！”现在终于被他言中了。

夜晚，段希文总部灯火通明，李文焕和他部的高级将领也在场。没有争吵，每一位军官都知道自己的处境。可是，这代价也未免太大了。对方是让泰国正规军头疼了二十年的游击队，正规军无能为力，说明这是一块硬骨头，正因为是硬骨头，才会让他们这些所谓的“国民党中国军队难民”去啃。然而他们也确实老了，牙齿也松动了。从1950年兵败大陆，此后两次大撤台，结束勐萨时代和江口时代，蜗居美斯乐，金三角风风雨雨三十年，这些汉人官兵已经彻底改变模样。从前二十岁的年轻士兵，此时已经年过半百，结婚生子，儿女成行；第三、五两军，真正能拿起枪打仗的不过数千人，而老人、家属和孩子则已经超过十数万之众。他们已不能再东征西讨到处打仗，不能转移，不能长途行军，不能成龙上天，只好成虫钻地。虽然他们也乐意别人把他们看作一支军队，但仅仅是因为他们还保留军队建制，说是难民部落倒非常贴切。在会上，大家都非常沉默。沉默便意味着沉重和无异议。总指挥的一句话让他们铭记五内，刻骨铭心，紧紧团结在一起。总指挥说：“为了我们的女人和娃娃，拼光老命也值得！”天亮时，达成了协议。每个人都知道，只有走这条路，才是他们唯一的活路。

公元1979年旱季，帕勐山帕当前线。泰国精锐部队黑虎师正在进行军事操练。士兵们军容严整，气宇轩昂，步调一致，口号响彻云霄，大皮靴踏在地上掀起尘土飞扬。在黑虎师旁边，站着一支奇形怪状的汉人队伍，他们衣衫褴褛、老少不等、高矮不一、面目凶恶。看着黑虎师操练，有人竟打起了瞌睡，似乎站着都要睡着了。

这就是所谓的汉人援军？从前威风八面让整个东南亚都闻之色变的国民党残军？那个矮个子白胡子老头难道就是大名鼎鼎的总指挥段希文将军？泰军指挥官莫中将皱起了眉头，认为政府是在和他开玩笑。被称作援军的这支队伍只有五百人，指挥官段希文看上去至少有七十岁，头发胡子白成一团，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一张嘴竟还流下了鼻涕和口水（大烟瘾犯了。作者注）。以前是“风流倜傥”，现在是真正的风流涕淌了。他麾下多是些胡子兵，扛着各式长长短短的武器，年纪从二十岁到五十岁都有，给人感觉像一群临时召集的乌合之众。按照严格保密的军事要求，他们抵达山下昌孔县城的时候，要偃旗息鼓悄悄通过；但他们好像很健忘，休息了三天，重复开了许多誓师会、慰问会、决心会、联欢会之类活动，就差没开告别会了，搞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好像生怕山上游击队不知道他们来了一样。

莫中将指挥的黑虎师是政府军精锐，精锐都打不下帕当峰，眼前这支破破烂烂的汉人队伍又来添什么乱呢？为了让他们知难而退，同时对政府有个交代，莫将军提议，两军举行射击比赛，双方各出多名射手打靶。比赛结果，政府军的神枪手操作规范，枪枪十环；汉人援军果然不出所料，无论步枪、冲锋枪还是机关枪都输给黑虎师，有的射手居然连连脱靶。看得旁观者个个心灰意冷，惹得政府军一片耻笑。岁月催人老啊，残军士兵毕竟近二十年没打仗了，再精良的技术也荒废了。第二三代残军又小，没有打仗经验。就这些人马，还是三军、五军各出一半，精挑细选的。

莫将军的脸越来越长，他说：“段将军，要不我给政府说说，你们还是——”“莫将军，我对贵军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这场战斗自始至终必须由我军指挥，不能由泰国军方指挥。”白胡子老头好像知道他要说什么，打断了他。莫将军咽下要说的话，笑着说：“那请问总指挥，贵军需要多长时间拿下帕当呢？一个月够吗？”段希文伸出一个巴掌答复：“只需要一个星期就够了，或许只要三天！”“什么？”莫将军大吃一惊，继而又笑了，“帕当峰是一道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叛军占据有利地势，政府军用了二十年的时间都没攻下来，你们就区区五百条命，一星期拿下帕当？段指挥，部队可不是开玩笑的地方。”“我这一大把年纪像是给你开玩笑的吗？中国有句话叫做‘得于斯者必毁于斯’。现在，按我们的约定，我是总指挥，你就待在指挥所里，看我们是如何取胜的吧。”白胡子总指挥非常自信地说。

“可是……那好吧。我希望贵军不要给黑虎师带来太多的麻烦……”莫将军道。白胡子看了他一眼，莫将军便不再言语了。因为不管莫将军内心如何不满，‘国防部’给他的严厉命令是：必须配合段将军，

满足他的一切要求不得有误。军令如山，这回段将军唱主角，骄傲的黑虎师只能委屈服从演配角。

段希文下令组成敢死队，由一位徐姓师长担任前线指挥，敲锣打鼓，吹冲锋号以壮声势，三天内必须强攻至半山腰。政府军炮火轰击，飞机出动投弹，声势要浩大，场面越热闹越好。黑虎师主力尾随跟进，担任支援和扩大战果的任务。

莫将军的嘴撇了撇，险些滑出笑声来，他使劲刹住了。一开始他就怀疑面前这个汉人老头的神经有问题，现在看来确信无疑了。因为这支援军一出场就像唱戏一样大肆宣扬，山上游击队肯定已经获得情报，对此早有准备无疑。在地形复杂的山地丛林，大炮飞机也基本上没有多少作用，你能把整座山都炸平吗？莫将军又有些愤愤然，这是政府从哪个坟墓里挖出来的老棺材瓤子，哪里配当什么指挥官？这哪里是打仗，分明是儿戏！让黑虎师跟在后面，给你们汉人收尸啊？他对白胡子老头大声吼道：“你这是拿战士的性命在开玩笑，肯定失败！”段希文笑了笑：“请按我们订的君子协议行事，你只看不许指挥。”莫将军只好叹气。

沉寂一段日子的帕劭山再次响起猛烈的枪炮声，飞机呼啸，大炮轰鸣，山谷和丛林腾起黑烟。方圆几十里战场上，到处树林燃烧火光冲天。

果然不出莫将军所料，游击队轻重火器交叉封锁，枪声响起，当天上午残军就死亡15人，30人受伤，而阵地并未推进多少。莫将军坐不住了，他再次建议段希文改变战术，改为侧面进攻，以减少伤亡。段希文仍没有听他的，他用望远镜从指挥所里观察进攻的部队，又不时地走到地图前看一看。战斗打到下午黄昏，部队不但前进甚少，反而又牺牲了10人，50人受伤，而段希文还在指挥残军前进，不许后退。直到天黑下来，他才命令残军停止前进，但仍命令不停地用迫击炮向游击队的阵地开炮。

到开战第三天，敢死队已伤亡一百多人，强行把阵地往前推进，到达了帕当主峰半坡上。但前线指挥徐师长不幸中弹阵亡。段希文脸色铁青，他咬咬牙对雷雨田说：“参谋长，只好请你上去督阵……把枪炮敲紧些，咬住他们，要保存实力，千万不要再增加人员伤亡！”

莫将军突然感到一阵悲哀，毕竟都是军人啊，马革裹尸，以身殉国，更何况他们还是异国的士兵！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这些老弱病残竟如此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唉！好好死在自家床上多好，为什么非要暴尸荒野呢。莫将军感觉自己的眼角有些湿润了。

第四天天刚亮，段希文发起冲锋号，残军一个营一股劲往上冲。莫将军放下望远镜，不愿再看这种战争惨景。可这回奇怪的是，游击队除了有零星枪声还击外，并没有密集的枪炮声。到了上午10时，传来令莫将军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的消息：残军已收复帕当！共打死反政府游击队356人，俘虏708人。

莫将军毕竟不是中国人，不知道中国人用兵的法度，他只是诧异，然后对白胡子总指挥的态度彻底转变了，甚至万分崇拜。

原来这些老老小小召集起来的汉人部队，不是用来展览给别人看的，他们个个都是丛林战高手。他们与黑虎师的最大区别在于，器宇轩昂、军容整齐的黑虎师只会挺直腰杆冲锋，虚张声势地嗷嗷叫，一群群挤在一起互相壮胆，其实不过是给游击队送去的做工精致的点心；而这群胡子兵根本就不是人，他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地狱幽灵，个个都是杀人专家。他们好像天生就是为丛林而生的，丛林就是他们熟悉的家。游击队的丛林战法一下子让他们焕发了青春，复燃了他们久违的战斗激情，仿佛又回到了大其力、旱季风暴、湄公河战役时代。进入丛林，如同平阳猛虎回归山林，浅水蛟龙重返大海，他们迅速找回了自己表演的舞台。他们像老狼一样在丛林中游荡寻觅猎物，像蛇一样发动突然袭击，像狗一样后退，像猫一样轻灵，像豹子一样勇猛，像狐狸一样狡猾。对手在他们眼里就像小学生，他们要给这些稚嫩的游击队和傲慢的黑虎师上一堂生动的丛林战术课。那老到的判断，诡异的战法，灵活的身影，准确的枪法，令督战的泰军将领感慨不已。

这些地狱幽灵像水银泻地一样慢慢向丛林深处渗透。他们以丛林战对付丛林战，以游击战对付游击战，

以对手的特长对付对手的特长。游击队的小把戏哪里骗得过他们，这些都是他们从前对付政府军清剿玩剩下的。前面影子一晃，他们伏在地上不动，晃来晃去，对方失去耐心，再一露头，一枪打个正着，脑袋绽开一朵血花。

游击队从来没有与汉军作战的经验，这次遇上了克星，抵挡不住，有些沉不住气了。游击队司令员、政委以及所有拿得动枪的伤员统统上了阵地，誓与根据地共存亡。一时间山上狼烟滚滚杀声四起，残军到底力量单薄，游击队凭借有利地形顽强作战，暂时挡住敌人进攻。一时双方都难取胜，在主峰山腰上对峙，战场呈现胶着状态。

然而，段希文的王牌却不是这支在正面与游击队对峙的队伍，他有更厉害的秘密武器。正面进攻只是做样子的，所以说越热闹越公开越好，其真正的意图是为了掩盖一个最大的阴谋。

就在主峰战斗打响前，一支神秘的突击队在夜幕掩护下悄悄开出昌孔县城，朝战场相反方向开去。他们连夜疾行，迂回至湄公河上游，然后分乘几只竹排顺流而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帕当峰背后弃筏登岸。没有火把，月光映着人们的脸，赫然是装备整齐的残军士兵。突击队员约100人，都是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老兵，装备精良，配有美式自动步枪、冲锋枪、手雷、火焰喷射器、小型步话机等等。他们的指挥官是钱运周，副队长为团长米增田。

钱运周身为国民党残军情报处长，从前常常深入苗山，与苗王和土司头人均有交往，共同对付政府军，一同做走私生意，总之都是一条船上的战友。如今苗人打出反政府旗号，钱运周奉国王之命讨伐，朋友反目，只好兵戎相见，拼个你死我活了！

突击队沿着一条荒草丛生的小径拐进山管。这是一条几乎无人知晓的崎岖山道，因为不常有人走动，所以灌木藤蔓挡道，队员们须边走边拨开草丛寻路。随着山谷越来越深，蚊虫成群飞舞，空气中弥漫着阴冷潮湿的草木腐烂气息。四周静悄悄的，偶有几只不知名的野鸟，发出像老人边咳嗽边笑的声音，让人闻之毛骨悚然。

在一座千仞绝壁面前，他们停下了脚步。这里就是他们通往表演舞台的阶梯。从下往上看去，刀劈般的青黑色悬崖高耸入云，站在下面的小小的人类简直就像渺小的蚂蚁。悬崖不知有几多高，不知有几多险，它的庐山真面目被夜色和云团笼罩，让人感到心惊胆战凶险莫测。

“弟兄们，这里是敌人唯一没有防卫的方向。我们要从这里爬上去，插到敌人背后偷袭。成功失败在此一举，为了我们的女人和娃娃，上！”钱运周命令道。

这群穿黑衣服的人影迅速散开，用脚踏住石壁凹处或突出的石块，手指抠住石缝或抓住树根藤蔓，像一只只顽强的大蜥蜴紧贴在陡峭的悬崖上，向上一点点蠕动。几只受到惊吓的飞鸟发出惊慌叫声，拍着翅膀划破夜空的寂静飞走了。队伍中不时有人发出凄厉绝望的惨叫，他们不幸因为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手指酸软，一脚蹬空，或者手没有抓牢，或者脚下一块石头松动，树根藤蔓因不堪重负而断裂被连根拔起，或者稍一分神——就跌下悬崖，摔成肉饼，被同时赶来的黑暗中饥饿的死神吞噬。

开战第四天拂晓前，他们从帕当主峰背后，摸进了游击队后方阵地。游击队员们睡得正香，政府二十多年对他们无所作为，帕当峰的险恶地势，以及连续作战的疲倦麻痹了他们的神经，一个个睡得尸挺尸挺的。望着这些“可爱”的游击队员们，突击队员们一声冷笑，非常轻松地帮助他们从梦中就直接进入了地狱。

游击队后山空虚，突击队打了他们一个冷不防，活捉了敌人司令和政委。但突击队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至少有将近一半人不是死在战场上和敌人枪口下，而是从绝壁上滚落下来，尸骨无存，永远消失在黑暗的深渊里。这时，前方传来残军的冲锋号，两支军队前后夹击，一个半小时内战斗结束，游击队大部分被俘，小部分溃逃。

队伍凯旋班师，迎接他们的却是亲人的一片号啕之声。出征五百男儿，只有半数人活着归来，其中还

有不少缺胳膊少腿或者高低不齐的伤兵。几天前还活生生的父亲、丈夫、儿子，如今却变成冰凉的骨灰；有人甚至连骨灰也没有，只好在盒子中装一杯战场泥土代替。

悲痛的哭声潮水般淹没了金三角。在随后的几天内，举凡金三角汉人村，几乎家家办丧事，户户门前都挂出召唤死者亡灵的招魂幡。披麻戴孝的孤儿寡妇比比皆是，凄惨的哀嚎和啼哭此起彼伏，昼夜不息。人们渴望和平，但是和平竟要以如此沉重的代价来换取！残军官兵正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换取在泰国的居留权。

段希文、雷雨田、钱运周来到阵亡的徐师长家慰问。师长遗孀全身披麻戴孝，三个孩子，最大的男孩子才十三岁，见了长官就哭成一团，哭得死去活来。大家都唉声叹气，黯然泪落。按规定，阵亡将士除少量抚恤金外，满年龄的男孩子还可以当兵，这样可以为家里挣得一份薪饷。徐师长儿子才十三岁，不够当兵年龄，段希文想让他提前进部队，在总部当个小勤务，挣份薪饷。不料却遭到师长遗孀恶狠狠的拒绝。她红肿着一双眼睛，大声嚷道：“你们滚开！我们一家要死就死在一起，我再也不让儿子去当兵！”

人们好意劝说，寡妇就是不允，他们只好悻悻地离开。段希文苦笑道：“要是政府不能兑现诺言，我们都是历史罪人了。”

雷雨田慨叹：“这场战斗，虽然我们大获全胜，但已经伤筋动骨，大伤元气了！今后这些老弱病残，再也不能像正规军那样去应征打仗了。”

钱运周说：“是啊，这样我们会被彻底搞垮。”

段希文表情异常坚决地说：“马上给曼谷发报，催他们派特使来，公开对阵亡将士进行抚恤，兑现和平协议。”

然而，祸不单行，当天夜里，更加不幸的灾难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席卷美斯乐，将所有茅屋草房和宿营地变为焦土。大火接连烧了几天几夜才熄灭。关于失火原因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烧纸钱点燃草屋，有的说香蜡火烛燃尽烧着枯草，有的说故意纵火，也有的说是天火。因为失去现场，到处一片狼藉，所以始终没有定论。

流离失所，失去亲人，现在又失去家园，艰难的生活把难民推向了更加绝望的深渊。人们流干眼泪，默默坐在废墟上，等待下一个未知的命运。

这时政府特使、未来的政府总理差猜大人一行出现了。差猜大人亲自视察了火灾现场，望着山坡上矗立的数百座新坟，眼前烧焦的废墟，以及成千上万坐在废墟上面色焦枯黝黑的汉人难民，未来的泰国总理深感震撼。他弯腰抱起一个失去父亲的孤儿，并且当场掉下眼泪，这个细节立刻缓和了在场难民与政府的对立情绪。特使大人双手合十，亲自为死者灵魂和妇女儿童祈祷祝福。他还逐一看望慰问残军死难官兵家属，到医院看望伤兵，向他们保证政府将会给予抚恤优待。

特使返回曼谷，不久金三角便传来喜讯。国王陛下亲自颁给段希文将军一枚勋章，对所有非法入境的前国民党残军官兵及其家属实行特赦，嘉奖所有参战官兵。阵亡官兵按照政府军待遇给予优厚抚恤，负伤官兵依伤情分类抚恤。所有汉人官兵及家属可以难民身份志愿加入泰国国籍，宣誓效忠国王，信仰佛教，政府接纳其为泰王国公民。

原国民党残军取消“国民党东南亚游击总指挥部”称号，改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这些没有撤往台湾的部队后来被称为“泰北孤军”。作者注），段希文将军任总指挥官，李文焕将军任副指挥官。自卫队仍然驻扎原地，保留军事组织形式，保留枪支武器，协助政府军维持治安，由政府发给薪饷，服从政府调遣。残军不得再种植鸦片，贩运走私，只能重新建立生产基地，种植粮食作物，自给自足。（但泰北地区气候土壤根本不适合种植粮食。凭着微薄的收成，残军的日子仍然艰苦。作者注）

进入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就像一条孽龙，历经数十载沧桑巨变，吞云吐雾兴风作浪，搅得周天不得安宁，如今终于皈依佛门，虽未修成正果，却也立地成佛了。

段希文向他的部下，宣布姗姗来迟的和平喜讯。他的声音却一点儿也激动不起来，好像已过时令的水果的味道。

“我宣布，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不再是……中国人，我们是……大仁大德的泰国国王的忠实臣民……”总指挥的声音在风中断断续续、颤颤巍巍地传到昔日汉人部落的各个角落，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地传到今天每个“泰国臣民”的耳朵里。从此，他们再也不用漂泊流浪，过上和平日子了！从此，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居住在泰国，拥有正式的国籍了！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欢呼，人们都沉默地低下头。“中国！我的祖国啊！！”人群中突然有人号啕大哭起来，继而人群中哭成一片。有人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面向北方，金三角对面那个神秘的国度，那个他们日思夜想的故乡，磕起头来，撕心裂肺地大哭。获得即意味着剥夺，从此他们将不再是中国人！从此，他们将割裂那生我养我的父母之邦！从此，他们将变成游荡的灵魂，与祖国隔河相望，悠悠荡荡，漂泊四方！

“我们不再流浪，我们的土地就在脚下！……我们的任务是盖房子，重建家园！我们要盖最好的住房，铁皮顶，砖瓦房，楼房，琉璃瓦，不许搭草房！谁搭草房我就掀掉它！……汉人住草房的流浪日子从今以后一去不复返了！”总指挥宣布完毕，人们发现他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当美斯乐、唐窝的残军获得泰国居住权成了合法公民，并分了田地之后，台湾当局竟慌了手脚。他们担心残军被泰国收买，会影响国民党军声誉，被外界骂台湾无情无义，于是急忙派出中央情报局局长叶翔赶赴金三角，会见段希文、李文焕。叶翔对段希文说马上恢复补给，望不要接受泰国的补给，有什么困难台湾都会解决的。段希文则直言相告：“一切都晚了！我们苦了几十年谁管过我们？你拿什么东西来证明台湾管过我们的死活？换句话说，我们反攻大陆二十多年，死了多少人，你们给了我们什么抚恤金？一分钱也没有，军饷也扣发了！蚂蚁拱不倒泰山，别做反攻大陆的美梦了。你走，我们不想见到台湾来的人！”

帕当山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980年6月18日凌晨1时30分，被泰国称为“残军的灵魂”的段希文心脏病猝发，在曼谷与世长辞，享年80岁。知悉噩耗，泰国举国震惊。泰国国王亲自发唁电追悼。次日，泰国前总理江萨上将亲临批耶泰医院，向段希文遗体告别。望着静卧在鲜花中的段希文遗体，他情不自禁走上前，伸手抚着段希文肩膀，许久无语。

6月24日，覆盖泰国国旗的段希文灵柩，由泰国高级将领护送，从曼谷经清迈再转回美斯乐。公祭在当地延续了整整15天，数万群众冒雨从缅甸、泰国前来祭奠。7月24日，葬礼举行。其间泰国总理差猜及多名将领敬献花圈，送葬队伍长达两公里。按其遗愿，他被安葬在美斯乐的他那翁山之巅，面朝北方——自己的祖国。

1982年，云南同乡主持建成了希公陵。其中一副挽联概括了段希文的一生：扬威异域，树立风范，领导中原豪士，开荒拓土，孤忠撼中外，功勋永铭照佛国；创立会馆，惠泽同乡，相率南诏健儿，兴学建教，桃李满天下，楷模常留在人间。

1980年正在大陆的段浩川收到一封台湾的来信，写信的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段湄川。“父亲段希文因心脏病突发于6月18日逝世，快来参加葬礼。”惊悉噩耗，他和哥哥立马动身准备前去奔丧。但因当时出国手续办理起来十分繁琐，到曼谷的航班又十分稀少，直到9月26日，段浩川和哥哥段峻川才乘飞机赶到曼谷。听说是段将军的大少爷和二少爷来了，曼谷的华人和云南籍商人非常热情，轮番宴请段氏兄弟俩，一住就是一个月。

之后他们才辗转到了美斯乐，同样受到了热情款待。村民们都争相前来诉说段将军生前的好，并详细描述了举行葬礼时的盛况：“那天数万人冒雨送葬，200多辆车从清迈一直开到美斯乐，还一度造成了交通阻塞，这种待遇连泰国元首都自叹不如！”“在送葬当天，一些人家找不到父亲的相片，还请人画了遗像悬挂吊唁。”段浩川从乡亲们的言语间了解到，父亲在泰国是一个受尊敬的人。“没有希公，就没有美斯乐！”现在这句话在金三角还广为流传。之后他们又被邀请到清迈居住了一段时间，直到在泰国过完春

节，段浩川哥俩才返回国内。

从1979年开始，一直到1983年，美斯乐、唐窝全体残军人员办完登记、入籍手续，正式成为泰国公民。若段希文泉下有知，当可瞑目了。

3.最后的没落

公元1950年雨季，时任李国辉“复兴部队”参谋长的钱运周从山外带回来一群可疑分子，其中一个瘦高个青年，疑是奸细，于是关押起来，严加审问。不料这一问却引出一个大人物，他就是日后金三角大名鼎鼎的总指挥雷雨田将军。

雷雨田原名张秉寿，云南曲溪（现建水县）人。1918年生，1937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宪兵学校，历经八年抗战，任昆明宪兵队长。1950年沿滇缅公路外逃，化名雷雨田，投奔金三角国民党残军。历任师长、军参谋长，是段希文的老部下，1980年段希文去世后，接任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李文焕仍为副指挥官，兼第三军军长。作者注）从此，金三角开始了最后的“雷雨田时代”。

雷雨田刚担任总指挥官就受到至高无上的泰国国王的“重用”，一道来自曼谷的诏书传来紧急命令，要他派兵攻打考牙山反政府游击队。据泰国军方说，这是泰国境内最后一支反政府武装，也是泰国的心头大患。对于刚刚以战争换来和平，安居乐业建设家园的前国民党残军来说，这道诏书无疑是道勾命符，它预示许多家庭又将大难临头。

人人心里都明白，这又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只有硬仗恶仗才会留给汉人。而打硬仗是要死很多人的，很多家庭会再次失去父亲、丈夫和儿子，对面的山坡上会再次增添几百座新坟！雷雨田拿着国王电报的手微微发抖，队伍已非昔比，帕勐山一战元气大伤，精锐几乎耗尽，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如今再度出征，多少人会生死难料，而能否打胜还是个未知数啊！

如同世界末日来临，汉人自卫队营地一片凄风苦雨，美斯乐到处笼罩着凄凄哀哀的悲惨气氛。战争阴影压迫在每个人心头上，谁都知道在劫难逃，因为至高无上的国王命令是不能违抗的。汉军归顺之后，美斯乐村口就竖起一座醒目的标语牌，这座标语牌至今依旧保存，只是已经破旧，上面用红油漆大书四条效忠誓言：

我们要时常想着：

- 1.遵从泰国法律和服从国家命令。
- 2.以生命来爱护和保卫我们所生存的国土。
- 3.忠诚拥戴当今皇上和皇族。
- 4.以身体和生命保卫皇上和宝座。

残军以区区五百破破烂烂的胡子兵，几天时间就消灭了政府军二十多年没有消灭的游击队，这使原先一片声讨之声的泰国舆论改为一片赞美之词。然而泰国政府和军队也非常尴尬，有这样一支骁勇善战的外国军队驻在境内，当政者睡觉怎会踏实？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泰军也不想每次都让残军抢风头，可泰军对现在这支游击队实是无可奈何，还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考科山与考牙山是两座姊妹山，位于湄公河西岸泰国境内，同属金三角边缘最大的釜山山脉。由于山势陡险地广人稀，这里从来都是苗族山民聚居地，同时也是贩毒集团和反政府武装出没的地方。

1970年代后期，一支游击队来到这里开辟根据地，频繁袭击城市，破坏交通枢纽，多次造成铁路运输中断。游击队司令吴沙沙金是个老资格国际共产党人，从小生在老挝，父亲是泰国人。还在学生时代就投身越南人民反法战争，后来又投身抗美越战，再后来又到过柬埔寨，支援红色高棉革命，总之他把自己的

一生都无私地贡献给了东南亚革命运动。他到过莫斯科学习革命理论，接受军事训练；到古巴参观学习，见过著名的大胡子革命领袖卡斯特罗；他在南越丛林中打了整整十年游击战，算得上一个经验丰富的游击专家。

他领导的游击队从最初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最终壮大到两三千人规模，对外号称考科军区和考牙军区，佯称万人。游击队巧妙利用互为犄角之势的有利地形，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屡屡大败前来围剿的泰国政府军。1980年旱季，泰国政府下决心从考科和考牙两山之间开辟一条战略公路，及时调动和运送军队物资，围剿和扫荡游击队。这就相当于把游击队根据地拦腰切断，因此游击队不惜代价拼命反击，力图挫败政府军的修路阴谋。这场修路之战打了两年，政府军出动美式F—100超级佩刀式和F—4鬼怪式强击机，还有眼镜蛇直升机，配合精锐的黑虎师大举扫荡游击队。然而这对于经历过十年越战炮火洗礼的吴沙沙金和他的游击队战友来说，泰军的立体攻势只能算美帝国主义越战的一个拙劣模仿。号称世界霸主的美帝国主义都被他们打败了，泰国政府军不更是小儿科吗？在他们眼里，政府军的飞机不过是纸糊的风筝，更不用说放屁一般的大炮了。

游击队白天隐蔽在山洞里，飞机找不到轰炸目标，只好把炸弹扔在没有人烟的山沟里。因山高沟低，树大林深，直升机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反而被躲在树缝里的游击队员用肩扛式地空导弹打下好几架。有的突击队员还未下飞机，便同飞机一起爆炸了；被送上山顶的突击队，还未站稳脚跟，就被早就等候多时的游击队包围起来消灭了。

吴沙沙金的游击队令政府军声名扫地，他们乘胜追击，甚至差点活捉了政府军北部军区司令莫中将。泰国政府实出无奈，一面悬赏数百万泰币捉拿这个神话般传奇的红色游击司令，一面只好再召汉人自卫队出征剿共。

按照国防部命令，此次出征，汉人自卫队三、五两军应各出500官兵，组成1000人突击队，再配合黑虎师四个团，一举剿灭游击队。但事实上汉人自卫队已经没有这样的实力，除去老、弱、病、残、妇、孺，两军一共拼凑800人，其中又增加了部分没有打过仗的青少年。雷雨田突然有一种杨家将、岳家军的悲情，被政府误解、迫害，几代人（已三代了。作者注）被征调南征北战，最后仅落得一个“忠烈”的名声。“这一去，不知又会有多少我孤军官兵血染沙场，魂断异域啊！但愿国防部从此不要再刁难，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雷雨田感叹道。今年他已62岁，李文焕68岁，均不便率队出征，决定由刚刚接任参谋长的钱运周担任前线总指挥，师长杨维纲副之，团长米增田任突击队长。800人在美斯乐丽所集中完毕，换上泰国军方的新军装，补充弹药武器。妇女孩子像出殡一样，哭嚎着相送。此一去，又不知有几多家庭成为生离死别？经过换乘汽车和运输机，残军官兵终于抵达指定集合地点彭世洛军用机场。而泰军主力黑虎师早已在此集结完毕。

黑虎师一律美式装备，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国防军。一万人在机场排出庞大阵容，军旗猎猎，号角震天。草坪上铺满了各种威力强大的山地战武器：大口径迫击炮，肩扛式无后坐力炮、小型火箭筒、火焰喷射器以及轻重机枪自动火器。士兵头戴黑色钢盔，像钉在地上一样纹丝不动；直升机在他们身后不停起落，搅起阵阵旋风和尘土，发出震耳欲聋的喧嚣。

运输机徐徐降落，从舱门里乱糟糟涌出一群有老有少、扛着长短不齐武器的“战争难民”——汉人自卫队员。因为天热，有人敞着怀露出胸脯，有人干脆赤膊；有人赤着脚，把皮鞋挂在脖子上；还有的嘴里叼着香烟，军装歪歪扭扭。

钱运周集合队伍完毕，跑步向总指挥官坚中将报告：“自卫队官兵全体按时抵达，请将军指示。”

坚将军一下笑出声来，忙用咳嗽巧妙掩饰过去了，心想就这帮难民般的家伙，怎么会消灭盘踞帕勐山二十多年的游击队呢？从眼前这种破烂相看，他们哪像身怀绝技的样子。“钱将军，你的人上山之前，务必佩戴识别标志，否则我的黑虎师会分不清谁是反叛分子。”他轻蔑地嘲弄说。

钱运周心中一阵酸楚，作为雄心勃勃、身经百战的黄埔军人，没想到时至今日自己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手下这支骁勇善战的汉人部队，经不住岁月流水的冲击，早已蜕变得丑陋不堪，惨不忍睹了。真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啊！可现在，他只有默默忍受屈辱。“我只有一个要求，既然我方担任预备队，你就不要管我军在什么地方集结。你们需要我军时，只要下命令，我军就会及时到达指定位置。”坚将军笑了笑不以为然：“在一般情况下，我只会命令你部给我们运送弹药和抬伤员。”

三天之后，激战开始。残酷的拉锯战在大山里展开。

黑虎师四个团，在重型大炮和10架轰炸机的掩护下不停地轰炸扫射，部队节节挺进，六天后打到距考牙山峰10公里的地方。眼看胜利在望了，却突然被游击队隐藏在山洞中的机枪、五七无后坐力炮、六〇迫击炮交织成的火力网阻住，当场牺牲86人。指挥部命令飞机轰炸山峰，结果炸弹大都丢在了沟里，没有发挥作用。又坚持攻打了二天，泰国军队还是没有前进一步，反而又有牺牲。眼看由泰国主攻团拿下考牙山的计划已落空，坚将军不愿部队再增加伤亡，于是无奈地发出命令：钱运周，我命令你部向考牙山主峰攻击前进！

钱运周答复：“自卫队已经到达考牙山主峰，正要与游击队展开激战。请黑虎师不要放弃，继续进攻敌人，与自卫队前后夹击，消灭敌人。”坚将军闻言大怒，气愤地说：“钱运周，你怎么谎报军情？我要上报国防部，按军法处置你！”“军中无戏言。现在我部马上进入指定地点，请迅速支援！”钱运周道。坚将军将信将疑，命令部队展开火力，猛烈进攻，配合自卫队前后夹击敌人。

原来，身经百战的总指挥钱运周早已料定，在关键时刻，泰国军方一定还会起用他们的，于是早就做好了战斗部署。黑虎师精兵强将，正面强攻尚难奏效，自卫队区区数百人，如何能攻破敌人工事？于是决定仍采用游击战术，穿插迂回，渗透到敌人后方，突袭敌指挥所，致敌群龙无首，不战自败。

米增田问：“敌人一定会吸取帕当山教训，严密封锁迂回路线，我们如何才能穿插到敌人后方？”钱运周答到：“考科、考牙方圆数百里，就是蜘蛛网也有漏洞。我以游击战对付游击战，让敌人防不胜防，这样才能出奇制胜。丛林战是我们的特长，阵地战是我们的缺陷；只有弃短取长，我们才有胜利的把握，这也是我们唯一可依赖的资本了。”

钱运周将自卫队分成三路，他与杨师长、米团长各领一路人马，多路迂回，分头穿插，重点攻击目标分别为敌指挥部、军火仓库、辎重屯集地、后方医院和机关驻地。根据情报，敌指挥部隐蔽在一个地名叫若洞寨子后面的山洞里，突击队务必一举将其摧毁，擒贼先擒王，彻底动摇敌人军心士气。

“约定发起进攻时间为十天以后，各突击队务必赶到指定位置投入战斗，如果中途遭遇敌人尽量不要纠缠。”钱运周警告说，“如果得手，就往山下发射两发红色信号弹；如需炮火增援，就发两颗绿色信号弹。与飞机联络，就用镜子向空中反射阳光，指示轰炸目标。”

分手之前，钱运周又再三叮嘱：“如果错过总攻时间，或者丢失目标，就往北方靠拢。千万要表明身份，不要与政府军发生误会。”

任务派定，三支队伍各自奔向不同的方向，在茫茫暮色中如同蒸发一般，消失在林间小道上不见了。

黑虎师狂风般进攻，却并没有给游击队造成太大损失。山区地形复杂，游击队灵活机动，所以黑虎师的装备优势基本上被大自然的神奇力量所抵消。地面重崖叠嶂林海茫茫，飞机像睁眼瞎一样根本找不到目标。吴司令把指挥部隐蔽在山洞里，自信地对同志们说，只要再坚持几天，到了雨季，政府军就得滚蛋，不然大雨就会把他们统统冲到湄公河里去。时值四月，金三角雨季将临，如果不能在旱季结束战斗，政府军只好无功而返，修路计划便宣告破产。

对游击队来说，政府军像大笨熊一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像花豹一样专搞偷袭的汉人自卫队。吴司令吸取帕勐山游击队失败的教训，下令对后方小路进行严密封锁，敷设地雷，派出巡逻队。村寨之间设立监视哨所，一旦发现偷袭者，定将他们全部消灭，陈尸荒野有来无回。有时候真正了解你实力的人，反倒不

是你身边的人，而是你的对手。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啊！

然而，第1天，狡猾的汉人自卫队没有任何消息，第2天依然。一连过了七八天，汉人自卫队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踪迹全无。只有政府军官兵依然憨勇，而又毫无所获。这时已是四月末，雨季将要来临，印度洋上空滚动的湿雨云团已隐隐可见，隆隆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传来。这时黑虎师突然加强攻势，吴司令断定敌人是在雨季来临前做最后的努力，于是将预备队主力投入最吃紧的正面前线，又将少量预备队支援侧翼阵地，这样，后方只剩下很少警卫部队。为防不测，他把机关、医院和指挥部人员组织起来，编成临时战斗大队，防备后方。

第10天，吴司令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这天早上军火库突然遭到飞机准确轰炸，引起一连串爆炸和大火。这在以往历史上是绝对不可能的，吴司令非常清楚政府军的能力；而且军火库本来藏在一座隐蔽的山坳中，树木参天，飞机从天上经过很难发现目标。然而，紧接着医院也遭到轰炸，炸弹准确落下来，许多不及转移的伤员被大火活活烧死。这次，吴司令终于醒悟了，原来黑虎师大举进攻是一个圈套，是为了转移游击队注意力，掩护一个卑鄙的阴谋。他明白这个可怕的敌人已经来到跟前，埋伏在他的身边，正在等待时机，一口吃掉他们。这时岗哨向他报告，有人看见对面山上有镜子反光给飞机指示目标。

吴司令的可怕预感得到了证实，不久敌人果然露面了。卑鄙的偷袭者像水蛭一样成群结队从流水的清沟里钻出来，从悬崖绝壁上溜下来，从石缝里钻出来。总之，从一切他们都难以想象的地方突然冒出来，向他们开火，游击队当场死伤无数。吴司令一面命令顽强抵抗，一面下令前线回援。不料增援队伍中途与另一股偷袭之敌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搅成一团。

偷袭的汉人突击队是杨维纲所部，截击游击队援军的是钱运周所部，米增田所部不知去向。游击队寸土必守，进行了顽强抵抗。经过三天浴血奋战，突击队已战死100多人，才前进到营寨。吴司令敷设的地雷给突击队造成了颇大的伤害，这些地雷是从越南带过来的，塑料雷，专炸人腿。人没有了腿自然就打不成仗，也就消除了战斗力。残军士兵很多人都被越南塑料地雷炸断了腿。

双方处于胶着状态。副总指挥、师长杨维纲打红了眼，脱去上衣，打起赤膊，带头冲锋。他手提卡宾枪，枪管打得发红，一直站在最危险的地方，也一直冲向最危险的碉堡。见师长冲在最前面，自卫队员大受鼓舞，越打越猛。到了晚上，黑虎师乘游击队后方起火攻上考牙山主峰，取得决定性胜利。

考牙山之役共打死游击队员350人，俘虏206人，余者逃过国境。但游击队司令吴沙沙金逃脱。自卫队方面，战死260人，几乎折尽精锐，突击队长米增田部失踪。

为根除游击队祸患，总部总指挥坚中将派出搜索部队抓捕吴沙沙金。同时，钱运周也派出自卫队员找寻米增田下落。

第二天，自卫队员找到米增田，发现其肩部中弹，浑身是血，所部突击队员仅剩十余名，且多已带伤。于是同回自卫队指挥部。米增田向总指挥钱运周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后，钱运周大吃一惊，继而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残军的不幸命运开始了！

原来米团长率领突击队在山里迷了路，晕头转向之际，遭遇了敌人，所部被击溃，自己也中弹几乎阵亡。然而谁也想不到，他们的敌人竟不是游击队，而是泰国正规军黑虎师团！

游击队在自卫队和黑虎师联合绞杀下大势已去，吴沙沙金司令仰天长叹，不得已下令分头向老挝境内突围。人是革命的资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留星星之火，定有燎原之日。

游击队非常熟悉地形，打不赢就跑，化整为零，钻进山沟森林，过了国境线就等于回到了老家，政府军退去后东山再起。吴司令手下还剩十几个人，他们一口气冲进森林里，把追兵扔得老远。然而这位红色司令似乎运气不大好，正当他们暗自庆幸的时候，突然斜刺里冲出一支队伍来，把他们团团围住生擒活捉。

抓住吴司令的正是汉人突击队长米增田。米团长的队伍在大山里迷了路，没有赶上袭击游击队老巢，

但是猎物自己竟撞到枪口上，轻轻松松立了头功，捡了一个最大的胜利果实。如此看来，他算得上一员福将。他抑制不住兴奋之情，押着俘虏返回集合地点，决定亲自把俘虏交给总部。那个游击司令非常顽固，几次欲夺枪自杀，所以他让士兵用树枝做了一副担架，把俘虏绑在担架上。

然而，“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立了头功的米团长的悲剧命运也随之开始了。在返回的路上，突击队与黑虎师搜索部队迎面相遇。

搜索部队保持高度警惕，有备而来，拦住米团长要求检查。米团长赶忙向对方指挥官表明身份说明情况。对方指挥官是个二十几岁的少校营长，军阶职务比米团长都低，但因为正规军，所以言语态度很是倨傲。见突击队捉到游击队最高长官，也就是那个被泰国政府悬赏数百万捉拿的大名鼎鼎的游击队司令，少校营长提出将俘虏交给正规军。

米团长当时只有三十岁，是条血性汉子，有些意气用事，见到手的头功被抢去，连想也没想就断然拒绝。他眼睛里射出恶狠狠的凶光，生气地嚷道：“不行！我要亲自把俘虏押送到总部。”

营长下令强行抢夺俘虏，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僵持不下。后经电台请示，总部命令少校原地待命，突击队下山归队。政府军让开一条路，米团长得意洋洋，押着俘虏继续下山。然而让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友军竟从背后突然向他们开枪！

第一阵枪声响起时，米团长肩头中弹，至少十多个自卫队员当场倒地毙命。自卫队开枪还击。黑虎师人多势众，迅速展开，抢占有利地形，两架武装直升机也赶来助战，好像决心要把这些汉人赶尽杀绝，不留后路。由于敌众我寡，多数自卫队员暴尸荒野，死无葬身之地。米团长带领少数弟兄拼死还击，当场击毙少校营长，逃进丛林捡了一条活命。

就此次流血事件，自卫队总指挥钱运周向政府军提出强烈抗议。政府军则回答：袭击事件系泰共所为，我方阵亡营长一名，士兵多人，希望友军不要中了敌人奸计。继而总指挥坚中将代表国防部正式照会自卫队，政府军执行正常任务肃清残敌，所有自卫队阵亡官兵都将受到政府抚恤。自卫队官兵必须忠于国王，服从命令，不得纵容反叛分子挑拨。云云。

考科考牙一战，自卫队原本大获全胜，活捉游击司令，指望论功行赏，落得个皆大欢喜的美满结局。不料最后却风云突变乐极生悲，惨遭政府军毒手，许多官兵不明不白命丧黄泉。残军元气大伤，带着几百具冰冷的尸体夹着尾巴回到美斯乐，迎接他们的照例是妻儿老小凄凄惨惨的送丧场面。

收复考牙山，让泰国最高统帅部深受感动。当自卫队乘运输机返回清迈时，泰国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并用大量篇幅报道了残军的事迹。而最高指挥官坚将军后来平步青云，身居内阁要职，大权在握。

考科考牙之战结束后，汉人自卫队也就是前国民党残军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分裂。

这年雨季刚过，有风声传来，政府要追究汉人自卫队谋反罪，因为他们在考科考牙拒不服从命令，公然打死政府军营长和多名官兵。在军队，谋反是一等死罪，如果指控罪名成立，米增田等人将被送上军事法庭，然后上绞刑架。许多人认为这是上次阴谋的延续，政府必欲置汉人自卫队于死地而后快。

在这种形势下，外界压力加速了残军的内部分化。元老派人物雷雨田、李文焕年事已高，不愿再发生战争，他们执行一条亲政府的和平路线，事事隐忍，对政府百依百顺。这引起了以钱运周、杨维刚、米增田为首的少壮派军官强烈不满。

少壮派多次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对策，与会者在是否武力对抗和发动兵变这两个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武力对抗意味着和平终结，与政府重开战事；而兵变则意味着内部分裂，自相残杀。

当时，自卫队名义上尚有两千余人，参谋长钱运周控制着其中将近一半部队。团长米增田是激进的反政府派，对政府军耿耿于怀，恨得咬牙切齿，主张马上兵变，理由是雷雨田一味顺从政府，尽让汉人吃哑巴亏。趁手中还有枪赶快造反，重新进山打游击。

师长杨维刚也站在米增田一边。他愤怒地说：“我们堂堂中国人，为什么要受泰国人欺负？要不是我

们三番五次替他们打仗，政府军能平息叛乱吗？现在这些婊子养的竟反咬一口，让那么多兄弟死得不明不白！在金三角，有枪就是草头王，你们看看张家军多风光，他们能干大事，咱们为什么不能干？”

三人之中，米增田三十出头年纪最轻，师长杨维刚不到四十岁，就是老资格的钱运周也不过五十岁。钱运周是少壮派的旗帜，主心骨，而且兵权在握，因此两人眼睛都望着钱运周，都等他拿主意。

这是决定金三角命运的又一个关键时刻！钱运周长叹了一口气，许久没有说话。此时的钱运周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跟随李国辉的小小情报科长了，而是金三角的决策人物之一，他的决策将会给金三角汉人部落带来巨大的影响。如果发动兵变，那么包围总指挥部，逼迫雷雨田辞职，然后改组自卫队，对政府采取强硬态度。即使兵变不幸失败，将队伍拉走，无非再当一回李国辉，也不信打不出一条活路来。但这个问题实在事关重大，关系到金三角以后的战争与和平，关系到自己身后众多汉人难民以后的生存问题，甚至关系到子孙后代的未来。

想到此，他的内心矛盾重重，犹豫不决。

见参谋长犹豫不决，杨师长鼓动说：“参谋长，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兵变就兵变！要是雷雨田不同意，就把老东西干掉！”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抉择，钱运周慢慢抬起头来，身体里有一股热血奔腾激荡。他一拳插在桌子上，目光坚毅地说：“作为一名中国军人，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金三角的汉人是有骨气的，决不向泰国政府摇尾乞怜！今天，为了一名军人至高无上的尊严，哪怕是地狱火海，我们也要闯一闯！”

雷雨田是继段希文之后统治金三角汉人流亡部落的灵魂和核心，在很多方面都效仿段希文作风，他的权力和意志足以影响到金三角的每个角落。美斯乐村民都不称其军职，而称呼“雷公公”。据说“雷公公”是个派头和官气都很大的人，笑里藏刀，一声令下就要你的命。

他很快便听闻一些兵变的风声，毕竟是金三角政界元老，城府在胸，立刻调兵遣将严加防范。《越绝书》载子贡谓越王曰：“夫有谋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危也。”（但凡有谋害别人的心而让人家知道的，就危险了。）钱运周得知消息走漏，被迫仓促起事。不料他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军心的变化。自卫队官兵已非昔日残军，他们已获得泰国国籍，一定程度上有了生存保障，倒更像泰国居民了。他们都有老婆儿女，几十年吃尽了打仗苦头，战争使他们流离失所血流成河。有道是“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所以大多不愿意内讧，更不愿意重进深山老林打游击。最后钱运周总共只号召了几十名响应者。这样一支小队伍，不要说推翻雷雨田，更不要说对付政府军围剿，就是遇上土匪也难免被一口吃掉。

因东窗事发，无路可去，米增田提议投靠坤沙。因为坤沙受政府军围剿打击，损失较大，所以极有可能重视他们这支队伍。而且张家军高级军官基本上都是汉人，都是前国民党残军的职业军人，所以坤沙收留他们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钱运周无计可施，只好同意投奔坤沙。他觉得即使坤沙不肯容留他们，总不至于对他们翻脸。再说，他从前好歹还是张苏泉的长官，不看僧面看佛面，投靠坤沙成为他们的权宜之计。

他们连夜逃出美斯乐，经过交涉，一个军官终于同意让他们在满星叠外围一处地名叫回棚的山上暂住，等候坤沙回话。这是一座荒山，除了乱石和灌木丛，连个人影也没有，钱运周和他的反叛部下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历经沧桑，这位年过半百的将军两鬓又平添许多白霜。昔日他雄心勃勃，渴望建一番事业，为此他参加抗战，被解放军击溃后又随李国辉残军开创金三角基业，成为金三角王国的四朝元老，为金三角汉人部落的生存发展立下赫赫战功。可如今呢？他竟成了人人喊打的可耻的叛军，落到如此下场！想到此，不由得泪流满面，他对部下说：“如果不用打仗，避免流血，士兵和家属不被追究罪名，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然而，现在说这番话只能是一厢情愿，政治总是敏感多疑的，充满血腥味，而且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在对手刚露苗头时，它便闻腥而来，不动声色地将敌人一口吃掉。一个多月后，黑色的命运终于降临在他们头上。

政府得知自卫队兵变的消息后发出指令：坚决消灭叛军，不使其流窜进山。但是有两个问题让总指挥

雷雨田感到非常棘手，一个是坤沙是否接受钱运周的问题。如果坤沙接收钱运周，那么这场战争就势必演变成美斯乐与满星叠之战。金三角最大的两支汉人军队一旦火并，自卫队未必有取胜的把握，这不仅让外人坐收渔利，而且这同室操戈结下的仇怨不知何时才能了结？但不知坤沙、张苏泉又会作何感想？

雷雨田专门登门拜访李文焕，向他求教。李文焕曾是坤沙老长官，在金三角沉浮数十年，当然谙熟个中三昧。彼时李文焕正患偏头疼，并有轻微中风迹象，他向雷雨田出了三条计策：

其一，坤沙会做个顺水人情，把这群人当礼物送给最需要他们的人。毕竟得罪邻居是件危险的事情。此为上策。

其二，坤沙默许我们自己动手。这也不失一种合作之举，可为中策。

其三，坤沙硬要收留钱运周。我们只好报告政府，说叛军逃进满星叠，请政府军进剿。而决不能与坤沙开战，否则两败俱伤。这是下下之策。

雷雨田豁然开朗。第二个问题是平息叛乱之后如何处置钱运周。钱运周是金三角王国四朝元老，李国辉时代的开创人之一，对金三角汉人生死存亡立下汗马功劳。这个问题令所有的指挥官都黯然神伤。毕竟是同甘共苦、亲如兄弟的生死战友啊！而且钱运周毕竟是真正的军人，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战，而是为了维护汉人军队的尊严和骄傲，为了不肯做奴隶才奋起反抗的。当然他们有野心，行为过激，但是谁又没有犯错误和过激的时候呢？这些人被消灭之后，谁还敢为他们这些汉人部落说话呢？但反过来说，反抗政府不就意味着战争、流血、妻离子散吗？坐稳了奴隶总比想做奴隶而不得要强吧？在异国他乡，陌生的土地，只有低头哈腰，才会获得生存的权利。为了永久和平，为了子孙后代永不流血，他们也只好流着眼泪举起刀棒自断脊梁骨；也只好像动物一样阉割掉激情洋溢、雄心勃勃的睾丸，来抑制好斗的本性，使自己安分下来。

下达围剿命令时，一向令人生畏的总指挥雷将军竟也动了感情，泪流满面。

在对付叛乱的问题上，各方力量竟利益一致地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在一个月黑风高的金三角之夜，潮水般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回棚。然后一切的阴谋、争斗、屠杀、流血都在夜幕掩护下有序地进行。叛乱分子无处逃遁，就像东非大草原的斑马群被凶狠的食肉动物迅速肢解、分食了。

事后，新闻界发布消息：击毙境外流窜武装毒贩若干，缴获毒品多少多少，云云。

自卫队内部传出非正式消息如下：叛乱顺利平息，叛乱分子若干被击毙。考虑叛乱者从前有过战功，决定免于追究罪责，家属按作战阵亡抚恤，不予歧视。等等。

坤沙集团则宣称：钱运周等人内讧，自相残杀，余众哄散，不知下落。

不幸的家属后来被同意上山收尸。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刺鼻的硝烟和硫磺味，树木烧焦，地上弹坑累累，泥土因血液的渗透已变成黑红色，到处散乱着血肉模糊的尸体。他们找到的亲人尸体大都面目全非无法辨认，许多尸体已经被野狗啃得支离破碎。也有部分被铁丝捆住手脚，说明不是战死，而是屠杀。家属哭天抢地，却无处申冤，谁叫你的男人或者儿子去当叛军呢？在金三角，生存的法则非常简单：要么成功，要么死亡。他们只好饮下这杯苦酒，独自承受这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

据说回棚山头成了所有遇害者亲属的禁地，只有一年一度清明节时，家属带上香蜡纸钱才可以去磕头。路过的人们一旦走近，就会听到那些孤魂野鬼凄惨的哭声。

指挥官钱运周却下落不明，他好像从人间蒸发一样，无影无踪。刀瑞娜和儿子钱大宇找遍了回棚附近的每一座山头，每一条山沟，却没有发现任何踪影。当然他基本上不可能逃走，也没有希望突围。那么他到底在哪儿呢？……

多年后，一些所谓的知情者对此事都讳莫如深。据说，一个人的死法，往往是他一辈子如何活过来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他一生道路的顶峰和总结。一生面目神秘，行踪诡秘的钱运周，其下落成为金三角无数尚未揭开的谜团中的一个，也变成一个问号长久地烙在亲人心头。

二十多年后，泰国一家电视台播出了对一位年迈的泰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采访。这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说，当年他们在考科考牙战役上的撤退，是主动撤退，而不是被人打败——泰共与政府多年的征战是为了建立一个人民幸福的国家，但是却打得连年战火，这不是他们的目的。所以，考牙之战中，他们主动放弃了。二十年前后的考科考牙之战和这台电视节目的播出，使这段介入过中国人力量的历史在一夜之间显得如此吊诡，令每个华人都感到压抑。

此次叛乱事件导致了金三角国民党残军最后的没落。历经此变，美斯乐的汉人自卫队变成了一头浑身长满疥疮、成天躲在山上昏昏欲睡的病大虫。枯木之心，已无生芽之想。即便如此，政府还是采取严密控制的措施，在金三角所有通往难民村的主要道路派驻军队，很有些类似军管的意思。难民只许在山上生活，下山要经过批准，由军队发给通行证，如此等等。后来许多人回忆起来，都说跟劳改队差不多。

更可怕的是，无论金三角哪里打仗，一有战事，政府军一出动，难民村就人人自危，家家关门闭户，如同世界末日来临一般。尤其是1982年，考科考牙大战之后，黑虎师大举围剿近邻满星叠的张家军，隆隆炮声传来，美斯乐家家户户提心吊胆夜不能寐，不是害怕炮弹落到自家头上，而是唯恐国王一声令下，男人又要被赶上战场当炮灰，去打那些张家军的汉人同胞。但不知政府觉得这头病大虫真的不管用，还是黑虎师生怕被自卫队抢了风头，总之后来再也没有召唤汉人自卫队出征。

公元1992年，一条新闻传遍全世界：金三角汉人自卫队也就是前国民党残军，终于向政府交出了全部作战武器。随后，泰国政府划拨20几个山头，建立10几个自立村，给予这些散兵及家眷安居立业。至此，从1950年李国辉兵败大陆算起，这支创造金三角神话的国民党残军终于正式解体，变成真正的和平居民。而金三角泰国境内多达近百座汉人难民村也不再拥有合法武装，成为名副其实的和平村。如今的美斯乐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宁静的难民村。村民生活在泰国的美斯乐以及老挝、缅甸的边境线上，开荒种地，种茶叶，种水果，有的开展旅游业，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原国民党特种部队军官张苏泉投奔坤沙后，担任“掸邦革命军”（亦称“张家军”）参谋长，几年内帮助坤沙训练出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这支部队大约有4000至5000人，加上后备部队多时曾达三万余人，装备有美制卡宾枪、冲锋枪、轻重机枪、掷弹筒、火箭弹、各种火炮，甚至还有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如美制防空导弹、直升机等，成为继国民党残军之后金三角最大的一支地方武装，足以与任何政府军对抗。坤沙率领这支部队战胜了缅泰政府军的数十次围剿，并逐步消灭、收编了金三角地区的其他贩毒集团，成为金三角实力强大的贩毒武装之一。

1960年代中期，坤沙发动了一场金三角历史上最大的“鸦片战争”。经过两个多月的鸦片大战，张家军伏击了金三角公认的群龙之首罗星汉的鸦片马队，缴获了十二吨鸦片。罗星汉是果敢地区自卫队首领，西方传媒称之为“鸦片将军”，与国民党残军曾有过密切合作，当时是实力最为强大的贩毒武装首领。

坤沙从此一举成名。他卖掉鸦片，招兵买马扩充队伍，许多原国民党军人慕名前来投奔他。在随后的战斗中坤沙无往不胜，扩大地盘，在金三角弱肉强食的残酷兼并中日益强大。随着国民党残军势力退走，金三角出现暂时的权力真空，坤沙由于得到前国民党团长张苏泉以及一批职业军人辅佐，终于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脱颖而出，成为继国民党势力和鸦片将军罗星汉之后金三角最有势力的风云人物。他的名字开始在西方报刊上频频出现，引起东南亚国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世界缉毒组织的注意。

使坤沙在全世界臭名远扬的不是那个所谓的“掸邦共和国（MTA）”，而是他苦心经营下的毒品王国。据联合国资料统计，1949年金三角鸦片生产只有三十七吨，到1960年代末期，金三角鸦片产量剧增至1000吨，至1990年代，鸦片生产已经超过创纪录的2500吨，海洛因产量达250吨之多，占世界鸦片总量的85%。而坤沙集团每年走私海洛因就占世界海洛因的60%。坤沙集团甚至还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品牌——著名的四号海洛因“双狮踏地球”。与此相对应的是，世界吸毒人数直线攀升，1990年代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全球吸毒人口约为三亿，也就是说平均每二十人之中有一人吸毒，其中66%为青少年。1994

年，全球毒品走私总收入约占全球商业贸易收入总额的8%，达到4千亿美元！

1970年代以后，坤沙对走私毒品的控制由从前运输沉甸甸的鸦片逐渐改为生产、加工和提炼体积小、重量轻、纯度高和便于运输的吗啡、海洛因。他在深山里建立秘密的海洛因加工厂，重金从香港聘请有专门技术的“上海师傅”，将生产的毒品源源不断地走私到世界各地。毒品主要输出地是欧洲和美国，金三角生产的海洛因占美国市场的一大半，因此坤沙成为美国联邦政府最头痛的眼中钉，曾悬赏200万美元捉拿这位世界第一毒枭。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打开国门，本来已经绝迹的毒品在中国重新沉渣泛起，威胁和危害中国人民的毒品100%都是来自金三角。金三角作为本世纪世界最大毒源中心，早已臭名昭著家喻户晓。

坤沙控制了金三角的毒品生产和贩运的大部分后，拼命把毒品输往世界各地。1967年6月，坤沙组织了至今仍被人们称为“世纪商队”的贩毒队伍——500名武装人员，护送300头骡马和16吨鸦片到老挝，出售给当时老挝王国政府军总司令——温·拉迪功少将。

当时，坤沙骡马队的主队由缅甸境内的永弄起程，向着100多公里外的老挝境内的班广进发。班广有温·拉迪功的一个吗啡提炼厂，也是他向坤沙订购鸦片指定交货的地点。一路上从当阳、孟根、孟平等地的小型毒品运输队陆续加入行列。到景栋时，这支骡马毒品运输队已长达1.5公里以上。当这支队伍经过国民党残军控制区时，由于坤沙一方不交纳“买路钱”，双方发生了武装冲突。此时，温·拉迪功少将大为紧张，一怕毒品丢失，会减少他的买卖；二怕此事张扬出去，“鸦片总司令”的恶名更会远扬四方。权衡得失之后，这位总司令决定扮演一名坚决保卫国土安宁的战士，他建议当时的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以毒攻毒”，派遣王家武装“进剿”。装备有飞机的老挝王国政府军于是对正在激战的双方发动突然攻击，最后，坤沙军退回缅甸，国民党军残部退往泰国，而温·拉迪功却捡到了16吨鸦片！此次战斗之后，温·拉迪功就此变成了霸占泰、老边境一带的鸦片大老板。他的5个海洛因加工厂日夜不停，把加工出来的海洛因源源不断地供应给驻在越南的数十万美军过瘾。直到1971年，案情败露，这位王家军队总司令才被迫辞职。

坤沙丧财折兵退回老巢，然而元气并未大损，很快又恢复了昔日声威。缅甸政府深感疑惧，决心铲除这颗“毒瘤”。1969年10月，新任缅甸东北军区司令的史定上校，从司令部所在地东枝向坤沙发出邀请电报，请坤沙前往出席一项紧急军事会议，并派飞机到腊戍恭候。这是一项隆重的礼遇，坤沙踌躇满志，毫无戒备，到了东枝后却被投入监狱。就在捕获坤沙的同时，缅甸政府军对坤沙贩毒集团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扫荡。群龙无首，坤沙集团一时处境险恶。参谋长张苏泉率残部逃往丛山荒野，暂时蛰居起来。

在坤沙被政府监禁后，张苏泉一方面积极武装力量，同时积极营救坤沙。为了向缅政府施加压力以解救坤沙，张苏泉派出特工小组，于1973年4月16日缅甸泼水节期间，绑架了两名苏联医生贝柯密斯基和维诺格达道夫。然而，苏联人反应并没有像张苏泉预期的那样强烈。受害国不着急，缅甸政府当然乐得跟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干脆也不理不睬。当人质得知前苏联政府未对他们被绑架采取积极行动时，当场绝望得号啕痛哭。在此情势下，两名苏联人质倒成了卡在喉头的“鱼刺”，吞吐维艰。张苏泉只好带着两名苏联医生跋山涉水，四处流窜，有时还得用担架抬着两位洋人逃跑。这件事僵持了一年多，逐渐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注意。一些外国报刊对此事大肆宣扬，既谴责苏联对待人质冷漠无情，又不满缅甸政府的“不人道”态度。缅甸政府采取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对张苏泉进行军事打击，但也未能救出人质。1974年张苏泉通过秘密渠道，请动了当时的泰国陆军参谋长江萨·差玛南（70年代后期曾任泰国总理）居中斡旋，并且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宣布自己手中掌握的苏联人质情况。在国际舆论的关注下，事情最后总算有了结果。1974年5月，江萨上将亲自乘坐直升机至张苏泉在泰国边境的据点，接走了已经关押一年有余养得又白又胖的两个苏联人，交给了苏联驻曼谷大使馆。缅甸政府在保全面子的前提下，于1974年9月7日释放了坤沙。坤沙被释放后，起初被要求居住在仰光，不准离开。后来，又迁徙到了瓦城。1976年2月7日，在

张苏泉一次精心策划安排下，一辆美式吉普车，载着经过化装的坤沙及张苏泉的特别行动小组驶出了瓦城。

7年后，坤沙又回到了泰缅边境的“金三角”地区。不久，坤沙采取了张苏泉的建议，将人马拉到当时泰国军警无法顾及的北部边境地区。当时，泰国边境地区由于有泰共的小股武装活动，所以坤沙在与泰国有关方面达成反共防共的协议后，坤沙部的驻留得到了一定的“合法性”。坤沙将“掸邦联合革命军”指挥部设在了一个叫满星叠的小镇。这是一个距离缅甸边境不到8公里的村子，在一个山谷中，长3公里，宽1.5公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水源丰富，森林密布，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这一带地区，泰国军队鞭长莫及，缅甸军队忙于巩固东部地区以对付其他反政府武装，一时无暇南顾。这里东邻湄公河及盛产鸦片的缅甸、泰国、老挝三角洲，西与国民党军残部第三军、第五军相邻，是坤沙“鸦片王国”发展的理想之地。1978年，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一直处于友好关系的泰柬两国，有了共同的危机感。于是，泰国军方关注的重点是与柬埔寨接壤的东部边境，对于北部地区，企图利用国民党三、五军与坤沙部来保土安民，防止外患。这给坤沙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坤沙在满星叠住了十几年，把这座深山野谷变成世界著名的毒品王国的核心。在这里他控制了大部分金三角地区，队伍多达3万余人，最终在九十年代发展成为缅甸国内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装，在国际国内造成广泛的影响。

1992年，缅甸军政府“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提出解决民族分裂武装的最后通牒，开始向佤族、掸族施加压力。1993年，坤沙公开宣布成立掸邦共和国，自任总统。但内部开始走向瓦解，后被迫卸下“国家主席”和“军队总司令”的头衔。1996年春天，一条爆炸性新闻通过电波传遍全世界：世界头号大毒枭，金三角掸邦联合革命军总司令坤沙向缅甸政府投诚。坤沙投诚后，仍有部分不肯交枪的残部在山区活动。

关于坤沙投诚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有说是张家军内部权力之争，张苏泉重用汉人军官，引起掸邦军官强烈不满，以至于多次发生内讧、叛乱和哗变，直接导致张家军衰落；有说是与佤邦军作战不胜，节节失利；有说是国际禁毒压力增大，难以为继等等。还有一个重要的个人原因，坤沙年事已高，身体患病。所以很难说哪个原因起了主导作用，当然也很难说哪个原因没有起作用。不管怎么说，坤沙确实结束了毒枭生涯，像影子一样消失了。

1996年1月5日坤沙向缅甸政府军投降后，前往仰光，在军政府给他安排的一栋别墅里，开始了被软禁的晚年生涯。古稀之年的张苏泉主动要求与坤沙一起软禁，相伴生死。2007年10月26日（一说10月28日），坤沙因糖尿病和肺气肿在仰光寓所病逝，终年74岁。随坤沙投降缅甸政府后，张苏泉在仰光向政府承包了一间电影院，隔壁经营一间可容纳数百人的中式餐厅，餐厅旁空地上搭建茅屋而居。2011年6月3日在仰光去世，享年81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坤沙曾接受美国记者独家采访，这是行踪神秘的坤沙一生中很少几次公开露面的场合之一。这位世界大毒枭面对摄像机镜头侃侃而谈。

记者：您在金三角打仗意义何在？

坤沙答：为掸邦独立而战。

记者：掸邦为什么要独立？

坤沙：因为掸邦贫穷、落后、备受歧视。掸邦独立是掸邦人民的最高理想。

记者：据我所知，贵军主要从事毒品走私活动，您能谈谈走私与掸邦革命的关系吗？

坤沙理直气壮地回答：是的，我军的确从事一些鸦片和海洛因走私，这是为掸邦革命筹集经费所必需的活动。众所周知，金三角地处高原，山高路陡，种粮食难有收成，老百姓如果不种鸦片就会饿死。军队进行鸦片走私也是保护老百姓利益。

记者：毒品泛滥给周边各国以及全世界造成巨大灾难，请问坤沙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坤沙斩钉截铁地说：这个问题要请你们美国总统回答。我曾在几年前代表掸邦国向贵国总统

建议，美国政府每年从禁毒经费中拿出1700万美元收购金三角毒品。美国政府每年用于禁毒的经费高达十几亿美元，1700万只是其中百分之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建议被美国总统拒绝了。所以目前世界上毒品泛滥的局面，完全是你们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

记者：联合国通过禁毒法案，坤沙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坤沙：我完全举双手赞成禁毒。你可以看看，在我们掸邦革命军队里，没有一个士兵吸毒。在我们根据地，你同样看不到一个人吸毒贩毒。在我们军队，凡吸毒者，一律枪决。

记者：坤沙先生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支持在金三角禁毒？

坤沙：不错。但这将是今后的事情，目前掸邦人民要求的是生存权，是吃饭和活命的权利。在国际社会对他们不闻不问和生存不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他们暂时只有依靠走私毒品才能争取自己的利益。

记者：金三角毒品给西方社会造成严重社会问题，请问如此生存权是否与人道主义相悖？

坤沙大义凛然：这是你们西方人应得的报应！如果你们还有一点点历史知识的话，请不要忘记，是谁在一两百年前强迫我们接受鸦片，把鸦片播种在我们亚洲土地上？又是谁，几百年来大肆进行鸦片贸易，到处推销毒品，不惜进行鸦片战争？都是你们西方人！你们西方人几百年来从我们亚洲赚取了多少利润，发了多少不义之财，又毒害了多少我们的兄弟姐妹？现在你们发达了，富裕了，过上文明人的生活，于是反过来要禁毒，你们几百年前为什么不禁毒？不禁止鸦片贸易？你们为什么不把鸦片贸易的不义之财还给我们，让我们从贫穷苦难中解脱出来？我们现在的贫穷落后难道不是你们西方人一手造成的吗？这能算得上一个公平和平等的世界吗？告诉你，我们就是要进行一场新的鸦片战争！把罂粟结下的果实还给你们，现在轮到让你们自己尝尝这些苦果！……我还要说，上帝是公平的，中东有石油，西方有枪炮，我们金三角有什么呢？感谢上帝，幸好我们有海洛因！

以上这番话可以看做是坤沙对毒品问题的认识。而坤沙毒品王国的兴衰，与一个人的努力息息相关，此人便是精明强悍的前国民党特种部队军官张苏泉。

张苏泉对坤沙影响巨大，二人可谓莫逆之交。这位“真正的军人”（坤沙语。作者注）对坤沙可谓赤胆忠心，即使在坤沙入狱的七年内，部下劝其自立，都被他坚决拒绝。他的身份颇令人怀疑。国民党大撤军时据张苏泉说是志愿留在金三角的，不过台湾军方30年来一直开饷给其在台的亲人。张苏泉1989年满60岁退役时，还被授予上校军衔。从这方面来看好像并不完全是个人行为。由于金三角是国民党反攻大陆重要的棋子，也是收集大陆内地情报最佳的通道，而拥有庞大马帮势力的坤沙则是确保这个通道得以畅通的力量，因此国民党政府曾于1969年委托坤沙担任“华侨协会联合会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一说“参事”）。众多资料显示国民党拉拢坤沙为台湾当局的“反攻大陆”和破坏活动效劳，而坤沙也同台湾当局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以求抬高身价。可以说张苏泉既帮了坤沙，也完成了国民党所交给的任务。

1996年，随着坤沙和张苏泉双双向缅甸政府投降，坤沙时代结束了，但是金三角的灾难并未结束。与此同时，另一个特大毒品基地在中亚悄悄崛起，1999年，位于阿富汗的“金新月”毒品产量1999年超过了金三角。

随着坤沙、张苏泉在金三角的谢幕，国民党残军自1950年闯荡金三角，风风雨雨四十余年，历经磨难、扭曲、变形，终于走近尾声，退出了历史舞台。

4. 家国信念

金三角其实是一片美丽如画的原始土地，如果没有贫困、疾病、毒品、暴力、罪恶和战争，它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具开发价值的旅游胜地。这里尚存大约10万平方公里的热带雨林无人区，是地球上仅存不多的动植物基因宝库之一。成千上万的鹭鸶和白鹤在天空快乐地翱翔；成群的亚洲野象，甩着鼻子和尾巴，悠然自得地在树林里散步；调皮可爱的金丝猴在树枝上攀援游戏；美丽的孔雀在河边翩翩起舞……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无比丰富的自然资源，令人眼花缭乱的珍禽异兽，雄伟奇异的山川河谷，还有神秘动人的风土人情、民族部落、历史文化，所有这些，都是人类世界不可多得的最后遗产。

然而近年来由于毒品犯罪呈现内敛之势，许多以种植罂粟为生的当地民族都向无人区深处迁移。他们毁林开荒，日趋破坏热带雨林的生态系统。更由于国际社会对毒品犯罪打击力度加大，一些毒贩将贪欲的黑手又伸向野生动物，于是数量稀少的亚洲虎、亚洲野象、金丝猴、马来熊、黑猩猩、白孔雀等等成为罪恶枪口的牺牲品。仅中国云南海关1999年多次查获金三角偷运入境的珍贵动物皮毛就数以千计……

金三角，仍然是一方苦难的土地！

美斯乐是泰国最北部省份清莱府美发隆县深山里的小村庄。泰国人提起这个地方，总会说：“大山里生活着一群中国人。”这里所说的中国人，就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残军的后裔。有人说美斯乐是泰国的“云南村”，有人说它是泰国的“春城”，也有人说它是泰国的“小中国”。不管是何种称谓，都赋予了美斯乐一种中国渊源。这里保留了浓厚的中国风味，当地学校以普通话（即我们俗称的“国语”）授课，居民也以普通话交谈。

美斯乐声名远播，是因为那里聚居着原国民党九十三师的后裔，他们大多祖籍云南昆明、保山一带。随着岁月的流逝，那段充满悲酸的历史已经沉淀为一份沉甸甸的记忆，成为今日美斯乐向游人述说的一个故事。从饱经沧桑的健在老人，从餐厅墙上悬挂的黑白老照片，从村中小店出售的《被遗忘的泰北美斯乐中国人》等一本本书籍……逝去的往事，历历浮现在人们眼前。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从云南败退至缅甸边境，流离失所，几经辗转落脚泰北，困居于高山密林中，美斯乐就是他们的一个安身处。迄今为止，原国民党93师后裔不断繁衍壮大，已经从当年只有一千余人发展为约十万人，寓居世界各地。

美斯乐人不怕说起自己的过去，也不沉沦于往日的辛酸、困苦、血泪中。苦涩的过去却更加激励他们顽强地活着，用自己的双手开发、建设起一个美丽的新家园。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度假山庄矗立山村里，络绎不绝的游人来了走、走了来。随着泰国政府对美斯乐农业和旅游业开发的扶持，美斯乐日渐成为泰北新兴观光度假胜地，美斯乐人的日子正越来越美好。

美斯乐地处一千三百多米的高山上，风景优美，山林层叠，全年气候温暖如春。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奠定了美斯乐茶业发展的先天优势。放下武器的泰北残军受惠于皇家计划，从台湾引种乌龙茶。而今，美斯乐已有高山茶园，还拥有数家大型茶叶加工厂和茶叶加工家庭小作坊，年产茶叶数百吨。作为美斯乐的品牌特产，美斯乐的茶叶、咖啡行销泰国国内外。在美斯乐，只要走进一家小店，店主、店员就会用中文、中国人的方式热情招呼：“来喝杯茶吧。”浓浓的茶香，沁人心脾。

美斯乐人一样过中国的传统节日，一样热衷说中文、学中文。大力发展的华文教育，成为美斯乐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接踵而来的游人，纷纷开办的旅馆、饭店、商铺等各类旅游设施，已经使这个安静、淳朴的山村渐渐改变，变得喧闹了许多。但美斯乐还是美斯乐，保留着华人的传统。

远远望去，群山环抱之中，一座金碧辉煌的佛教寺院如极乐世界高高矗立。这座佛寺是当今泰王九世的母亲，也就是皇太后亲自捐赠给美斯乐居民的，以示皇宫对于这些归顺政府的汉人难民的一种特殊恩典。佛教乃泰国国教，皇室此举寓意在于，既然归顺政府，就不能再信仰“三民主义”，而必须皈依佛门。归顺不仅要归身，还要皈依。所以这座佛寺就成了难民村的精神和政治象征，每逢政府规定的宗教节日，佛寺里人头攒动，香火旺盛。

在美斯乐，有一座博物馆，记录了国民党残军流亡金三角的沉甸甸的历史。博物馆正面是一座牌坊，

上书“泰北义民文史馆”几个大字。走过牌坊约100米，一座气势宏伟的建筑呈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座仿台北故宫博物馆风格的建筑，由台湾援建，2002年3月开工建设，2003年7月竣工，2004年2月正式开馆。文史馆坐北朝南，背后青山掩映。进入山门是三间房屋，正中是大殿，大殿正对的墙上“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下面是密密麻麻的灵位。中间最大的三个灵位供奉的，分别是段希文将军（残军第五军军长，美斯乐村创建人）、李文焕将军（残军第三军军长，唐窝创建人）与刘绍汤（残军第三军副军长）。文史馆两侧的配殿均为图片展览，西侧讲述了泰北残军抗日战争以来的经历，东侧为讲述近30年美斯乐的发展变化。

在距美斯乐村外一公里的他那翁山上，一座树木茂密的山头，一座辉煌的琉璃瓦顶建筑从万绿丛中跳出来，那是美斯乐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希公墓”，它的主人叫段希文。

1982年，云南同乡、泰国华人捐资兴建希公墓（捐建者名录的第一行就刻着“张奇夫”），1990年竣工。希公墓南北朝向，气魄宏大，据记载耗资上千万台币。一道宽大石级沿山而上，仿故宫太和殿雕梁画栋，石壁上刻有二龙戏珠图案。公墓为花岗石镶嵌，屋顶琉璃瓦，大理石圆柱，中央是一座大理石灵柩，供游人参观凭吊。整体感觉让人联想到著名的南京中山陵。

主人的遗像悬挂在正面，从外貌看，他是一个白白胖胖的老人，样子很斯文，目光和蔼。然而就是这个和蔼可亲的人，一度接管军队权力，称霸金三角达二十年，名闻遐迩，人称“美斯乐之父”。人们心灵深处的依赖意识习惯于把一个具有威力的凡人奉为神明，“没有希公，就没有美斯乐！”现在这句话在金三角还广为流传。“今天我们金三角的和平时代，金三角百万汉人难民的安定生活都离不开他，是他带领大家走出战争的苦海。他是我们真正的领袖，是他把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并给我们带来希望。一句话，没有希公，就没有美斯乐。”多年后雷雨田老人亦如是说。

几年前，在希公墓，游人总能见到一个个子不高，头戴钢盔，身着陈旧的美式军服，全副武装的士兵为段将军守墓。他每天都将陵墓的花岗石和柱子、地面擦洗得十分洁净，风雨无阻为陵墓做保洁工作。此人名叫黄家福，是一位老人，是希公的老传令兵，抗战时期就跟着段希文。希公仙逝，他就自愿为希公守灵，22年如一日，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直到2005年去世。

黄家福是义务为段将军守墓，主动提出不要任何报酬。他的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贫穷之家，基本上家徒四壁。据说，很多华人知道老兵自愿为将军守墓的事情，纷纷从世界各地寄来钱物。但老兵多次拒绝，他认为这违反了他的本意。后来台湾救济总会定期救济他的生活。

“黄叔叔，你为什么要为我父亲守墓？”1991年段希文之子段浩川第二次前往泰国，在陵墓前见到已60余岁的黄家福，这样问他。老人的回答十分质朴：“二少爷，你不知道，如果没有段将军，我们不可能活下来，也不可能有今天。”段浩川感动得流下泪来。

每隔几年段浩川都会携妻带女赶在清明节去一趟泰国，为父亲扫墓，最近的一次是2001年。他说，父亲段希文一直在影响着他，他是段氏家族的骄傲。

段希文德配李惠芳，系宜良县城北村人，贤淑仁慈；1920年段希文因军务离家后，其孤身一人抚养子女成人，历尽艰辛。28年后（1973年）李氏在香港和段希文见面，段希文泣称其是“伟大的母亲”。李氏于1992年病故于昆明。而段希文原南京所娶李丽员、在泰国所娶刀世慧均已离异。段希文一生共有6子6女，子女均各有所成。

“我其实没享受过什么父爱，因为我才1岁，父亲就离家参加抗战去了。”多年后段浩川老先生回忆自己的过去，追忆父亲段希文。言语间没有责怪，没有抱怨，更多的是骄傲和自豪，说到动情处，时而泪光闪烁，时而开怀大笑，如同一个快乐的小孩。

忆起往事，段浩川唏嘘不已：“那些年真是不容易啊。”当年他父亲离家参加抗战后，在爷爷的提议下，母亲带着他几兄妹从宜良来到了昆明。1946年他开始在昆师附小上小学，6年间学习成绩一直是前三

名，但在参加中考时因顽皮错过了政治科的考试时间，未能继续上中学。约半年时间，他得知有人发出倡议书，呼吁有志向的年轻人到边疆去垦荒，为国家做贡献，他也去报了名，结果再次遇挫。15岁的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了半年后，最终成为一个小学的代课教师，但也仅仅待了三个月。他申请再次参加中考获批准后，最终考取了天祥中学。三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昆明工学院（现昆明理工大学），四年后分配到云南冶金设计院工作。

虽然父亲参军之后段浩川留在昆明，但是他从各种资料上了解到了父亲当年的经历：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云南继第60军后又编成第二批抗日部队（第58军）。段希文被编在该军新11师1旅1团，担任三营中校营长。

1942年春，段希文升任31团中校副团长。1943年，10余万敌军进犯湘西，守军57师余程万部守城半月，伤亡惨重，最后仅率领200余人突围，常德失守。58军奉命驰援。12月10日，58军在野炮营的掩护下和新10师及段希文所在的新11师共同作战，经过激烈巷战，终击溃来犯之敌，常德得以全部收复。在此次战役中，段希文率部奋勇杀敌，不幸被敌弹击中身负重伤，后住院两月痊愈。1944年，段希文所在的58军完成前方掩护任务后，转向敌后方开展游击战，攻占朱亭火车站，并协助友军火力封锁湘江，击沉敌运输船数艘，完全截断敌人的水上运输。9月以后，段希文团奉命随军南下，在攸县、茶陵、资兴、郴州一带与敌展开激战。

1945年1月，段希文率团随军东进江西赣江西岸地区，激烈交战后，收复了永新、遂川，使遂川国际机场的运输得以恢复。

1945年6月以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战事已完全失败。段希文率团和兄弟部队一道，在赣江以西的地区接连收复大片失地；到8月15日日军投降前，南昌三江口以南的失地已全部收复。抗战胜利后，奉命代表政府在九江受降。

1948年段希文任12师师长。1949年任265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区司令。1949年所部在广西被解放军歼灭后，他只身一人经广州到香港，邂逅李弥将军等人，被招募到金三角，历任军区司令、第五军军长等职，后为金三角国民党残军总指挥。1961年蒋军残部1、2、4军撤往台湾，段希文拒绝从命，率残部来到泰北美斯乐。

“到上初中时我都不知道父亲是死是活。”段浩川说。上初中时，经常要填各种表格，在“父亲”一栏里，他一直填的是“父亲生死不明，曾是旧军官”。直到1957年他才知道父亲还活着。一日，统战部来人告知，“你父亲还活着，现在在泰国，任蒋军残部总指挥兼第5军军长”。获知这个消息后，他既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父亲终于有下落了，担心的是具有特殊海外背景的父亲是否会对家庭产生不好的政治影响。用他的话说“知道这个消息简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结果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他在惶恐中读完了中学，最后如愿上了大学。

1965年，段浩川突然收到父亲寄来的一笔巨款，整整500元，而当时他的月工资只有50元。他不敢花一分一文，将这笔巨款全部存进了银行，一直到1978年文革结束后才将钱取出一并交给了母亲。虽然国民党残军流浪金三角，为生存而战，但是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的一举一动还是牵扯他们的神经。段希文常暗自叹气，他前妻和儿女都在昆明，隔绝二十年了，不知道她们处境怎么样？1972年，段希文托龙云之子龙纯勋将一封信从香港带回转交给了段浩川的母亲，信不长，大意是询问家人是否安好，希望家人和他联系，他现在的经济比较宽裕。这是段浩川收到的父亲的第一封来信。之后段浩川迅速召集全家照了张全家福夹在信里做了回复。看到回信后，段希文亲自给当时的昆明市长潘朔端写了感谢信，大意是：看到了家人的照片我老泪纵横，感谢你对我家人的悉心照顾，恩情容图后报。之后段浩川和父亲段希文的联系就开始紧密起来，每次写回信还是由段浩川亲自执笔。在书信往来的同时，父亲也经常寄钱回来，数目越来越大。

1972年段浩川的母亲带着其二姐段德丽赶到香港和父亲见了一面。次年，段德丽又到香港和父亲见了

面。但在其间段浩川始终没能和父亲见过一面。

据一本公开出版的资料披露，1981年，对在泰国北部的这支国民党残军，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指示：鉴于金三角国民党残军同台湾在组织上已无隶属关系，残军人员大多数在当地安家，取得所在国居留证或国籍，不再从事危害祖国的活动，根据中央和总政指示，停止对这股前国民党武装的工作。等等。

金三角最后的灵魂人物雷雨田将军非常欣慰。他多次提到对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尊敬。他认为邓小平是个经邦治世的人才，大陆有邓小平领导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他对大陆改革开放的政策有很好的印象，他曾经说过：“从前作为军人，看问题是一种立场，一种方式。现在作为华侨，作为平民，看问题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原先我反对共产党，一心反攻大陆，光复神州，现在我不反对共产党了。不管什么党，只要你把国家治理好，人民过上好日子，我就拥护你……（共产党）发现错了（指文革。作者注），改了就好；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邓小平的政策对头，国家发生很大变化，老百姓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为什么要反对呢？”

雷将军对大陆的事情非常关心，家里有一台专门收看北京中央电视台节目的卫星电视，据说当时整个金三角只此一家。近几年，应云南省政协邀请，雷雨田回家乡云南建水两次，政协刘主席还请他吃饭。国共两家早已化干戈为玉帛，都是中国人，炎黄子孙，正所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雷将军总共去过大陆访问3次，也去台湾访问3次。“绝无偏心，哈哈……中国人不要再打中国人了，台湾同大陆，大家都是中国人嘛。”他说。

直到九十年代，雷将军对美国人还一直存在着反感和厌恶情绪。美国驻清迈总领事亲临金三角拜会雷将军，提出“互相帮助”计划：美国政府资助金三角搞建设，兴修水利；作为交换，他们应该帮助美国人“做一些事情”。雷将军一口回绝了美国人的好意。他们自力更生，开掘一条十三公里长的环山水渠，把河水引到美斯乐，解决山区的生活和生产用水。

雷将军还自建了一座豪华墓葬虚席以待，在半山腰，为夫妻合葬墓。坟墓雕梁画栋，很是气派。大理石上刻有约两千余字自传，嵌于石壁，为雷将军自撰。文字流畅，文白夹杂，描述将军戎马一生，感叹时事人生，勉励后人，复杂心境流诸笔端。

自从19世纪初，英法殖民者入侵金三角，交给当地人种植鸦片，种下恶魔的种子，再到1950年国民党军队闯入这片原始而寂寞的土地，金三角变成了一座魔窟。战争、毒品、苦难的烟雾便笼罩在这片美丽土地的上空再也没有消散。罪恶的魔影无处不在，原本纯净的心灵被打下无数丑陋的烙印。

鸦片早已深深植根于金三角人的心中，化为一种生活的理念。一个掸邦头人曾说：如果我们不种大烟，我们拿什么东西换回我们需要的盐巴、酒精、布匹、煤油、火药、子弹、农具和其他日用品呢？不种鸦片，我们怎样生存下去呢？鸦片已形成他们特有的思维方式：因为贫穷，方圆百里竟没有一座医院，甚至一所小小的卫生所，他们就用鸦片治病；刚生完孩子的母亲没有奶水，便用鸦片发奶；用鸦片做成诸如“烟仔豆腐”之类的美味；用鸦片放松身心，麻痹痛苦的神经。

为了肃清鸦片余毒，更新经济观念，所在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投入资金帮助当地人开发和种植经济类作物，以替代罂粟的经济效益。第一年种植草莓，建了塑料大棚，实验结果却很不理想。主要原因是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山坡太陡，气温太高，旱季太干，雨季又太多雨水，大面积推广注定不能取得成功。

第二年改种大白菜，一年两季，获得丰收。问题是没有公路，靠人背马驮，再经公路铁路水路运进城市，运输成本太高，结果收的大白菜堆积如山，全都烂在地里。

后来尝试种植甘蔗。泰国、老挝、缅甸相继同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合同，在金三角以及周边建立若干糖厂，引导当地居民搞替代种植。许多原来种植鸦片的坝子和交通方便的地方，碧绿的甘蔗林取代了姹紫嫣红的罂粟花，一车车滚滚而来的白糖以及甘蔗副产品酒精、化肥等等取代了黑糊糊的鸦片和海洛因。联

合国有关组织1998年发布公告说，自从搞替代种植，金三角罂粟种植面积大约缩减五分之一，是近十年中毒品种植面积降至最低的一年。但运输沉甸甸的甘蔗同样需要交通条件，所以这项改革措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难以在金三角更加广大的山区腹地推广。因此，鸦片之毒无法绝迹。

实现和平后不久，泰国政府开始全面禁毒，美斯乐不再能看到与罂粟有关的东西，经济作物变成了茶。雷雨田就拥有自己的茶园和茶庄。来自台湾的捐款将原93师指挥部变成了樱花丽所（旅社）和樱花餐厅，这些开发经济的设施现在都属于“雷公公”。

1992年之后，美斯乐逐渐向外界开放，准确说是搞活旅游经济，利用金三角的名声赚钱。于是美斯乐丽所，从前杀气腾腾的反共抗俄训练班旧址变成一座花团锦簇的山林公园。公园四周修起宽敞回廊，有许多摊点出售旅游纪念品和当地土产。

继段希文将军之后为残军领袖的雷雨田将军，为了美化当地荒凉的景色，派人广植樱花树，发展农业，改善了往日难民村的面貌。多年后，每逢春天，美斯乐、满星叠一带由于樱花盛开而成为泰北最热门的赏樱胜地。

在美斯乐，游客可以看到一座“金三角民俗风情村”，精致的小门，典雅的回廊，白墙黑瓦，带着清淡的江南气息，迥然不同于泰式民居。沿着不足百米的回廊，整齐张贴着一幅幅图片，介绍残军历史，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回廊后面是办公室、兵营、展览室、宾馆、毒品室、军火库、牢房、死囚室和残军居所。居所的简陋程度已经超越了人们关于贫困的想象。在民俗村展示室的后面，就是这个民俗村所有美斯乐难民们的居所。一个简单到四处透光的竹屋与只有顶棚的竹亭是为贵宾准备的“五星级”宾馆；隔壁的同样大小的、不足100平方米的茅草顶的高脚屋则是整个景点工作人员的住处，常住人口100位，据说都是没有国籍没有身份的难民。

所谓“难民村”的居民，是指1949年以后从中国大陆涌出的前国民党军队、政府人员及各种平民（包括很多文革时期越境过去的在云南等地插队的知青），他们中许多人至今还没有国籍和身份，结庐而居，垦荒种地，受到各居住国政府的严密监控。这样的汉人“难民村”，在金三角山区比比皆是，人数多达百万以上。

金三角难民对台湾佬（他们管台湾人叫“台湾佬”，香港人叫“香港仔”，日本人叫“小鬼子”）的好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金三角，许多难民村随处可见各种牌匾，上书某某学校、某某道路、某某建筑或者某某公共场所，为台湾某某捐建字样。连清莱到美斯乐的山区公路都是由台湾慈善公会捐建的。另外台湾每年都要拨给难民村一定数量的名额，选拔学习成绩优秀的中学生到台湾免费读大学。这也是汉人后代走出大山，走向文明社会的一个机会。

由于残军与国民党的历史关系，在台湾，“孤军”一词曾激起民众万丈同情，多年来“中华救助总会”一直对泰北残军难民实施扶助，不过社会上知之不多。而大陆方面，多年前，“国民党残余”是个讳莫如深的词，改革开放之后与残军有过联系的，也大多限于残军的故乡云南省，更多的中国人对此一无所知。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化名“邓克保”，以自述体在《自立晚报》连载《血战异域11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陆续被多家出版社结集出版，结果引发了港台和海外华人地区长达数十年的“送炭到泰北”的活动。这一活动延续至今，已演变为台湾社会援助泰北华人的公益活动。

由于泰国人仍难以充分信任泰北残军，生活圈子也在泰国反对党的要求下，完全被局限于泰国北部，残军子弟被要求不可以到泰国一般乡镇或城市求职，只允许留住当地。起初约有20年的岁月，这批客寄在泰缅边境荒野的残军，生活形式犹如难民。至1982年，柏杨先生亲访美斯乐，才披露了残军在当地仍过着没水没电的生活，引发了香港和台湾的救济风潮，残军的生活状态和子弟的教育情况才有所改善。

传说金三角有三多：寡妇多，坟墓多，残废多。另外但凡汉人难民村都有两道特殊风景：一道是阵亡将士公墓，另一道就是荣民队。“荣民队”是台湾称呼，就是伤残军人养息所。

在金三角，有许多“荣民队”。美斯乐荣民队在村南山脚下，有荣民二十几家，占地十几亩，盖了一模一样的铁皮房子，一户挨一户。大门有座简陋牌坊，书有“美斯乐荣民队”几个黑红大字。进了牌坊有片水泥地，竖有一只简易篮球架，也就是球场。西面大屋子是娱乐室，横楣上有“荣誉室”三个字，供人打牌休闲或者抽烟喝茶娱乐。荣誉室最醒目的是两面旗帜，一面是泰国三色旗，与国王画像并列；另一面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与孙中山头像并排。墙上还蒙着一匹红布，上面留着那些做了捐赠善事的男女签名。屋子另一头则供着菩萨，燃着香烛。整座荣民队死气沉沉，鸡犬不鸣，一派荒凉的感觉。

荣民很多是与反政府游击队作战时受的伤，而且都被越南的塑料雷炸断了腿，现在安着假肢。很多荣民家中基本上一贫如洗，没有任何财产，生活来源主要靠政府补助、外界捐款以及女人在外面替人家干活、做一点小生意补贴领用。政府补助按军阶、伤残情况也分三六九等，每月从一千泰铢到五六千铢（相当于一千六七百元人民币。九十年代标准，作者注）不等；军官、A级残废定得较高，普通士兵较低，感到政府官员没有秉公办事。

一些外来的慈善家（台湾居多）经常给他们提供一些捐助，有的捐钱，有的捐物，还有的捐房子汽车，等等不一。例如一位在考科考牙之战中被炸掉双腿的残军第三代班长，他的住屋就是台湾的一个将军太太捐建的。将军太太还在房门口钉了一块大铜牌，上书自己的名字，立贞节牌坊似的记载了许多歌功颂德的句子。

荣民平时的生活，基本上无事可做，就是混日子；也有的拿着政府补贴吸毒，赌博，嫖女人，……泰国毕竟是个自由经济国家，文化背景不同，没有政治思想和领导关怀，没有开会学习，到处是寺庙、吸毒、妓女和性病，人们很容易放任自流。其实拯救人们的精神更重要。

当然，在美斯乐这个金三角山村，除了难民村、荣民队、寡妇、坟墓与伤残人员外，还有另外一道风景。在这里，至少有几十幢装修华丽的豪宅，有西式洋楼别墅，还有琉璃瓦大飞檐画梁雕栋的中国宫殿式建筑。这些金碧辉煌的建筑物大多依山而建，背衬灿烂蓝天和郁郁苍苍的绿树；它们居高临下地占据村里的显要位置，给外来者以财大气粗和富丽堂皇的表面印象。这些便都是长官的豪宅，他们堪称这里的上帝。

其实在金三角，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很大的。据说金三角举足轻重的最高长官、现在依然掌控半个金三角的“雷公公”（如今国民党残军虽然归顺政府，难民村都有自治会，但实际上半个金三角还是雷雨田说了算），都弄不清自己究竟有多少钱和财产，有几十亿几百亿也未可知。一些人带着满脸的羡慕和愤怒，说雷公公在山上修美斯乐丽所，修宾馆和工厂，在清迈和曼谷买楼房办公司；听说他儿子还在台湾香港投资，在美国有房地产，那些钱堆起来像山一样高。关于雷公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那些人异口同声地讨伐说：还不是喝兵血！贪污！走私毒品！……归顺以后就变成他的私有财产！喝兵血，走私毒品，卖军火，穷了当兵的，肥了当官的！一将功成万骨枯……长官发了多少财，谁也说不清，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兄弟，九泉之下不瞑目啊！

在越南，同样有一段被历史遗漏的历史，一群被政治遗忘的人群。他们曾是一群老兵，被放逐到异国的小岛上；现在他们相继死去或离开，如今所剩无几。

截至1953年6月22日（一说28日），随同黄杰进入越南的国民党军军民32457人，接运回台的有30087人，死亡近1000人；此外还有约1500人自愿留越，散居越南、高棉（柬埔寨）各地，自由谋生。留在荒岛的国民党士兵成为被历史遗忘的人群，他们脱下军装，在政治和历史的夹缝中漂泊求生，有的过着极尽艰苦的日子。这也是一段即将被时间带走的历史。60年后的海岛上，如今能找到的仅剩最后一个老兵。

富国岛是越南最南端的一个海岛，离中国版图并不遥远，然而却很少有中国人知道它的存在，了解它的故事。许多年前，这片面积600余平方公里的小岛还是一片待垦的荒岛；如今，随着越南经济的起飞，富国岛再也不是蛮烟瘴气的荒芜小岛，它正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游客，逐渐变得热闹起来。新建的酒店挤满海边的沙滩，集镇的人们将自家小楼改成家庭式旅馆，岛上的原住渔民、胡椒种植户、商贩们会用热情的

简单英文向游客打招呼，推销他们的商品——越来越多的观光客正在改变这里的生活。

富国岛素有“珍珠岛”之称，是越南第一大岛。岛上出产的鱼露家喻户晓，除鱼露外主要农作物有胡椒、咖啡、椰子等，海产则有螺、玳瑁、海鳖、墨鱼等，也是越南重要的渔场之一。岛上有要塞和港口，西部的阳东（duangDong）为主要城镇，南端的安泰（Anthai）建有机场。现在人口约75000人，但是当旱季来临时，岬港（Dabang）来的渔民们就会奔着丰富的鱼货涌向这里，令这里的人口陡增至12万人左右。在这个还没有被过度开发的小岛上，在烈日下躺在海边的茅草伞下吹着清爽的海风，或者在晚上眺望远处海上钓墨鱼船的点点渔火，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此外你还可以出海海钓、浮潜、游泳，还有连绵数公里水清沙幼的海滩可以漫步。这里有著名的金沙滩和原始森林，不论你是上山或下海都是不错的选择。现在马来西亚海上游船每周都会送来300~500名游客，说明此地已受到世界著名旅游公司的青睐，成为得天独厚的旅游天堂。

然而这一切似乎与余集年没有太多关系。他在岛上的家，需要离开喧闹的集市，深入岛内大片尚未开垦的偏僻荒郊，在羊肠般的土径上疾走一个多小时，最后才能在一处结满果子树的隐蔽丛林中，看到他几近与世隔绝的那片老旧木屋。

余集年是留在越南的1500名国民党军士兵中最后的一位老兵，如今已是一位八十四五岁的耄耋老人。60多年前，余集年刚刚21岁，他和父母住在广西桂林恭城县龙虎乡狮子村麻滩洲屯，和当时所有的中国青年一样，他必须参军。“国民党抓兵，只要家里有两个男丁，都满18岁的话，就必须有一个参军。蒋‘总统’的命令，哪个敢不听哦！”余集年这样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不管他愿不愿意，他在中国解放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被卷入其中，然而1949年正月入伍的他却没有真正参加过任何一次战斗，就随最高长官黄杰开始了逃亡越南的生涯。

在集中营余集年总是吃不饱饭，饿得饥肠辘辘的他便和其他一些士兵开始外出谋生。年轻力壮、头脑聪明的他们辗转到越南南部各个省打工，其中一部分人就在越南讨了老婆，开始了新的生活。也有很多人因为生病，或者遭毒虫叮咬而命丧异国。1953年，台湾派船过来接他们回去的时候，余集年已几乎算是脱离了部队，而且马上就要与祖籍潮州的妻子结婚。为了做工以挣足够的钱过日子，他决定和另外的1500多人留在越南。

而另外一些老兵再次卷入动荡不安的越南战事，依然死的死，伤的伤。“几乎没有了，大多数被接走。留下的那部分有的参加了越共，有的参加了南方伪政权的军队。死的死，逃的逃；有的人死得很惨。”余集年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心情非常沉重。

老人在岛上一共生了6个孩子：3个男孩3个女孩。在他的旧房子后面20米左右便是三儿子的新房，钢筋水泥的建筑可以抵御台风和暴雨，干净整洁的客厅里放着木质的沙发。和所有的越南家庭一样，进屋要脱鞋子，堂屋必须挂一张胡志明的标准像。

60多年过去了，老人与日渐蓬勃的富国岛中心阳东集镇依旧隔膜。从家走到集镇，要穿越纵横交错的小村土路，雨季时道路变得泥泞不堪。但这些对余集年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很少出门，几十年的海岛生活让他养成了独处的习惯。

在海岛人们纷纷建起新房的今天，老人依旧守在那间用铁皮和木板搭建的屋子里。屋子和老人一样已是风烛残年，铁皮锈迹斑斑，木板也腐朽不堪。60多年过去，老人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自己简陋的屋子里趿着鞋走动，照看场院中晾晒的胡椒。更多时候，老人会沉浸于他固有的静默与安详，布满沧桑的脸上已淡退了惊喜和悲伤。在老人的床头柜上依然放着发行于20世纪40年代的两本中文书，一本是讲述世界格局的当年的时评，一本是带有道教色彩的宗教书籍。这两本书就是老人苦难的过去，已经发黄、变脆；人们阅读必须小心翼翼，因为它太容易破碎。

现在居住岛上的人多数是新移民，与美斯乐情况不同，多年来在越南没有华文教育，使得这些老兵的

后代都不会说中文；近年虽然放开了中文教育，但是对于中国历史、自然等科目仍属于禁区。第二代、第三代华人对中国几乎没有认识，他们已变成标准的越南人。而余集年也不再是63年前的国民党军士兵，他是拥有越南护照的越南公民。

和金三角的残军及其后代不同，在法国统治时期，只要在越南合法缴纳税收的人，很容易就能拿到越南身份证。余集年和许多留越老兵一样，成为持有越南护照的第一代华侨。凭此，余集年在越南南方做工、经商，逐渐融入了越南社会。但很快，北越政权将美国人赶走，整个越南都解放了。有条件的人纷纷外逃，而这些命途多舛的中国老兵却不得不在越南，他们用尽力气，也只能勉强糊口。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们大多也只能依靠子女提供的粮食勉强度日。

余集年在越南的日子虽然清苦些，但毕竟非常容易地获得了越南国籍，可以永久地居留越南。而金三角的残军后裔除了生存问题，还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国籍问题。

不被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认为是其国民，没有国籍，或者说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人，被称为无国籍人。无国籍人多出现在难民里面，可以不用承担任何国家的义务，当然在国际上也不享受任何国家的外交保护。无国籍人在一些方面可以享受外国人待遇，但是也同时丧失了公民权，比如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代理诉讼权，甚至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无国籍人随时都会被驱逐出境，到晚年更不会得到社会保障。所以无国籍人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有些人为了更多地获得利益，甚至想法拥有双重甚至多重国籍。

为扩大在泰国的生存空间，获取在泰国的居住权，作为交换条件，入驻美斯乐的国民党残军两度拿起武器，协助泰国政府剿除了令其头疼几十年的苗共和泰共武装。泰王普密蓬大为感动，御赐残军助剿有功官兵及眷属获得泰国公民权。其余人则发给外国人居留证，仍受较大限制。目前在泰国北部的残军后裔，在“泰化政策”下，大部分都已经取得泰国国籍，另一部分则以难民身份生存在美斯乐。

1960年代，由于周边大国进行共产主义输出，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都先后爆发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缅共和政府军开始了连绵不断的战争。这时候，除三、五军逃亡至美斯乐、唐窝，吕维英部转战老挝（后张苏泉率残部投奔坤沙）外，还有一部分未撤走的残军官兵留居缅北。他们为了获得缅甸政府的居留承认，又不得不再次和缅共进行战争。后来，缅共无法取得胜利，残军将士也伤亡惨重，最可怕的是，根本没有补给。后来兵员越来越少了，在滇、泰、缅边区，形成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武装。缅甸政府对此焦头烂额，一筹莫展，试图通过收编残军老兵的方法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但是残军将士不愿放弃自己的祖国，拒绝加入缅甸籍。后来，连年的战乱，没有补给，残军和缅共开始集体在金三角地区种植鸦片自给。进入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留守滇缅边区已是花甲之年的残军老兵曾提出希望回归祖国，不知什么原因被耽搁；后来再次转而请求留居缅甸，但缅甸以上次他们拒绝为由拒绝了他们的申请。

活动在缅甸北部的这部分残军官兵及后裔，始终不被缅甸政府承认为本国人民。在法律上，他们被称为“无国籍人”。据“泰缅地区华裔难民权益促进会”负责人刘小华说，缅北不同于泰北的地方在于：缅北没有难民村，无国籍难民身份不明显；台、缅无邦交，无正常交流管道；当地官员贪污受贿情况严重，缅甸境内户籍管理紊乱松散，因此使得当地的华人在取得正当公民身份的机会上非常困难。

此外，无国籍人还有投诚后坤沙、张苏泉的国民党残军，脱离残军逃亡人员，流亡金三角的大陆知青等形形色色的人员。他们是无国籍人，或者叫金三角人，没有国籍，只有难民证，永远不能离开那个山头，或者在国境之间的空白地带生活。他们只有随身携带表明路线的‘移动证’与‘打工证’才可以下山办一个类似民俗村的展览来谋生，还不能离开展览区，一出大门泰国警察就可以抓他们。不少人到泰国内地打黑工时就被警察发现，被罚款、坐牢之后又遣回原地。

他们没有国籍，他们没有身份，他们不能越雷池一步，他们只有痛苦的呐喊：“还我国籍？！”

不过无论如何，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更没有忘记，要让他们的下一代学好

中文，当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台湾每年都要从难民村选拔学习成绩优秀的中学生到台湾免费读大学，这是残军后代走出大山，走向文明社会的一个机会。因发展受限，要想完全融入泰、缅主流社会仍有着看不见的阻碍，所以用功念书“回台湾”深造发展是残军后裔子弟们最稳当的坦途之一，家长对此多抱以全力支持。

然而远在泰北的残军们大概想不到，原来拥抱台湾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90年爆发的泰北侨生持用假护照来台求学事件，这时大家才发现，原来四十多年前为中华民国政府出生入死的残军，四十年后他们的后裔，竟然是一群没有国籍的幽灵人口！这些残军子弟混迹于台湾，竟得不到台湾当局承认，成为所谓的“人球”（台湾俗称，即没有身份的“黑人”），被踢来踢去。

在金三角民俗村博物馆门口的牌匾上，写有台湾作家柏杨先生的一段话：

一群被刻意遗忘的中国人。
他们在异域战胜，仍是天地不容；
他们在异域战败，只有死路一条；
他们在异域战死，与草木同朽。

是啊，他们在异域战胜，仍是天地不容；因为他们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无法投奔大陆，又无法转向台湾，更无法被当地政府所容纳。

他们在异域战败，只有死路一条；前有追兵，后无退路，除了看似更英勇的死之外，他们还能选择更光荣的活吗？

他们在异域战死，与草木同朽；他们已是一群被遗忘的中国人，无名无姓，不被纪念地在他乡化为灰烬。

“残军不知道政治。只知道只有祖国统一，繁荣富强，他们才能有出路。”这是记在金三角民俗村最后的一句标语。标语的左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右面是国民党党旗。

日暮风吹，叶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晓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繁霜》）

刀瑞娜疯了！昔日美如天仙的孔雀公主变成了一座活望夫石！二十年前，丈夫钱运周神秘失踪，因为没有尸体，所以她心中始终存留一线希望，即丈夫还活着。为了这个残酷的希望，她哭了整整二十年，眼睛被泪水锈蚀以致枯萎变形，瞎了。这位从前的土司小姐已经白发苍苍形容枯槁，整日静静地坐在竹楼前，像个风干的木乃伊。无论天晴下雨还是电闪雷鸣，她的眼睛都是半睁着的，虽然她已经什么也看不见。

据他的儿子钱大宇回忆说，老太太疯了许多年，对一切冷热温饱失去知觉；但是在某个特定时间，比如门吱溜响了一下，老人会突然清醒过来，深陷的眼睛顿时有了生气，竟开口说话了，她说：“儿……你父亲……回来了？”

刀瑞娜是看不到现在的，因为她的心一直活在几十年前。她彻夜等待那个令人惊喜的时刻奇迹般降临：一天，穿军装的丈夫轻轻敲响窗户，和往常一样，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把她和孩子接走，远走高飞……然而，别后总风流云散。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一生都在饱受厄运折磨：战争频仍，家道中落，父亲贫困而死，丈夫谋反失踪。而这一切灾难都与若干年前那支兵败大陆的国民党汉人军队闯入金三角有关，她成了那段苦难历史的见证人和牺牲品。后来，这个疯了十几年的老太婆死掉了，像一棵草消失一样无足轻重。在金三角，没有几个人知道她就是从前大名鼎鼎的魔鬼参谋长钱运周的寡妇。

“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帷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潘岳《悼亡诗》）

“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古诗十九首）

《结发为夫妻》)

在金三角，像刀瑞娜这样的母亲和妻子几乎到处都是，还有许许多多……

原国民党残军第十三纵队司令李崇文系云南临沧人，国民党残军大撤台时，李崇文因对内部争斗和前途悲观失望，选择解甲隐居的道路，从此在金三角的一座小山村一住就是将近半个世纪。在公元1951年那次著名的反攻云南行动中，李崇文任第十三纵队少将司令，一度踏上家乡熟悉的红土地，当然那次返乡之路注定是短暂和失败的。李将军再次踏上家乡的红土地已经是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他以华侨身份回乡祭亲，临沧政府和人民以友好态度欢迎远方游子归来。李将军没有加入外籍，他始终坚持自己是个中国人。

然而，像李将军，以及兵败隐居泰国二十多年、后来毅然回国并归葬故乡的吕维英将军，那样幸运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回乡、探亲对大部分残军及其后裔来说，单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做到的，有的只是一种梦想。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他们的命运，他们无法选择，有的被强征入伍，有的曾浴血抗日；他们思念家乡，许多年后，只能依靠民间力量返乡探亲。

富国岛最后的老兵余集年是在黄杰部后撤过程中被强征入伍的，编入了国民党第12军330师988团，经过短暂的集训后，他开始了苦难的军旅生涯。

“风露晓凄凄，月下西墙西。行人帐中起，思妇枕前啼。屑屑命僮御，晨装俨已齐。将去复携手，日高方解携。”许多人就这样与亲人匆匆洒泪而别，没入了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离开时，母亲的表情，父亲的嘱咐是孩子们心中永远的回忆；而对于已是耄耋老人的余集年来说，这一切都在逃亡与求生的过程中被渐渐抹去。

这一去竟是62年！2011年4月，荷兰志愿者缇晓娜受原《瞭望东方周刊》总编辑助理、“老兵回家”活动发起人孙春龙之托，前往富国岛寻找老兵，结果仅找到了余集年。得到消息后，孙春龙通过微博，很快找到了余集年在广西的家人，他的弟弟还在世，他们已经长达62年没有见过面。

7月30日，孙春龙将老兵余集年带回中国。在招待会上，孙春龙表示，像余集年这样流落到越南的老兵，要凭一己之力回国寻亲相当困难。因为从富国岛到中国需要多次的转航转车；再加上在富国岛上的生活让这些老兵几乎无法与外界接触，生活水平低下，要以自己的经济力量回国是难以做到的。

离乡时，父母亲自送儿从军，那时弟弟18岁，余集年21岁；重聚时，父母已是黄土两堆，而兄弟俩一个81岁，一个84岁。“物以稀为贵，情因老更慈”（白居易），“尊前慈母在，浪子不觉寒”（《劝孝歌》），然而白杨萧萧荒草茫茫，与父母却已是阴阳两隔。“高盖山头日影微，黄昏独立宿禽稀。林间滴酒空垂泪，不见叮咛嘱早归。”（唐·陈去疾《悼亡诗》）62年的生离死别，一旦重逢，只剩下老泪两行。在中国与弟弟的短暂相聚使余集年泛黄的记忆多出了几分色彩。他带着弟弟一家的照片和亲人的牵挂回到越南，回到了富国岛，回到了他的生活。

在记者去越南之前，刚刚将老兵余集年接回广西探亲的孙春龙说，在岛上现在还有3名老兵，但都已经是风烛残年，不知道哪年这些老兵就全部消失了。按照孙春龙提供的线索，有记者来到老兵莫兴业的家，但老人没能等到回中国的那一刻，就在孙春龙带着余集年离开越南后的第三天，离开了人世。

拥挤泥泞的村子里再也看不到莫兴业老人的足迹。老人的灵堂设在堂屋正中央，白色的布帘上用越文写着悼词，正中挂着老人的遗像。老伴从屋里翻出老人生前的箱子，里面都是他与家人的书信，和护照、房产证放在一起。1995年老人第一次与家人取得联系，2011年补办了护照，准备最后回一次回中国，但护照还没启用就永远地离开了，回家探亲成了他的终身憾事。

而另一位原居住在阳东海湾边的老兵，也于记者到来前，追随打工的儿女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如今在富国岛，余集年成了能够找到的最后一个老兵。

当年因回乡无望，这些留越老兵唯一的希望是去台湾，但他们回乡的努力却未停止过。他们渴望回到家乡，但“舟行不到边，云行万里宽”，也只能走到中越边界的地方，远远地看一看。《西贡解放日报》

的一名记者说，许多老兵后来到了西贡（胡志明市），向台北驻胡志明市经济文化办事处申请去台，“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方也不好接收，这些老兵后来都生活得很惨。”现在也只有余集年完成了他们的宿愿。

在台湾高雄的澄清湖畔，有一小岛，岛上有碑文刻着“富国岛”，算作是对入越国军历史的纪念。另外，黄杰在离开越南前，在富国岛阳东的村庄里，为死去的官兵立下了一块纪念碑。如今这块“中华民国留越国军病故纪念碑”已被荒草杂物包围，成为孩童的嬉戏地。算是对残军官兵悲剧命运的总结。

“凭君莫问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曹松《己亥杂诗》）“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唐·杜甫《兵车行》）写不完的血泪历史，抒不尽的悲惨命运！

“巢居知风寒，穴处识阴雨。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西晋·张华《情诗》）“中庭地白树栖鸦，冷宵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唐·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说不完的伯劳春燕之愁，道不尽的别鹤离鸾之苦！

“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林。风云能变色，松竹且悲吟。”（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之第一）“南国梦，异域莫勾留，栏外笙歌空渡曲，关山难越使人愁，月满望乡楼。”（黄杰《忆江南》）倾不尽的失国之悲，诉不完流亡之痛！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汉乐府民歌《十五从军征》）流不完的相思之泪，尝不尽的身后凄凉！

风太大了，难道只是为了吹干眼泪，
雨太急了，仿佛真是为了洗去哀伤，
山太高了，难道只因早已无处可躲，
河太宽了，仿佛注定永远无法渡过。

家太远了，难道只是因为时间因为距离，
梦太长了，仿佛只是为了绝望为了逃避，
死太多了，难道真是为了仇恨为了生存，
爱太短了，仿佛只是为了分别为了回忆。

鲜血浸透了土地也开不出花，
永远短暂如彩虹抓也抓不住。
我们没有家，我们没有家，
孤儿是我们的名字，回家是梦里的呼唤，
太远了，我们的家！

（电影《异域》主题曲《家，太远了！》）

这就是天涯孤军！他们的心在滴血！他们的灵魂在流浪，找不到家的感觉！

“越鸟巢南枝，胡马依北风。”有一部曾经感动无数中国观众的日本影片《望乡》，里面有这样一个场景：妓女葬身于南洋，但是她们全部背向日本，因为她们日思夜想的祖国抛弃了她们。然而天涯孤军，这群离乡背井的中国人，他们的坟墓却个个面向祖国，至死不渝！

这不是艺术造型，而是一个令人肝胆俱裂的真实场面：数以千百计的坟墓，无论是豪华气派的段希文墓、雷雨田墓，无论是飞扬显赫的军官墓，无论是塌陷简陋的士兵墓，还是各处汉人难民村墓地，居然无一例外，一模一样，一律整齐地面向北方，面向祖国和家乡，长跪不起！

这是一个何等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场面啊！他们长眠地下，无论他们生前做过什么，当兵打仗，离乡背井，抗日战争，反攻大陆，走私贩毒，龙蛇争霸，你争我斗，效忠朝廷，现在硝烟已散尽，狼烟已远去，他们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他们死后都亲热地拥挤在一起，背向金三角，背向异域和陌生的印度洋，永远面向北方！那里才是他们共同的祖国和家乡，是他们魂灵和精神向往的归宿之地！

够了！这就够了！人可以死，尸体可以腐烂，墓碑可以剥落，名字也可以遗忘不计，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与祖先血脉相连，对祖国敬畏永存。因这份思念，这种姿势，这种永不改变的炎黄子孙对故国故土的心存思念和感激之情，他们虽长眠异域，但他们永远是中国人！

一些社会现象，如果从人性角度来解读，都可以理解；一些社会问题，如果从人性角度来处理，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一个“没有头脑的世界”（贪婪、残暴、凶险疯狂的世界。奥地利·艾利亚斯·卡内蒂小说《迷惘》，下同。作者注），“世界在头脑中”（生活在个人混乱恐怖的幻觉中）；人生命运各殊，正如“泄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鲍照《拟行路难》其四）。为了争得一席微末的生存之地，“没有世界的头脑”（单纯不成熟）便不惜铤而走险，甚至创造罪恶。

“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裤中虱子，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离裤，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死于裤中而不能出。”这就是当时天涯孤军的生存现状。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活下去”，他们选择了“恶”来推动历史，这是无法选择的选择。

而一个人，一群人，一个社会如果到了仅仅为生存而战的时候，你就到了毫无人格、信心、自尊和理想可言的地步。你会变成野兽，你的敌人也是野兽，弱肉强食，茹毛饮血，你的神经就会压迫变形，社会也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疯狂世界。对戎马一生的军人来说，他们习惯于也不得不用手中的枪来抒发命运的悲慨。他们打仗其实并不是为了信仰、理想、权力抑或金钱，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活着”。事实上，活着就是胜利，谁活在最后，就能看到或者接近希望，虽然他不一定活得最好。

雷雨田回忆那个艰难岁月时说：“后来无路可走，好像降临一个死亡的世界，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活下来。”

至于残军为什么选择美斯乐、唐窝而不是别的地方作根据地，是偶然，还是必然？原第三军14师师长杨绍甲说：“因为实在走不动了！”

原金三角毒品王国灵魂人物之一、坤沙“张家军”参谋长梁中英说：“都是命，死了是命，活着也是命。遇见什么人，跟谁走，那都是命！”

再看金三角的毒品问题。

金三角鸦片种植业的发展史（联合国资料统计。作者注）：

1949年，国民党残军未进入该地区，金三角鸦片产量仅为37吨。这个数字与当时东南亚各国（包括中国）鸦片产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1959年，国民党残军第一次撤台后，金三角鸦片产量也只有60吨，这个数字仍然不是很大。

1970年，随着段希文、李文焕率部进入泰北山区后，金三角的鸦片产量一举突破1000吨。

1980年，更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年产2000吨，令全球震惊！

1990年，金三角鸦片产量突破2500吨大关，成为全球最大的毒品王国。

由此可以说，金三角毒品大规模的种植、加工、运输和贩卖，始于国民党残军第五、第三军抵达泰北

的美斯乐和唐窝以后。当这支部队脱离台湾、失去补给和反攻大陆的政治信仰后，为生存而战，金三角的毒品也就开始发生了量和质的变化；或者说，国民党残军的没落直接导致了金三角毒品王国的兴旺。

以后，这支天涯孤军便走上了没有祖国、没有依靠，只有求生意志的不归路。他们在异国他乡，与缅甸政府军斗，与缅甸共产党斗，与老挝和泰国政府军斗，与掸邦军斗，与泰国共产党斗，处处被撵，处处挨打。他们没有祖国，没有国籍，没有靠山，没有补给，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军”，一群没有父母疼爱的可怜的孤儿！

美斯乐、唐窝、富国岛是天涯孤军曾经或最后的归宿，为残军流亡史画上了句号，但也给炎黄子孙留下了一个问号。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每个游荡的灵魂，在本质上都是无家可归的漂泊者。寻找自己的家，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的宿命。据说李国辉在台湾过世前还念叨老家（河南兰考），他是想叶落归根啊！

由于历史原因，台湾和大陆长达30年隔台湾海峡对峙。对数百万从大陆逃往台湾的“外省人”来说，回家大门被彻底关闭，通讯都绝无可能。

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称即日起停止炮轰金门，并呼吁两岸尽快实现通邮通行。两岸铁幕终于松动。

1987年邓小平请著名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转告台湾领导人，应该让那些已经在台湾的人回到大陆来探亲。

10月14日，蒋经国主持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有关探亲的决议案。10月15日，《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即告颁行，允许除现役军人及现任在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亲属的民众皆可赴大陆探亲，一年可有一次，一次三个月。自此，长达38年的两岸隔绝状态的坚冰终于被打破。

“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台胞，面对多年不见的父母、妻子、兄弟、儿女，无不泪流满面，有的甚至因激动而休克。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在大陆某海关，出现了一位年过半百、白发苍苍的返乡探亲的长者。老者除了随身行李外，手上竟奇怪地拿着一瓶酱油。美丽的女安检员笑吟吟地提醒老人，现在大陆物质生活比以前丰富多了，不需要往家带酱油了。

老人长叹了一口气，说：“38年前我13岁，娘让我去打酱油。刚一出门，我就被抓壮丁抓走了，到了台湾。这一走，就是38年啊！现在我要回家给我娘说：‘娘啊，我把酱油打回来了！’”

众人闻言，无不泪流满面……

（全书完）